

26.13651  
63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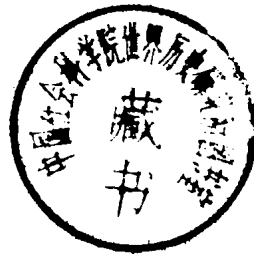


# 紅色夢魘 列寧

VLADIMIR IL'YICH LENIN

作者 / DAVID SHUB

譯者 / 王建玄



走上歷史舞台  
走進人性叢林  
走入內心深處  
世紀人物傳記 3

000004

WE585/20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從一數到一百

編輯部

孩子們小時，我們教他：從一數到一百。

這是世界知識的開始，從一數到一百，孩子眼中的事物被客觀化、對象化、秩序化、抽象化了，他們高聲歡唱：「一、二、三、四……」，以為世界可以就像這樣簡單而有韻律的不斷繼續下去，直到一百。

但事實證明，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每一個十年，我們都難以完整數過，而必須為戰爭逃難，為飢饉掙扎，為擾奪奔忙，為科技驚詫。

從一數到一百，放到人類智慧與愚行的歷史上，我們應該如何細數走過？

從一數到一百，放到個人生命的軌迹中，我們又該如何驗證自己的腳步對錯？

20世紀不知不覺已經從世紀初走到了世紀末，我們之中，有人從世紀之初數到現在，有人從現在將要數過下一世紀，但20世紀究竟發生過那些事，

##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我們如何歷數，才不致於像孩子們一樣對過去、對未來易於失望，或易於恐懼悲哭呢？

這套「世紀人物傳記」沒有種族、性別歧視，當然也沒有成敗論英雄的偏狹淺薄。在讀者該笑的時候，我們不吝於讓他們笑；在他們該哭的時候，我們也不害怕讓讀者哭。

人類歷史本來就是哭笑數過的歷史，20世紀史是哭笑著奔跑過的世紀。北辰「世紀人物傳記」提供了一百年中的一百人，讀者在閱讀歷史同時，將可以閱讀到現在；在閱讀偉人同時，也將閱讀到自己。我們認為這才是從一數到一百的正確方法。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目錄

序 1

楔子 遺仇 11

我發誓！我要他們付出代價！

第一章 革命種子 17

自認肩負啟蒙人類之責的革命者，雖然運用恐怖暴力為手段，但也為其行為尋求合於道德的解釋。他們隨時願意犧牲生命，而不是只要別人作替死鬼。他們使用欺騙、誹謗，和謀殺等方式來達到目的，計畫運用暴力以少數菁英統治多數。

第二章 青年時代 31

當時缺乏一位既了解馬克斯主義，又有實際組織能力的人。

「我們現在找到這個人了，」亞瑟克羅得說，「他就是佛蘭得摩……」



列寧全家。中立者是  
大哥亞歷山大，最右  
邊是列寧。



列寧兒時相片

### 第三章 坐牢及流放西伯利亞

43

他們的家成爲所有流放政治犯的總部，廣泛地與各地通信。本國或外國的書、報、雜誌都在這裏交換。雖然禁止集會，他們還是利用各種藉口聚晤。

### 第四章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形成

53

「各階級各由其黨派所領導，」一九二〇年列寧說，「而各黨派各由其領袖所領導，」就是這個順序。一個階級的意志常是由專政者執行：蘇維埃社會主義與民主，與個人統治和專政完全相同，：其所必須的就是個人統治，承認一人統治權：所有討論平等權的言詞都是一派胡言。」

### 第五章 首次革命

77

二十八日，蘇維埃命令所有的商店罷市，雜貨舖只允許營業半天。當天他們警告工廠和商店的老板，如果他們作生意，將會面對「人民的報復」。兩天之後，聖彼得堡成爲死城。

雖然一彈未發，這却是真正的革命。



1895



列寧第一次被捕時的  
官方檔案照片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六章 消沈

107

在俄國，先前的專業革命分子及學生，正逐漸失去了對革命的信心及狂熱。在沙皇所信任最有能力的反動政治家史托利賓領導下，制止了革命的浪潮。

## 第七章 從戰爭到革命

135

戰爭使俄國組織及不良的經濟呈現緊張，暴露出農業工業和交通系統的弱點。全國原先已被重稅所苦，如今負擔更重，政府不得不向外借款，如此一來，外債更加重了。

## 第八章 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

157

「我們來此集合：受命報告：軍官藏匿起來了：我們受命在工人代表蘇維埃中，說出我們並不是以人民為敵：我們加入我們兄弟的行列及工人之中，保護所有人民的利益：我們願為此犧牲：我們開會決定歡迎：革命萬歲。」



與列寧初識時的克魯普斯卡雅



普列漢諾夫，列寧的老師，後來形同水火。

## 第九章 列寧回彼得格勒之路

179

列寧的支持者圍在火車四周，舉著旗幟，高唱著「國際共產歌」；他的敵對者，一群反德的社會主義者則高喊：「間諜！德國間諜！你看看他多高興——在德國的羽翼下，他要回家了！」

## 第十章 春雷

189

真理報刊出列寧有名的「四月理論」：「……戰爭是由過去五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致；如果不摧毀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也就是無武力的和平。只有突破此一戰線，無產階級才能向階級的利益前進。」

## 第十一章 七月起事

207

七月十九日，臨時政府下令逮捕列寧等人，罪名是「受德國政府支持，企圖發動軍隊叛變」，布爾什維克的總部也被政府軍隊佔領了。列寧刮去了鬍鬚，戴上假髮，把化裝後的照片貼在假證件上，逃到芬蘭的赫爾辛基。



1917年革命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二章 潮流轉變

215

列寧接下中央委員會反對他返回首都的證明書，他將文件小心摺起放進口袋，大姆指插在背心裏，不安地在房中來回踱步，生氣地說：「不應該就這麼撒手不管。」他認為農民的騷亂，正證明鄉村地區已轉向親布爾什維克，奪權的時機成熟了。

## 第十三章 列寧奪權

229

列寧走向講台，頭微微低著，歡呼聲靜止後，他擡起頭開始演說：「同志們：這次革命證明，我們擁有足以征服一切，領導無產階級走向世界革命的群眾組織力量，我們現在應致力於把俄國建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 第十四章 統治權

249

在第四次蘇維埃大會上，面對社會主義者「我們的報紙被禁了」的呼求，列寧回答：「真是不幸，沒有把它們完全禁掉，不過很快就如此了：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很快禁絕可恥的資產階級精神毒素之供應。」數代俄國革命所奮鬥的言論、出版自由，在短短數日之內，全被徹底摧毀。



列寧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內的小圖書館前

1918



## 第十五章 列寧停止制憲會議

261

中午之前，當預定再召開會議時，代表們發現，一支摸有步槍、機關槍和兩管野戰炮的部隊，阻擋了通往陶瑞得宮的入口，同一天，即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人民委員蘇維埃命令廢除了制憲會議。

## 第十六章 不惜代價換取和平

273

「如果德國人的條件是推翻布爾什維克政府，那麼，我們當然應該作戰，」他說，「但是所有其他的條件都是可以接受的。」

## 第十七章 恐怖開始

280

犯人多被驅往離冬宮不遠的警察局中，在此，不管有沒有循例的審訊，他們都在天井的牆邊被槍殺。這些斷魂音符却被四出逮捕其他人的卡車掩沒了。



列寧向四萬群眾發表演說，1918年7月19日。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入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八章 克里姆林宮

285

「我們正在除去資產階級。不用花精神找尋這個人是  
否有反蘇維埃的行為或言論之證據，逮捕一個人時，第一  
個問題是：他屬於那一個階級？他的出身如何？……他的職  
業如何？這些將決定他被逮捕後的命運。這才是紅色恐怖  
的本質。」

## 第十九章 共產國際

301

列寧相信，如果不能點燃歐洲其他地區的革命之火，  
蘇維埃政權便會滅亡。因此，國內雖然有一連串的不幸及  
內戰，列寧仍不斷地與共產國際保持親密的連繫。

## 第二十章 克魯斯塔得革命基地

311

克魯斯塔得平靜了。上千具士兵及水兵的屍體橫陳在  
街上。少數水兵成功地逃到了芬蘭，但是，多數被俘的水  
兵被行刑隊槍斃，其餘的則被放逐到遙遠的俘虜營。



遊行示威：1920年代。

## 第二二章 謙虛的獨裁者

319

「列寧身材矮胖，頭腦像蘇格拉底，眼神似大騙子，他通常喜歡做出一種奇怪又可笑的姿態：頭向後仰，靠著肩膀，將手置於背心裏的腋窩下。這種姿態有時有喜劇的效果，有時却有勝利自大的感覺。在這時刻，他整個人散發出快樂。」

## 第二二章 遺囑

327

在他的「遺言」中，他建議用托洛斯基及史達林共同領導，但懷疑此建議的可行性。他預測黨內的分裂，將使這樣的組合成爲不可能。列寧擔心這樣的結果，所以建議除去史達林在共產黨的書記一職。

## 年表

342



左起，史達林、列寧、托洛斯基。

# 序

俄國政治家列寧，原名佛蘭得摩·伊利克·烏里昂諾夫，是布爾什維克黨、蘇俄、及共產第三國際的創立人。他是一位成功的革命領袖，對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有重要的貢獻。

很少有歷史事件能像俄國大革命，及其後的共產革命一樣，對近代歷史產生如此大的影響，而這兩者都是在列寧的教條或實際的行動下完成的。當代對世界事件的考量也深受列寧思想的影響。從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畫，到今天的民族解放戰爭、帝國主義戰爭、反殖民戰爭，乃至於許多社會科學的重要觀點，都是由列寧首先提出、傳佈的。有許多他所用的術語，已成爲今天大家常用的辭彙。甚至許多反對列寧主義的人，也經常用他所創造的字辭。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列寧生於西姆柏斯克 (Sim birsk, 今天的 Ulianovsk)。他的父親是沙皇政府教育單位中的高級官員，後來更由此昇列貴族之林。列寧從小所受的教育，

就是俄國上層階級子女的典型教育，但他卻成爲一個激烈的反對者。使列寧如此轉變的原因之一，便是一八八七年他哥哥亞歷山大 (Alexander) 的被吊死；亞歷山大和一些同黨計畫謀殺沙皇，陰謀失敗被捕。列寧以優秀成績從高中畢業，進入卡山大學就讀，但不久後參加學生示威運動被開除。

一八九三年，列寧搬到聖彼得堡居住，這時他已是一位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並且是一位專業的革命分子。他加入志趣相投的知識分子研討會，撰寫論戰的小冊子及論文，並嘗試去組織羣衆。他協助組織的「聖彼得堡勞工解放鬥爭同盟」(The St. Petersburg Union for the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Labor) 是俄國馬克斯主義的核心組織之一。這時，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一本冗長的宣傳手冊「什麼是『人民的朋友』，他們如何與社會民主黨爲敵」(“What are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nd How Do They Fight against Social-Democracy”) 列寧在這本小冊子中表現出他整個計畫的本質。

一八九七年，列寧被捕，在獄中關了幾個月後，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蘇申斯克 (Shushenskoe) 三年。一八九八年，他和馬克斯主義的同志娜黛莎達、克魯茨卡雅 (Nadezhda Krupskaya) 在此結婚。在西伯利亞放逐期間，他研究俄國的經濟，寫下「資本主義發展在俄國」(*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書中他不顧俄國的落後，強

調俄國已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

一九〇〇年夏，列寧從西伯利亞釋放後，即移居歐洲，此後十七年，他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歐洲度過，工作經常中斷，而由一個國家遷往另一個國家，這是一段成功與挫敗相互交錯的時期。列寧首先加入火花報的編輯工作，火花報是當時在歐洲印行，運回俄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報紙，他和其他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一起從事這項工作。離開火花報後，他編了一連串自己的報紙，並為其他社會主義的報紙撰稿，他的辦報工作和組織工作頗有關聯，部份原因是，俄國境內分派地下刊物的網路，也就是組織網路。

反過來說，組織行動又和選擇和訓練人員相關。有一段時間，列寧在巴黎近郊為俄國革命黨徒辦了一所訓練學校。經費問題長期困擾流亡歐洲革命領袖，列寧本人雖可受到她母親的資助，但這項支助只限於他本人，對政治活動則無法支持。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早期的歷史，都和金錢不足的壓力有關。

十九世紀末，俄國工業、城市及無產階級高速成長，才開始孕育馬克思主義運動，運動初期鼓吹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多來自民粹運動，他們認為民粹運動已失敗，不再指望農民，把希望放在工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成為革命階級。他們反對民粹黨所主張的鄉村社會主義運動，而選擇工業化、現代化、及西化，他們宣稱他們的第一步是，要把俄國帶向民主的

資產階級運動。

列寧有條件地接受這個革命計畫，他堅持未來資產階級革命後的霸權，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

同時，列寧不同於其他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將一般工人運動和知識分子的理論貢獻分開。他認為理論貢獻遠較工人運動重要，工人運動只是對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然反應，而理論則是良知、科學意義及理性的表現。列寧一生都堅持良知應凌駕於天性之上，成為馬克斯主義的領袖。這意味著，知識領袖必須為無產階級的政治行為做準備，並指導其行動。領導權及階層體系，於是變成列寧主義的常用字彙，而黨的角色和結構也須順應此一概念。黨於是化為真正良知的制度，它必定會轉化為整個革命的智囊團，將所有工人階級及運動成員納入指揮及紀律之中。

列寧這些理念表達在一九〇二年出版的「要做什麼」(What's To Be Done)一書中，從書名上可看出列寧受卻尼雪維斯基的影響頗大。一九〇三年俄國馬克斯主義者，召開第一次重要的大會(理論上是第二次)會中列寧主張較鬆的黨紀，和民主工人政黨的馬托夫首次在理念上發生衝突。這種在產組織及產的性質上不同觀點的衝突不斷發生，終於導致俄國馬克斯主義黨派內部分裂為二，其中由列寧領導的一支，稱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另一

派則是孟什維克（少數派）。列寧對分裂的反應表現在一九〇四年出版的「走一步，退兩步」 (*One S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 中。

孟什維克及布爾什維克意見的不同，不只是在組織問題上，更在許多其他問題上，其中包括對俄國馬克斯主義的革命計畫及黨的革命手法。一般而言，布爾什維克強調革命的必要性，及逐漸改革的徒勞無功，他們根據馬克斯主義的計畫，強調馬克斯主義的目標更甚進步；與孟什維克相較，他們沒有耐心、重實際而意志頑強。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令所有俄國的革命領袖，包括布爾什維克領袖吃驚。列寧到十一月時才安排返國，當時革命已確定失敗，但是他是最後放棄的人。幾個月以來，他不斷鼓動他的門徒重新武裝，以熱情和行動，再度準備革命。此後，他的主要興趣集中在革命技術。他的好戰意志，表現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戰術」 (*Two Tactics of Social-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一書中。

這次流產革命及其餘波，使列寧對農民的态度產生重大的轉變，列寧開始把農民視作自身具有權利的階級——並不只是鄉村無產階級，把農民視作是革命無產階級的最有價值的同盟。他在「俄國一九〇五—七年革命中的農民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7*) 表達出這些新觀點。



一九〇五年革命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十二年之間，布爾什維克漸從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分裂而出，與其他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分離，成爲一個獨立的黨派。這個分裂的過程，是長久以來對孟什維克和其他主張妥協黨派的鬥爭。其中包括爲經費所作的戰鬥，爲控制報紙的奮鬥，不同組織的發展，及紛爭的會議。論戰的問題許多是關於目標及運動的策略，馬克斯主義黨派中，國家解放運動的角色，以及思想上的矛盾。列寧對在思想戰上的努力，一九〇九年出版爲「唯物論及經驗論批判」(*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一九〇五年以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開始討論大戰發生的可能。在一九〇七及一九二二的大會上，決議遣責這個將來臨的戰爭，並誓約無產階級決不支持此一戰爭。列寧想要更進一步，於是他強調以行動來反對戰爭，以及將所有戰爭轉化爲無產黨階級革命，他將他的策略稱作「革命的失敗主義」(*Revolutionary defeatism*)。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多數各國內的社會主義領袖多涉及支持戰爭的努力。對列寧而言，這證明了他和他們的目標或觀點並不一致，馬克斯主義兩派的分裂，從此不可彌補。

戰爭時期，列寧住在瑞士。他曾參加一些激烈社會主義分子反戰的會議，其中一些激烈分子甚至贊成革命的失敗主義。他廣泛地閱讀馬克斯主義者有關國家的理論，並起草寫下以此爲主題的「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一書。他同樣沉浸於有關當代世界

政治的寫作，長遠看來，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這本書使馬克斯主義在二十世紀仍然適用。一九一七年初，他對革命已失去信心，寫信給他的好友，表示對革命的失望，這大約是在沙皇政府倒臺前的一個月。

列寧及其黨徒經過冗長的協商，鼓起了很大的勇氣經由敵國(德國)回國。列寧的協商行爲、及許多布爾什維克的活動，是由德國的情報單位資助的。但是並沒有有力的證據顯示，列寧接受這項資助後，成爲德國的間諜；同時從他的觀點來看，這項支持是非物資的，它的價值在其使用時產生。

這位在一九一七乘原著名的「密封火車」回國的人，有著中等身材，頭禿得厲害，只有後腦有一些頭髮，蓄絡腮鬍。這人的特徵引人注意——斜視的眼十分銳利，彷彿能看透別人；顴骨高聳；前額突出。他外表的其他部份十分平常：一個行動確實，穿著平常中產階級服飾的人。

由於精通多國語言，列寧用俄文演說時有一些小的毛病，但是他在一小羣人及羣衆面前都是一位強力的演說者。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使其他人也全力投入。他的自我謙抑，使每一個同事都奉獻出最後一絲精力在眼前的革命上。他對蜚短流長及抽象的哲學討論等無關緊要

的活動都不耐煩。事實上，他對知識分子深感疑慮，最感自在的是和單純的同伴相處。列寧受傳統的俄國貴族教育影響，因而喜愛打獵，遠足、騎馬、划船、採集蘑菇及其他一般的戶外活動。他努力運動鍛鍊自己的身體，並約束自己不要花時間在他以為是浪費時間的嗜好上：下棋、音樂、交誼活動。雖然他一生奉獻革命，他對藝術、道德及處世的態度，卻是十分傳統的。

列寧一旦回國，即開始熱切、殘酷地利用沙皇政府崩潰的局勢，企圖將之導向無產階級革命，使他的黨派得以掌權。這是他一生中關鍵性的六個月，他努力的結果衆所週知：俄國的民意愈來愈趨於極端，溫和的力量發現愈來愈不能控制局面。最後，克倫斯基領導的臨時政府終於倒臺，權力落入布爾什維克手中。革命成功後，列寧發現他不只是黨的領袖，更是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主席。

列寧統治俄國的第一年，他所面臨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他及他的黨在國內的權威。他所有的政策都可由此觀照，雖然他可能會離棄一部分民衆，但同時卻能滿足另一些人。例如他沒收土地、分給農民，單獨與德國和談，將銀行及工廠國有化。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發生激烈的內戰，布爾什維克終於打勝，奠定了統治權。內戰時期，列寧逐漸緊縮黨的內統治權，最後終於將競爭的黨派，從政治領域中清除。他對統

治的精神防衛，顯現在「無產階級革命及叛黨者考茨基」(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一文中，其中他反擊溫和馬克斯主義者的批評。列寧必須和毫無政治經驗者建立一新的政治系統；他面臨一完全衰敗的經濟，並且必須不擇手段動員人民工作。他又建立第三國際，並且不斷鼓吹散佈其他國家的革命，同時他又必須對抗黨內同志的不滿，一些同志站在左派的立場對他撻伐。

他寫下小冊子「左翼共產主義：幼稚的騷動」(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以為對左翼批評的反擊。

當內戰得勝，政權穩固之後，經濟卻崩潰了，而同時多數的人民激烈地反對這個新政權。此時，列寧改變了許多政策並作了一徹底的改革，稱之為新經濟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N.E.P.)，先暫時從建立共產主義的目標退卻，並向社會現有的勢力妥協：共產黨宣稱他們準備和過去社會的現象共存並合作，例如自由企業、資本主義機構以及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蘇維埃的經濟將暫時混合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特色，此後黨所重視的政策將是經濟重建，及教育農民羣衆，使他們能適應二十世紀的生活。列寧希望，長久發展下去，社會主義能顯現出其優勢，而使國家逐漸朝社會主義發展。

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列寧的緊張、煩惱、警覺、極度的煩躁與不安表現在他最後所寫

的論文中，如「論合作」(On Cooperation)「何以必須重組工農監工團」(How We Must Reorganize the Wo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orate)，以及「少一點好」(Better less But Better)。

一九一八年列寧曾被刺受傷，不久後他雖復原，但可能仍有後遺症折磨著他。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列寧中風，幾週後恢復，但是十二月十六日他又再度中風。第二次中風十分嚴重，使他只能間歇微弱地處理政治事務。身為病人，列寧退居莫斯科附近高爾基的鄉下，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去逝。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楔子 遺仇

我發誓！  
我要他們付出代價！

佛蘭得摩·烏里昂諾夫 (Vladimir Ulianov) 從學校跑回家時，喘吁吁的臉上仍然帶著驚惶。

「出了什麼事？」他母親問道。

「亞歷山大，他被捕了！」

瑪利亞·亞歷桑卓弗娜 (Maria Alexandrovna) 緊緊抓住桌沿：「亞歷山大被捕了！爲什麼？」

『他被控陰謀刺殺沙皇。』

「你怎麼會知道？」

「卡西卡牟娃告訴我的，她要我跟她到教室外面，把她父親的朋友從聖彼得堡寄來的信給我看。」

瑪利亞決定搭下一班火車趕去首都聖彼得堡。

她實在不喜歡孤獨的搭車。烏里昂諾夫家族在西姆柏斯克 (Simbirsk) 是一個有地位的家族。她的丈夫伊里亞·尼克萊維克 (Ilya Nikolaevich) 過去是活躍的諮議員 (State counselor)，曾在潘撒 (penza) 及尼茲尼·諾弗哥羅得 (Nizhnii Novgorod) 教數學及物理，在佛蘭得摩出生前幾個月，還被任命爲全省的督學。幾年前丈夫過世以後，瑪利亞從

沒有這樣沮喪過，一個政治犯的母親，原先的親朋好友絕不願再和她打交道了！二十一歲的亞歷山大，是她六個孩子中的老大，也是佛蘭得摩的偶像。他外表看來溫柔和善，但是一涉及原則問題卻堅如鐵石。在加入革命之前，他曾經經過長期慎重地考慮。甚至在一年前他還說：「不懂醫術而診治病患，已經够荒謬而不道德了，更何況不知道社會弊端何在，而妄想整治社會！」

當時亞歷山大主要的興趣在動物學，還曾經因為寫了一篇動物學的論文而得獎。甚至連佛蘭得摩都認為他的主要興趣在自然科學，他對朋友說：

「亞歷山大絕不會成為革命份子，去年一整個夏天他都在寫環節動物的論文，一個革命份子不會花那麼多時間在環節動物上！」

但是幾個月後，這位科學家卻開始製造炸彈了。加入人民意志黨（The People's Will）後，他成為聖彼得堡一羣恐怖分子學生的領袖。他們在他的公寓裏召開秘密會議，決定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亞歷山大二世被殺六周年的當天，刺殺亞歷山大三世。亞歷山大還準備了一份宣言，決定在沙皇被刺後發表：「俄羅斯大地『生命與真理的精神』，並未在她的子民心中熄滅。一八八七年，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被處決。」

幾天之後，這些恐怖份子得知沙皇計畫前往夏宮。他們打算在伊撒克（Isaac）教堂前



的廣場動手。但當天黎明，沙皇並未出現，成羣的陰謀者無功而返。

接著，亞歷山大又聽說，二月二十八日沙皇會單獨到諾弗斯基風景區（Nevsky Prospect）駕駛馬車。這些恐怖份子再次埋伏守候，但沙皇的車駕仍未出現，因為秘密警察懷疑有暗殺的陰謀在醞釀中，勸這位獨裁者留在冬宮。

幾小時後，這羣徒勞往返的恐怖份子在約好的客棧內會面，其中一人名叫安卓斯棋（Andreuskin）的，已經被密探盯梢了整整一天。密探掩至客棧，將他們一網打盡。

亞歷山大和他的副指揮官魯卡謝維克（Lukashevick）心焦如焚地等了一天後，回到總部時正好碰上等在那裏的密探。秘密警察在亞歷山大身上搜出一本密碼書寫的通訊錄，其中包括所有起事者的姓名、住址。

秘密警察拷打其中一人，從他口中破解了密碼。幾天之內，上百名疑犯被捕，秘密警察控告了其中十五人，包括亞歷山大，罪名是陰謀暗殺沙皇。

瑪利亞在亞歷山大被捕後七天趕到聖彼得堡。但連續幾個星期以來，她想盡各種辦法要見兒子，卻都不能如願。失望之餘，她只好寫信給沙皇，沙皇在她的信紙邊緣批示：

「朕以為應該可以允許她探視兒子，讓她看看自己的兒子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擁抱母親的亞歷山大，祈求她原諒自己。但是他堅持獻身革命運動，認為除了為民族解

放而戰之外，別無選擇。

「但是你解放民族的方法太恐怖了！」

「我們只有如此。」亞歷山大回答。

審訊之初，亞歷山大拒絕說話，但當他知道許多同志被處死刑後，他決定自己承擔大部份的責任。

亞歷山大擔任自己的辯護人，但他的辯護卻有違常規。爲求拯救同志，許多不是他幹的事亞歷山大也都供認了。

辯護結束時，亞歷山大大聲疾呼：「我的目的是解放不幸的俄羅斯人民。面對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壓制合法福祉的政權，我們只有訴諸恐怖，恐怖是我們對抗政府暴力的辦法，是迫使專制政權開放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他爲自己，和並肩作戰的同志高呼：「爲大眾利益犧牲，是我們莫大的光榮！」

亞歷山大被判絞刑。他的母親要他請求皇帝寬恕，亞歷山大也知道一些同志已請得沙皇的減刑，但他拒絕求饒。

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清晨，亞歷山大和他的四個同志被吊死在謝魯塞爾堡 (Schluseelburg) 城外。

在西姆柏斯克的小佛蘭得摩看到從聖彼得堡來的報紙刊登著亞歷山大被處死的消息時，憤怒把報紙揮到地上，他怒吼著：

「我發誓！我要他們付出代價！」

「你怎麼知道要誰付出代價？」他的鄰居瑪利亞·塞凡科（Maria Savenko）問道。

「你少管，我當然知道。」佛蘭得摩回答。

佛蘭得摩·烏里昂諾夫，也就是世人所知的列寧。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一章 革命種子

自認肩負啓蒙人類之責的革命者，  
雖然運用恐怖暴力為手段，  
但也為其行為尋求合於道德的解釋。  
他們隨時願意犧牲生命，  
而不是只要別人作替死鬼。  
他們使用欺騙、誹謗，  
和謀殺等方式來達到目的，  
計畫運用暴力以少數菁英統治多數。

殉道的理想主義者夢想以暗殺爭取自由；他的弟弟佛蘭得摩往後則以較為實際的方式，達到另一目標。他們兩人的理想都來自同一根源。他們都在獨特的俄國革命傳統中成長，這個傳統包涵著意想不到的矛盾，既高貴又卑賤，既道德又邪惡，既愛且恨。

當亞歷山大死在絞架時，決定他弟弟革命命運的因素，已經發展成熟了。

### 社會主義色彩

俄國的革命運動可追溯到拿破崙時代，當時有部份軍官受法國革命的影響而傾向革命。最早公開反對專制的是一羣被稱為十二月分子 (Decembrists) 的軍官。他們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死後，拒絕支持尼古拉 (Nicholas)，而支持他的哥哥康士坦丁 (Constantine)，將他視為一憲政君主。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尼古拉登基，一團衛士拒絕向他宣誓效忠，宣稱康士坦丁才是合法皇帝，並且要求在俄國施行憲政。他們向皇帝的協調特使開槍；這時羣衆開始加入他們。在判亂尚未成勢之前，尼古拉下令炮兵向叛徒轟擊，十二月份子被擊退，街上留下一片死傷。事後五位領導者被吊死，三十一位被判長期苦役，其他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幾世紀以來，西歐的君主與城市聯合對抗封建貴族，第三階級向絕對的王權挑戰；在俄

國，所見的卻只有對人民的壓迫日益加重。

農民心中鬱積著對壓迫者的憤恨，因此，十九世紀俄國分成壁壘分明的兩個陣營：一方面是沙皇政府、官僚系統和貴族；另一面是千萬受奴役的百姓。

一八三〇年的法國革命又一次刺激了革命的理念。一個個小集團組織起來，討論政治、文學及社會問題。這些先鋒人士包括貴族、教授、作家及學生。其中最活躍的是亞歷山大·賀任 (Alexander Herzen)。賀任和他的友人主張廢止農奴制度及獨裁統治。這些人多不歡迎資產階級的興起，他們敵視商人階級及資本主義。俄國民主的思想具有社會主義的色彩。

早期的反叛者以傅利葉 (Fourier)、聖西門 (Saint-Simon) 及其他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為導師。受過教育的地主則支持沙皇。

「人民要的是馬鈴薯，並不是憲法。」拜林斯基 (Byelinski) 一八四七年寫道，「只有受教育的城裏人，因為無法分享權力，才會要求憲政。」

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深受這些知識分子歡迎，但是其後的失利，更激起了他們對資產階級的反動。一位德國的學者認為，俄國沒有工人階級，而農民公社 (Peasant Commune) 又使農民能真正擁有土地，因此革命不可能成功。賀任反對這種說法：就因為俄國資本主義

的力量薄弱，及農民公社的存在，社會主義更容易引入。他下結論道：「歐洲必須經過一連串劇變才能做到的，俄國卻能由現存的制度中發展出來。」

日益增長的政治異說，使得檢查愈嚴，並漸漸開始迫害知識份子。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 (Turgenev) 被捕。一個文學社團，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在內，因為在夜間討論傳利葉的理論，全體被判處死刑。這些人犯原先已準備赴死，隨後被赦為長期流放，到西伯利亞充當苦役。

尼古拉一世死於一八五五年，並沒有引起重大的動亂。但是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亞歷山大二世向強大的壓力讓步，指派一個委員會，制定廢奴制度的條文。俄國顯然轉向自由主義。受此鼓勵，輿論開始大膽地討論所有政治問題。

一八六一年沙皇解放法案 (The Czar's Act of Liberation) 廢除農奴制度，但是結果令人失望。希望得到無償授田的農民，發現他們被抵押及稅款套牢，根本不可能在合理的時間內贖回土地。農民並不相信這是沙皇的決定，使他們獲得這樣的解放。他們責怪地主，縱火滋事，政府的對付手段則是派出軍隊到各村落去報復。

同時，自由的宣傳漸具革命色彩。地下宣傳手冊四下散佈。其中之一指控：政府的農民政策，將會再一次激起「普格齊夫」(Pugachev) 叛亂，「知識階層」應治理國家，如果

他們失敗，「愛國者」將召集民衆反抗政府；另一本則主張召開制憲大會，主張俄國應行君主立憲；第三本斷言，如果政府不除去爲人詬病的弊端，一八六三年夏天將會有暴動。

當時有一篇「告青年書」宣稱：一八四八年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並不意味在俄國就不會成功，因爲俄國有農民公社，「又有足够的土地可資延續千萬年。就因爲我們是落後民族，我們才可能超脫。……我們相信，我們注定要賦予歷史新的定律。……而不是一味模仿歐洲殘存的理念。」

### 激烈分子

一八六二年冬天，鼓吹革命的宣言出現，其中之一主張武裝起事，認爲應該殘酷地解決自由之敵。這位作者是戴克涅夫斯基 (Zaichnevsky)。

「這一天就要來到，」這篇宣言這樣寫道，「我們將展開未來的大纛，高舉紅旗……向冬宮前進……很有可能只要處決王室一家就能成功，……但是也有可能我們會面臨一個支持王室的皇黨 (Imperial Party)，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將高呼『舉起戰斧』，然後屠殺他們……不必對他們客氣，正如同他們今天並沒有仁慈對待我們一樣。」

「……記住！當這一天來到時，不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就是敵人！我們相信，這個革命黨



應該保持當今中央集權的組織方式，這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奠定新秩序的基礎。這個組織必須把持統治權力。……進入國家議會的代表必須經過政府的審核，以確定他不會為當今政府的餘黨說話——如果還有餘黨的話。」

賀任指責這類的宣言，認為它們使獨裁政府和地主階級更加團結，並刺激政府採取進一步的鎮壓行動。事實上，這種宣傳品出現後，隨之而來的也常是大規模的逮捕及更嚴厲的政治限制。

皇帝的顧問利用他恐懼的心理，迫使他簽署一項項反動的措施。新任教育部長修改了教育課程，學生中也設立了密探網。

這次又是學生領導遊行示威，處分簡單明快，許多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在混亂的形勢中，一位新的領袖逐漸成名，他名叫麥克·巴枯寧 (Michael Balcunin)。原先是一位貴族出身的砲兵軍官。巴枯寧認為進步的第一步是棄絕宗教。他宣傳廢除遺產制度，鼓吹土地轉移給農民公社，工廠轉屬勞工。巴枯寧強調，女性地位應與男性平等，婚姻及家庭制度應該廢除，並認為所有兒童應該免費受教育。最重要的是，他主張廢除政府。巴枯寧的信條是，在新社會建立以前，所有舊社會的制度都應該摧毀！

巴枯寧最突出的信徒是一位牧師的兒子，瑟該·尼開也夫 (Sergei Nechaiev)，他熱

切地主張革命，為鼓動民衆暴動，一八六九年他在莫斯科成立一個社團。但他卻無法吸收信徒，於是只好轉向以欺騙、恐怖行動及謀殺等手段作為訴求。

因為涉及一八六九年的學生暴動，尼開也夫逃到瑞士。在此發表聲明，要俄國學生加入他的組織。他在瑞士受到巴枯寧的照顧，巴枯寧對他的堅強性格及狂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與巴枯寧合編刊物，名為「人民正義」，宣傳運用非常手段對付沙皇，也對付傾向自由主義的作家與記者。在他們的「要理問答」中，尼開也夫及巴枯寧寫道：

「革命者命中註定沒有私人的利益，沒有愛情、沒有束縛、沒有財產，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沒有……他必須以行動代替言辭，一心一意和社會及文明斷絕關係。……他是文明世界殘酷的敵人，置身於其中的唯一目的就是：摧毀它！……只要對革命有利就必定合乎道德；只要阻礙了革命就一定是不道德。真正的革命者應排斥浪漫、溫柔、迷戀及愛情。」

巴枯寧簽署一份文件，任命尼開也夫為「世界革命聯盟」(Revolutionary Union of the World)俄國分部的領袖。尼開也夫帶著這份文件返回俄國，開始招募黨徒。

他告訴他的黨羽，有一位叫伊凡諾夫的學生是密探，要他們去刺殺他。

伊凡諾夫之死，使尼開也夫的秘密組織被破獲，大約三百人被捕，尼開也夫逃到瑞士，仍然不斷發表宣言。但是他的手段過於極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附魔者」(The posse

spect) 中，以文學手法描述了這種殘酷的手段終於造成了自己同志的犧牲，甚至包括巴枯寧在內。

「尼開也夫是我所見過精力最充沛的人之一，」巴枯寧寫道，「當他爲他所謂『主義』奔走時，他對自己一如對別人一樣的無情。他非常狂熱。……是個危險人物，任何人不管在那方面和他扯上關係，都可能是件慘事。他的手段極端。他認爲爲求建立一有效的組織，必須採用馬基維利的卑鄙哲學，及偽善者的箴言：用暴力對付肉體，以謊言對付靈魂。」

「除了特定的領袖外，所有的黨員都必須是領袖手中的工具。……可以欺騙這些人……剝奪他們的權利，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可以謀殺他們。他們只是計畫下的卒子。爲了革命利益，領袖必須完全控制你的身體，甚至意志。當我們羣集揭發他時，領袖甚至可以大言不慚的說：『噫！這就是我們的手段，我們認爲不贊成這些方法，拒絕使用這些方法的人就是敵人，我們也以爲欺騙和蒙蔽那些半途退縮的人，是我們的責任。』」

尼開也夫謀殺伊凡諾夫的罪名成立後，他被引渡回國，判處二十年苦役。一八八三年終於死於聖彼得和聖保羅監獄中。

### 溫和與極端

僑居瑞士的另一位領導者是彼得·拉佛若夫 (Peter Lavrov)。他原先是軍官，也會在聖彼得堡擔任教授，思想傾向於一步步教育羣衆。

拉佛若夫主張，知識份子應教育羣衆，使他們得知「社會主義的道德理想。」

對巴枯寧而言，點燃俄國人民潛在的怒火，是革命唯一的道路。巴枯寧及巴佛安若夫都呼籲青年「走向羣衆」。

抱著同樣看法的還有一位彼得·卡其夫 (Peter Tkachev)，他在俄國皇黨的監獄中坐了幾年牢後，於一八七四年來到瑞士。卡其夫相信應由革命的少數來統治國家。他鼓吹以武力奪取政權。在卡其夫筆下所描繪的社會革命後的農人天堂是：

「農民將過著輕鬆愉快的生活，錢包中充滿金幣，牲畜將多到無法計數……他將可吃喝不盡，只有他自己想工作時才需要去工作，更沒有人膽敢強迫他……」

拉佛若夫拒絕這麼描繪革命後的情況，他的立場是：「以貪婪及怠惰為革命的驅力，不可能使革命獲得正名。」

「一個革命份子，」卡其夫一八七五年寫道，「任何時候都有權……召集民衆暴動，他必須認為羣衆是隨時都在準備革命的。所有感受到專制政府壓迫的民族（這正是當時所有民族的寫照），都願意並能夠發動革命。」

「真正的革命只有一條路：奪取政權……換言之，當務之急……只有推翻政府，將保守的國家轉變為具有革命性的國家。取得政權後……並不代表革命成功，革命政府必須進一步行動……撲滅所有保守份子……及因素……排除建立平等博愛社會的障礙，並且建立以這些行動為原則的制度……。一拉佛若夫也徹底反對卡其夫的少數統治論：「歷史告訴我們……掌握大權能使優秀的人腐化，甚至最能幹的領袖，想要經由勅令來造福人民，也都必失敗。任何獨裁政權都必須運用唯命是從的走狗散佈四週，以強制的手段保護自己。所有獨裁政權不只會壓制反對者，更會將矛頭指向反對其手段和行動的所有人。獨裁政權建立之後，就會轉而致力於保持權力、防止叛亂，而忽視了必須利用權力來完成原訂的目標。」

他這是對賀任的迴響，賀任在幾年前也曾寫下：「只有在共和自由，完全民主平等的條件下，社會才有可能進步。共和必會導向社會主義，……不能把轉換的過程視為目標。另一方面，想要拋棄政治自由的社會主義，會很快地退化成為獨裁的共產主義。」

為了中止流亡革命分子的影響，沙皇政府下令，所有留學生必須在一八七四年一月以前回國。多數學生聽到這項命令後都正中下懷，他們把它看作向俄國人民宣傳社會主義的好機會。

## 人民意志黨

一八七六年，在巴枯寧的影響下，革命分子組織了一個名為「土地與自由」的秘密會社，他們想經由煽起暴動、鼓吹農民怠耕、工人罷工，來達到從「底層」發動社會革命的目的。他們同時組織了「戰鬥小組」，來領導即將來臨的暴動。

一八七九年一個「恐怖行動小組」成立了，「土地與自由」黨也開始產生分裂。一小部分黨員，由喬治·普列卡諾夫（George Plekanov）領導，反對恐怖主義，改稱「黑色再分配」黨（Black Repartition）。較大的一羣，則組成人民意志黨。

這兩黨都相信農民天性傾向社會主義。他們的看法與馬克斯主義者不同，並不認為只有勞工階級才可以帶來社會主義，他們認為在俄國，農民也可以做到。

人民意志黨相信，社會主義不可能馬上就廣為大眾瞭解，當務之急應該是廢除財產制度以利農民，並樹立公民自由權。該黨規定：在民選的制憲會議為俄國人民制定憲法後，才能成立臨時政府。他們堅信，處於專制政權下，爭取民主自由的唯一手段，只有政治暗殺一途。

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天，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

恐怖行動並沒有使新皇亞歷山大三世退縮，在一篇註明一八八一年五月十三日的宣言裏，亞歷山大三世宣稱「雖然處於憂傷中，上帝仍命令我們勇敢的運籌帷幄。我們聽從天命，相信絕對王權。」

五位暗殺者被處決，人民意志黨多位領袖被判長期監禁或放逐西伯利亞。許多人，包括「斯列森堡的聖母」(the Madonna of the Schlusseburg)維拉·菲格娜，也被關進地牢幾十年。在地牢裏，有些人死了，另外一些瘋了。

人民意志黨雖然主張以恐怖手段對付沙皇和他的反動大臣。事實上，他們卻和巴枯寧、尼開也夫或卡其夫的主張不同。

「我們沒有一個是雅克賓(Jacobin)。」菲格娜一九一八年寫道，「我們從不想以少數人的意志，凌駕多數人，我們從未規劃一個以命令來帶動革命、或帶動社會經濟改革的政府……萬一革命主張有違人民代表的意願，革命黨不可以運用暴力或恐怖主義遂其所願，而只許運用和平的宣傳手法……」

一八八二年六月恐怖行動小組從地牢中傳出一項訊息，給「所有從生到死」的俄國人民，強調他們棄絕血腥暴力：

「兄弟姐妹們，我們在墳墓邊表達我們的祝福，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祝福，也就是我們的遺囑。在將來革命成功之日，不可對被征服的敵手施暴，而污蔑了革命的光榮。願我們的不幸給俄國帶來自由，並帶來更美好，更具人性的社會。向我們的國家致敬，向人類致敬。」

## 社會民主黨

人民意志黨領袖被屠殺後，少數革命份子逃往國外，他們之中包括喬治·普列漢諾夫、保羅·亞克瑟克羅德 (Paul Axelrod)、維拉·戴舒利克 (Vera Zasulich) 以及「黑色再分配黨」的李奧·德齊 (Leo Deutch)。一八八三年，他們為宣傳在俄國推行馬克斯主義，組織「勞工解放團」(Group for Emancipation of Labor)。這個組織發行書籍和宣傳小冊，反對俄國註定要經由農民起義，或發動少數政變才能實行社會主義。

這羣馬克斯主義者的領袖是普列漢諾夫。在他的領導下，組成了第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 (Social Democratic Circles)。

但是在俄國各處仍有許多年輕革命份子的組織，意圖重建人民意志黨，其中之一就是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烏里昂諾夫所領導的恐怖組織。

亞歷山大領導的「聖彼得堡恐怖份子」(St. Petersburg Terrorists)，主旨表現在這個宣言中：「使用恐怖手段是由於我們沒有最低限度的自由，一旦政府給我們『最低限度』的自由，我們將停止恐怖行動。」

由於認為沙皇不會給他們「最低限度的自由」，亞歷山大轉向訴諸恐怖手段，最後終於



走上絞架。他的弟弟，佛蘭得摩，後來並沒有採行恐怖主義。他接受了馬克斯主義。但儘管轉向馬克斯主義，他仍然深受當時各種相互衝突的革命理論影響。在他哥哥死前，在他閱讀馬克斯的書之前，列寧同時受到雙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賀任，拉佛若夫等的人道主義，另一方面是巴枯寧、卡其夫、尼開也夫等的凶惡幻像。

從賀任、拉佛若夫到人民意志黨，再到亞歷山大·烏里昂諾夫所傳承的是前所未有的理想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尼開也夫等人所宣導摧毀一切的理論，仍有待證實。

自認肩負啓蒙人類之責的革命者，雖然運用恐怖暴力為手段，但也為其行為尋求合於道德的解釋，他們隨時願意犧牲生命，而不是只要別人作替死鬼。

另一方面，尼開也夫和他的黨羽則宣傳使用欺騙、誹謗和謀殺來達到目的。他們將大部分的俄國人，看成邁向天啓目標的工具，計畫運用恐怖暴力以少數菁英統治多數。

早期的革命團體包含了這兩種極端不同的主張。但當列寧的哥哥被處決時，人道主義已逐漸成為革命運動的主流。而賀任的教訓：「想要拋棄政治自由的社會主義，會很快的退化成獨裁的共產主義。」也被大家視為真理。尼開也夫的信條似乎永遠消逝了。也許除了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夠預見這些教條會在未來俄國，甚至世界歷史上，佔有多重要的地位。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二章

### 青年時代

當時缺乏一位既瞭解馬克斯主義，又有實際組織能力的人。

「我們現在找到這個人了，

亞瑟克羅得說，

「他就是佛蘭得摩……」

### 問題學生

佛蘭得摩·伊利克·烏里昂諾夫 (Vladimir Ilich Ulianov)，一八七〇年五月二十二日生於窩瓦河流域的西姆柏斯克。他的母親瑪利亞，是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布蘭克 (Alexander Blank) 醫生的女兒，他從聖彼得堡遷到卡山 (Kazan) 省一個村莊，名叫口庫西奇諾 (Kokushkino)。

一八六三年瑪利亞和伊里亞·烏里亞諾夫結婚，婚後住在潘撒。伊里亞是「一個強壯而性格堅強，對屬下非常嚴格的人。」他的政治立場保守，虔信俄國東正教。一八六六年瑪利亞生下亞歷山大，是六位子女中的老大，家人叫他沙夏 (Sasha)。一八六九年九月，伊里亞被任命為省督學，他們搬到西姆柏斯克，佛蘭得摩就在這裏出生。

佛蘭得摩——即小佛蘭得之意 (Little Voladya)——是一個吵鬧的小孩，灰色的眼睛，高大的身材。他的弟弟第米垂回想佛蘭得摩一絲不苟的寫作態度：

「……他會用四分之一張紙寫下大綱。然後換一張紙，對折後，在左邊根據大綱寫下草稿，然後會在另一半邊寫下增補文字：解說、更正以及資料來源……。」

從這項早期有系統的工作能力上，可看出這位未來重要人物性格的一面。

他的家人，及朋友對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回憶，顯現出他早期生活單純而愉快。

伊利亞因為他的官職而躋身貴族之列。雖然他們並不富有，但卻過得比這些貴族愜意。佛蘭得摩十六歲時，父親去世是對他一個重大打擊，隨之而來的打擊是第二年亞歷山大被處決。但瑪利亞是位堅強的女性，而整個家庭總是緊緊的團結在一起。

亞歷山大死後一個月，佛蘭得摩以第一名從西姆柏斯克中學畢業，得到一枚金質獎章。但是因為他哥哥是位被處決的恐怖分子，要獲准進入卡山大學就讀，似乎不太樂觀。

幫助他，使他得以進入大學的是費奧多·克倫斯基 (Feodor Kerensky)。諷刺的是，一九一七年他推翻了他兒子亞歷山大·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的臨時政府。

克倫斯基不但是西姆柏斯克中學的校監，也是伊里亞遺囑中指定的家庭監護人。

「不管在校內、校外，」克倫斯基寫道，「佛蘭得摩都沒有令他的老師或學校當局失望。」

「對他的智育及德育，」他繼續寫道，「在各方面都關照到了。佛蘭得摩養成教育的基礎是宗教信仰和規律，其成果可從他的規範操行中得見。」

佛蘭得摩對這份文件的想法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數年後，在布爾什維克黨 (Bolshevik Party) 的問卷上，當被問道何時開始不信仰上帝時，列寧寫下：「十六歲」。

一八八七年秋，佛蘭得摩進入卡山大學就讀後，立即被捲入學生的騷動上。當時老師可能會為略為傾向自由主義的意見而被開除，而學生只要被懷疑涉及政治行動，就有可能被放逐。這種手段，只會激起學生反抗。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學生集會，向校長遞上一份改革計畫書。有人看到列寧握緊拳頭站在第一排，因此當天晚上和其他四十名學生一起被逮捕，然後開除。

應他母親的要求，當局許可列寧在警察的監管下，住在口庫西奇諾。事實上，他們家庭在這受到的孤立。對佛蘭得摩來說，情況並不算壞，房中充滿了書，還常以潛水、打獵為消遣。

秋天時，他被允許回卡山定居，但是他申請復學卻打了回票。全家租了一棟兩層樓房，有陽臺和美麗的花園。一間不用的廚房成為他的書房，就在這裏，十八歲的他，開始閱讀馬克斯（Karl Marx）的著作。

第二年他們搬到撒馬拉（Samara），佛蘭得摩在這組織了一個小的馬克斯主義社團。這時他母親為他重入大學奔走，最後決定權在卡山校區的校長，而他拒絕了。

瑪利亞只好將他兒子的復學案送交聖彼得堡的教育部長，在她持續的努力下，當局終於允許佛蘭得摩參加在聖彼得堡大學的法學考試。

當年夏天，在動身前往首都之前，佛蘭得摩非常用功的讀書。

他以高分通過律師考試。但是他的成功蒙上了陰影，也在首都就讀的童年玩伴奧加（Olga），這時感染到傷寒，不久去世。

### 天生的政治家

可能是爲了母親，他回到撒馬拉執業。事實上，他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他所組織的秘密馬克斯主義社團上。佛蘭得摩最初的門徒是他兩個妹妹安娜（Anna）和瑪利亞（Maria）及他的弟弟第米垂。

第米垂和瑪利亞長得很像他們死去的大哥——亞歷山大，深陷的眼睛，高額頭、白晰、漂亮。佛蘭得摩面貌平凡，小而扁的鼻子，寬大的顴骨，只有眼睛露出敏銳的智慧，二十一歲就開始禿頭，而且愈來愈嚴重。

一八九二年初，撒馬拉省鬧饑荒，農民羣集城市就食。市民組織委員會賑濟災民。佛蘭得摩卻抱著與衆不同的觀點：

「這個饑荒，」他堅持，「是這種社會狀態下的結果，只要這種狀態存在一天，饑荒就不可避免。要除去饑荒，只有棄絕這種狀態。以改革社會的觀點出發，今日的饑荒具有積極

的意義……」

「所謂『社會』之所以要救助饑民，是很容易瞭解的……饑荒有造成動亂的威脅，甚至可能摧毀資產階級秩序。因此這些富裕的人自然要去緩和饑荒所帶來的威脅……從心理上，這種救濟的呼籲，只不過是表現知識分子傷感的甜味糖精。」

這是列寧第一次有記錄的談話。

一八九三年秋天，佛蘭得摩動身前往聖彼得堡，在這他加入一個小的社會民主黨社團，名之為「領導者」(Elder)。當時正值俄國工業快速興起，農民湧向城市，成為工廠工人。社會民主黨致力於向工人小團體宣傳「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但是這項宣傳不免陳義過高，結果社會民主黨人仍然孤立於羣衆之外。

從短期的宣傳訓練班「畢業」的工人，都被告之以少惹麻煩。事實上，他們從不參加罷工和其他勞工的騷動。

佛蘭得摩建議以宣傳煽動羣衆。他的計畫受到較為保守黨員的反對，但是到了一八九五年，仍和他在一起的同志，卻贊成開始煽動工人。

佛蘭得摩成為「領導者」的首領，他向聖彼得堡的工人發表宣言。

對當局而言，起初馬克斯主義的著作並非不受歡迎。「一小羣人，」警察總監辛佛里安

斯基說，「五十年之內都不會出問題。」當局所怕的革命組織是由恐怖分子組成的人民意志黨。當局認為，馬克斯主義者對人民意志黨的打擊，可能比沙皇的秘密警察還有效。進一步言之，他們的著作如此沉悶和科學化，以致他們所宣傳的革命看起來似乎遙不可及，因此沒有什麼危險性。這兩本馬克斯主義的書通過檢查出版，作者分別是普列漢諾夫和彼得·史圖夫（Peter Struve）。

一八九四年聖誕節，在聖彼得堡郊區的一個會議上，佛蘭得摩宣讀一篇報告，討論這兩本書。他虔敬地稱讚普列漢諾夫的作品，尖銳的批評史圖夫，偏離正統馬克斯主義。在這個會議上，出現早期社會民主黨的結合，亞歷山大·波垂索夫（Alexander Potresov）第一次和佛蘭得摩會談。

「我記得這一天，」多年後波垂索夫寫道，「佛蘭得摩生動尖銳的批評……我認為，毫無疑問地，他代表一股巨大的力量，……他面色疲倦，頭幾乎全禿了，只有少許長在太陽穴附近，臉上長著一些稀疏的紅鬍子。斜視的眼光詭譎地從眉毛下射出。」年僅二十四歲的他，已被稱為「老頭兒」。

一八九五年早期，由於過度操勞，使得他罹患肺炎，嚴重摧殘他的身體。四月，佛蘭得摩出國就醫。這使他得以和俄國馬克斯主義的先鋒，普列漢諾夫和亞瑟克羅得，直接接觸，



同時能和許多國外的社會主義者交往。他在巴黎遇見馬克斯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

普列漢諾夫和佛蘭得摩在日內瓦附近相會。普列漢諾夫的身份是師父，佛蘭得摩則是門徒。

普列漢諾夫深具人文主義的精神，具有哲學家的氣質。認為寫作的力量不够，於是進而從政，成為政治領袖。當他無法認同行動的殘酷時，又退而著書。

「爲使文化及文化進步不受沙皇分子和資產階級的野蠻行爲破壞，」盧那查斯基（Lunacharski）寫道，「才促使他擔任政治鬥士的角色。列寧正相反。生而爲政治鬥士，：：列寧拋棄所有民族主義的形跡。基本上的不同，顯現在他們的著作，和他們的態度、相貌，及其不同的戰術和政治命運上。」

當他們談到文學和藝術，普列漢諾夫發現這位青年缺乏想像力和靈感，但是一談到政治，佛蘭得摩「彷彿變了一個人，徹底顯現出智慧、聰明和力量。每一句話都顯現出深思熟慮。（一開始）任何人都會以爲他的見解來自生活的經驗，然而他的生活經驗既單純，也不寬廣，顯然他可說是革命工作的專家。」

## 領袖人物

普列漢諾夫感到他找到黨所需要的領袖了。這就是具有熱情和力量的人，可以把罷工轉變為對抗專制的鬥爭。佛蘭得摩使他想起人民意志黨的偉大領袖亞歷山大·米開羅夫（Alexander Mikhailov）。他和米開羅夫一樣，長於組織上的細節。但是波垂索夫卻「有一種種模糊的感覺，雖然這兩個人的目標顯然相同，他們所說的話卻各不相干。」

佛蘭得摩帶著普列漢諾夫的介紹信，從日內瓦到蘇黎世去見亞瑟克羅得。亞瑟克羅得對這位年青人所知不多，一開始交談並不順暢。佛蘭得摩給他一冊最近出版的馬克斯主義論集。

亞瑟克羅得不久就被一篇論文吸引，這篇論文表現出思想的原創性和強大力量。但是作者對自由主義的敵意，卻使他感到困惑。作者署名為「杜林」（K. Tulin）。

「誰是杜林？」亞瑟克羅得問。

「那是我的假名。」

接著是一陣熱切的討論。「我們相信，」亞瑟克羅得說，「俄國工人的直接利益和其他社會的進步力量，密切相關。俄國工人和自由分子所面臨的是共同的任務，推翻專制。」

佛蘭得摩面露微笑，「普列漢諾夫也這麼說……他生動地表達他的意思：『你背對自由主義者；我們面對他們。』」

他們花了一星期爭論這個問題。最後佛蘭得摩表示信服。和普列漢諾夫一樣，亞瑟克羅得對初次的談話，留下深刻的印象。

當時缺乏一位既瞭解馬克斯主義，又有實際組織能力的人。

「我們現在找到這個人了，」亞瑟克羅得說，「他就是佛蘭得摩。」

一八九五年九月，佛蘭得摩回到俄國。

在聖彼得堡，他和朱利·馬托夫 (Jules Martov) 逐漸熟識。在往後的歲月裏，馬托夫變成他的主要政治敵手之一。馬托夫原來是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他在這兒，變成革命分子，和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因為參加革命遊行被開除。從首都被放逐的幾年之間，他在維爾那 (Vilna) 的勞工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兩位年青人常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在公共圖書館見面。「當時，」馬托夫說，「佛蘭得摩正處於發展階段，是一位能力强的人，致力於向他人學習，而不是教導他人……」

當年的秋天和冬天，列寧被秘密警察嚴密的監視。預料會有麻煩，他警告妹妹安娜，如果他被捕，不要讓他母親到聖彼得堡來。監獄將只會帶給她對亞歷山大更清晰的回憶。

玩了幾個月的捉迷藏遊戲，警察一籌莫展。他們似乎無法知道這個嫌犯在做什麼，他的同黨有那些。於是他們改變政策：在他們的組織中找尋「猶大」。他們適時找到一人，花了一點盧布，這個人便全盤托出了組織的秘密。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佛蘭得摩和馬托夫被捕，警方同時也掌握了他們首次出版的地下報紙作為證物。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三章

## 坐牢及流放西伯利亞

他們的家成為所有流放政治犯的總部，  
廣泛地與各地通信。

本國或外國的書、報、雜誌都在這裏交換。

雖然禁止集會，

他們還是利用各種藉口聚晤。

## 囚徒生涯

聖彼得堡監獄的規定並不很嚴，一週允許兩次會客，一次在犯人的牢房，一次在大會客室。在牢房會客，有一名警衛監視，每次半小時；在大會客室，訪客及犯人們身後各有一隊警衛，每次一個鐘頭。由於十分嘈雜，因此他們可以談任何問題，而不須擔心被竊聽。一週有數次，允許由親戚送書及食物進去。讀物只被大略的檢查。因此人犯仍然可以接觸外面的政治事務。

不顧佛蘭得摩的反對，瑪利亞定期去探訪他。獄方允許幾次，她就去幾次，每次都和安娜帶一大堆書前往。佛蘭得摩曾教安娜寫一種點、線密碼，這種碼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而通過檢查。經由如此及其他的方法，佛蘭得摩得以和獄外的同志保持密切聯絡。

他被捕時，各不同的社會民主黨團在「勞工解放聯盟」(League for the Liberation of Labor)下團結在一起。他們的目的，是要使官方相信，在獄中的人犯，事實上並非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這個計劃並未成功。一個月後，許多這個聯盟的成員被捕了，其中包括波垂索夫。但是馬上就有新人接棒，繼續宣傳革命。

在獄中的佛蘭得摩漸被視為這一聯盟的真正領袖，指導許多政治行動。

一八九六年，他寫了一本非常有煽動力，宣傳罷工的小冊子，與一次三萬五千人的紡織工人罷工頗有關聯。也就是在這時，他開始寫第一本重要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爲了準備資料，他閱讀每一本到手的經濟與財政學著作。

十四個月後，他走出聖彼得堡監獄，除了瘦了一些外，他的健康情況良好。獄中的時間並沒有浪費。

出獄後，他被判流放三年，到西伯利亞東部一個舒申斯克村(Shushenskoe)。一八九七年五月，他來到這裏。政府每個月發給他七盧布四十分(Kopeck 1/100 Rubles)，够他付食宿及洗衣費用。

佛蘭得摩並不以爲在西伯利亞日子難過。他生活平靜，健康良好。打獵、釣魚、游泳是消磨時間的好方法；被強迫孤立，正好使他能安靜的讀書、寫作。晚上，如果累了，他會彈農人鄰居的吉他以自娛。除了沒有近期的報紙外，他還是沒有和文明世界脫節。他的知足反映在他的家信中。

食物樣式簡單——有充足的牛奶及固定的羊肉供應。每週宰一隻公羊，供應羊肉。牛肉則來自一個大的牛欄，製成肉餅，一天供應兩次。當庫中食物空時，又會立刻補足。



多數單純的村民，漸漸開始非常喜歡他。農民薩佛兒特金（Zaverkin）敘說，有一天他正在和佛蘭得摩一起喝茶，發現窗外有許多穿制服的人徘徊。不久這些人——地方檢查官、警長和憲兵班長——湧而入。省卻了客套，或脫帽致意，其中一人傲慢的問「佛蘭得摩的書房在那兒？」

佛蘭得摩指向書桌，桌上零亂堆著紙張、書本，幾個抽屜中塞滿了書。他們開始搜索，隨之而來的是審訊。但在幾分鐘後，氣氛改變了。這些人脫下了軍帽，佛蘭得摩似乎反而變成指揮官了。

### 革命家庭

一八九八年五月，娜黛莎達·克魯茨卡雅（Nadezhda Krupskaya）來到舒申斯克。她先前在聖彼得堡教工人夜校時，認識了佛蘭得摩，成爲朋友。佛蘭得摩坐牢時，仍保持聯絡。當克魯茨卡雅被放逐到烏法（Ufa）時，她要求改至舒申斯克。「爲了這個目的，」她寫道，「我騙他們他是我的未婚夫。」

在克魯茨卡雅身上，佛蘭得摩見到的是一位理想的同志，和一位完全臣服於他作品下的秘書。他們的婚姻終身不渝。

他們的蜜月不同於一般人。每天早上他們翻譯西德尼(Sidney)和比阿垂斯·韋波(Beatrice Webb)合著的「貿易聯合主義的理論與實踐」(*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de Unionism*)，下午則花兩個鐘頭騰寫「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這本書以假名在聖彼得堡發表，使他被俄國的激進分子，看作是重要的馬克斯主義理論家。

佛蘭得摩在星期天經營一間法律事務所，這使他不久就被視為最偉大的律師，尤其是當他幫助一位金礦礦工打贏與他雇主的官司後。

他們的家成為所有流放政治犯的總部。廣泛地與各地通信。本國或外國的書、報、雜誌都在這裏交換。雖然禁止集會，他們還是利用各種藉口聚晤。

郵件一週送來兩次，送來歐俄的信件、報紙和書籍。列寧的妹妹安娜，還有他們在聖彼得堡的朋友，常寫信給他們。另外，在土魯坎斯克(Turukhansk)的馬托夫，奧爾多夫(Orlov)的波垂索夫及鄰近舒申斯克的流放政治犯，都有來信。他們在信中談論近來俄國所發生的事，計畫未來。

「佛蘭得摩是被放逐社會民主黨人裏的中心人物」他的一位老友克日山諾夫斯卡亞(Z. Krzhizhanovskaya)說，「他忙碌和愉快的生活，充滿了內在的意義。為我們立下榜樣，使我們不致懶散、墮落。」

在他的影響下，「大家既不感到無聊、厭煩，也不覺得沮喪，更不會勾心鬥角，大家都忙於準備來日，指導工人，注意俄國時事。每一個人都感到生氣蓬勃、緊張、愉快。」甚至西伯利亞的苦寒也趕不走訪客。在放逐的最後一年，佛蘭得摩發展出他野心勃勃的計劃，其後他把它寫在「要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 和「給同志的信」(Letter to a comrade)。他打算在俄國之外發行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報。經由地下走私網及黨的代理人輸入俄國，藉此指導全俄國的馬克斯主義政治行動。他夜夜和克日山諾夫斯卡亞談論這個計畫。藉著信件往返和馬夫及波垂索夫談論流放結束後的出國計畫。

離開西伯利亞前幾個月，他從波垂索夫的信中，得知一個煩人的消息。一份「合法的馬克斯主義者」所發行的雜誌，在聖彼得堡出現，由史圖夫及圖干·巴倫諾夫斯基 (Tugan-Baranovsky) 教授主編，其中否認許多馬克斯主義的革命信條。佛蘭得摩也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艾都亞得·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所困擾，伯恩斯坦在一本書中要求重新反省馬克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佛蘭得摩立即向這些異端宣戰。

波垂索夫和馬托夫的流放也將結束，他們三人一起計畫未來。當時他們決定，佛蘭得摩和波垂索夫在前往西歐之前，先到斯科夫 (Pskov)。

最重要的是組織問題。「最基本的」佛蘭得摩寫道，「是改善我們的革命組織和紀律，

改進我們的密探手段，我們必須承認，在這方面，我們不如昔日的俄國革命團體，我們必須加緊努力，超越他們。」

流放生涯就要結束。結束前，他完成「俄國社會民主黨之目標」(*Aims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這本書在瑞士，以列寧之名出版——他第一次以列寧(N Lenin)為名，以紀念流過他流放地的勒拿河(Lena)。

一九〇〇年三月，返回歐俄漫長而艱辛的旅途開始。

他們在烏法停留了一陣，在此列寧託地方上的同志照顧他太太。然後他動身前往斯科夫。警察總監批駁了他的要求，不許克魯茨卡雅到斯克夫和他相聚；但是卻允許他到莫斯科，和他的母親團聚一星期。直到年底，他才得到到烏法看他的太太。

### 革命政黨

列寧被放逐時，社會民主黨運動獲得可觀的支持動力。受到聖彼得堡及其他城市罷工的影響，一個新的小黨派出現，稱之為「經濟分子」(*Economists*)，他們主張，工人要改善處境，應該以經濟利益，而不是革命行動為目標。他們認為，社會民主黨員應該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工作環境而奮鬥。有些「經濟分子」甚至以為政治領導是開明知識份子

的事；工人不必有自己的政黨；工人唯一的政治作用，就是支持對抗專制的中產階級。

一八九七年，俄國、波蘭和立陶宛的猶太人社會民主小黨在維爾那召開一個秘密會議。然後組成了「普遍猶太工人聯盟」(General Jewish Worker's Alliance)。這個組織是俄國社會民主黨最早的羣衆組織，一般稱之爲「幫得」(Bund)，成員多是工廠工人和技工。

一八九八年三月，第一次全俄社會民主黨組織大會在明斯克(Minsk)召開，俄國組織有六位代表，「幫得」有三位代表參加。這個會議宣布組成「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選出一個三人的「中央委員會」，發佈宣言，宣示「社會民主運動」的目標。這篇宣言由史圖夫執筆，中央委員會簽署，宣稱繼承人民意志黨的革命精神。

明斯克會議將各自爲政的團體集合在一起，預計六個月後召開第二次會議。但是數星期後，所有明斯克的代表被捕下獄，隨後被放逐。

同年，經濟分子發行「工人的主義」(The Worker's Cause)，主張社會民主黨必須將對馬克斯主義的宣傳，置於爭取罷工權，及演說、出版、集會自由之下。列寧先前在西伯利亞就開始和這個團體戰鬥，現在準備全力與之周旋。

一九〇〇年五月，列寧、馬托夫、波垂索夫，和其他馬克斯主義者，在斯科夫秘密集會，決定在外國發行報紙的最後計劃。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經濟分子」及其他馬克斯主義的分離分子。這份報紙將稱爲火花報 (*Iskra* 或 *The Spark*)。列寧和波垂索夫將出國，爭取普列漢諾夫的支持。

不久，列寧越過邊界，進入德國。波垂索夫和瑞士的普列漢諾夫及亞克瑟羅得商談後，不久也到德國與他會合。德國社會民主黨將支持他們印刷機，波垂索夫獲得克拉拉·任特金 (Clara Zetkin) 和阿道夫·布勞恩 (Adolf Braun) 的支持，安排報紙在萊比錫印刷，編輯部則設在慕尼黑。

最後的籌組會議在日內瓦舉行，聲明未來革命機關報的功能，應以宣傳黨內力量的聯合爲主。火花報的發行網也將是黨內的聯絡網。將對投機分子和騎牆派發動毫不妥協的戰爭，直到強而有力的革命性政黨形成。

「火花」就要點燃了。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四章

#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形成

「各階級各由其黨派所領導，」

一九二〇年列寧說，

「而各黨派各由其領袖所領導。

就是這個順序，

一個階級的意志常是由專政者執行……

蘇維埃社會主義與民主，

與個人統治和專政完全相同，

其所必須的就是個人統治，

承認一人統治權……

所有討論平等權的言詞都是一派胡言。」



## 火花報

火花報的創刊號，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萊比錫出版。爲了便於走私及分送，以小字印刷在薄紙上。

報紙送到柏林，存放在「佛爾華爾特報」(Vorwarts)的地窖中，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報。在這個地下貯藏室裏，由少數可靠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員摺成小片，藏在包裹裏，然後送到邊界，交給邊界的職業走私客，轉送給等在另一邊的「火花報」代理人。

由於普魯士警察暗中支持沙皇的秘密警察組織「歐克拉拿」(Okhrana)，因此這個地下轉運網的成員必須躲避普魯士警察。常有大批的報紙被沒收，而「火花報」的走私者則常被捕，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一開始，火花報就不只是一份革命報刊，它成爲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運動的源頭之一。對於社會民主黨上百個分派的指示，從火花報的編輯室傳遍全俄。黨的教條印在火花報上，成爲各處黨員奮鬥的共同目標。火花報散布黨的「福音」，撲滅「異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組織堅強的黨」，列寧在創刊號上寫道，「只要有一個罷工，就可能發展爲政治示威，進而成爲對抗政府的政治勝利。如果我們有一個組織堅強的黨，一個地方

上的起義都可能發展爲成功的革命。」

列寧的課題就是要建立如此一個「組織堅強的黨」。大部分的編輯工作，他讓馬托夫，波垂索夫，及戴舒利克等人做，他自己則密切的注意火花報在俄國各地所發生的作用。對抗「經濟分子」及其他修正主義的戰爭，由火花報的支持者帶入各地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及工人組織。火花報也亟力反對以個別的恐怖行動爲政治武器。但是在人民意志黨的傳統影響下，要人們放棄政治暗殺並不容易。

爲向各種「異說」宣戰，俄國各地火花報的代理人，開始熱烈地在工人及學生中宣傳、煽動。列寧辨別宣傳和煽動：

「宣傳者……必須傳佈許多集中在一起的理念，這些理念多到不能爲一般人所瞭解；整體而言，只有相當少的人能够有所認識。」

「至於煽動者，則是從整個問題中，選出一個多少爲人熟悉的具體觀點……他會集中在這一點上大作文章。灌輸給羣衆單一的概念……他將努力激起羣衆對不公平的不滿和反抗，而把對這個矛盾的解釋，留給宣傳者。」

火花報的代理，利用每一個機會散布小冊子和報紙。罷工常是由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所領導。更激烈的宣傳，由稱之爲「集團」(Circles)的秘密社團所組成。

但是有系統的工作十分困難。宣傳是危險的事，常有人被捕，安全的地點也難找。此外，受過教育的宣傳家更難找；當一人被捕後，因為找不到人來接替，整個團體可能解散。雖然宣傳課程僅有六至十堂課，但往往無法上完。許多課程只是讀火花報給學員聽。每次出刊，都提供宣傳者討論的材料，和爭取新人的宣傳資料。宣傳者向工人宣讀過幾份報紙後，這些工人常與緻盎然地讀給他的同志聽。就這樣火花報被傳來傳去，直到紙面字跡模糊不清為止。

煽動的手法不一。有時，一位受過訓練的人，會向他的工人同事宣讀一份最近出版的合法報紙，其中夾雜他的評論。同時他注意聽眾裏顯出兆頭的人。然後給這些人一些「合法」討論時事的書。如果一個工人顯出興趣，他會再給他一些地下刊物。經過醞釀期，他終於成爲黨內的一員。

火花報的小冊子不只在工廠，也在軍營中流傳，甚至經由郵寄傳遍。在大城市中，廣泛散佈於街上；在小村鎮，則貼在牆上；在工人區，小冊子撒在工廠的天井內，或是堆在抽水機旁。

最壯觀的散佈手法，是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卡爾科夫 (Khar'kov)、基輔 (Kiev)、奧得撒 (Odessa) 等地的戲院中。在戲院裏，一羣羣黨員坐在樓上，然後把這些刊物撒向

樓下的觀眾。

但並不是只有火花報才有系統地散佈地下革命刊物。火花報組織的特色是，形成以代理人為中心，緊密團結的專業革命集團。這正是列寧所以將他們定名為「行動代理人」(Agents)，強調他們特定的革命功能。

### 夫妻相聚

列寧未報戶口，用假名米耶 (Meyer) 住在慕尼黑，一個社會民主黨員酒店老板所提供的小房間中。

雖然致力於革命工作，他仍不忘在俄國的家人。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號，他寫信給他母親：

「親愛的母親：

這裏的嘉年華會剛結束幾天。前幾天是我第一次在國外看到……街上的化妝遊行；大把彩紙撒向行人。在這裏，他們知道怎樣歡樂！……娜笛雅 (Nadya) 的流放快結束了，最近我將寄上一份入境申請書。請瑪尼雅莎 (Maniasha) 給她一盒我所用的筆尖，要她帶給我。你知道嗎？在此地到處都找不到這種筆尖。捷克人和德國人都是笨蛋

。英國筆尖在這裏沒得買。只有『他們自己的』產品可以出售。但是他們什麼東西都造不好……。」

「娜笛雅」就是克魯茨卡雅，她在俄國限制出境的期限就要到了。

她一到西歐，就必須一個接著一個城市找列寧。兩天以來，她不知道她究竟是誰，莫得拉任科 (Modrzak) 太太、瑞特米雅 (Ritmejer) 太太、烏里昂諾夫太太、或是列寧太太，還是其他。她先到布拉格 (Prague)，開始找莫得拉任科其人，她相信列寧使用這個假名。在她來之前，曾打電報來，但沒有人來接她。

「我等又等了又等，」她說，「困惑之餘，我找到莫得拉任科的住處。我們到了一個工人區的窄街上，停在一幢房子前面，牀墊從窗口伸出晾曬。我爬到四樓，是一個金髮的捷克婦人來開門的。我問她赫爾·莫得拉任科先生在嗎？一位工人走出來，回答說：『我就是』。搞迷糊了，我喃喃自語：『不，是我先生！』莫得拉任科終於想到是怎麼回事，『哦！你可能是赫爾·瑞特米雅的太太，他住在慕尼黑……』」

她動身前往慕尼黑，這次她搭電車，前往瑞特米雅住的那一區，她希望列寧住在那裏。

她找到住址所在，但那是一家啤酒酒店。她走進去，一個矮胖的德國人在吧檯後。她問他：「赫爾·瑞特米雅先生在嗎？」心中感到這次可能又錯了。驚訝的老板說：「就是我，有什麼

事嗎？」她低語：「不是找你，是找我丈夫，我正在找他。」

「難道這個迷宮沒有盡頭？」她寫道。最後，瑞特米雅的太太進來，猜到克魯茨卡雅可能是誰。「你一定是赫爾·米耶的太太，他正在等他從西伯利亞來的太太。」她跟著這位太太走進院子。

她終於找到列寧了。他正和妹妹安娜及馬托夫一起坐在一張桌子旁邊。

列寧夫婦搬到一棟擁擠的三房公寓。其中兩房住著一位工人，還有他的太太及六個小孩。剩下的一間成爲列寧夫婦的臥房、客廳、廚房和書房。

一個月後，他們又搬到慕尼黑西華賓區一棟新的公寓內。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日，克魯茨卡雅寫信給列寧的母親，信中提到：

「佛蘭得摩最近工作很勤奮，和他在一起很愉快。當他完全投入一件工作時，他的心情就會非常好，這是他的本性。他的健康情形很好。過去受傷的後遺症一點都沒有發作的跡象，也不再失眠。爲鍛鍊身體，他每天用冷水擦身體。此外，我們幾乎每天都洗澡。」

但是第二年春天，他們又得搬家了。爲了在慕尼黑方便，放棄原先萊比錫的印刷廠。但是風險太大了，如今慕尼黑的印刷廠不願再印火花報。普列卡諾夫及亞克瑟羅得希望把發行作業轉到瑞士，但是多數人決議轉到倫敦。

### 專業革命份子

一九〇二年四月，在大霧迷漫之際，列寧和克魯茨卡雅抵達英國。

他們立刻發現，英國和他們所知的相差頗多。一如以往的熱切，列寧立刻安排學習英文。他請了兩位老師教英文，而以教他們俄文為交換。在種種努力下，他很快地就熟悉了英文。

對他的研究工作來說，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是個寶庫；正如同它以前對馬克斯一樣。

在倫敦時，列寧初次遇到托洛斯基(Trotsky)。先前，西伯利亞的朋友來信，談到一位火花報的狂熱信徒，最近才從西伯利亞逃出，他們稱呼他為「雛鷹」。同時由於他的多產，他的綽號叫「筆」。

托洛斯基到訪，敲大門的聲音響亮。「我從敲門聲可斷定，一定是我們的訪客，立刻下樓。」克魯茨卡雅說，「來訪的是托洛斯基，我帶他到我們的房間，佛蘭得摩剛醒，還躺在牀上。」

「……這人被熱切形容為『雛鷹』，使佛蘭得摩仔細地研究他……」。顯然，他通過了檢閱，因為此後「他們經常一起討論、散步。」當托洛斯基接到命令，要他回俄國時，列寧

要求他留下，要他進一步熟悉黨務，及協助他在火花報的工作。爲此，他極力的向持反對意見的編輯同仁爭取。

普列漢諾夫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托洛斯基。他把他看作是列寧、馬托夫、波垂索夫這幫年輕黨人的盟友。當列寧送上托洛斯基的論文給他看時，他的評語是：「我們這位『筆』先生的筆，我並不喜歡。」

「文章是可以磨練的。」列寧回答。「這人學習能力強，將來必有大用。」一九〇二年三月，他認爲托洛斯基可以出師了，推薦他加入編輯部。

火花報召喚一羣人，使他們成爲「專業革命分子」，他們的責任，用列寧的話說，就是「奉獻……他們整個生命，爲革命工作。」

到一九〇二年底，俄國大部份的社會民主黨已經匯集在火花報的網路下行動。而社會節奏變快，更加速了匯集過程。工人罷工後，繼之以學生罷課，街頭遊行，然後是農民暴動。一九〇三年，學生與農人的騷動增加。

同時，列寧出版了「要做什麼」，書中呈現出他的觀點，討論黨團知識分子和工人之間，革命菁英和政治無能的羣衆之間的關係。這本書成爲列寧追隨者的革命經典。在本書中，首次明白地提出「專業革命分子」的教條。



「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教導我們」，他寫道，「工人階級的能力，只能獲得工會分子的自覺，也就是說，只知和老板對抗，向政府爭取一些對工人有利的立法。從另一方面來看，社會主義教條是由哲學、歷史和經濟理論中發展出來，而這些理論則是由富裕的代表——知識分子——研究而出。」

「科學的社會主義奠基者，馬克斯和恩格斯，也都是來自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樣地，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原則發展，也和勞工階級的無意識奮鬥無關。不可避免地，它們自然是由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理念發展而來。」只有革命的知識分子，「專業革命分子」才能把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中解救出來，轉向社會主義。

這個時期，他不斷地宣傳，並致力於建立「專業革命分子」的政黨組織。

### 裂 痕

這個從現行馬克斯主義陣線的分離，開始為一九〇三年的分裂鋪路。波垂索夫和馬托夫覺得列寧又回到他們初識時的宗派意識上。另一方面，列寧漸懷疑其同事對革命的赤誠。此外，普列卡諾夫也不能再忍受列寧寫作的風格。

普列漢諾夫根據文章意旨改正文句；而列寧只為影響衆人行動而寫。就討論的立場而言

，他們各擅勝場。如果面對高度學術的聽衆，列寧無法和普列漢諾夫的博學相提並論。但是令知識分子冷眼相向的文章，卻能因爲他運用諷罵和重複的口號而激起羣衆。易言之，列寧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而他的敵手——包括早期黨內的鬥爭敵手——卻不是。

史圖夫離棄了馬克斯主義者，走向自由主義陣營後，列寧在火花報上寫了一篇文章，罵他是叛黨者、叛徒。當時列寧的密友塔客塔瑞夫（Taktarev），問他爲什麼要使用這種文字，這將使任何看到這篇文章的工人，感到自己有責任殺死史圖夫這個叛徒。

「他該死。」列寧回答。當時是一九〇三年，而塔客塔瑞夫，列寧及其他社會民主黨的同志，並不把這問題看得很嚴重。他們認爲他激烈的言辭，不過是文章中的一種修飾。

一九〇二年，火花報編輯間的意見開始出現裂痕。這時，列寧、馬托夫和亞克瑟羅得也都對黨的計劃不滿。

列寧要求在黨綱中明確表明，黨是爲無產階級的統治權而戰。

普列漢諾夫反駁，認爲下層中產階級註定在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馬托夫和波垂索夫三心兩意的和列寧站在一起。討價還價了好一陣子後，馬托夫、戴舒利克及狄奧多·丹等人完成了一份妥協的初稿，希望能調解普列卡諾夫和列寧間意見的分歧。

其他的分歧隨之而至。火花報倫敦辦公室和瑞士普列漢諾夫——亞克瑟羅得總部之間的

裂痕愈來愈大。終於在一九〇三年四月，火花報遷到瑞士，從此引起爭議的論文將由一個六人小組投票決定。這六人是列寧、普列漢諾夫、馬托夫、波垂索夫、戴舒利克，以及亞克瑟羅得。但卻又常常是三對三的僵持局面，由列寧、馬托夫、波垂索夫共同對抗另外三名年紀較大的社會民主黨人。

一九〇三年四月，列寧離開英國，搬往日內瓦市區，一個稱為亞瑟切隆 (Secheron) 的工人區，住在一幢小房子中。火花報內部的鬥爭，愈來愈頻繁而又火爆。雖然波垂索夫常常站在列寧的一邊，但他「幾乎不可能和他一起工作。」

他的結論是：列寧清楚地將世界分成兩邊，一邊是他的朋友，一邊是他的敵人，沒有中間派。

雖然戰雲密布，火花報其他的編輯並不在意和列寧之間的爭執，他們將之視為家務事，並沒有懷疑列寧想建立一個只向他一人負責的對立組織，而這正是列寧正要開始做的事。這個由列寧所構想，由短視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所默許，由社會民主黨所孕育的，正是萌芽期的共產黨組織。因為，甚至在這個時候，列寧都要他周圍的人，絕對、無條件地服從他。

列寧不僅是位傑出的組織者，更是一位完全徹底的紀律要求者。「在列寧的組織裏，紀律幾乎和軍事命令一樣嚴格。」根據波垂索夫所說：「那是一個包含上級指揮和『革命代理

人』的組織……一個具革命性的少數人組織，在適當的時機，這個組織將奪取政權……」

那將是實踐列寧理論的組織。他認為在奪取權力時，羣衆應是「專業革命分子」決策總部手中馴服的工具。列寧所有的論點，顯然來自他「專業革命分子」的理論。

### 兄弟鬩牆

攤牌的一刻終於不可避免。先是，一九〇二年十一月，火花報在初創時，俄國境內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用以召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Party Congress）。這次大會——是列寧首度參加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是相爭的戰場。

一九〇三年初夏，俄國各地的代表開始在日內瓦聚集。

由於這些僑居國外的領袖急於知道國內的第一手消息，使首批到達的代表得到難得的機會和這些流亡的領袖密切接觸。其中，有一名來自聖彼得堡的工人，名叫秀特門（Shotman）。秀特門記下首次和列寧見面的情形：「我不記得我們討論什麼，但我生動地記得他首次演說一完，我馬上變成和他立場一致。他的演說風格簡單、清楚，而具說服力。」

「當普列漢諾夫演說時，我欣賞他演說的美妙，用字的鋒利。但是當列寧一起身反對時，我總是站在列寧的一邊，爲什麼？我無法解釋，事情就是這樣，而且不只我是如此，我的

同志，同樣也是工人，也都如此。」

雖然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歧見嚴重，但是政黨籌備會議一開始就有全國代表聯合的趨勢。未來的代表大會似乎將會順利而和諧的完成。在這種氣氛下，代表從日內瓦前往布魯塞爾，參加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日召開的大會。爲了安全起見，會場不斷遷移，大都在布魯塞爾工人區的各工會大廳中舉行會議。在四次熱烈討論黨綱的會議後，布魯塞爾警方下令四名代表二十四小時內離城。在警方密探的監視下，大會轉往倫敦舉行。

到達倫敦後的第二天早上，會議重新召開。在四十三位出席代表中，只有三、四人是工人；其他的都是「專業革命分子」。這些代表共有五十一張選票，分別代表三股力量：火花報、猶太「幫得」和「經濟分子」。他們在本質上就不相同，「幫得」傾向於主張一個鬆散的聯盟。「經濟分子」也不願屈服於火花報的指揮。

列寧深知重組政黨、使組織嚴密的計劃是否能成功，取決於一開始他是否能運用黨紀控制會議。因此，他提出設立一個常務委員會的動議，其中的成員全是火花報的人，由普列漢諾夫擔任主席，他和巴夫羅維其——克拉錫科夫 (Pavlovich-Krasikov) 出任副主席。雖然馬托夫反對，列寧還是達到了目的。這是列寧——馬托夫大戰開始前的小戰。

往後，列寧承認他這項動議的目的，是向那些不接受火花報控制的社會民主黨組織揮動

「鐵拳」。

但是在黨員定義的措辭上，列寧卻輸給馬托夫。列寧想把黨員定義為，不只是支持黨綱，更必須是積極參與組織的人。馬托夫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黨員是：承認黨綱，並接受組織領導，與組織保持充分合作的人。

對許多人而言，這只不過是言辭之爭。事實上，文字上少許的差異，卻隱含分裂的因素，使社會民主黨終於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及孟什維克兩派。根據一九三七年蘇俄官方的解釋，一九〇三年馬托夫反叛性的錯誤，在於他「想要在推翻獨裁後，建立一個遂行資產階級民主的黨。」。

早從一九〇三年起，孟什維克派就應可以被貶為「遂行資產階級民主」。他們公開承認與列寧相同的教條。但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他們的言行並不一致。不管他們的理論如何，他們並不準備、或願意放棄「資產階級」民主，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這種言行不一的行徑，正是孟什維克的特色。

### 陷於孤立

在定義黨員的決議上，馬托夫略勝一籌。但是其他議案，卻都是列寧獲勝。他之所以得

勝，普列漢諾夫的支持應居首功。

一九〇三年，列寧的多數派其後稱之為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來自俄文 *bolshinstvo*，多數之意)；馬托夫一派則稱為孟什維克 (*Mensheviks*，來自俄文 *menshinstvo*，少數之意)。

普列漢諾夫站在重組政黨，使組織嚴密的立場，支持列寧。會議投票解散所有獨立的黨派，融入唯一的黨組織中。投票後，「幫得」和一些黨派脫離了組織，火花報系統取得指揮權。但是排除不相容的派系後，卻沒有帶來和諧。列寧和馬托夫之間的鬥爭仍繼續者。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站在同一陣線上。

列寧提出並贏得一項動議，將火花報的編輯縮減為三人——他自己、普列漢諾夫和馬托夫，剔除支持馬托夫的亞克瑟羅得，波垂索夫和戴舒利克。列寧確信他可以控制這個新的編輯委員會。

普列漢諾夫決定性的演講，更加强列寧的信心。在列寧的堅持下，普列漢諾夫先已在起草的黨綱中，加入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其中包括「鎮壓所有直接或間接威脅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運動」。

普列漢諾夫晚年，對他在倫敦的演說，深具悔意。會議後幾個星期，當普列漢諾夫開始

撤回對列寧的支持時，馬托夫試著為普列漢諾夫的演講推脫責任。

「普列漢諾夫的言辭，」他說，「激起了一些代表的憤慨，這其實是可以輕易避免的，只要普列卡諾夫同志補充說明，無產階級不可能陷於如此的絕境，而非被迫使用這種手段不可。」

想要為這篇主張鎮壓自由的演講脫罪，簡直不可能，但普列漢諾夫還是諷刺地謝謝他的後見之明。往後，當有人提到列寧主義可以被視為這篇演說的合理推演時，普列漢諾夫的解釋是：這篇演說所提到的解散民主議會只是「理論上的可能」，而不是想要或必須如此去做。這是一個牽強的解釋。記錄明白的顯示，普列漢諾夫在大會上和列寧是站在一起的。他改變心意，轉向馬托夫，是以後的事。

大會時，列寧有一個論點，使普列漢諾夫印象深刻，他向亞克瑟羅得說：「那簡直是羅伯斯比（Robespierres）的主張。」這是普列漢諾夫由衷的讚美之詞。而當阿其摩夫（Akimov）想要分化他和列寧時，普列漢諾夫回答：

「拿破崙有一種衝動，想要使他的高級將領和他們的妻子分離。在這一方面，阿其摩夫同志很像拿破崙。他不惜代價要分開我和列寧，但我決不會離開列寧，我也希望他沒有離開我的念頭。」



但是分離卻將來臨。全國代表大會以和諧開始，以爭吵結束。議程結束後的第二天早晨，馬托夫和他的追隨者動身前往巴黎；列寧和他的軍團前往日內瓦。這兩派不再交談。馬托夫拒絕出任火花報三名編輯之一，他不能接受排除亞克瑟羅得，波垂索夫和戴舒利克的投票結果。

此後不久，另一次會議在日內瓦召開，但結果只是更加深了裂痕。雖然這時馬托夫試著去告訴普列漢諾夫，列寧正要控制火花報，但是普列漢諾夫仍然和列寧站在一起。而托洛斯基則在日內瓦加入馬托夫陣線，對抗列寧。最後，普列漢諾夫試著和平解決，建議恢復火花報原先的六人編輯，重新把亞克瑟羅得、波垂索夫、馬托夫和戴舒利克請回。但列寧拒絕了。當普列漢諾夫堅持這是恢復團結的唯一方法時，列寧遞出辭呈。

「我絕對相信」列寧說，「你將會瞭解不可能和那些孟什維克共事。在此，我辭去火花報的編輯工作。你將可以……負責往後的發展。」

「分離」終於發生了。對列寧而言，與這位共事多年的社會民主黨同志分離，是他事業中最困難的決定。他知道，從此他將陷於孤立，並且在他的理念宣傳戰上，失去一件最有效  
的武器。

列寧的立場使他成爲衆矢之的。他被罵作是「獨裁」、「官僚」、「形式主義者」、「

頑固」，以及「胸襟狹窄」等，他嘲諷地將這些罪名列舉在一九〇四年出版的小冊子「走一步，退兩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中。

最激烈的攻擊來自托洛斯基，他攻擊列寧是一個「暴君和恐怖分子，想要把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轉變為公安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以便扮演羅伯斯比的角色。」

爲回答列寧的「走一步，退兩步」，托洛斯基寫道，如果列寧掌權，「整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將會被一個修正主義的法庭指控，而馬克斯神勇的頭顱將首先自斷頭臺上落下。」

「當列寧談到無產階級專政時，」托洛斯基寫道，「他是指專無產階級的政。」這不再是家庭內的口角。待塵埃落定後，原先所表現的差異，終於顯現出是列寧和孟什維克之間基本主張的不同。

### 死硬派

列寧回到瑟切隆的家。幾個月來，爭權奪利的緊張，使他精神幾乎崩潰。

到了夏天，他的精神幾乎完全瓦解。克魯茨卡雅決定將他「盡量帶離人羣；讓他暫時拋開工作和煩惱。他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背著背包，走過瑞士鄉村。從日內瓦到勞山內(

Lausanne)，再到湖間 (Interlaken)，再到洛桑 (Lucern)。「佛蘭得摩和我約定，不談公事，」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她寫信給列寧的母親，「我們一天睡十個鐘頭，游泳、散步。佛蘭得摩甚至很少看報紙。」

列寧的精神恢復後，重回日內瓦。一位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哲學作家，波格諾夫 (A. A. Bogdanov)，此時加入布爾什維克派在瑞士的核心，更鼓舞了列寧。這正是列寧所亟需的興奮劑。整個八月，他們都在草擬未來的計劃。

爲了成立報紙，以向孟什維克黨掌握的火花報開戰，波格諾夫聯絡召集了一羣年輕的馬克斯主義作家。

秋天，列寧在日內瓦召集了二十二名布爾什維克黨員，規劃最後的計畫。這些人包括李培辛斯基 (Lepeshinsky)，奧敏斯基 (Olminsky)，盧那查爾斯基 (Lunacharsky)，及佛若弗斯基 (Vorovsky)。

列寧宣稱這份報紙將是「真正俄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發言人。」

「前進報」(Vpered) 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發行創刊號；不久改名爲「無產階級報」(Proletari)。列寧擔任主編，其下有波格諾夫，盧那查爾斯基，奧敏斯基及佛若弗斯基。前進報的發行，使列寧的精神再度振奮。編輯室的氣氛和原先火花報大不相同。取代激烈

鬥爭的是和顏悅色，和完全的協調。當首份報紙出版時，列寧環顧四周坐著他所信賴的同志，他不禁紅了眼睛。

令列寧樂觀的尙不止於此。一九〇四年二月，由於沙皇政府的愚蠢舉措，而與日本發生戰爭。春、夏之間，在軍事上遭到一連串的挫敗，並且時有叛亂發生。一九〇五年一月，日本佔領了旅順。

「應該承受失敗羞辱的不是俄國人民，而是獨裁政府。」列寧寫道，「俄國人民受利於獨裁的失敗。旅順投降就是沙皇政權投降的前奏。」

幾代以來所播下的反叛種子，終於要有首次的收成了。這時俄國正處於革命的邊緣。

一九〇五年大動亂的前夕，列寧三十四歲，在他身後有十年的革命經驗——習慣於陰謀、入獄、西伯利亞的放逐，穿梭國外的流亡。流亡國外的四年刺激生活，並未將他改造成西歐人。他雖學習這些西方世界的語言，但他在外觀上仍是不折不扣的俄國人。

列寧的政治理論與堅強的核心建立起來了；雖然受馬克斯主義及歐洲學術訓練，他的思想卻深受俄國革命傳統絕對主義的影響，以及他成就自我特定任務的使命感所左右。在原先社會民主黨師友的眼中，他武斷、專制。而因為他們對革命同志的堅強政黨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嫌惡；也因為他們不斷專注於革命的道德觀點，使列寧漸鄙視他們。

如果列寧心內有所懷疑，他也不會表現出來。在他的著作中，表現出他變得愈來愈頑固，愈來愈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列寧自己的重要革命觀點改變時，他總是把它處理成「戰術上」的轉變。而他的對手只要略微改變立場，就被他指責為「機會主義者」、「叛徒」。

在他自己的圈子裏，他已獲得崇敬和盲目的忠誠。所有現代歷史上的重要領袖，其虛榮炫耀之心都超過他。但是，雖然他的個性沉默，而且具有敏銳的幽默感，列寧仍十分重視他所獲致的阿諛。一九〇五年他們並沒有稱他為「領袖」，但是「伊利克」這個來自父親的名字，卻被賦予高高在上的意義，拉長了他和同時代人的距離。

列寧是否自視為未來的專政者，我們不得而知，在奪取權力之前，他從不提隻字片語，然後他才坦白地攤開底牌：

「各階級各由其黨派所領導，」一九二〇年列寧說，「而各黨派各由其領袖所領導，……就是這個順序。一個階級的意志常是由專政者執行……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與個人統治和專政完全相同。……其所必須的就是個人統治，承認一人統治權……所有討論平等權的言詞都是一派胡言。」

列寧雖然在日內瓦的時候，並未說過這種話，但他走向未來革命的雛型卻已經十分明顯。

舉例而言，瓦蘭提諾夫（Valentinov）十分驚訝，列寧竟然對他目睹的基輔街頭打鬥（一九〇三年七日）的細節十分關心。列寧看出瓦蘭提諾夫的困惑，奇怪他為何會對基輔流血暴動的情形如此關心，因而耐心地向他解釋：

「你必須瞭解，那一刻總會來臨，我們不但要在政治意念上作戰，更要投入最簡單、直接的肉搏戰中。示威者高舉紅旗，齊呼『打倒專制』，然後四下逃竄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就是現在，『肉體』消滅的羣衆攻擊應該開始了，對專制機構及其支持者揮出真正的一拳。如今，重要的並不是我們知識分子虛矯爭論，而是如何教無產階級戰鬥。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戰鬥。」

在「唯物論及經驗論批判」（Materialism and Empiro-Criticism）中，列寧宣稱：「馬克斯的理論是客觀的真理。遵循這個理論的指示，我們將逐漸接近真理，可是如果我們另覓他途，我們將陷於困惑和謬誤中。馬克斯主義哲學融鑄爲一體，任何一個前題，任何一個本質的部份，都不能刪除，否則將遠離客觀真理，陷入資產階級反動的謬誤中……」。

列寧準備回俄國，加入第一線戰鬥。他的心理武裝是來自對武裝無產階級的信心，及對馬克斯主義的信仰。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五章 首次革命

二十八日，

蘇維埃命令所有的商店罷市；

雜貨舖只允許營業半天。

當天他們警告工廠和商店的老板，

如果他們作生意，

將會面對「人民的報復」。

兩天之後，聖彼得堡成為死城。



### 風起雲湧

就在社會民主黨內部衝突的同時，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在俄國興起，帶動人民走向一個新的趨勢。領導人是：凱特林·布利希科夫斯基(Catherine Breshkovsky)，他曾入獄六次，待在西伯利亞二十多年；麥凱爾·苟茨(Mikhail Goltz)，一位莫斯科富翁之子，也是有名的西伯利亞放逐者；喬治·賈舒尼(George Gershuni)，他領導暗殺小隊(Terrorist Brigade)，負責暗殺反動的官員和總督；維克多·契爾諾夫(Victo Chernov)；及一些先前人民意志黨的革命份子。

社會革命黨員並不很注意馬克斯主義。他們一般對解決社會問題的認識，是由下往上。因此，他們強調「人民」、「農民公社」(Mir)，以及生產消費合作社。他們以為將至的革命，必是全國性的，表達出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渴望。無產階級不是唯一的革命階級，學生、老師、農人、革命家、作家在民主社會中都同樣重要。他們頗為推崇心智勞動，因此主張完全的學術自由。對社會革命黨而言，自由不但是道路，更是目標，而建立無學術自由的社會主義，無異於將全人類拘禁在軍營中。他們的最終目標，是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重新組織生產結構及社會組織，但是他們相信俄國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完全瞭解此一目標。雖

然如此，根據俄國農民的傳統及土地不應私有的信念，社會革命黨要求土地立即社會化。

社會革命黨認為，農民公社可以成爲社會主義在鄉村地區發展的起點，馬克斯主義者卻不以爲然。他們以爲，農民的確是有潛力的革命力量，但卻不是社會主義的力量。事實上，社會民主黨認爲鄉村的農民公社是一個反動的社會結構，「其中已有階級鬥爭出現。」

社會民主黨也攻擊社會革命黨使用個人恐怖行動。他們抨擊這種戰術是「小資產階級的鬥爭手段，只會使羣衆消沉，以爲只要依靠英雄手中的武器，他們就會獲得解放。」

一般而言，社會革命黨遠比同時代的社會民主黨浪漫、感性。

但是社會革命黨卻自認與社會民主黨的立場一致。因爲他們都主張憲政議會和民主共和；也都強調「承認個人和公民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主張城、鄉社區的高度自治；組成鬆懈的聯邦，承認國籍的自決權。」

此時俄國境內並不是只有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也起而參與政治行動。一八九四年尼古拉二世登基時，維爾省的地方議會 (zemstvo) 請求「陛下能傾聽並注意到人民的期望和要求。」沙皇對這封謙卑來信的回答是：這個地方議會在做白日夢。

宗教會議 (Holy Synod) 的欽差 (Prowrator) 波比多諾斯茨夫 (Pobedonostsev) 被賦予全權，執行他所認爲的最佳政策。波比多諾斯茨夫嚴厲地打擊各地方議會，並開始迫

害少數民族及宗教。沙皇不顧暴雨的前兆，完全信賴他的大臣。

「皇帝缺乏處理國事的訓練和經驗，更嚴重的是，他的性格不够堅強，」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也是皇帝會議（Imperial Council）的一員，波多夫茨夫（Polovtzev A.A.）如此說。「任何人都可說服他改變想法。皇叔瑟該（Sergei）對他的影響力最大，但是從任何方面來看，瑟該卻不值一文……」

波比多諾斯茨夫對沙皇的批評也好不了多少。「他天生具有聰明的頭腦，精明，很快就能了解所聽到的話，但是卻只知道個別的事實，不能將之與其他的事實聯想。不能察覺和其他事實、事件或趨勢之間的關係。他固執於無意義的狹隘觀點。這與他的軍事教育有關，也有可能受他母親四周女侍的影響所致。」

王朝陷入無止境的勾心鬥角，置政事不顧，自由派此時開始主張憲政改革。一九〇三年，在保羅·米留可夫（Paul Miliukov）教授、保羅·多苟羅可夫（Paul Dolgorukov）和彼得·多苟羅可夫（Peter Dolgorukov）親王、伊凡·彼楚恩可維克（Ivan Petrunkevich）、費奧多·可其利斯金（Feodor Kokoshkin）、費奧多·羅狄契夫（Feodor Rodichev）和佛蘭得摩·那伯可夫（Vlandmir Nabkov）等人導領下，組織自由聯盟（Union of Liberation）。這個組織在斯圖加爾特（Stuttgart）發行一份報紙，由原先的馬克斯主

義者史圖夫擔任編輯。一九〇五年，以自由聯盟為基礎，組成由米留可夫 (Miliukov) 領導的憲政民主黨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簡稱科代特 (Cadet)。

### 血腥的星期天

在俄軍節節失敗時，反動的內政部長普列夫 (Van Plehve) 被社會革命黨暗殺小隊的一名成員刺殺，街頭爆發示威，各地的反抗行為愈來愈明目張膽。沙皇首次退縮，任命自由派的史維埃他被克——米爾斯基 (Sviatopolk-Mirsky) 親王取代普列夫。檢查網放寬了，政府也誓言改革。一九〇四年，地方議會的代表在聖彼得堡集會，要求出版自由、個人不受侵暴權、少數民族平等，以及召開國會。

同時，內政部長及政治警察為了使工人遠離激進主義，組成俄國工人工會 (Union of Russian Workers)。宣稱其目的為：爭取工人經濟利益，並促使工人向沙皇效忠。由一位名叫加邦 (Gapon) 的神父，出任工會領袖。但是事情的發展，使這個組織超過了警察所預期的目標。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工會組織了一支遊行隊伍，前往冬宮，準備呈遞一份請願書給沙皇。遊行隊由數千無武裝的工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組成，舉著聖像及告示

牌。沙皇和大臣都沒有接見這些人，等待他們的是軍隊。衛隊命令他們停在多宮外的廣場，但他們繼續前進，在到達特洛伊茨基橋 (Trostki Bridge) 時，軍隊向他們開火，不分男女對著人羣射擊了一段時間。七十多人被打死，受傷者有數百人之多。這場屠殺摧毀了民衆對政府的最後一點信心。「血腥的星期天」引起了普遍的義憤，及罷工抗議的浪潮。

屠殺後不到一個月，社會民主黨的暗殺小隊，刺殺了可惡的瑟該大公和莫斯科總督。

「你應該試著去了解就在眼前的革命，」刺客卡利文也夫告訴他死刑的法官，「我們這一代將要把獨裁政治永遠結束……」

一九〇五年五月，一個工會聯盟 (Union of Unions) 組織起來，由米留可夫教授擔任主席。這使所有的自由和激進派聚集在一起，重新要求議會政府和全民投票權。

一九〇五年八月，沙皇簽署一份宣言，召開民衆會議——都瑪 (Imperial Duma) ——只具有諮詢權，而不具立法權。和沙皇其他在壓力下的讓步一樣，這個權宜之計，並沒有任何一個人滿意，只更進一步激起了人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罷工、示威、暴動此起彼落。九月中旬印刷工人罷工。不久，麵包師、電報工及郵差加入。在沒有任何政黨領導的情況下，演變爲全國性的罷工。這個要求解放的罷工，領導者就是大眾，是人民自己。

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前任財政部長維特伯爵 (Count Witt) 警告沙皇，俄國已在

革命邊緣。

十月下旬，「全俄鐵路工人工會」(All-Russian Railway Worker's Union) 籲請全面罷工。十月二十五日，帝國內所有鐵路運輸停止。罷工終於使政府癱瘓了。

### 蘇維埃革命

這時，在聖彼得堡，出現一個奇特的政府，名之爲「工人代表蘇維埃」(Soviet Worker's Deputies)。十月二十五日，各工廠內開始舉行工人代表選舉。一位年輕的律師克魯斯塔撒勒佛——諾撒 (Khrustalev-Nosar) 當選主席；托洛斯基和一位社會革命黨員尼古拉·阿提克申提也夫 (Nikolai Avksentiev) 當選副主席。

這個無產階級議會——工人代表蘇維埃——最初來自聖彼得堡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派。大罷工需要有不黨不私的指揮，這個議會正可以滿足此一需要。十月二十六日，蘇維埃首次會議在技術協會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召開，只有四十名代表參加，代表二萬名工人；有許多工廠來不及選出他們的代表。

蘇維埃首先呼籲所有的工人階級加入此一罷工：「在往後幾天，俄國將會發生一連串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將決定全俄工人此後的命運。我們應該在蘇維埃之下團結，以便充份準備

，應付這些事件。」

一夜之間，蘇維埃就在各地被視為羣衆的權力機構。原先由克魯斯塔勒佛擔任人民的政治領袖，但托洛斯基憑著滔滔辯才，第三天就成了真正的政治領袖，而把克魯斯塔勒佛推向外圍。

一般都認為蘇維埃只不過是一個罷工的中央委員會，但他們的領袖馬上都瞭解到，蘇維埃可以變成一個有效的政治煽動機構。幾天之內，蘇維埃便成爲革命權力的工具。

二十八日，蘇維埃命令所有的商店罷市；雜貨舖只允許營業半天。當天，他們警告工廠和商店的老板，如果他們作生意，將會面對「人民的報復」。兩天之後，聖彼得堡成爲死城。

雖然一彈未發，這卻是真正的革命，而沙皇的大臣也瞭解這一點。在柏林的德皇威廉勸他的外甥（沙皇）頒布憲法，同時表示，願意提供避難所。他的建議使朝廷大爲興奮。反對立憲的大臣希望沙皇去國。但維特反對，他亟言，這將使這個王朝結束。

尼古拉也瞭解已經到了緊要關頭，不能再遲疑了。於是辭去波比多諾斯茨夫首相之職，而代之以維特。然後在十月三十日發表一個嶄新的宣言。這份文件宣布演說、思想、集會自由；勞工可組織工會；並進一步開放股票權，使更多的人民代表得以參與都瑪。尼古拉也首

次答應，法令頒行必先經由都瑪的認可。當聖彼得堡的總督特瑞波夫 (Trepov) 聽到這個消息時，他說：「謝天謝地，這個宣言終於簽署了，人民終於得到了自由，他們可以選出自己代表。這是一個新生的開始。」

在蘇維埃消息報 (Izvestia) 的創刊號上，托洛斯基批評沙皇的許諾：「(他) 給我們維特，但特瑞波夫還在；給我們憲法，但是專制還在。該給的都給了，其實是什麼也沒給。」

蘇維埃投票決定繼續罷工。三十一日，蘇維埃的成員領導一個旗幟飛揚，高唱革命歌曲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但是其中並沒有軍人，軍方仍效忠政府。

十一月三日，罷工停止，但是消息報的文字戰仍然繼續：「無產階級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知道自己不要什麼，無產階級不要公安流氓、特瑞波夫，也不要所謂『自由派』溫和份子維特——既不要狼的爪牙，也不要狐狸的尾巴，無產階級不要用憲法包裝的哥薩克鞭子。」

首相在左右兩派之間玩弄政治。他和克魯斯塔勒佛會商，以特瑞波夫要脅他；然後以克魯斯塔勒佛要脅特瑞波夫。當政府遲疑時，蘇維埃喊出「解除獨裁武裝，武裝革命黨」的口號。蘇維埃為聖彼得堡的所有工人要求一天工作八小時，提高薪水。這項要求驅使資本家及中產階級倒向政府一邊，而農民則仍然對革命抱著消極的態度。



十一月八日，在克魯恩斯塔特 (Kronstade) 堡壘的海軍叛亂，但是很快就被救平，其領導可能被判死刑。彼得格勒的工人再一次發動罷工，所要求的是廢除軍事法庭和死刑。同時，蘇維埃決定開始在軍中煽動革命。罷工比官府所預計的還要成功，維特伯爵不得不用沙皇首相前所未有的口氣發表談話。

「工人兄弟們，回到你的工作崗位，停止叛亂，可憐可憐你的妻子兒女，」首相求道，「請聽聽關心你們福利、站在你們一邊的人的勸告。」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立即回答：「工人代表蘇維埃……十分驚訝，沙皇的首相唐突地稱聖彼得堡工人為『兄弟』。無產階級不是維特伯爵的親戚。」

### 列寧回國

就在這時，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寧回到俄國。從「血腥的星期天」至今，他人在那？相信起事將至，列寧開始向孟什維克派爭奪黨的控制權。四月時，他召集其追隨者參加他所設計的「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在倫敦召開大會，只有布爾什維克派參加，其中有李托維諾夫 (Litvinov)、卡門涅夫 (Kamenev)、李科夫 (Rykov)、克魯辛 (Krassin) 及盧那查斯基。

列寧輕易地就使他的計畫為大會接受。這些代表承認他是領袖，賦予他全權。大會宣言，當前的首要工作就是組織武裝起事。孟什維克被判開除黨籍。但事實上，這並沒有什麼意義，他們根本不承認所謂「第三次大會」。就布爾什維克黨而言，倫敦集會是他們的第一次會議。

一九〇五年夏天，一位年輕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從卡山來請列寧指教。俄國的軍隊應該怎麼辦？

「怎麼辦？只有一條路——武裝起事——立刻武裝起事。」

這位同志暗示列寧，此時武裝起事不可能成功。列寧沉默了片刻。

「成功？」他尖聲道，「我們不關心成不成功。」

（那位）年輕人驚訝得張嘴注視，列寧似乎在向羣衆演說：

「我們並非活在幻想之中，告訴同志們，說是我說的，我們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我們不必相信我們一定會贏。我們仍然很脆弱，但這並不只是一個成功與否的問題。我們起事的目的在動搖專制的根本，並喚醒羣衆加入行動。我們的工作是喚起羣衆注意我們的主義，這是重點！起事就是目的。誰說『我們無法成功』，因而我們不必起事，誰就是懦夫。我們應該和他斷絕關係。」

這位布爾什維克黨離去時，「武裝起事」在他耳際迴響。

列寧指導布爾什維克的行動，喊出武裝叛亂、建立革命軍隊，及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等口號，列寧貫注大量精力，計畫購買和走私武器進入俄國。

他和波坦金 (S. S. Potemkin) 的叛軍聯絡，指出他們可以從海軍的叛變上得到教訓。「革命武力」他說，「是必需的，因為歷史上的問題只能以武力解決，而在現代鬥爭中，武力組織就是指軍事組織。」

在一封給社會民主黨聖彼得堡軍事組織的信中，他對鬥爭加以指導：

「鬥爭需要狂野的精力，甚至更多的精力，我很驚訝，真的很驚訝，我們說了一年半，要造炸彈——但是一顆炸彈也沒造成。……走向青年，立刻組織他們，把各處的學生組成小隊，更重要的是組織工人。讓他們用所能找到的一切自我武裝——刀子、左輪、火把。」

「不要給社會民主黨任何拘束，看在老天的份上，丟開所有你的計畫，把所有你的功能、權利、特權交給魔鬼……讓各個小組組織立刻開始行動。一些人去刺殺密探、或炸警察局，其他的組織也可以去打劫銀行，徵募起事經費。但願各個組織從毆打警察中學習。這樣，雖然會犧牲十幾人，但是更可以從中訓練出幾百人，以為來日千百人的領袖。」

大罷工使列寧十分訝異，它既不合他在報上的口號，也不合「第三次大會」的決議。但

是這個遍及全國的大罷工，迫使列寧考慮它的重要性，並使他思量新建立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革命組織，一開始出現，列寧比沙皇還要緊張。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組成這個蘇維埃時，列寧這個不合教條的組織看作是黨的危險對手，這將使「專業革命分子」無法控制蘇維埃。

當列寧十一月回到俄國時，蘇維埃已發展為既成的革命力量。一份反動的 *Novoye Vremya* 報刊載，「在俄國有兩個政府，維特首相的政府，及克魯斯塔勒佛的政府，至於那一個將逮捕另一政府，還是一個問題。」

這無疑是有些誇大了一九〇五年蘇維埃的重要性，但也顯示其敵人意識到它的潛力。不久後，克魯斯塔勒佛被捕，這個問題便告解決。此時蘇維埃改由托洛斯基為首的工人委員會領導。

列寧立刻了解，先前反對蘇維埃的錯誤，他開始鼓吹在省府中建立蘇維埃，以為核心。

在這個短暫的解放時期，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得堡開辦了第一份日報 *Novaya Zhizn*，列寧也首次有了合法的討論會。但他對這個武器並不滿意，又在心中計畫一個武裝起事。他分配時間，有時在報社，另外的時間則出席一個地下會議，設計起事計畫。

外 遇

有一段時，他發現離開妻子，用一份以威廉·富瑞(William Frey)為名的假護照比較安全。一天晚上，「富瑞」和他一位重要的副官，在聖彼得堡的韃靼(Tartar)餐廳吃晚飯，他看見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輕女子坐在鄰座。他的同伴立即發現列寧對她有興趣，而他剛好認識這個女子，於是去向她提議：「如果你不是在等人，請過來一起坐吧！妳會見到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指著列寧——「告訴妳，他非常有名，但是不要多問。」

伊莉莎白·凱(Elizabeth K.)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年輕女子，對這位「威廉·富瑞」非常好奇，因此接受了這份邀請。

「你是英國人嗎？」

「不全是。」他嘲弄地回答。

他們談笑了一個多鐘頭才分手。幾天後，她順道前往 *Novaya Zhizn* 報社，拜訪一位報社資助人，這位神秘的富瑞先生帶著慣有的嘲弄笑容歡迎她。

「妳好！很高興能再見到妳，妳難道不再光顧韃靼餐廳了嗎？」

伊莉莎白當然知道這是一個邀約。她告訴那個介紹他們認識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他笑

道：

「我的好朋友富瑞當然對女性問題有興趣，尤其是從羣衆、社會或政治的觀點來談。我從不認爲他可以從個人的水平上來處理這個問題。讓我再告訴妳：那次晚餐後，他問我是否可以擔保妳，他現在已開始懷疑或避開新認識的人，以避免遇到告密者。我不得不告訴他，妳是誰，以及妳的公寓十分適合秘密集會。」

三天後，這三人又在韃靼餐廳吃晚飯，伊利莎白答應列寧，讓他每週可以利用她的公寓兩次，召開在別處可能不安全的秘密會議。每當約定的日子，她會遣開女僕，然後親自以口令檢查來人。她從不在會場出現，小心地遠避至能聽到的範圍之外。

有些晚上，列寧會獨自前來。他會幫伊利莎白燒茶，然後提到飯廳，他們之間開始增長溫暖的友誼。有時她彈鋼琴給他聽。他對貝多芬「熱情奏鳴曲」中的一段，特別感興趣，一再地要求她重彈這一段，這使她感到困惑。每當她彈這一段時，列寧都精神抖擻。一個晚上，他要她指給他看這一段在總譜的那一部分，說這段音樂總是使他想起猶太社會主義幫得的「革命歌曲」。伊利莎白對音樂文學的瞭解，遠超過對馬克斯主義，因此在聽到這個原因後，輕蔑地笑了起來。

## 續 歷

現在革命的高潮過去了，而反對派開始強烈的反擊，在首相維特的身後，內政部長杜弗諾佛 (Durnovo) 得到沙皇的支持，要他計畫恢復專制王權。

「不是他們的頭，就是我們的頭，」尼古拉說，「……我授權給你，使用任何你認為必需的手段……。」

計畫不周指揮零亂的陸軍、海軍兵變遍及全國，郵政和電報工人罷工又癱瘓了全國的通信，工業家再一次看到社會革命的幽靈，要求政府採取強硬的手段。

蘇維埃發表宣言，要求杯葛賦稅、推翻政府，以及召開制憲會議。當這篇宣言發出之後，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所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被捕，而所有刊載這篇宣言的報紙都被停刊。

這時，布爾什維克卻繼續準備行動，購買武器、組織二十五人一組的戰鬥小隊。列寧將他的目標指向莫斯科；聖彼得堡已沒有黨派願意起事，而莫斯科卻似乎時機成熟。

十月二十日，另一次大罷工的呼籲，並沒有使聖彼得堡跟進，但是在莫斯科，罷工卻很快的發展成叛變。黨的戰鬥小組，及部分參與的百姓，在街頭設下路障，於莫斯科各處的牆

上貼滿了傳單，指導戰術：三人或四人一組攻擊——突然攻擊，立刻消失。

駐紮當地的軍隊裝備不足，而聖彼得堡似乎並不急於援助，總督杜巴索夫指揮的政府軍則按兵不動。動亂自行發展一週後，政府終於從聖彼得堡派出最優秀的閃米歐諾夫斯基衛隊（Semionovsky Guards）和砲兵。杜巴索夫開始掃蕩路障，三十一日清晨，攻下了所有的叛亂據點。

從二十四日到鎮壓起事，列寧正在芬蘭。起事失敗導致列寧第一次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遭到指責。他被控「前後矛盾」、「投機戰術」、「設訂流血政策」。對他而言，這個流產政變是給羣衆及黨內領袖的一次重要教訓。這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預演。

沙皇恢復了自信，於是他的大臣撕毀了自由的保證，將激進的報紙停刊，逮捕社會主義領袖。

這時，專制王權雖然重新自我肯定，但是十月大罷工及宣言的魔力並未完全摧毀，關鍵問題在於都瑪將扮演何種角色。雖然政府當局可以壓制激進份子，但其能力卻不足以不顧自己的宣言。自由派仍希望都瑪的力量強到可以立法，引導俄國走向君主立憲。

各社會黨派都不相信尼古拉會向立法低頭，限制自己的權力，但是當他們面對都瑪選舉時，卻有了戰術上的歧見。孟什維克希望積極地參與選舉，認爲是向人民宣傳黨綱的好機會



。一旦他們的代表進入都瑪，即可將它視為論壇及戰略中心，藉著議會豁免權，毫無顧忌地攻擊當局。

另一方面，列寧卻把都瑪形容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騙局，並要求杯葛此次選舉。列寧的看  
法在多次全國社會主義黨派會議中贏得支持。他不停的努力，在反都瑪的會議上演說，宣稱  
莫斯科起事的失敗，並不是革命鬥爭的終結。他攻擊自由份子「站在工人的屍體上，和沙皇  
政府討價還價。」他指責孟什維克不能從流產政變中取得教訓。但是他也說社會主義不可能  
適用於俄國。

他說必須先有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掃除封建制度的殘餘，並進行激烈的農業改革。在  
民主共和的結構中，工人階級才可以組織起來，並漸趨強壯。無產階級革命將首先發生在英  
、法。他非常堅持這一點，同時強調馬克斯主義的定理：這種革命必定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國  
家開始。

由於社會主義者杯葛選舉，使自由派的科代特在重開的都瑪中佔優勢。同時選進的有幾  
百名激進的農人，他們屬於一個稱之為「辛勤者」(Trudoviks)的分離組織；另外還有十  
二名獨立工人；這些工人不久即組成一個社會民主黨團。

## 分 手

在其追隨者的堅持之下，列寧終於同意和孟什維克修好。就在都瑪重開之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派在斯得哥爾摩秘密集會。

兩派在會議前的安排上，都專注於如何在斯得哥爾摩會議上獲得多數的地位。列寧坦白的向盧那查斯基解釋：

「如果我們在中央委員會中佔有多數，我們將施行最嚴格的黨紀要求，我們將堅持孟什維克服從黨。如果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性格使他們不能接受我們，他們將會更慘。讓他們去負起破壞黨內團結的罪名。」

「但是，如果我們仍是少數，怎麼辦？」盧那查斯基問道，「難道我們就要臣服於他們嗎？」

列寧笑著回答：「我們不會讓團結的理念，成爲套在我們脖子上的繩子。我們也決不允許孟什維克利用繩子領導我們。」

並無確切的證據，證明列寧希望在中央委員會贏取多數之說。雖然表面上看來，列寧受制於斯得哥爾摩之決議，並且在紙上達成黨團結的協議，但事實上，列寧是以告訴盧那查斯

基的話爲原則。他利用布爾什維克控制中央委員會之便，使黨不致反對他的計畫。

在斯得哥爾摩，列寧再次和伊利莎白相會。透過先前與一位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安排，她隨列寧之後，來到瑞典。到達之後，她打電話給那位中間人，他立刻接給列寧。他答應第二天和她在一家自動販賣商店見面，但警告她，如果有任何俄國人在場，她最好裝做不認識他。她依約前往。在等候列寧時，她看到兩個喬治亞人在撥弄販賣機。當列寧來時，他們衝向列寧，大聲地說：

「伊利克同志，請教我們怎樣使用這部鬼資產階級機器。我們要火腿三明治，它卻給我們餡餅。」

列寧輕易地操作那具「鬼資產階級機器」，那兩個喬治亞人終於買到火腿三明治。這時，列寧和伊利莎白都裝做互不相識。在兩位喬治亞人走後，列寧對她說：「他們是高加索組織的代表，很不錯的傢伙，但卻是不折不扣的土包子。」

由於必須參加會議，列寧的閒暇時間不多，但最少有一個星期天，他可有幾個小時，得以和伊利莎白共遊斯得哥爾摩郊外。他們在湖邊租了一條船，列寧拿過槳來，很快地、用力地划了起來。

「你生來不應是一位專業革命分子，」伊利莎白笑道，「你應該是農夫、漁夫、水手，

或是錫匠。」列寧開心地笑了。船轉了一個彎，北國美景盡收眼底。伊利莎白說，這禁不住使她想起哈姆遜 (Knut Hamsun) 的小說。「的確是，」列寧回答，「哈姆遜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在『饑餓』(Hunger) 中，他清楚地描繪出爲饑餓所苦的人之心理與生理的痛苦感受——這是資本主義的罪過。」

伊利莎白聳聳肩，笑了笑。她先前所想的是哈姆遜比較浪漫的小說「潘」(Pan) 及「維多利亞」(Victoria)。此後，當她再爲他彈奏「熱情奏鳴曲」，她了解到他們處於不同的世界。由於會議的羈絆，列寧很少再有機會陪伴她，她愈來愈煩躁，終於不告而別，離開了斯得哥爾摩。

回到聖彼得堡後幾星期，列寧來了一封信，但她沒有回信，當時她已決定永遠斷絕和列寧的關係。

但是兩年後，當她在巴黎時，她忍不住參加了列寧的一場演說會。休息時間，她到後臺去看他，他像往常一樣地被崇拜者包圍。當列寧看到她時，因驚喜而睜大了眼睛，但是隨即克制了自己，平靜地問道：「妳來這有事嗎？」

「我來聽你的演說，」她回答，「另外，某人託我帶來這個。」接著遞給列寧一封信，其中有她的地址、電話號碼，以及可以聯絡得到她的時間。

列寧並未打電話來，而是第二天一早親自來到，看起來有些靦腆。

「我以為妳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他說道。當他們握手時，列寧想要擁抱她。她阻止了他：「對不起，好朋友，我想那已經過去了。」

「妳說得非常對，」他笑道，「那都過去了，但妳仍是一位迷人的女子，可惜妳不是社會民主黨。」

伊利莎白立刻回道：「你是一位迷人的男士，可惜你『只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列寧大笑。

緊張的氣氛過去了。他們愉快地談了幾個鐘頭。她提到他們在斯得哥爾摩的郊遊。「就在那時，我初次了解，」列寧說，「妳一點都不像社會民主黨，妳看了所有哈姆遜的小說，只除了『饑餓』。」

「我也是在那次旅行時認識到，我們的距離有多遠，」伊利莎白回答，「你好像只看過『饑餓』。」

他們分手後，約定在瑞士再見。

既聯合又鬥爭

一九〇六年五月，當列寧仍在斯得哥爾摩時，都瑪宣言要求：政治自由；赦免政治犯及不信國教者，廢除死刑，少數民族平等；波蘭、芬蘭自治；進一步開放投票權；地方自治機關民主化；徵收貴族土地產業，以轉利農民；合乎人性的勞工法，以及廣泛的社會立法。

有一段時間，沙皇的態度搖擺不定，甚至曾和米留可夫諮商建立一個立憲政府的可行性。但是米留可夫並不以為這個建議是真心的。沙皇態度的轉變取決於都瑪的民意。如果都瑪不是為全國人民支持；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城市工人分裂，沙皇是不會屈服於都瑪的。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黨人要求勞工大眾拋開歧見，團結一致，支持都瑪。相反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則主張繼續對都瑪進行無休止的戰爭，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拆穿反革命科代特的面具」，並呼籲羣衆，準備再次的武裝叛變。

一九一七年革命後，從沙皇秘密警察處函獲的文件顯示，歐克拉那指示其密探別插手布爾什維克對都瑪的攻擊。每一次重要的羣衆集會都得到歐克拉那手下的探員之默許與合作。布爾什維克宣傳武裝叛變，不再能威脅政府，而對其權力真正的威脅是來自都瑪。

從沙皇的立場而言，列寧的努力成功了。他的攻擊使都瑪喪失信心，以致於都瑪召開七十一天後，尼古拉可以將之解散，而不會引起另一次大罷工。六個月後才再舉行大選。

都瑪解散後，布爾什維克中央仍致力於武裝起事。克魯辛於一九〇三年出任列寧的「財政部長」。他自一八八七年開始就是革命份子，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即擔任中央委員會，和上層社會有廣泛的聯繫。由於和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是朋友，得以認識一位在莫斯科且對激進主義略有涉獵的紡織廠主，百萬富翁沙華·摩羅佐夫（Savva Morozov）。身為「財政部長」的克魯辛，前往拜見摩羅佐夫，要求貸款，說明列寧是激進主義的領袖。摩羅佐夫打斷他的話，問道：「我知道那些，我同意列寧是一個有夢想的人，他要多少？」

「愈多愈好。」克魯辛回答。

「我個人的年收入，」摩羅佐夫說，「大約六萬盧布，三分之一花在一些瑣事、獎學金等等之類的。我們看看，一個月一千盧布如何？」

一九〇五年摩羅佐夫自殺，他留下大筆財產給高爾基的太太，給布爾什維克黨運用。次年，克魯辛安排高爾基前往美國旅行募款，使得黨又得到一筆可觀的經費。此外，克魯辛親自監督布爾什維克建立的地下兵工廠，並協助他的朋友「巴巴沙」（Papasha），其後的馬克西姆·李托維諾夫（Maxim Litvinov）從巴爾幹半島輸入軍火。

爲防止反動派在第二次都瑪選舉中得勝，孟什維克希望在反動份子可能會贏的地區與自

由份子結合。爲確立此一目標，一九〇七年一月上旬，在聖彼得堡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召開一個會議，由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堅持當前主要的工作是，在聯合的問題上先界定孟什維克的地位。孟什維克感到不安，想要把這點自議案中剔除。當四十二位布爾什維克代表和三十一位孟什維克代表爲統治權起爭執時，孟什維克的代表退出會場。

列寧向剩下的代表鼓吹，要其徹底置身選舉之外。對年輕的布爾什維克而言，他的呼籲完全合乎他們的口號：「武裝起義」和「無產階級及農民專政」。但是，一個以佛蘭得摩·華伊亭斯基 (Vladimir Woytinsky) 爲首的小團體爭論：布爾什維克應該可以和一部分科代特的左派聯合。

面對突如其來的反對，列寧立刻改變立場。在沉思十五分鐘後，他突然主張聯合。

雖然是列寧自己出爾反爾，但列寧卻寫了一本宣傳手冊：「論三十一位孟什維克黨的偽善」，指責孟什維克背叛。孟什維克指控列寧誹謗，堅持要他出席一個黨的裁判所。在聽證會上，列寧承認誹謗孟什維克的領袖，但他宣稱他有權用這種方法在羣衆面前破壞孟什維克的政策，「我故意使用這樣的口氣，要激起聽者對主張這種政策的人，感到憤恨、嫌惡及輕視。用這種語調及說法的目的，並不是要說服，而是要瓦解；並不是要糾正反對者的錯誤，而是要消滅他，把他從地球上掃除……。對黨內同志、工人，或和我們想法不一致的人，我



們不能使用如此有系統地散佈仇恨、嫌惡和輕視的文字寫作，但是我們卻可以對組織的叛徒如此！」

### 皇家工具

雖然有這些兩敗俱傷的鬥爭，都瑪的大選再一次證明沙皇的失敗：多數的代表仍是自由黨人及社會黨人。但是在一些地區，卻有黑色百人團 (Black Hundreds) 的候選人當選。黑色百人團是俄國的三K黨，由歐克拉那所支持。第一次都瑪選舉時，他們連一個席位也沒有。

沙皇政府再度面臨選擇；接受大眾要求進行改革，抑或解散都瑪。首相史托利賓 (Stolypin) 開始找藉口解散國會，剛好布爾什維克給了他一個機會。列寧堅持與會代表利用議會豁免權煽動武裝起事。他說，除非他們利用議員身份組織叛變，否則他們一點用都沒有。布爾什維克中央進行組織士兵、水兵代表團，要求都瑪開始「真正工作」。這個由都瑪代表和他們的秘密革命軍事團體結合的組織，計畫證明人民要求的是「行動」而非演說。

若干年後發現，當時布爾什維克的小組已被秘密警察所滲透，他們密切地監視社會民主黨代表，終於使這些密探得以能構陷這些代表，控告他們煽動叛變。史托利賓終於找到了藉

口。

一位由歐克拉那的女密探，名叫秀爾尼科娃 (Shornikova)，事後供認……

「我和當時聖彼得堡的每一位中央委員會面，也和每一位軍事組織的成員會面；我知道全俄國的革命武力小組開會的地點，及通過的口令。我保存軍隊中每一個革命組織的紀錄；我出席每一個地區集會、宣傳集合，以及黨的會議；我總是知道內幕消息。我收集的所有情報，都向歐克拉那報告。」

一九〇七年四月在倫敦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列寧贏得了對中央委員會的控制。這次會議出席的有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猶太社會主義幫得、波蘭、拉脫維亞 (Latvian)，以及立陶宛的社會民主黨代表。所有顯赫人物都到齊了，其中包括列寧、普列漢諾夫、亞克瑟羅得、馬托夫、波亞索夫、托洛斯基、波格達諾夫、克魯辛、羅沙·魯森堡 (Rosa Luxemburg)、契瑞提利 (Tseretelli) 及高爾基。此外，許多未來的重要人物也參加了此次會議：在早期蘇維埃政府中地位重要的辛諾維也夫 (Zinoviev) 及卡門涅夫；一羣好鬥無神論者的領袖湯姆斯基 (Tomsky)；蘇維埃軍事頭目佛羅西樂夫 (Voroshilov)；莫斯科的宣傳高手大衛·查斯拉夫斯基 (David Zaslavsky)；在一九一七年事件的發展上特別重要的富爾斯坦堡·加涅茨堡 (Fuerstenberg Ganetsky)；以及史達林。

社會民主黨的都瑪代表從倫敦返回不久，布爾什維克的軍事組織，決定透過士兵代表向他們要求，希望能促使社會民主黨與軍事組織的結合。秀爾尼科娃參與起草這項決議。因此，當軍事組織的成員為聯合的目標努力時，所有人都已被秘密警察掌握。根據線索，整個設陷的主持人是首相史托利賓，他比社會民主黨都瑪代表更早看到這份文件。秀爾尼科娃複製兩份資料，一份交給史托利賓，另一份給秘密警察。

這些軍事組織代表到達不久，憲兵掩至，但是卻無法搜出任何文件，一位都瑪代表將這份文件藏入他的公事包中，而警察無權搜查代表。整個設陷計畫因而有失敗的可能。最後警察以秀爾尼科娃所複製的文件為證據，控告社會民主黨的都瑪代表，這些代表被判叛國罪。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六日，都瑪再度解散。契瑞提利及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代表被判長期至西伯利亞勞動改造。黨現在屬於布什維克了。

據李培幸斯基 (Lepeshisky) 說，在一九〇六年夏，列寧已預測這次革命會失敗，強調應準備戰略性撤退。雖然如此，他仍然鼓吹工人的「革命意識」，他認為保持如此的心境，並不見得有害。列寧認為如果要有一半以上成功機會，只有激起羣衆的革命情感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撤退不可免，那麼最少在軍事上擺擺姿態，來威脅反動的勢力。

克日山諾夫斯卡亞夫人卻認為，列寧仍希望能起事成功。她堅稱，列寧相信農民會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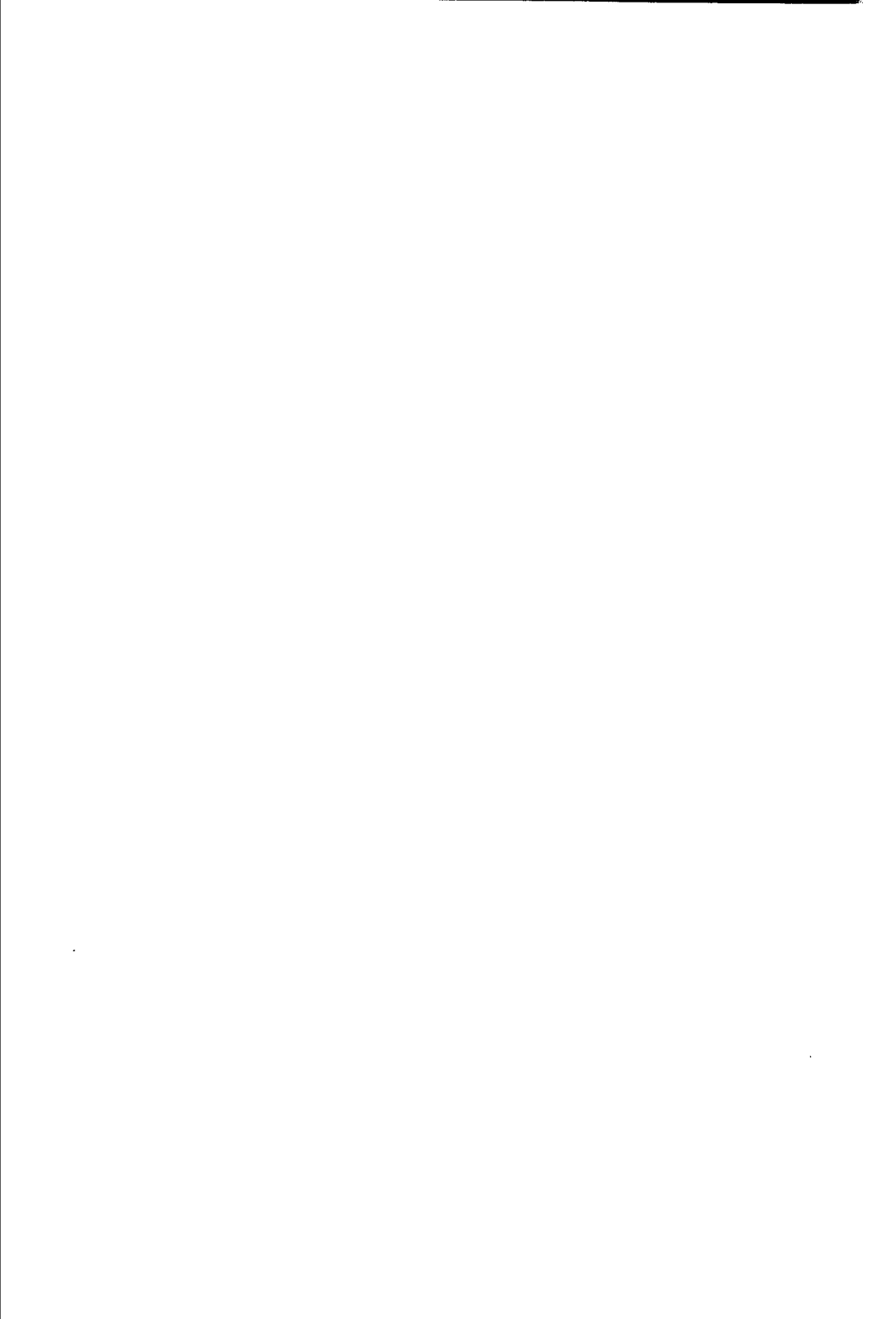
拯救他們的工人兄弟，而一個新的革命浪潮遍及全國。列寧計畫訓練有決心的人，五至十人組成小組，領導農民起事，期望一九〇六年秋，農民能廣泛的起事，但是農民並未能起事。

秀爾尼科娃事件後，列寧在聖彼得堡的生活逐漸危險。

一天晚上警察迫近時，列寧逃跑了，他甚至來不及通知克魯茨卡雅。她以為列寧出席一個會議，正為他徹夜守候，這時列寧已逃到芬蘭。

在芬蘭，列寧罹患時有時無、折磨他終身的頭痛及失眠症。早餐後，他立即開始連續五、六個鐘頭的寫作。他會在深夜步行很長一段路，以使自己感到疲倦可以睡覺。他起得很晚，會為昨晚的失眠而脾氣暴躁。

列寧在芬蘭是很危險的，警察仍在搜查他，因而準備逃往斯得哥爾摩。爲了避免被捕，他不能直接從阿波港 (Port of Abo) 登船離開，列寧因此決定在夜間涉冰登上一個海灣島嶼，再乘等在那的船離去。一天晚上，他由兩名芬蘭農民引導，向該島涉冰而去。他們幾乎到不了對岸。列寧不久後回憶，當冰在他腳下迸裂時，閃過他腦際的念頭是：「這個死法真蠢。」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六章

### 消沈

在俄國，

先前的專業革命分子及學生，

正逐漸失去了對革命的信心及狂熱。

在沙皇所信任最有能力的反動政治家史托利賓領導下，  
制止了革命的浪潮。

列寧如今面臨的，可能是他事業中最艱苦的歲月，革命的風潮已過，而且已耗損殆盡，卻沒有原先期望的光采時刻來到。他雖然控制了黨組織，使他得以控制中央委員會，但他所謂多數卻是無根據的。此外，倫敦會議決定，解散所有的黨內戰鬥小組及加強武裝小隊（Bojeviki），並且禁止以「徵收」為名搶掠其實，募集黨的經費。

列寧無意解散戰鬥小組，及「徵收」小隊，他比以往更需要錢度過難關，等待下一次革命的巨浪從羣衆中升起。要使布爾什維克保持活力，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他不願被普列漢諾夫、馬托夫之流的規則束縛住。無論如何，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必須維持，而經費也必須以各種方式募集。

### 非法手段

一九〇一年，列寧不再寄望武裝起事可以成功，因而召喚國內的同志參加第三次都瑪大選，但是加強武裝小隊的突襲，依然持續。

從倫敦會議到一九一〇年，布爾什維克中央補助其所控制的聖彼得堡黨委員會每個月一千盧布，給莫斯科委員會每個月五百盧布，而此時聯合控制的中央委員會可見到的月收入不超過一百盧布。

列寧從各方面得到這些錢。高爾基捐款給他，另一位作家，也是工程師的哥林米開羅夫斯基捐給列寧成百上千的資助。這些還不包括摩羅佐夫每年一萬兩千盧布支助布爾什維克的經費。

但是布爾什維克加強武裝小隊的搶劫提供了更多的錢。一九〇七年六月，其中最大的劫案發生在提弗里斯（Tiflis）。

六月二十六日十點半，提弗里斯的郵局接受一項運送現金的任務。蘇維埃的史家認為現金數目是二十五萬盧布，當時俄國的報紙報導則是三十四萬一千盧布。官員將送鈔袋裝進驛馬車後，向銀行出發，後面跟了一車士兵；兩車都有武裝哥薩克騎兵保護。當隊伍走到市中心時，一個屋頂上扔下一顆炸彈，這顆炸彈的爆炸震破了兩公里內所有窗戶的玻璃。同時，看似無辜的路人掏出左輪開槍，然後搶走了運鈔袋。

幾個月後，一些重要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在柏林、慕尼黑及巴黎等地，在兌換提弗里斯被搶的連號盧布時被捕。一九〇八年一月，一名女子在慕尼黑兌換一張這種鈔票被捕。大約同時，李托維諾夫因為持有這種盧布在巴黎被捕。

所有被發現持有這家銀行被劫盧布的人都被逮捕，但是德法政府拒絕將這些盧布歸還俄國當局。



進一步的調查顯示，供應加強武裝炸彈的是克魯辛。

高加索加強武力小隊的核心人物有卡毛 (Kamo)，羅米茨 (Lomidze) 及辛撤茨 (Tzintsadze)。卡毛的上司是列寧派在高加索的代表古巴 (Koba) 同志，又被稱為約瑟夫 (Joseph Djughashvili)，最後又名為史達林。卡毛是戰地指揮官；史達林則是代表列寧的總部。

由於倫敦會議已將武裝戰術視為非法，高加索強力武裝小隊及史達林因而被開除黨籍。對列寧諂媚的高加索黨員，多為史達林或其他倫敦會議的高加索代表的羽翼，這些人從斯得哥爾摩及倫敦回來，稱列寧為革命的化身，他的話就是法律。

提弗里斯劫掠前不久，普魯士警察發現一幢倉庫中堆滿了印有浮水印的紙，準備偽造三盧布的鈔票。因而逮捕了幾名布爾什維克黨人。

這些供偽造鈔票的紙，是由船運來，地址寫明柏林社會民主黨的佛爾華爾特報，但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卻不知道這件事。為此，他們十分憤怒。

亞克瑟羅得聽到了這個消息，寫信給馬托夫：「如果這是真的，我們不能再忍受和布爾什維克同在一个黨內。」

列寧並不很在意亞克瑟羅得及普列漢諾夫的憤怒抗議。

「當面對社會民主黨人時，」他宣稱，「我會十分驕傲的說：『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是強盜、土匪，我們超過這些人，我們不會有內部鬥爭。』然後我問我自己——這些人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嗎？」

不論如何，許多布爾什維克黨人要求調查這樁偽造案件。該黨的外交局指派喬治·契切瑞恩 (George Chicherin)，往後蘇維埃的外交部長，調查這件事。列寧確定所有這件事的證據都掩滅了，但契切瑞恩將許多布爾什維克領袖的照片出示給德國水印工廠老板指認，是誰委託印製浮水印，廠主指出是克魯辛。列寧立刻警覺，誘使由中央委員會指派所屬外交局調查此事，在這個布爾什維克黨人佔在數的單位掩護下，消滅了證據。

在列寧的影響下，布爾什維克恢復了高加索加強武力小組及史達林的黨籍，同時他們要求審判馬托夫，指控他在調查時作證誣指布爾什維克。

克魯辛死後不久，在莫斯科出版了一卷回憶錄，其中得意地記述「徵收黨費」的計劃，如何由克魯辛設計，由卡毛執行。一九〇七年克魯辛在芬蘭被捕，列寧認為聖彼得堡的警察有足够的證據吊死他。但是當布爾什維克黨人計劃救他時，他卻立刻沒有理由的被釋放了。他動身前往柏林，在柏林獲得一個職位，得到西門斯—夏克特 (Siemens-Shuckert) 的票選確定，並得到一疊從提弗里斯撿來的五百元盧布鈔票，這些鈔票連號已被用化學方法動了

手腳。

### 男妓黨員

克魯辛醜聞後沒多久，黨內又為維克多同志事件騷動起來。真名是塔拉圖他(Taratuta)的維克多，雖然曾被懷疑是歐克拉那的密探達三年之久，仍被允許進入布爾什維克的中央。維克多並未受調查，而其所行也只有少數布爾什維克領導知道。這件事被波格諾夫在無產階級報上指控後，黨方終於下令調查。但調查結果並未公開。

雖然維克多並未公開證實無罪，倫敦會議仍提名他為中央委員會的一員，地位重要的外交局領導，以及布爾什維克中央的財政督察。維克多不久證明他在這最後一項的任命上，有驚人的天才。

莫斯科一位工廠廠主將遺贈一大筆財產給社會民主黨，列寧要求將其納入布爾什維克中央，但是遺囑執行人堅持只有中央委員會才是合法繼承人，於是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同時也是中央委員——和執行人及遺產繼承人之間召開一次會議上。會議，執行人抱怨維克多想要為布爾什維克中央敲詐他。布爾什維克領袖答應延遲決定直到產業清算後，同時答應調查維克多的行動。

起初，孟什維克及幫得的中央委員對此事一概不知，直到一次中央委員會的集會中才偶然得知。至此，布爾什維克回答由於財產尙未清算，要求他們安靜，「以共謀得到財產」。

一年後發現，維克多已交給布爾什維克大筆的遺產。

但是徐密特的事還可更向前推。徐密特和其弟弟、姐妹們在莫斯科繼承一家俱工廠。一九〇五年一月，他工廠的工人罷工，徐密特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並建議他們去說服其他工廠的工人罷工。同時他投資一大筆錢，爲他的工廠設學校，並計劃使他的工人成爲該廠的股東。

一九〇五年十月，莫斯科騷亂期間，布爾什維克黨徒在他的工廠設立防禦工事，因而使廠房毀於炮火。徐密特被捕下獄，一年後在獄中上吊自殺，死前將產業遺贈給社會民主黨。他的姐妹們雖然同情布爾什維克，卻阻攔財務的轉移。當時，列寧正在瑞士，發現事實後，派安得利肯尼士 (Andrekaniz) 前往莫斯科，要他說服其中一人放棄財產給布爾什維克。安得利肯尼士說服其中一人——凱薩琳 (Catherine) ——嫁給他。但他婚後並沒有把錢交給布爾什維克同志，直到他們威脅要殺他，他才交出十萬盧布給布爾什維克中央。

列寧派維克多前往，再設法取得另一位姐妹的財產。維克多向安得利肯尼士學習，他娶

了另一位妹妹伊利莎白，但是錢卻未進入布爾什維克的財庫。波格諾夫、盧那查爾斯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再度指控維克多是沙皇的間諜。但是列寧爲維克多說話，起初拒絕讓他受審。最後終於召開黨內調查庭，任命「間諜復仇者」佛蘭得摩·柏爾茨夫 (Vladimir Burtzev) 爲調查人，該庭並未查得維克多同志的罪行，但宣判他不適合爲黨工作，他被黨組織剔除。

這本應是維克多政治生涯的結束，但事實卻不然。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維克多因列寧之故再起。他以真名塔拉圖他出任莫斯科駐巴黎的共產國際代表。不久他在蘇維埃高等經濟會議 (Soviet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 中擔任高等職位。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去世，蘇維埃的報紙只提了一點他的新聞。

一位重要的布爾什維克黨，斯坦尼斯拉夫·佛爾斯基 (Stanislar Volsky)，他其後曾編輯高爾基的彼得格勒報紙，對列寧在倫敦會議不顧維克多的惡名，仍提名他進入中央委員會深感訝異，列寧聳聳肩道：「非常簡單，中央委員會要發揮效率，必須要有天才作家，有能力的組織者，再加上幾個精明的惡棍。我之所以推薦維克多同志，就因爲他是精明的惡棍。」

當一位早期的布爾什維克領袖羅舒科夫 (Rozhkov) 教授指出，大家都知道維克多是惡棍時，列寧大笑。

「這就是他對我們的用處，尤其是他能無所不用其極。老實告訴我，你願意去當男妓嗎？願意爲了錢和一位莫斯科遺產繼承人同居嗎？你不肯！我也不能，但是維克多可以，因此他是一位無人可取代的重要人物。」

他對蘇維埃歷史中許多重要同志扮演的角色，敘述得倒十分中肯。

### 革命衰退

列寧不顧「資產階級的偏見」，顯現在他支持維克多同志、偽鈔計劃以及高加索強力武裝小組的持續「徵收」行動上，如今開始受到責難。一股譴責的浪潮從布爾什維克中央升起，其中包括重要的作家及理論家：高爾基、波格諾夫、盧那查爾斯基，羅舒科夫教授，亞利克辛斯基 (Alexinsky)，波可羅夫斯基 (Pokrovsky) 教授，以及佛爾斯基。這些人責備列寧不顧自己黨派的多數意志，非法取得黨的經費及報紙，以及企圖鎮壓個人意見。克魯辛也有自己的理由，指責列寧。雖然往後這些人又回到布爾什維克陣營，但在一九〇八年列寧幾乎是孤獨的，只有兩位布爾什維克領袖辛諾維也夫和卡門涅夫仍和他在一起——這兩人在一九三六年被史達林處決。

在俄國，先前的專業革命分子及學生，正逐漸失去了對革命的信心及狂熱。在沙皇所信

任最有能力的反動政治家史托利賓領導下，制止了革命的浪潮。修正後的選舉法，對新階級的投票權加以限制，結果選出的第三屆都瑪遠比前兩次保守。同時，史托利賓運用強硬的手段，殘酷地鎮壓了革命及恐怖行動。知識分子與工人都棄絕了革命隊伍。

回到日內瓦，列寧專注於編輯各種不同的布爾什維克刊物，尤其是無產階級報，但他對如此生活深感不滿。

「我們來到這個可惡狹小的住處已經有幾天了，」一九〇八年一月十四日他寫信給他妹妹瑪利亞，「但是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遷就它。你們好嗎？你是不是感到冷？媽媽好嗎？請替我親親她。」

在他懷疑沮喪的日子裏，有一天他走在日內瓦滿是灰塵的街上，不禁對他太太說：「我好像覺得，我是來這裏被埋葬的。」

列寧在瑞士再度遇到伊利莎白，她住在離日內瓦不遠的地方，列寧常騎單車拜訪她。有時他會帶一個小棋盤去，教她下棋，但是她都沒有什麼進步。列寧終於不耐煩地說：「我還沒有遇到一個女人會做三件事：瞭解馬克斯、下棋還有看得懂火車時刻表。」

一九〇九年秋，列寧搬到巴黎，在此渡過可能是流亡歲月中最艱苦的日子。列寧夫婦在巴黎郊區租了一層樓，有四個房間。這些房間大又亮，壁爐上都有鏡子。一間給克魯茨卡雅

的母親，一間給妹妹瑪利亞，她這時正在巴黎讀書。第三間是列寧夫婦住，第四間當起居室。國家圖書館離這兒頗遠，而列寧卻又得騎單車前往。

向國家圖書館借一本書的手續繁瑣，而且該館午餐時間又關閉，列寧深感不滿，一生都忘不咒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巴黎。

一九一〇年，列寧夫婦搬到離蒙巴那瑟林蔭大道不遠的盧·馬瑞·羅絲，一幢有兩個房間的房子，兩個房間都有窗子面對花園。列寧在此過著嚴謹規律的生活。每天八點起牀，然後前往國家圖書館，下午兩點回來，開始使在家工作。克魯茨卡雅負責開黨員對他的打擾減到最低程度。

列寧仍然頑固，不願和反對者妥協。在哥本哈根的社會主義國際會議上，各黨派的分裂明顯的表現出，但是都普遍地對列寧充滿敵意。「他一人反對全黨，他正在摧毀黨，如果他消失、離去、汽化、死去的話，黨將會是多幸運啊！」這些話都是克日山諾夫斯卡亞夫人在俄國區的會議席上所聽到各黨派的對話。她問一位列寧的反對者，列寧怎麼可能以一人之力毀滅整個黨，他回答：「因為再沒有其他的人像他一樣，想到、夢到的都是革命——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如此。」

俄國革命運動仍持續衰退，警探及臥底的人滲入漸趨無力的革命陣營各部。



雖然一九一〇年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浪潮衰退了，俄國從一九〇五年開始有了可觀的進步。在史托利賓的限制之內，出版有了較大的自由，社會主義期刊經常出現。往往檢查單位將一份報紙停刊，第二天又以另一個名字出現。工人如今有權組織工會及合作社，只要這些組織不碰政治，當局就不干涉。

孟什維克瞭解工會的潛力，如今將精力貫注於這方面的工作。但是列寧卻將之視為對社會民主黨的威脅。他警覺到工人逐漸從地下組織中脫離而去，並漸不接受專業革命分子的領導。在合法的工會運動壓力下，黨逐漸失去雄健的氣勢。列寧指責俄國的孟什維克背叛革命理念，指控他們企圖「清除」社會民主黨。

然而，由於工會影響力漸增，列寧也開始致力於控制重要的工會，使之臣服於黨。最強的勞工組織之一是聖彼得堡金屬工人工會。

### 特 務

一九〇六年一位名叫羅曼·馬林諾夫斯基 (Roman Malinovsky) 的工人被選做此工會的總書記。他的才幹、狂熱以及辯才，使他贏得金屬工人們的支持。一九〇九年馬林諾夫斯基被捕，並被驅逐出聖彼得堡，他前往莫斯科加入孟什維克組織。但是在一九一〇年，

他和他的同志被捕。不久他即被釋放，而其他的同志卻仍在牢中。他和其他同志都是爲了在一次會議中革命性的演說被捕，他的言辭甚至更具煽動力。因此他的釋放，的確啓人疑竇。不久後，馬林諾夫斯基加入布爾什維克派。

此後不久，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黨徒大批被捕，其中包括尼古拉·布卡林 (Nikolai Bukharin，日後蘇維埃的高階人士，一九三八年被史達林處決)。布卡林當時是布爾維克莫斯科委員會的成員。不管馬林諾夫斯基怎樣討好，布卡林從開始就不相信他，因爲布卡林注意到有幾次他安排與同志秘密會面，這些要會面的同志都被捕，而歐克拉那的探員都在約會地等他。這幾次約會的詳情，馬林諾夫斯基都知道。

布卡林在被捕後，確信馬林諾夫斯基要將他自莫斯科委員會排除。布卡林在獄中遇到一些孟什維克黨人，他們也懷疑馬林諾夫斯基。但卻沒有確切的事實可供證明。除去布卡林及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後，馬林諾夫斯基在黨組織內快速的竄昇。

革命的熱潮雖然已過去，勞工運動卻有廣泛的進展。沙皇派雖然強力的控制著，但在聖彼得堡，莫斯科及一些地方上的城市，工人仍能有效地發動罷工。促使勞工運動復興的政治家，是那些在第三次都瑪中的社會民主黨代表。蘇維埃的史家承認，這些代表在促使工人起而爭取經濟與政治權利上，貢獻良多。

但是，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卻更趨嚴重。一九一〇年該黨的聯合中央委員會在巴黎集會，布爾什維克宣稱，由於在倫敦會議佔多數，因此具有控制權。但是孟什維克及猶太幫得都不願接受列寧的領導。

布爾什維克中央當時由列寧，辛諾維也夫以及卡門涅夫領導，認為應同時重視俄國的地方及公開活動，決定花大筆經費在國內的公開活動上。透過國內的代理人，列寧在聖彼得堡找到一家名叫「星報」(Vezda)的週刊。當普列漢諾夫答應為其撰寫專欄後，星報的聲音提高了。他的寫作條件是，星報代表所有的社會民主黨派，不得排除所有地下的黨派。一九一〇年末，該報出刊，得到社會民主黨都瑪代表的正式支持。編輯委員包括一位都瑪代表，一位布爾什維克黨員，一位親普列漢諾夫的孟什維克黨員。一九一一年六月星報暫時停刊。同年秋季復刊後，普列漢諾夫及非布爾什維克分子均遭剔除。星報成為列寧個人的傳聲筒，而其重要資助人為辛諾維也夫、卡門涅夫及克魯茨卡雅。

列寧如今四十歲，正值他的權力高峯，但是他多年努力經營的成果仍然十分微弱。他過度努力的耗損，正逐漸明顯。他看來疲憊不堪，如今比以前更受頭痛和失眠所苦，雖然如此，他仍狂熱地工作。

一九一一年底，列寧專注於一個控制黨核心的新計劃，希望在下一次大會中獲得多數，

以確定他在黨中的霸權。他的陣營中，仍有一些分子鼓吹和孟什維克再聯合，或兩派在巴黎再進行協調，列寧則不願參加如此的討論。爲了先行祛除阻礙，他委派在俄國的代理人，召集列寧的支持者，成立「全黨大會」。

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會議決定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召開。列寧動身前往布拉格後，兩名布爾什維克代表到達巴黎，要到布拉格去。其中一人名叫布蘭丁斯基，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莫斯科分派地下刊物。前往西歐前，他在維爾那被捕，但十天後就被釋放。

克魯茨卡雅接到消息說，布爾什維克的刊物在莫斯科並未被分發，於是她問布蘭丁斯基將刊物分給那些人，布蘭丁斯基開始不安，說都分給工人了。她進一步追問這些人的姓名、地址。他東扯西扯地問答，顯現出他在撒謊。在進一步追問下，布蘭丁斯基終於招認，所有他收到的國外刊物，都直接交給歐克拉那。

多年之後，「大蘇維埃百科全書」裏布拉格會議條中，承認布拉格會議中十三名投票代表裏，有兩人是歐克拉那的間諜。

### 害羣之馬

在布拉格會議上，列寧手選的代表宣稱，他們代表全俄的社會民主黨，同時貶抑「清算

者」及其他的反列寧分子。會議中選出一個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列寧、辛諾維也夫、奧茨荷尼肯日 (Ordzhonikidz)、斯潘達瑞安 (Spandarian)、高羅秀金 (Goloshokin)、西華茨門 (Schwartzman)、以及馬林諾夫斯基。

馬林諾夫斯基被指定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俄國部份的首領，只要是他認為適合的人員，他就有權指定這人加入中央委員會。在列寧建議下，馬林諾夫斯基指派史達林進入中央委員會。史達林已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從放逐的佛羅達省逃出。

布拉格會議確定了黨內的分裂，此後布爾什維克完全與孟什維克分裂，只剩下在都瑪中有限的合作，而這項合作也即將結束。

幾個月之前，列寧的妹妹安娜來巴黎時，他告訴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活著看到黨的復興」。如今，他確信，此刻正是他生命的轉捩點。

在短暫的自由時期，史達林領導重組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小組織。他以伊凡諾夫為假名，住在聖彼得堡的一間小旅館中。一九一二年二月十日，他寫信給列寧：「事情漸有轉機，我們羣衆的熱情又提昇了。」

往後不到兩個月，一個政治危機震撼了俄羅斯帝國。這件事開始於西伯利亞北部，勒拿河流域，一個金礦場工人罷工。當礦工的代表被捕後，礦工聚集起來，要求釋放他們。軍隊

未加警告就向羣衆開火，幾百人中彈倒地。時間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一星期後，這個消息傳到歐俄，激起了狂野的回響。幾天之內，自發的罷工浪潮幾乎襲捲了所有工業城市，超過二十一萬五千名工人挺身抗議。這是自一九〇五年大罷工以來，最大的一次示威騷動。當局立刻開始逮捕行動。正在列寧的週報工作的史達林再次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約在此時，柏爾茨夫指控辛朵摩斯基博士（Dr. Zhitomirsky）是秘密警察的密探。辛朵摩斯基是列寧的密友，也是布爾什維克黨外交局的領袖之一。列寧大爲震驚，命令馬林諾夫斯基調查柏爾茨夫何處獲得這些證據。柏爾茨夫不信任馬林諾夫斯基，拒絕透露任何情報。一九一七年革命後，警察資料公開，發現自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七年這段期間，辛朵摩斯基博士一直是歐克拉那的密探。

布拉格會議也決定，在聖彼得堡發行一大衆化的日報「真理報」（Pravda），由馬林諾夫斯基負責。

孟什維克雖然有大批工會支持者，但無法支持一份報紙，甚至連支持一份週刊都成問題。布爾什維克就不同了，他們有各方面的經費來源——「徵收」、遺產、政治、婚姻等——因此可以很輕鬆的付帳。一九一二年，抗議勒拿屠殺的罷工後數週，真理報開始發行。在這個新起的革命浪潮中，真理報是俄國唯一的工人日報，贏得廣大的讀者。該報常會小心地避

免和其他的社會黨起爭論，因此在聖彼得堡的工人中口碑頗佳。往後當真理報獲得可觀的聲望和影響力後，列寧才開始在報上對社會主義的反對者，大加撻伐。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列寧、辛諾維也夫及卡門涅夫從巴黎搬到加利西亞（Galicia）的克拉柯（Cracow）。他們要是接近邊境，以便於支援真理報的編輯，及指導布爾什維克行動。列寧得以能往克拉柯，是在富爾斯坦堡的蓋涅茨基和奧地利政府交涉的成果，他總是在列寧最困苦，最需要援助時，伸出援手。

雖然真理報在聖彼得堡的發行人是馬林諾夫斯基，總編輯是查爾諾馬佐夫（Chernomazov），社論和政策性的論文仍由列寧執筆。

這時布卡林從流亡地逃出，越過邊界到加利西亞找列寧。他一到加利西亞就警告列寧小心馬林諾夫斯基。

列寧和辛諾維也夫都不相信布卡林，對他的警告置之不理，一味地為馬林諾夫斯基辯護。這時，馬林諾夫斯基成為布爾什維克組織在俄國的領袖。事實上，他是列寧在俄國境內的代表。在第四屆都瑪中，他是布爾什維克五名首領的頭目，也是社會民主黨聯合政黨會議的副主席。這個會議的主席是一位來自高加索的年老孟什維克，名叫尼古拉·契開責（Nicholai Ghkheridze）。在先前三屆都瑪中，各社會民主黨代表投票的行動一致，在俄國羣衆中贏

得廣泛的支持。

### 如山鐵證

一九二二年十月，布爾什維克在克拉柯召開黨會，決定組織革命性的街頭示威、罷工，以及商店和工廠的秘密委員會。出席會議的有：列寧、卡門涅夫，辛諾維也夫、克魯茨卡雅；布爾什維克的都瑪代表，包括馬林諾夫斯基，以及剛從放逐地逃出的史達林。

另一位代表是亞歷山大·特洛雅諾夫斯基 (Alexander Troyanovsky)，他是日後蘇維埃的駐美大使。

一九一三年二月，特洛雅諾夫斯基的太太從奧地利返俄，準備擔任布爾什維克都瑪代表的秘書。她在基輔被捕，從她身上搜出重要的文件。

很少人知道她將會來到的消息，布卡林和特洛雅諾夫斯基兩人都懷疑是馬林諾夫斯基洩的密。

特洛雅夫斯基相信他太太被捕是臥底密探的傑作，於是開始調查她返俄的細節。所有證據都強烈顯示是馬林諾夫斯基所為。

特洛雅夫斯基和布卡林討論過後，聯名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要求組織黨內法庭，調查馬



林諾夫斯基。

列寧代表中央委員會駁斥他們，禁止他們再散佈有關馬林諾夫斯基的謠言，指責這種行為比叛黨還嚴重，同時警告他們，如果堅持要如此，將要開除他們的黨籍。布卡林遵從了命令，但是特洛雅諾夫斯基卻離開了列寧，直到一九二一年才再加入布爾什維克。雖然如此，對馬林諾夫斯基不利的證據卻有增無減。

一九一三年夏，斯維爾羅夫 (Sverdlov) 從西伯利亞逃到聖彼得堡，藏在都瑪代表巴代也夫 (Badaiev) 的公寓中。幾天後，門房問巴代也夫有沒有藏一個像斯維爾羅夫這樣的一個人。巴代也夫知道斯維爾羅夫已經不能再藏在他那兒了。和馬林諾夫斯基商量後，他決定將斯維爾羅夫藏在別處。他被帶到另一位都瑪代表彼特羅夫斯基 (Petrovsky) 家中。他當晚就被逮捕了，並被送回西伯利亞。至此，仍然沒有對馬林諾夫斯基展開調查。

斯維爾羅夫被捕後不久，布爾什維克舉辦一個音樂舞會，以籌措真理報的經費。在聖彼得堡這種音樂會是很平常的，也是革命黨人，包括用假身份的黨員，安全聚會的場所。出席這次舞會的亦包括非法居住聖彼得堡的史達林及馬林諾夫斯基。

史達林剛到不久，還來不及把腳弄暖，舞會場地就被警探包圍了。音樂會的發起人立刻將他帶到更衣室，替他改裝，但是警探破門而入，逮捕史達林。他被捕下獄，又被流放向西

伯利亞，直到革命成功。

經此之後，大家都相信有密探藏在布爾什維克的高級單位中，出賣同志給警察。但是沒有人能說出此人是誰。

一九一三年八月，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被召至加利西亞的查柯巴涅 (Zakopane) 附近村莊，出席一新的中央委員會。共有二十二名布爾什維克黨人出席，包括列寧，辛諾維也夫，卡門涅夫，秀特門，幹涅茨基 (Ganetsky) 及馬林諾夫斯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在都瑪的代表。日後證明，這些人之中有五人是歐克拉那的密探。列寧決議在都瑪中和其他社會民主黨派分離；指責馬林諾夫斯基企圖建立一個分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會議。

兩個星期後，六位布爾什維克都瑪代表遞給七位孟什維克代表一份最後通牒，要他們接受列寧的黨綱，孟什維克代表拒絕後，布爾什維克於是自組政黨會議，由馬林諾夫斯基擔任主席。

這時真理報立刻開始詆毀契開責及孟什維克黨。大多數真理報的社論由列寧及辛諾維也夫執筆；地方政策則取決於馬林諾夫斯基，他利用每一個機會攻擊孟什維克的都瑪代表和工會領袖。馬林諾夫斯基也在都瑪內發表革命性演說，指責自由派或激烈的反對派是懦夫及人民的叛徒。

當局突然大批逮捕孟什維克領袖及會中的傑出工人，這使布爾什維克得以掌握工會的重要位置。當時看來，這個大規模逮捕行動是整個鎮壓計劃的一部份。但是其後顯示，這是出自馬林諾夫斯基的計劃。

### 強辭奪理

馬林諾夫斯基的大膽演說，使他在工人中頗受歡迎。他成了列寧在俄國的替身，經常前往克拉柯聽取列寧的指示。

一九一四年四月，沙皇政府對都瑪代表的議會豁免權開刀。沙皇罷黜了爲自由風潮說話的可科夫茨夫（Kokovtsev），代之以老而無能的反動派葛瑞金（Goremykin），要葛瑞米金制止革命運動。葛瑞米金先指責契開責在都瑪發表激烈演說。當葛瑞米金開始要對都瑪演說時，左派代表敲桌高喊「都瑪成員有演說自由！」使葛瑞米金無法繼續說話。議長羅日安科（Rodzianko）無法維持會議秩序，他先向葛瑞米金道歉，然後將社會民主黨員及克倫斯基的 Trudovik 派驅逐出第十五次會議。然後通過了提案。這些被逐出的代表於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返回都瑪。克倫斯基代表全部左派，宣讀一份宣言，指責政府。議長打斷他多次後，判他違反議事規則；馬林諾夫斯基接著宣讀，也被判違反議事規則，但他仍在演說臺

上繼續說，直到議長召來武裝警衛，命令他回坐。

馬林諾夫斯基要求所有左翼辭去都瑪代表之職，聲稱繼續留在都瑪中只會增加反動的威勢。他的建議被否決後，他走向站在主席臺的議長，交給他一個密封的信封，並對他說：「再見，羅日安科先生。」

馬林諾夫斯基離開後，羅日安科召開都瑪，告訴都瑪代表，他剛接受了馬林諾夫斯基的辭職。這項宣佈引起了一陣騷動，大家都等著巴代也夫的看法，他成了克爾什維克的唯一出席代表。巴代也夫同感驚訝，立刻打電話向真理報查詢。真理報的編輯工作者也對這個消息大感震驚。

巴代也夫說明沒有一個布爾什維克代表知道一點馬林諾夫斯基的計劃。他們認為這嚴重違反黨紀。彼特羅夫斯基受命前往要求馬林諾夫斯基，要他向布爾什維克代表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彼特羅夫斯基發現馬林諾夫斯基衣衫不整地在他房中踱步。

彼特羅夫斯基說：「你未獲黨的允許，做出這種逆行。黨命令我來告訴你，立刻到代表辦公室，解釋你這種前所未有的行為。」

「我現在不適合做任何解釋」，馬林諾夫斯基簡短地回答。

「這是不是說，你拒絕遵守黨的決定？」

「隨便你怎麼想！」馬林諾夫斯基吼道。「但我再告訴你一遍，我現在不適合解釋。」

彼特羅夫斯基向布爾什維克都瑪代表團報告，他們派他去告訴馬林諾夫斯基，除非由他立刻前來，否則將用激烈的手段對付他。

害怕受到黨內審判，馬林諾夫斯基變得歇斯底里，他在屋中來回跑動，大叫：「審判我去告啊！隨便你們怎麼辦，我決不做任何解釋，聽清楚，不解釋！」

巴代也夫聲稱，馬林諾夫斯基的行爲，不只違反了布爾什維克的黨紀，更給了敵人最佳的攻擊武器。布爾什維克代表分裂的謠言四散，而此事也激起了可怕的震撼。

巴代也夫沒有說，而孟什維克的 *Rabotchaya Gazeta* 報要求的是所有左翼黨派共同調查馬林諾夫斯基。據說這是由於都瑪的副議長，保守派代表萬爾康斯基 (Volkonsky) 曾說他接到報告，指稱馬林諾夫斯基是警方的間諜。

孟什維克開始調查馬林諾夫斯基的記錄，一切證據都顯示出他的確是歐克拉那的密探。於是他們報紙的社論上，要求審判他。

然而真理報立即刊出一份由列寧和辛諾維也夫簽署的聲明，指責孟什維克是誹謗者和懦夫，責怪他們不敢公開指控馬林諾夫斯基，卻只敢暗中陰損布爾什維克黨。當時布爾什維克

黨領袖馬托夫和丹立即簽署一項聲明，重述他們的指控和要求。暴露警方密探是刑事罪，因此他們簽署此一文件，冒了很大的危險。

列寧，辛諾維也夫和卡門涅夫在真理報上回答，他們不允許「清算者」及「史托利賓的工人黨」的代表審判革命無產階級的發言人。但是 *Rabotchaya Gazeta* 仍不斷刊載要求審判馬林諾夫斯基的決議和信件。

馬林諾夫斯基已經從聖彼得堡逃到加利西亞列寧處。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一封署名馬林諾夫斯基的信在真理報發表：「雖然爲了個人的因素，我無法繼續政治活動。但我仍是布爾什維克的追隨者。如果馬托夫和丹膽敢在任何一个自由國家中，無恥地簽署誹謗我的文件，我必然把他們送到法院審判。」

真理報同時收到列寧、辛諾維也夫和蓋涅茨基簽名，從加利西亞發出的電報：「馬托夫和丹都是下賤的誹謗者，他們總是散佈反對者的污穢謠言。我們控訴他們的誹謗簽署，要求對謠言展開調查，我們對馬林諾夫斯基的政治誠信具有絕對的信心。」

真理報在社論中宣稱，馬林諾夫斯基和列寧的聲明將結束這件懦弱的誹謗，並呼籲所有追隨者「團結向前，對抗外敵及馬托夫、丹之流的誹謗者及叛徒。」

一九一五年，列寧的流亡報紙——社會民主報 (*Sozialdemokrat*)——刊出馬林諾夫

斯基戰死的新聞，發出他的訃聞哀悼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的早死。事實上，馬林諾夫斯基根本就沒有死，他的案子也沒有結束。

### 頑固不化

查理·拉帕波特 (Charles Rappaport) 言簡意賅地表露出當時非布爾什維克黨派對列寧的態度。他是一位俄——法社會主義者，往後成爲一位重要的共產黨人。拉帕波特將列寧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比作沙皇政權的史托利賓。一九一四年拉帕波特說，沒有一個黨派可在列寧專斷的統治下生存：

「我們承認列寧的成就，他是一位具有鋼鐵般意志的人，也是一位超凡的組織者……任何反對他的人，必被他終生咀咒……他以爲社會民主黨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置人於死地……；用社會民主黨的方式和反對者辯論……他用開刀『放血』的手法……在這位社會民主黨的沙皇下，不可能有任何黨派出現；他自視爲超級馬克斯主義，事實上卻只是個謀求高位的投機者。我不屬於任何爭鬥的黨派，但是多年的經驗，使我相信一旦列寧成功，將是對俄國革命的最大威脅。列寧將會緊緊地抱住革命不放，終必將革命勒死。」

托洛斯基寫信給孟什維克的都瑪領袖契開責，有遠見地寫下：

「我們只有深自沉痛，如此一個包藏禍心的黨內鬥爭，是一位這類事件的專家有系統的煽動起來的……列寧主義的所有思想中心，是建立在謊言、虛偽上，在其理論架構中，可分解出有毒因子。」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六至十七日，一個國際社會主義局的特殊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議程中包括俄國工人運動聯合的問題。

長久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局十分關切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和列寧及其戰友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他們雖然避免涉入黨內問題，但是這醜聞已大到不可忽視。列寧不願受制於社會主義國際的申斥。他和辛諾維也夫、卡門涅夫均未出席布魯塞爾會議，只派次要的代表遞送列寧反對黨結合的報告。他們宣讀已預備好的演說詞，聲稱唯一的聯合方式是接受列寧的委員會為全黨的委員會。普列卡諾夫指出，不消除列寧對黨的影響力，就不可能聯合。亞利克辛斯基指控列寧阻礙揭發特務。國際局的人對這項指控深感震驚，而布爾什維克代表對此問題則避而不談。於是萬恩得維爾得 (Vandervelde) 提議，考茨基附議，將俄國社會民主黨問題延至八月維也納國際會議再討論，此一會議最後並未召開。

列寧雖不為社會民主黨老派領袖所喜愛，卻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及其他的工業城市中，廣受工人歡迎。他的革命運動口號簡單、直接，比西歐複雜的馬克斯主義或孟什維克的溫和



派，更能激起一般俄國工人的共鳴。

一九一四年六月，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在克拉柯集會，討論召開布爾什維克黨員大會。但是這個準備工作，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七章

### 從戰爭到革命

戰爭使俄國組織及不良的經濟呈現緊張，

暴露出農業、

工業和交通系統的弱點。

全國原先已被重稅所苦，

如今負擔更重。

政府不得不向外借款，

如此一來，

外債更增加了。

## 第二國際死了

列寧看到日俄戰爭啓動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希望能再有一次戰爭，作爲一個新革命的前奏。一九一三年，他寫信給高爾基：「奧俄之間如果發生戰爭，必定有利於西歐革命。但是很難相信，法蘭茲·約瑟夫 (Franz Josef) 和尼古拉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一年後，他們造就了這個機會。當列寧在克拉柯聽到德國向俄國宣戰的消息時，他先向辛諾維也夫問道：

「第二社會主義國際的反應會如何？」

「你將會看到」，辛諾維也夫預言，「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將不敢對德皇政府的戰爭政策投反對票，他們將自動停止表達反對意見。」

「不」列寧回答，「他們不會那麼膽小。無可置疑的，他們就算不怕工人階級起而反對，也會爲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而投票反對。」

一九一四年的國際社會主義局會議，於七月下旬譴責俄奧雙方。在德國各處城市都發生示威遊行，七月二十五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宣言：

「德國士兵的血，不應爲奧國暴君的嗜殺意念而流。同志，我們向你呼籲，立刻參與羣

衆集會，表達你無產階級愛好和平的堅定意志。」

雖然如此，德國工人的呼籲並未受到重視，社會民主黨必須面對長久以來他們反對的戰爭。他們議論，如果阻止德皇進攻和反對戰爭，必定會造成沙皇政府的勝利，因此他們投票贊成戰爭。這使列寧和辛諾維也夫狼狽萬分，當列寧拿起佛爾華爾特報時，他簡直不敢相信。

「這不可能！」他大吼。但是最後他終於相信了，他於是斷言：「第二國際死了」。

戰爭爆發後，奧地利警方開始在全加利西亞搜捕間諜。一九一七年八月七日的雨夜，列寧打電話給蓋涅茨基。

「我的住處剛被搜過，」他說，「由地方憲兵隊長主持，他命令我明天早上到火車站向他報到。然後他跟到諾威塔格 (Nowy Targ) ……你看該怎麼辦？他們明天會不會在諾威塔格逮捕我們，還是會放過我們？」

根據蓋涅茨基報告，克拉柯的警方知道列寧是沙皇政府的死敵。他們曾持續地監視他，確知他對奧國事務沒有興趣。但這是克拉柯警方的態度，諾威塔格的警方又是另一回事了。現在要做最壞的打算。

蓋涅茨基聯絡馬瑞克博士，他是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人，曾幫助列寧申請允許居住克拉柯。列寧自己則打電報給克拉柯的警察總長：

「地方警察懷疑我從事間諜活動。兩年來，我都住在克拉柯茲文辛茲區，盧旁米爾斯卡街五十七號。親自提供情報給茲文辛茲警察局長。我是一名政治流亡者，一位社會民主黨員，我懇求您打電話給諾威塔格的官員，以避免誤會。」

第二天地方憲兵隊接獲克拉柯警察長官的電報，解釋沒有理由拘捕列寧。但是，這時列寧和辛諾維也夫還是被捕了。蓋涅茨基立即打電報給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維多阿得勒（Victor Adler），以及加利西亞社會主義代表伊格那茲·達辛斯基（Ignatz Daszynski）。在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人和他們的德國同志一樣，普遍支持政府的戰爭。因此，和政府的關係好了不少。阿得勒往見外交部長為列寧說項。他向外交部長保證，由於列寧持反沙皇的觀點，釋放他必定對德奧一方有利。

奧地利內政部長於是發出敕令：

「根據阿得勒博士的意見，處於如今的情況下，烏里昂諾夫對我們有大用。警察當局也應立即查報烏里昂諾夫是由何軍事法庭管轄。」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列寧被釋放，並得到允許前往瑞士。

一切為內戰

在蘇黎世和日內瓦，社會民主黨流亡分子之間，對戰爭各執不同的意見，尖銳地對立。

一位孟什維克的領袖馬提諾夫（Martinov），發表一系列的演說，討論戰爭，引起連續數週的討論。然後是一些德國人發表意見。接著是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托洛斯基、亞利克辛斯基，最後是列寧、辛諾維也夫及馬托夫。

托洛斯基，當時尚未傾向列寧，和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的看法一致，從客觀的立場出發。他否認所有國家的資本家都將得利的假設，認為世界經濟結構仍是以國為單位，尚未發展成國際性的經濟結構。因此，托洛斯基認為工人將相信，如果他們的國家獲勝，征服了新的殖民地，必會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所以在戰時，工人仍會和他們的剝削者合作。

一九一四年，托洛斯基喊出的口號是「無賠款兼併的和平；無勝利征服的和平。」他鼓吹的唯一激烈行動是「分割」奧匈帝國。他的「國際主義」主要是針對德國。在開戰初的幾個星期，德國似乎勝利在望，大部份「國際主義者」都擔心可能被征服。但是當托洛斯基動身前往巴黎的時候，戰局改變了。不久，托洛斯基在巴黎開始對抗法國社會民主黨的愛國主義，一如先前他對抗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一樣。

馬托夫、馬提諾夫及一羣在瑞士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同樣抱著「國際主義的觀點」。但是他們皆認為國際主義還是太弱，不足以對抗戰爭所激起的愛國主義。

列寧抵達後的一個早晨，布爾什維克黨人召開會議，會中他表達了對戰爭的觀點。決議這是帝國主義間的鬥爭，同時譴責第二國際諸領袖的行爲背叛無產階級。布爾什維克的都瑪代表薩摩伊羅夫 (Samoilov)，受命將此決議帶回聖彼得堡，告訴中央委員會及布爾什維克的都瑪代表團。

在蘇黎世的一個討論會上，列寧稱托洛斯基的口號是「虛偽的老生常譚」。列寧希望的是內戰，而非和平。他認爲具體的戰略是走入戰壕，組織革命小組。

「舉起你的槍，指向軍官和那些資產階級。」他說。他引用恩格斯的話，說明工人應讓資產階級先開槍。如今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已開始射擊，應該是回應的時刻了。他揮動他的拳頭，一再地說：「是你們先開槍的，資產階級的大人們。」

普列卡諾夫鼓吹支持協約國的言論，使列寧憤怒。他急於和普列漢諾夫當面對質。普列漢諾夫認爲，如果德國贏了，將會兼併俄國沿海省份，成爲德國的殖民地。俄國的工業將會衰退，工人階級亦將式微。地主將會取得政權，因而強化沙皇政權的力量，使俄國又退回數十年前的情況。

「我們從勞山涅 (Lausanne) 處得知，」布克林敘述，「普列漢諾夫要在人民大廈演說，我們立刻打電報給列寧，當時他正在柏恩。伊利克火速趕到，大廳內擠得喘不過氣來。」

……普列漢諾夫看到列寧後，嘲弄地說，他感到『踏入陷阱』。」

普列漢諾夫的眼睛在銀白色的眉毛下閃耀，他以滔滔辯才為社會民主黨的愛國主義辯護。當普列漢諾夫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時，列寧和大家一起鼓掌。但是當普列漢諾夫提到法國、比利時和英國的社會民主黨，主張他們應該支持政府，對抗德國軍國主義時，列寧被激怒了。他臉色慘白的站起來，拿著一杯啤酒，走向講壇。

「在此之前和之後，我從未看到列寧的臉色像這樣的死白。」布卡林寫道。「只有他的眼睛憤怒地燃燒著。然後，他以粗啞的聲音，開始強力，尖刻地抨擊他的對手。」

「他平靜的演說，」克魯茨卡雅說，「只有蒼白的臉色洩露了他的感情。他強調，戰爭的爆發並不是意外事件，而是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發展所致。而在司圖加特（Stuttgart）、哥本哈根及巴塞爾等地的社會主義國際會議，早已決定了對戰爭的立場。社會民主黨應該對抗本國的沙文主義，才能算是盡到責任。應該把這個戰爭轉變為無產階級對抗統治階級的戰爭。伊利克說了大約十分鐘，只談到原則問題。著著名鬍鬚的普列漢諾夫起而答辯。會中佔多數的孟什維克熱烈地為他鼓掌，普列漢諾夫在聲勢上是贏了。」

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七日，列寧寫信給一位十分活躍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徐利阿尼可夫（S. I. Liapnikov）……



「俄國的沙文主義者循法蘭西之鐘和不幸的比利時之後，敵視德皇及德皇政策。因此，對抗此一詭說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爲了使這個鬥爭鮮明，我們需要一句一針見血的口號。這個口號必須表現出站在工人階級利益的觀點，打倒沙皇政府最爲重要，因爲沙皇政權比德皇政府更差上百倍。現在並不適合喊出『和平』的口號，這是教士和小資產階級的口號。無產階級的口號應該是『內戰』。我們不能確定內戰，我們不能下令內戰，但我們所有工作都應朝向內戰。」

### 道不同不相爲謀

當一位名叫徐可樂夫斯基 (Shklovsky) 的布爾什維克爭論，除非德國被打敗，否則法國的民主制度必被摧毀。列寧回答：

「讓他們去摧毀它，法國只是一個由放高利貸及吃股利、金元的人組成的落後共和……對我們革命馬克斯主義者而言，誰贏都一樣……」

整體而言，他最看不起和平主義者和想要提前結束戰爭的良心客觀者，這將摧毀革命的希望。「戰爭不像基督教教士所想的樣子，既非偶然，亦非罪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寫道，「他們和所有的機會主義者一樣，宣傳愛國主義，人道主義及和平主義。戰爭是

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結果。它和平一樣都是資本主義的合理現象……說資本主義沒有可怕的內部戰爭，或說資本主義不可能帶來這場爭爭，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當帝國主義戰爭在各國的資產階級之間爆發，社會主義者的唯一職責就是把這場國與國的戰爭，轉變成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戰爭。去他的多愁善感又帶偽善的口號：『不計代價的和平！』，內戰萬歲！

在瑞士活躍的「國際主義者」是拉狄克，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從德國來此。他有關國際主義的文字在蘇黎世散發，相當受注意。

拉狄克爲帕夫斯說話。帕夫斯是一位俄——德社會民主黨員，爲了錢和女人而風評不佳。因爲侵佔公款，被德國社會民主黨開除黨籍。但是拉狄克在談話中，卻以寬縱的態度，對待他的錯處。拉狄克說，帕夫斯思想敏銳，只是不能專心於一件事情上。然而，帕夫斯這時卻爲同盟國做事。土耳其和德國正打算徵召喬治亞戰俘，進入土耳其軍中，送往高加索前線作戰。他們在保加利亞編成一個聯合組織，在此許多喬治亞人逃走。帕夫斯戰前在君士坦丁堡住了幾年，這時出任此一計畫的組織者。

如今，帕夫斯不只是熱烈的德國愛國者，更是德軍的契約商。戰爭財充實了他的荷包。爲他工作的人包括蓋涅茨基。拉狄克仍和帕夫斯及蓋涅茨基保持連絡，他雖然未參與他們的

發財事業，但是這條帕夫斯——蓋涅茨基連鎖，以及帕夫斯和柏林的關係，在列寧日後的行動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列寧發出消息給聖彼得堡的卡門涅夫，要布爾什維克在都瑪中宣言，俄國的工人階級希望俄國戰敗。卡門涅夫參加布爾什維克及黨代表的秘密集會，以採取列寧的宣言。

當卡門涅夫努力要都瑪代表接受列寧的宣言時，警察突然出現，將所有出席者逮捕。所有與會者，包括都瑪代表，被判叛國罪，然後送往西伯利亞。

這時列寧的宣傳在流亡者中引起迴響。他們希望俄國的失敗，加速革命的來臨。然而，一些列寧的支持者卻是和平分子，他們視列寧為和平的使者，並不很在意他對內戰的宣傳。孟什維克分裂為兩派。多數派在俄國由波垂索夫領導，在瑞士由普列漢諾夫領導，傾向支持戰爭。少數派由馬托夫及亞克瑟羅得領導，加上「國際主義者」，和義大利、法國社會民主黨左翼的立場一致。社會革命黨也分成兩派，一派由契爾諾夫領導，加入「國際主義」陣營；另一派由阿夫克申也提夫領導，傾向協約國。

列寧排除萬難，和聖彼得堡分部的中央委員會保持聯絡，並和史達林、斯維爾羅夫、及其他流放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取得聯繫，甚至還安排將其對戰爭的理論送給他們。

列寧分送政策報告給國外的布爾什維克黨團，他們決議採納他的提案，堅持布爾什維克

的口號，直到戰爭結束。列寧提議讓那些「機會主義者」，面對如此的最後通牒：「這是我們中央委員會對戰爭的宣言……你們願意以你們的名義發表嗎？不要？好，再見！道不同不相為謀。」

### 用死亡和毀滅爲武器

戰爭使俄國組織及不良的經濟呈現緊張，暴露農業、工業和交通系統的弱點。全國原先已被重稅所苦，如今負擔更重。政府不得不向外借款，更增加了外債。

軍事動員一千八百萬人，約合半數的成年工作人口。廠主不得不要工人從前線回來工作。技術勞工失蹤了，取而代之的是未受訓練的農人。當時，俄國工廠內機器設備不佳，而只有少許的進口機器。更糟的是，進口原料減少了，同時煤產量也下跌。

經過初期的勝利後，裝備不足、參謀作業不良的俄軍失敗慘重。沙皇尼古拉對外戰爭指揮能力不足，對內無法掌握內政事務，雙方面失敗的責任，仍然都指向他。

和沙皇政權的期望相反，戰爭並沒有把農民問題掩蓋住。農民都以爲沙皇作戰，將使他們得到土地所有權。

戰爭初起時，都瑪召開了一個一天議會，以顯現俄國內部的統一。政府與自由派已達成

內部的「和平」。「讓我們忘記爭論；」這些科代特的代表說。「讓我們不要給敵人任何機會，希望我們之間有衝突；讓我們記住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支持我們國家的戰士，為保護我們崇高的主義而戰！」

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個懦弱而又固執的人，不但不依從自由派人士，反而聽信德國顧問和拉史布丁的話。相形之下，皇后亞歷山卓較有頭腦和權威。

拉史布丁能够控制皇后，不只是因為他有天賦的催眠術，可以治療太子因血友病所引起的出血，更由於他具有超人的洞察力。他成爲亞歷山卓以及尼古拉和上帝溝通的媒介，因此拉史布丁雖然沒有預謀，但是卻能在政治決策上提供意見。這使他受益頗豐，而不致引起沙皇的懷疑。謠傳拉史布丁是德國的間諜，但從未被證實。皇后和拉史布丁聯合對付都瑪，將都瑪視爲對皇權的威脅。

「現在決定都瑪在八月開會，因爲我們的朋友多次要求你延期召開。」一九一五年夏，皇后在寫給他丈夫的紙條上作如是表示。

加利西亞前線的重大失敗，迫使沙皇於一九一五年六月重新召開都瑪，但在九月三日又告休會，這些時開時休的會議，不能平息代表的怨氣，他們要求把拉史布丁逐出朝廷。一九一五年，中產階級、貴族、及朝廷人士協調利益，組成進步聯盟 (Progress Bloc)。這個

聯盟的組織者米留可夫承認：倡議者是幾位沙皇的部長。聯盟包括都瑪中六個保守和自由的團體，他們要求廣泛的政治及社會改革，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但他們並未要求向都瑪負責的內閣，最後權威仍歸沙皇。然而這個不錯的計畫，畢竟只是他們的夢想，政府根本沒有施行任何改革行動。

一九一五年夏，列寧寫道：

「要解放無產階級，必須用火和鐵摧毀許多世上的事物。而如果憤恨和失望在羣衆中滋長，而革命時機也近成熟，那麼就準備組織新的機構，利用死亡和毀滅這兩種有效的武器，來反抗你的政府和資產階級。」

「這顯然並不容易，必定須經過困難重重的準備，以及重大的犧牲，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一種新的組織方式，而在學習之中必定會犯錯和失敗。這個階級鬥爭和參與選舉的不同，就好像對一個堡壘的猛擊不同於演習一樣。」

### 陷於孤立

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自稱爲國際主義者，全歐的反戰社會主義組織，在瑞士辛摩華爾得（Zimmerwald）召開。早先列寧在伯恩即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並呼籲所有作戰國家

的士兵和工人，放下武器和舉行罷工來反戰。

一九一五年五月，義大利加入戰爭，使義大利的社會主義者起而領導國際反戰組織。義大利社會黨派安志利卡·巴拉巴諾夫 (Angelica Balabanof) 和摩拉利 (Mogari) 到伯恩，和國際主義者協商。

列寧的提議招致不滿。米爾翰 (Merrheim) 是法國的工團主義領袖之一，他認為向工人及士兵發表這個宣言，將只於一個無用的姿態。其他的代表則指出，如果與會的代表簽下這份文件，返國後必定會面對叛國審判，而列寧卻依然在中立的瑞士逍遙。經過八小時的討論後，伯恩會議無功而廢。

羅勃·葛瑞姆 (Robert Grimm) 是一位瑞士的記者和社會主義者領袖，正進行促成所有不同反戰團體的持續聯絡。義大利社會黨邀請所有接受階級鬥爭及反戰原則的黨派，參加辛摩華爾得會議。但是辛摩華爾得會議也邀請稱之為「中央主義者」(Centralist) 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參加。

在預備會議上，辛諾維也夫代表布爾什維克，他反對邀請中央主義分子。前幾個星期，考茨基、伯恩斯坦及哈斯 (Haase) 發表宣言，要求沒有兼併領土的和平。亞克瑟羅得代表孟什維克宣稱，如果中央主義分子未被邀請，他將不參加這次會議，於是辛諾維也夫的提議

被否決了。

往後的發展顯示，考茨基等人較願意直接和有力的法國社會黨溝通，而不喜歡和辛摩華爾得會議中的小黨派交往。

與會的德國代表共十人，其中由李得伯爾領導的多數，是站在考茨基和極左派之間的中立派。只有卡爾·李伯涅克特 (Karl Libknecht) 的追隨者和列寧的立場一致。

布爾什維克由列寧及辛諾維也夫代表，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由亞克瑟羅得及馬托夫代表。托洛斯基爲他自己的小團體說話。蘇俄社會革命黨的國際主義者，由契爾諾夫及包布羅夫 (Bobrov) 代表；波蘭由拉狄克、瓦爾斯基 (Varsky) 及拉賓斯基 (Lapinsky) 代表。(這三人名爲分裂的團體行動)。可拉羅夫 (Kolarov，其後保加利亞的總統) 及克利斯西安·拉可夫斯基 (Christian Rakousky) 二人代表已不存在的巴爾幹聯邦 (Balkan Federation)。瑞典、挪威及荷蘭的小團體也有代表參加。法國工團主義者米爾翰和社會主義者布爾得隆 (Bourderon) 也參加，兩人都未替他們的組織說話。西歐國家中，只有瑞士及義大利的社會黨參加會議。總共有三十五名代表。

多數代表宣言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呼籲對抗戰爭及爲社會主義而戰。但是布爾什維克堅持更激烈的宣言，要求發動內戰，及組織一個新的革命國際。



由於德法代表共同反對列寧的宣言提議，議會瀕於破裂。這時拉可夫斯基起而斡旋，提出妥協的建議。宣言終於改成呼籲歐洲無產階級爲「無兼併及賠償的和平」奮鬥。妥協宣言提出後，列寧反對無效，大會仍然通過了。

這個會議產生了一個組織鬆散的反戰社會主義聯盟，即所謂辛摩華爾得聯盟（Zimmerwald Union），這個聯盟持續到共產國際建立爲止。

這個艱苦的議案通過時，列寧也正爲食宿費所苦。

辛摩華爾得會議後一個月，列寧在他的社會民主報上寫道：

「俄國的下一個革命，必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沒有推翻王朝和封建地主，革命不能算是成功；而沒有農民的支持，不可能推翻他們。俄國無產階級的目標是把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帶到終點，以點燃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火。」

一九一六年一月，列寧和他太太從伯恩搬到蘇黎世。

列寧努力將蘇黎世的各激烈小團體組織起來，但成效不佳。列寧召集他們在離住處不遠的蘇阿得勒咖啡店聚會。這羣人中有俄國及波蘭的布爾什維克，一些瑞士社會主義者，及一對年青的德國人及義大利人。當列寧簡述他對戰爭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整體觀點時，聽衆的反應冷淡。一名瑞士青年說，他無意於盲目地去撞牆，其他人表示同意。聚會失敗。不久會

衆開始離去，最後只剩下俄國人和波蘭人。克魯茨卡雅報告：「我們於是說了一些笑話，然後回家。」一九一六年在蘇黎世的這段日子，是列寧最孤立的時期。

### 事業降至谷底

戰爭仍然繼續，看起來似乎永無止境。因此，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辛摩華爾得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又在瑞士基恩瑟（Kienthal）召開會議。共有四十三名代表參加，其中包括三名法國議會社會主義代表。

在基恩瑟，由列寧所領導的辛摩華爾得左派，勢力比半年前強大了許多。在他們的推動下，通過決議，確定第二國際社會局的地位。雖然這並不意謂是布爾什維克的明白勝利，列寧卻對他的戰術收獲非常高興。

但是列寧同時也攻擊一些他的追隨者，對戰爭、和平及革命所持的態度不當，尤其是他們的「和平幻覺」。

「最毒的思想，」列寧說，「莫過於教士、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論斷，以為戰爭可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停止。殊不知，資本主義國家間（爲）瓜分世界的競爭，形成帝國主義。因此在資本主義之下，戰爭必不可免。」

列寧非常看不起那些建議無產階級拒絕武裝的人。「我們的口號，」他說，「一定要是：武裝無產階級，去征服剝削者和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

憤於政治行動不可能，列寧投入寫作中。一九一六年秋天，列寧每天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都埋首圖書館中，蒐集資料寫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列寧強調經濟獨佔在世界經濟中的新角色。他論斷，由於資本主義國家致力於追求新市場及殖民地，其間所引發的競爭差異，必定導向戰爭。

他甚至更進一步指出，除非各地的社會主義革命已成功，否則不應宣傳解除革命武裝。列寧以爲，社會主義只有經由革命才能成功，而革命是不能沒有武力的。在社會主義勝利之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戰爭必不可免。槍桿子決定革命的勝敗，而革命部隊擁有武力，就等於是無產階級的勝利。

瑪利亞·亞利桑卓弗那的死使一九一六年黯淡下來。自從一九一〇年在斯得哥爾摩會面之後，列寧就沒有再見過他母親。也就是在這裏，她第一次聽到列寧在公衆面前演講。瑪利亞的去世使列寧至爲痛心。

一九一六年是列寧一生事業的谷底。他孤立於俄國事件之外；被原先的追隨者遺棄；爲

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煩惱；徒勞於發動他國的社會主義內戰，企圖結成內戰聯盟不成功；他的聽眾從未如此少過，許多人把他當作狂人。

當他從一個日內瓦的政治會議返回蘇黎世時，抱怨原先回俄國的同志都沒有消息。他的門徒之一費利亞 (Filia) 同志建議，在俄國召開一個五、六十人的布爾什維克會議，然後以黨的名義發表反戰宣言。

列寧反問：「爲什麼要五、六十人呢？那太多了，五、六人就可以了。高加索一人，西伯利亞一至兩人，烏拉山區一人，莫斯科一人，彼得格勒一人。如果有四、五人來自這些中心，代表工人階級，宣稱是參加黨召開會議的代表，然後以反動戰爭爲決議，這將會是具歷史性的重大發展，同時也將是對我們革命運動的一大鼓舞。」

費利亞吃驚地看著列寧。

「在這個自稱是黨會的四、五人四週，」列寧說，「將造成一緊張的革命氣氛，必定鑄成成千上百名工人的革命意志。」

但是在一九一六年底，就算這四、五人也很難找。他們都到那兒去了呢？從那兒去找高加索的布爾什維克代表？他流放在西伯利亞，正和布爾什維克的都瑪代表及中央委員在一起。

### 窮途末路

革命前夕，在歐俄幾乎沒有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他的朋友所羅門（Solomon）聽說他十分缺錢，爲他在彼得格勒募錢。所羅門去找克魯辛，當時克魯辛正擔任工程師之職。當所羅門要求他協助列寧時，這位日後蘇維埃的外交官聳了聳肩。

「喬治」他說，「你在浪費時間，你和我一樣不瞭解伊利克，讓他下地獄吧！我們去吃午飯。」

他們用餐時，所羅門又重提幫助列寧之事。「好吧！」克魯辛回答，「看在你的面子上。」然後掏出皮夾，抽出兩張五盧布的鈔票。

所羅門大怒，丟回這十盧布：「沒有你，我們一樣可以做得很好！」他告訴克魯辛。

「那很好，」克魯辛冷冷地回答，並將那兩張鈔票放回皮夾。「別生氣，喬治。列寧根本不值得幫忙。他是個破壞狂，你永遠不知道他那個野人腦中會迸出什麼樣的主意。去他的。」

那段日子裏，懷疑列寧的人，並不是只有克魯辛。一九一六年七月，日後的密警頭子維雅奇斯拉夫·孟辛斯基（Viacheslav Menzhinsky），在巴黎的流亡報「我們的回響」（

*Our Echo*) (在一署名S.O.的評論中)寫道：

「列寧是一個政治偽善者，多年來一直把馬克斯主義和當時自己的目標混為一談。如今他完全迷糊了……列寧這位俄國獨裁主義的私生子，不但自認為是往後王位的繼承人，更自以為是共產國際的皇太子。一旦他當權，他的狂亂領導一定不下於保羅一世（繼亞歷山大一世後，半瘋的沙皇）。列寧分子不只是一個黨羽，而是一窩結黨浪人。他們故意誇大地揮動皮鞭，希望以尖叫引起無產階級的注意，幻想他們自己理所當然是無產階級的駕御人。」

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蘇黎世一個集會上，列寧向一羣年輕人說：

「當前歐洲的死寂，不應該使我們產生誤解。事實上，歐洲註定會革命。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恐怖，以及高生活水準所釀成的危機，使到處都充滿了革命的氣氛。而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跟班政府愈來愈傾向於盲目的聯合，終於將不能自拔，而引燃野火四起的民變。」

這個「死寂」即將結束。

俄國時勢快速推演，瀕臨爆發，使列寧結束流亡生活而返回彼得格勒的消息，成為萬人矚目的焦點。崎嶇難行的上坡路即將結束。但是直到一九一七年一月止，僅有少數專業革命分子知道列寧，俄國大眾仍不太知道他是誰。對西歐的社會主義者而言，他只是咖啡店中的

謀叛者，一個理論很多，信徒很少的俄國人。但是三個月後，在沙皇最喜歡的芭蕾舞廳，他的名字成爲自傑克賓黨人以來，最有萬鈞氣勢的革命之名。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八章

# 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

「我們來此集合……

受命報告……軍官藏匿起來了……

我們受命在工人代表蘇維埃中，

說出我們並不是以人民為敵……

我們加入我們兄弟的行列及工人之中，

保護所有人民的利益……

我們願為此犧牲……

我們開會決定歡迎……革命萬歲。」



俄國每一個城鎮門口都排著長長的隊伍。許多城市也停止供應水電。

一九一六年十月，莫斯科秘密警察的頭目警告警政部：「食物不足十分嚴重，許多人民……事實上都正在挨餓……任由這種情形發展下去，將導致革命性的聚會，散佈千百份革命傳單。我確信，這種憤怒的情緒是前所未有的。和一九〇五年比起來，這種情況對政府更爲不利。」

### 饑餓遍地

一九一七年一月，警察報告：「如果當今沒有饑民爲食物暴動，並不表示稍後不會有。羣衆的不滿快速的增長。每天愈來愈多的羣衆要求：『給我們食物，停止戰爭。』而這正是反政府的最佳宣傳。停戰對他們是一無所失。難測的是，何時及以何種方式發動事故。目前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事情已發展到瀕於爆發的緊要關頭。」

政府故意忽視這些警告。

不斷徵用農村勞力及馬匹，使耕地縮減。一九一七年一月，彼得格勒的日用品價格上漲了六倍。在莫斯科「今天沒有麵包，往後也不會有」的告示，隨處可見。莫斯科被迫將用電量縮減一半。

農民寄望戰後會給他們土地。而由於戰爭持續，動員了新的階級，使這個希望黯淡了。士兵被迫在口糧不足及沒有槍枝的情況下作戰。在這種情形下，村落中充滿了殘廢的退伍軍人。二流的軍事預備隊徵召了鄉村的最後人手。

拉史布丁當權的醜惡謠言傳到鄉下。前線處於鄉下傳來的流言蜚語之中；鄉下則處於前線傳來的謠言之中。前線的農民和在家鄉的農民一樣反抗當局，只是他們更為強烈。他們的報復行動採取更絕的手段。

警察被迫報告：「軍隊中充滿不安的分子，許多甚至可能發展為叛亂的武力，其餘的部隊可能會拒絕討伐叛軍。一旦前者成氣候，軍中似乎無能力組成反革命武力，以保護政府。武裝人民之中，正散佈著革命的因素。」所有這些起火的燃料正趨向自燃。政府逐漸瓦解中。羅曼諾夫王朝名下，從未有一個如此可鄙的朝臣聚合，欲將王朝引向毀滅。唯一多少有點用處的是內政部長普多波波夫（Proto Popov），但是他也愚蠢到以占星術來決定召開都瑪的日期。

其他的部長都是投機分子，貪官污吏及據高位掩護腐敗的人。其中有斯圖爾摩（Stuerner），一個老迷糊，「正合於當傀儡操縱」，拉史布丁這麼說；卡佛斯托夫（Khvostov）是一位向拉史布丁買官的監守自盜者；司契格羅維托夫（Shcheglovitov），拉史布丁稱

他爲「不要臉的」；科羅夫（Kurlov）是一位貪官兼色狼；度布羅佛爾斯基（他以通靈會議決定國策）。

甚至連皇后都稱呼他們是「呆子和白癡」。

王朝的最後一個月，真正的統治者是皇后。

都瑪在這時根本無力於影響政局。但是在一九一六年後期，進步同盟的各政黨會決定，強烈要求權力。俄國需要新領導人和指揮官，解救目前的經濟和軍隊。前任都瑪主席亞歷山大·哥契可夫（Alexander Guchkov）鼓吹發動政變。有人建議請皇后登上軍艦，然後將她送往英國。哥契可夫和克里毛夫（Krimov）將軍則希望能俘獲王室火車，迫使尼古拉讓位給其子亞歷克斯（Alexis），而由米開爾大公（Grand Duke Mikhail）（沙皇的兄弟）攝政，同時逮捕政府成員。

### 王朝瀕臨傾覆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七日，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和沙皇秘密交談，並警告他王位可能有危險。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朝臣想把拉史布丁殺死，以拯救王朝。但是就解除尼古拉的危機而言，除去拉史布丁的行動太晚了。

都瑪之中，充滿了完全控制政府的要求。都瑪主席羅日安科對都瑪控制政府的要求之回答是：「……我不能，也不願激起人民反抗沙皇。」

一九一七年一月，克里毛夫將軍聲稱，前線正面臨關鍵時刻。他宣言部隊支持都瑪的宮廷革命。

但是都瑪內部意見分歧，沒有準備行動。

「將軍是對的——必須發動政變。」代表辛加瑞夫(Shingarev)爭論，「但是誰敢冒這個險。」

代表西得羅夫斯基(Shidlovsky)憤怒地宣稱：「如果沙皇在毀滅俄國，我們不能可憐他。」

這句感性之言是都瑪之中多人心聲的回響，他們支持西南前線指揮官的宣言：「要在俄國和沙皇之間做選擇，我選俄國。」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米開爾大公要羅日安科坦白：「你以為將會有革命嗎？」羅日安科回答，「國家仍有希望，只要除去皇后的政治影響力，然後任命全國信任的官員。」但是他警告如果皇后仍然在位，革命必不可避免。

大公同意：「喬治布坎寧爵士(Sir George Buchanan，英國大使)跟我的兄弟也是

這麼說。我們家知道這個皇后有多糟。她和我兄弟四週充滿了叛徒——但我們該怎麼辦。」

「把真相說給沙皇聽，」羅安日科建議：「……告訴他……人民認爲她親德，爲俄國的敵人效力。」

大公答應試試看。

兩星期後，羅日安科警告沙皇：「陛下應該想辦法制止皇后干政。」

他建議起尼古拉任命一名負責的首相：「謠言四佈，大家都以爲每件事都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我們……在您四週沒有一個誠實的人；所有適當人選不是被辭退，就是自行離去。」

尼古拉回答：「提出事實來，你無法證明你的話。」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召開都瑪。在開幕會議上，克倫斯基宣稱：「原先許多人以爲朝臣有罪……但現在全國人都知道他們只是傀儡罷了。全國都知道是誰指使他們的。爲求免於臨頭大禍，必須設法除去沙皇，如果其他的路都行不通，用武力亦無不可……。」

皇后看到克倫斯基的演說辭後，她要求以叛徒之名把他吊死。

在彼得格勒一個左傾黨派的秘密會議上，布爾什維克的發言人徐利阿尼可夫宣稱，該黨無法支持自由派建立都瑪責任內閣的要求。他說，布爾什維克不會支持預期的示威，他們將爲其他口號進行宣傳。

## 暴動前夕

二月二十七日的示威遊行，有許多軍官加入，堡壘和街道之間的牆垣瀕於傾覆。

都瑪召開後約一星期，羅日安科聽說沙皇欲建立一個負責朝廷。首相哥利欽（Golitsyn）及其他內閣官員被任用，而尼古拉也答應稍後將出席都瑪。

哥利欽的喜悅十分短暫。當晚皇帝就告訴他，他被辭退了。

「但是，陛下，你明天如何出席都瑪？你不是答應建立一個責任朝廷嗎？」

「我改變主意了……」

當尼古拉在作最後掙扎時，時勢推演下，產生了自然的結局。三月八日彼得格勒的工人罷工。三月十日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指揮官卡巴羅夫（Khabalov）將軍，打電報給沙皇，告訴他許多工廠工人參加罷工，而公眾秩序幾乎已不能維持。

沙皇回答：「立刻……制止動亂。」卡巴羅夫下令向亂民全面射擊。

就皇后看來，這隆隆怒吼只不過是另一場小暴動。三月九日，她寫信給他丈夫：

「昨天在凡賽利也夫（Visiliev）島及內弗斯基（Nevsky），窮人襲擊麵包店，因而發生暴亂。他們洗劫了菲利普夫（Filipov）麵包舖，而哥薩克騎兵奉命前往鎮壓。我從非

官方管道得知有關消息。該項暴動從十點開始，但是到了一點就平息了。卡巴羅夫如今已控制了情況。」

第二天她寫到：

「罷工者及暴民比以前更大膽。騷動是流氓造成的。年輕的男男女女四下亂跑，高喊他們沒有麵包，他們這麼做只不過是爲了好玩罷了。如果天氣够冷，他們可能就待在屋裏不出來了。但是如果都瑪檢點一些，這件事會很快結束，平靜下來。反叛的言論並未在報上刊登，但是我以爲應該立刻嚴厲處罰反朝廷的言論。」

三月十一日，她向他丈夫保證，這次是游民造成的意外事件：

「整個問題來自這批游民，包括衣著光鮮的人、傷兵和高中女生等，他們鼓動其他的人。莉莉和一些馬車夫談過，發現了一些事實。他們說，學生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早晨在街上出現，將會被打死。多下賤！不錯，是馬車夫和電車司機在罷工，但這和一九〇五年的罷工不同，因爲他們都還崇拜你，他們要的只是麵包。」

在革命開始的前夕，皇后寫道：「……我認爲事情都可以解決。在他的墓旁，我感到陽光明亮，充滿和平、平靜，他以死來解救我們。」「他」是拉史布丁。

## 解散都瑪

當皇后正在寄發這封安慰人心的信時，羅日安科在三月十一日打電報給沙皇：

「情況嚴重了。首都正處於無政府狀態。政府已癱瘓了；交通斷絕；食物及燃料供應完全解體。不滿升高……軍隊相互射擊。顯然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一個新政府上。千萬不可托延，猶豫不決會造成致命的打擊。」

第二天，他又發出一份電報：

「情況繼續惡化。必須立刻採取行動……現在正面臨國家和王朝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

「解散都瑪！」沙皇如此回答。

羅日安科的電報建議：「遵從皇命，已下令都瑪休會至四月。維持秩序的最後堡壘已被拆除。政府無力制止混亂。現在，所有的衛戍、軍隊均瀕於叛亂邊緣，他們的軍官被殺……他們正向內政部及都瑪前進。內戰爆發了，並開始蔓延。命令立刻組成一個新政府……收回成命，立刻召開國會。發表宣言宣布這些決定……，一旦煽動言辭傳入軍中，德國必定戰勝，俄國和王朝必定毀滅。爲了俄國著想，我請求陛下，施行以上的建議。決定你及俄國命運



的時刻來臨了。如果拖到明天，就太遲了。」

卡巴羅夫將軍打電報給沙皇，報告彼得格勒的叛亂，要求軍隊支援，鎮壓動亂。

但是尼古拉仍然對他太太言聽計從。解散都瑪無異把通往革命的最後一道路障除去。

都瑪代表一致同意，在三月十二日召開非官方會議，決定都瑪解散後的行動。

代表來到都瑪，報告快速發展的時事。工人正在舉行選舉。一營軍人叛變，顯然是佛利斯基（Voliski）營。他們殺死了指揮官。哥薩克騎兵和人民連成一氣。路障被丟在內弗斯基。沒人能預料政府官員的命運。一支由工人、學生、女人組成的三萬人隊伍向都瑪走來。

### 叛亂開始

不久所有黨派領袖聚集都瑪主席的辦公室開會。羅日安科也出席。在被解散後，都瑪維持會議無異宣告革命。羅日安科和大部份人都不敢踏下這一步。有人建議，通過動議接受勅令，再立即召開非正式的會議。四處傳來激烈的言辭。有人主張都瑪應拒絕解散，宣布自身為行動政府，或宣告自己為制憲會議。另外，有人要求都瑪明示，到底是站在沙皇，抑是民衆一邊。就在這時，門口一陣騷亂聲，一位軍官衝入房中。

「都瑪的大人們，我想求你們的保護。」他喊道，「我是衛兵指揮，你們的衛兵，都瑪

衛兵。一些不知那兒來的兵士正意圖闖入。他們想要殺我，我幾乎無法逃脫，救救我！」

就在這個時候，克倫斯基說道：「剛才發生的事，證明我們不應遲疑……我現在要去會見軍隊，但我必須知道我要告訴他們些什麼。我可不可以告訴他們都瑪和他們站在一起，使我們成爲前鋒，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

「我不記得」夏爾金 (Shulgin) 寫道，「有沒有人回答他——可能沒有。但從那時起，他的形像突起。他明確的方法，就好像他是權威所繫……『他是領導人！』我聽到旁邊有人低語。」

那三萬名男男女女、士兵、工人和學生來到陶瑞得宮 (Tauride Palace)。克倫斯基稱呼第一波士兵爲「革命第一衛隊」。當人民佔領都瑪後，都瑪和革命匯聚而成一個暴亂團體。

同一天——三月十二日——彼得格勒的工廠工人，效法一九〇五年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組織一個「工人代表蘇維埃」 (Soviet of Workers' Deputies)，選契開賁爲主席，克倫斯基爲副主席。

叛軍及工人釋放了政治犯，然後向皇宮前進。此時彼得格勒的突出革命成員已嶄露頭角。兩點時，所有工會及合作社的領袖都趕到。戰爭工業工人團委員會 (Labor Group of

the War Industries Committee) 和左派都瑪代表聯合，組成工人代表蘇維埃臨時執行委員會 (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viet of Workers' Deputies)，其中包括都瑪代表社會主義者契開責，及斯科柏列夫 (Skobelev)，及其他五名成員。

### 蘇維埃大會成立

委員會立刻開始行動。當晚七時召開首次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大會。召集函由卡車分送至城中的各工廠。數小時之內，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就組成一個革命團體。

早上七點以前，上百名的各地代表開始進入會場，他們一堆堆擠在大廳外的長桌前登記。坐在主席臺前，等待自治執行委員會的是克魯斯塔勒佛。他曾領導一九〇五年的蘇維埃，此外還有所科羅夫 (Sokolov) 在九點召開會議，並要求選出一個常務委員會。會議有二百五十名代表參加，但愈來愈多人帶著訓令或任命狀前來參加。

代表們討論糧食問題，如何維持秩序，如何準備對沙皇政府的最後戰爭。然後他們選出一個永久的常務委員會，契開責為主席，克倫斯基和斯科柏列夫為副主席，可科羅夫、克瑞尼維克 (Grinevich) 及孟什維克左派的潘可夫 (Pankov) 為各部署長。

一羣士兵要求發言，立即被熱烈地接受。士兵們報告兵營中發生的事，會眾專心傾聽，

因為他們正吟誦出羅曼諾夫王朝的結束。

「我們來自佛里斯基營……來自巴夫洛斯基 (Pavlosky) 營……來自李托夫斯基 (Litovsky) 營……來自芬林茨基 (Finlindsky) 營……來自格瑞那狄爾 (Grenadiers) 營……。」

各營軍人的加入意味著把饑民的暴動，轉變為革命，因此他們被爆起的掌聲熱切地歡迎著。

「我們來此集合……受命報告……軍官藏匿起來了……我們受命在工人代表蘇維埃中，說出我們並不是以人民為敵……我們加入我們兄弟的行列及工人之中，保護所有人民的利益……我們願為此犧牲……我們開會決定歡迎……革命萬歲。」

短時間之內，與會代表決定把革命的軍隊和工人，聯合在一個組織之下。大會改為「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

會議繼續進行，突然一位年青的士兵高舉、揮舞著步槍闖了進來，高喊：「各位同志和兄弟：我代表閃米歐諾夫斯基衛隊向各位致意，我們全體一致決定加入人民的行列……」

大會再次達到狂熱境地，所有與會者都知道閃米歐諾夫斯基衛隊曾鎮壓一九〇五年在莫斯科的起事。而由於愈來愈多的各地代表加入，正意味著沙皇尼古拉已無力制止革命了。

### 接收政府

蘇維埃發表宣言，要人民遵守秩序。這份宣言的最後，呼籲召開制憲會議。

這份文件第二天早上刊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控制的消息報第一版。

其後的永久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並沒有黨派之爭滲入，因為此時各黨的立場，不是還不鮮明，就是不為與會代表所知。

在最初幾個星期，往後重要的革命人物都未被選入執行委員會，他們不是在流放地，就是仍在國外。

革命初期，蘇維埃自訂工作是擴張，及鞏固革命成果。蘇維埃並不是一個傳統的國會機構，在現有規章管制之下發揮功能。其成員很快增加到二千人。到了三月中旬更增加到三千名代表。

羅日安科就是向這個蘇維埃請求，讓他搭火車去見沙皇；也就是這個蘇維埃結束了大罷工，重開工廠，恢復電車交通。

都瑪的情況仍然十分混亂，沒有人知道往後會發生什麼事。克倫斯基和契開責冒險要求街上的士兵加入叛變，士兵答應了。

接受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委託，克倫斯基和契開責說服多數代表，選出一個臨時委員會，準備接收政府。他們兩人都成爲該委員會的成員。

彼得格勒四週的城牆都貼著消息報，呼籲民衆努力完成推翻沙皇政府的大業。

如今沙皇的大臣會議解散了。米開爾大公急切地打電話給參謀長亞歷山也夫 (Alexeiev)，要他對沙皇提出最後關頭的請求，宣布責任內閣制。沙皇回答說，他不會做這樣的決定。

在蒙幾利也夫 (Moghiliev) 附近作戰總部的皇家火車中，尼古拉還是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要使用強硬手段，任命一總指揮，鎮壓叛亂。伊凡諾夫將軍被指派擔任這項工作。

三月十三日，伊凡諾夫動身前往首都就職，擔任假設還忠於政府部隊指揮官。尼古拉命令皇家火車返回接近彼得格勒的沙科伊·色羅 (Tsarkoye Selo)。

凌晨兩點，火車駛進馬拉亞·維西拉 (Malaya Vishera)。一羣焦躁不安的人等在月臺上，「我們受命直接把你的火車運送到彼得格勒的自治政府處」。

皇家火車立刻退回茲科夫，魯斯基 (Ruzsky) 將軍的總部在此，希望魯斯基能效力。尼古拉仍期待伊凡諾夫的部隊能够壓制叛變。

### 苟延殘喘

這時皇后正在沙科伊·色羅。她寫信給他的丈夫：「事情糟透了。我不知道怎麼才能聯絡到你，但我確信，所有事都會好轉，這個信念深植我心。因為不知道你在那裏，而羅日安科又假裝不知道你的行踪，及爲何拘留你。我試著經由作戰總部與你聯繫。我想他們顯然是要避免我們接觸，直到你簽署一些文件，憲法或一些可怕的東西什麼的。而你沒有軍隊保護，像老鼠一樣被圈在陷阱中，又能如何？拘留一名皇帝，在歷史上最下賤卑鄙的事。也許你在茲科夫及其他地方的軍隊前現身，就可以組織起他們，團結在在你四週。假使你在威脅下而作出讓步，不必去遵守它，因爲是他們迫使你如此的。」

魯斯基勸他向臨時都瑪委員會低頭。經過一個鐘頭的激烈爭辯，沙皇同意組織責任內閣，由羅日安科擔任首相。然後魯斯基回來要求撤銷對伊凡諾夫將軍的命令。尼古拉有條件的投降了。

三月十四號凌晨三點半，沙皇做了如此讓步。魯斯基立刻通知羅日安科。但是羅日安科獲知沙皇的指示時十分憤怒。他爲什麼不在事情仍有可爲的時候做此決定？人民現在要的是沙皇退位。

早上十點十五分，魯斯基再次登上皇室火車，魯斯基呈遞和羅日安科的會話內容至沙皇面前。尼古拉要他唸給他聽。之後，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口。其間有片刻的沉寂。最後尼古拉終於恢復了自制。

他的聲音並不激動，話卻十分零亂：「如果爲了俄國的利益，我必須讓開，我願意。但是我只怕人民會誤解……爲什麼哥薩克騎兵指責我離棄火線……我生而不祥，我給俄國帶來惡運……但是祖先必不能原諒我背棄了加冕時的誓言……」

就在這時，參謀長亞歷山也夫的電報來到，宣稱只有讓位給太子，而由米開爾大公攝政，戰爭才有可能持續打下去；每一刻的遲疑，都可能使革命分子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

魯斯基唸出亞歷山也夫的電報。

「你認爲怎樣？」沙皇問道。

「這件事十分重要，」將軍答道，「請陛下慎重考慮。讓我們也聽聽其他轄區指揮官的意見。」

兩點時，魯斯基再度求見，這次還有兩位將軍和他一起。

魯斯基報告最近的消息。沙皇的衛隊向都瑪輸誠。皇后答應與羅日安科諮商。克瑞爾·佛蘭得摩羅維克（Crril Vladimirovich）大公率領部隊，向都瑪宣誓效忠；莫斯科地區的



軍事政府已向臨時都瑪委員會投降：沙皇政府的官員被捕。

### 沙皇退位

兩點半時，亞歷山也夫的電報送到，表達各前線指揮官的意見。全部贊成沙皇退位。

這時有一段沉寂時刻，「我決定了，」皇帝宣佈，「我將退位」。然後畫一個十字，所有的將軍也都跟著畫了個十字。

他在預報的空白處，寫下兩項聲明。一個給羅日安科：「我樂於爲俄羅斯祖國的利益犧牲，因此決定讓位給太子，而由我兄弟米開爾大公攝政。以上建議必須有一項諒解，我的兒子必須在我的身邊，撫養至成年。」

另一份是給亞歷山也夫將軍宣言：「爲了我們摯愛俄羅斯的幸福和解救，我準備讓位給太子，請大家對他的忠誠。」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清晨五點，都瑪代表哥契可夫和夏爾金從聖彼得堡出發，攜帶退位文件至茲科夫，交給沙皇簽署。

夏爾金寫道：

「我們晚上十點抵達，走下月臺，……有人來告訴我們皇帝正在等著，於是領我們經過

一些貨車……到達皇帝的車廂。沒有多久，他就出現了，……我們鞠躬致意，……他和善地和我們握手，……示意我們坐下。哥契可夫開始說話，……他十分激動……說首都發生了些什麼事……他描繪彼得格勒的情形。皇帝十分平靜地坐著。」

當哥契可夫說完後，皇帝以一種平靜、實事求是的口吻說：

「我決定退位……直到下午三點，我都想讓位給我兒子……但是之後我改變主意了，我要讓位給我兄弟——米開爾。」

「我們不知道事情會發展成這樣。這時好像哥契可夫起來反對，之後我要求給我們十五分鐘在哥契可夫商討……但是一切並未如此……我們同意……我們又能如何？」

「沙皇站起來……所有人都起立……哥契可夫遞上退位法案，沙皇接下，然後走出去。不久，我帶著退位文件回來，交給哥契可夫。」

「當時是十一點四十分，皇帝向我們道再會，和我們握手，……他的態度似乎比我們來時更和善……我們回到車上……然後在清晨回到彼得格勒。」

同時，在彼得格勒，都瑪委員會和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已任命臨時政府的官員。全俄自治聯盟的行政首長是喬治·洛夫（George Lvov）親王，科代特的領袖米留可夫教授出任外交部長；哥契可夫任戰爭部長；克倫斯基執掌司法院。

尼古拉的退位宣言來得太晚，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拒絕繼續王朝政體。

### 蘇維埃掌權

三月十六日早晨六點，克倫斯基打電話給大公，告訴他由羅日安科領導的都瑪委員會成員；同時也要告訴他，除了米留可夫，委員們都認為大公應放棄王位。

羅日安科表達出多數人的心意，米留可夫則爭論，必須以俄國人民所習知的權力來維持秩序，這個權力核心就是王朝。

經過幾小時的慎重考慮後，大公同意放棄王位。

皇后亞歷山卓卻仍希望一九〇五年的情況重演；當時尼古拉同意頒佈憲法及賦予人民公民權利，但其後食言，並壓制了革命。

她在三月十六日寫道：

「我非常諒解你的行爲，我的英雄。我知道你本來可以不簽訂違反你加冕誓言的任何文件。我們彼此相知，不須用言辭表達，我發誓，在我有生之年，我將再次看見你的人民及軍隊，爲了你統治的榮耀，將你推上王座。你爲了你的兒子和國家及你的聖潔，讓位給你的兒子。將來上帝會在你的土地上，親自加冕你。」

彼得格勒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如今是俄國的重要機構了。在臨時政府承諾施行臨時都瑪委員會及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提出的八項建議後，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才承認臨時政府。這八項建議包括：赦免政治犯及政治流放者；言論、出版、集會及罷工自由；廢除所有階級及宗教約束；普遍秘密投票選舉制憲會議，以建立政府及採用憲法；以國家民兵取代警察，向地方政府負責；民選地方自治官員；保衛彼得格勒，武裝參加革命軍隊；將公民權擴張到甚至出勤務的士兵。

這時克倫斯基是大家的偶像，雖然他是革命政府中唯一的社會黨員，但他也代表工人及士兵蘇維埃。他是以替政治審判的被告滔滔辯護而知名。他深入調查勒那河金礦屠殺案，更提高了他的聲望。他以工人鬥士的角色進入都瑪，後來成爲溫和派社會主義領袖之一。

### 最自由的國家

雖然第一臨時政府的成員大多爲「資產階級」，但仍須向蘇維埃低頭。而蘇維埃多由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組成，多數人都都認爲臨時政府是屬於有產階級的政府。蘇維埃決定將革命導向社會改革。使社會產生整體的變動，一如剛成功的政治變動。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發佈命令，要求部隊不要接受沒有彼得格勒蘇維埃附署的命令，要求各

單位組織蘇維埃。這項命令使軍中紀律受到致命的一擊。

克倫斯基原先充當溝通溫和派都瑪和激烈派蘇維埃的中間人。他周遊國家聯合各地人民支持新政府。

「我看見，」他在奧得薩一個軍隊單位的聚會上說，「橫掃全國的熱情，這是俄國革命的奇蹟，把奴役轉為自由，這是歷史上僅有的一次。」

「我們的苦難已到盡頭了，俄國人民的心都為一種感情所悸動，讓我們大家全心全力為世界和平奮鬥。我們相信所有國家有幸福自由的權利。」

猶金·特普貝茨科伊 (Eugene Trubetskoy) 教授，一位溫和的自由派，他寫道：

「這是獨一無二的革命。曾經有過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但我不以為曾有過像俄國那麼廣大、徹底的全民革命。每一個人都締造了這個革命。每一個人都參加了革命——工人、士兵、資產階級、甚至貴族——所有的社會力量都加入了。」

就是這股精神力量，賦予俄國革命生命，使俄國在一夜之間成為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於真理報上所說的「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九章

### 列寧回彼得格勒之路

列寧的支持者圍在火車四周，

舉著革命旗幟，

高唱「國際共產歌」；

他的敵對者，

一羣反德的社會主義者則高喊：

「間諜！德國間諜！你看看他多高興

——在德皇的保護下，

他要回家了！」

### 政治蜜月期

俄國革命確定的新聞，今列寧大吃一驚。一九一七年三月，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不是流亡國外，就是流放西伯利亞。辛諾維也夫、瑟馬西科（Semashko）、盧那查爾斯基、李托維諾夫、契切瑞恩、蓋涅茨基、拉狄克、瑞阿山諾夫（Riazanov），可隆太（Kollontai）夫人、拉林（Larin）及列寧等人都已流落國外多年，一些在瑞士，其他一些在倫敦、巴黎。布卡林和托洛斯基一起在紐約編一份流亡報紙。史達林、卡門涅夫和斯維爾羅夫等人則在西伯利亞。

當一位老同志布隆斯基（Bronsky）跑到列寧處，告訴他這個來自彼得格勒的驚人消息時，列寧不敢相信，直到蘇黎世的報紙證實了這件事。從這時開始，他將全部的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趕回彼得格勒，愈快愈好。每一分鐘都關係重大。在消息不周全的情況下，他已開始著手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武力聯合陣線。他可以預見未來的連串戰鬥——黨內的、黨外的。而他對國內的布爾什維克戰友能否執行正確的革命路線，深感懷疑。

一九一七年春，從歐洲到美洲，從西伯利亞荒原到俄屬亞洲，所有的人都趕向彼得格勒。結束改逐生涯的，有男有女及各種團體；先前的革命分子、自由派、社會主義者、農人、

學生，以及激烈的知識分子；在沙皇政府獄中或充當苦役多年的人。一九〇五年的風暴使千萬名學生、工人被捕。

由於臨時政府普遍大赦，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趕向彼得格勒。這是俄國最自由的一刻。彼得格勒抖落了最後一灘雪，成爲解放的俄國人民慶祝的中心。

第一批到達彼得格勒的重要布爾什維克是：史達林、卡門涅夫、姆藍諾夫(Muranov)以及斯維爾羅夫。他們在三月底之前，就從西伯利亞趕到。他們到達時，仍處於政治蜜月期，而他們立即感染此種氣氛。可是他們在真理報的辦公室發現完全不同的態度。布爾什維克的黨報真理報，在沙皇政府覆滅後，立即重新開始發行。這是由莫洛托夫(Molotov)及得利阿尼可夫擔任臨時編輯，他們在大肆攻擊臨時政府。

史達林、卡門涅夫、姆藍諾夫很快就將編輯工作接了過來。三月二十八日發行了他們的報紙。真理報在這三頭馬車的領導下，對臨時政府及其他的社會主義黨派，抱著安撫的態度。而這時，互不聯繫的列寧和托洛斯基，卻一致呼籲無產階級對臨時政府作戰，並要求立刻停止對外戰爭。史達林則採取謹慎小心的立場。

三月二十七日，彼得格勒蘇維埃一致通過，向「全世界的人民」發表宣言，把三月革命解釋爲向民主和平前進的一步，而這一步奠基於打敗帝國主義的德國。這項宣言與列寧對戰



爭的解釋大異其趣。列寧以爲戰爭純粹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邪惡競爭，而三月二十八日史達林站在宣傳的立場，在眞理報上寫道：

「高喊『停止戰爭』的口號，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德軍仍聽命於德皇，俄國軍人就應堅守崗位，以子彈對付子彈，以砲彈對付砲彈……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昨天的宣言，就是要呼籲世界各地的羣衆，要求他們的政府停止這場大屠殺，因此不應受到漠視……我們的口號是要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促使所有交戰國立即開始協商。」

據得力阿尼可夫說，眞理報的新立場使布爾什維克黨驚訝不已。陶瑞得宮謠言四播：「布爾什維克黨中溫和、理性派，取代了激進派的地位」。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布爾什維克黨人面對著一些「惡意的微笑」。

工人集中於布爾什維克各地的黨部，要求開除史達林、卡門涅夫及莫洛托夫。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史達林向布爾什維克黨彼得格勒大會報告：

「就算臨時政府不願意，或並不積極，卻已開始鞏固羣衆革命成果。這種情況有其正面，也有其負面意義。加速革命過程，或篩除終要除去的資產階級，不見得對我們有利。在堅持革命前進上，我們支持臨時政府；就反革命的立場上，我們不能支持它。」

會議記錄記下：「當天議程是契瑞提利所提議黨的統一。」

「史達林：我們必須贊成。決定統一問題的態度有其必要。根據辛摩華爾得議案，統一是有可能的。」

當莫洛托夫起而反對時，史達林回答：「我們不應堅持不同的意見。就同一黨立場而言，我們之間小小的差異必會消失。」這就是史達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立場。當時這是許多孟什維克左派及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但列寧的想法卻不同。

三月二十日，列寧仍待在蘇黎世，寫下首封「遠方書簡」(Letter from Afar)。當這封信在四月三日的真理報上刊出時，象徵與史達林、卡門涅夫等妥協派完全破裂。

根據列寧的說法，俄國王朝之所以那麼容易被推翻，是因為「英法帝國主義的陰謀，幫助米留可夫、哥契可夫等人奪取政權，其目的是要延長帝國主義的戰爭，促使俄國繼續從事長期兇猛的戰爭，使千百萬俄國工人被殺。使哥契可夫及敘利亞、法國、美索不達米亞……英國資本主義者，仍能佔有君士坦丁堡。」

同一天，托洛斯基在紐約他的新公社(Nový Mir)報上寫道：

「『沙皇的政府不再了』。哥契可夫和米留可夫告訴人民：『現在你們必須為所有的國家流血』。但是俄國帝國主義者所謂的國際利益，指的是再度佔領波蘭，征服加利西亞、君士坦丁堡、亞美尼亞及波斯。易言之，俄國如今加入歐洲帝國主義的陣營，尤其是其同盟，

英國和法國。」

### 設法返國

在三月二十四日的「遠方書簡」中，列寧呼籲無產階級組織七十五萬人的民兵，對哥契可夫、米留可夫、及地主和資本家「作戰。他大聲疾呼：拒絕承認俄國和協約國的條約，公佈所有的密約，以及發表新的和平條約宣言，其中包括解放所有殖民地，召集各國工人推翻政府，把所有權力轉移給工人代表會議。

這些書簡先寄給在中立的斯得哥爾摩的蓋涅茨基，再轉給列寧在彼得格勒的妹妹瑪利亞。

列寧仍留在蘇黎世。他回國之事遇到阻礙。臨時政府並不因為他誓言回國推翻政府，而拒絕他回國。倒是英國和法國不願給他簽證及提供交通工具。

但是列寧不會在瑞士待太久。如果協約國不幫助他回國推翻政府，然後和德國言和；柏林完全願意。

諷刺的是，馬托夫首先建議，以德國戰俘為交換，讓俄國革命分子經由德國回國。

馬托夫提議後不久，瑞士社會民主黨人葛瑞姆自願提供協助，但是他失敗了。沒有取得

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同意，孟什維克拒絕行動。列寧則告訴葛瑞姆：「他的黨決定無條件接受建議，立刻計畫行程和輸送流亡分子返俄。」

這時，只有十名流亡分子願意未得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同意下回去。「孟什維克黨徒」列寧打電報給斯得哥爾摩的蓋涅茨基指出，「要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核准。」

葛瑞姆不願爲此再進行協商。另一名社會民主黨「國際分子」弗瑞茲·普拉騰 (Fritz Platen) 介入。「普拉騰」布爾什維克官方聲明，「和德國駐瑞士大使達成協議，主要條件如下：第一，不論其對戰爭的立場如何，所有流亡分子都必須走；第二，所搭乘的火車得享有外交豁免權；最後，所有返俄人員應鼓吹俄國釋放同數的德奧戰俘。」

這是公開的言辭。德國東戰場參謀總長霍夫曼將軍的說明較爲具體：「我們當然會利用宣傳，增加俄國革命使俄軍解體的因素。某位向來和流亡瑞士的俄國革命分子有聯絡的人，提出一個理念，就是利用這些流亡分子，加速破壞與打擊俄軍的士氣。」

〔他向艾茲柏格 (Erzberger) 代表及德國外交部報告，然後計畫經由德國把列寧送回彼得格勒。〕

「某位向來和流亡瑞士的俄國革命分子有聯絡的人」是誰？這人便是帕夫斯。他提議德國利用機會，允許列寧和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回俄，以圖利於德國。馬爾山伯爵 (Count Von

Maltzan) 及德國宣傳部長艾茲柏格都支持帕夫斯的建議。他們向首相貝斯門——荷威格 (Bethmann-Hollweg) 報告，首相於是向參謀本部提出帕夫斯的「巧計」。

當帕夫斯正在外交部策畫這件事時，一位直屬於斯巴達聯盟 (Spartarist Union，德國共產黨前身) 的反戰分子保羅·李維 (Paul Levi) 則負責伯恩——蘇黎世的協商。在和蘇黎世的列寧和拉狄克商談後，李維要求伯恩的 *Frankfurter Zeitung* 通信員和德國駐瑞士大使商討，大使答應回柏林查詢。

第二天晚上，李維正在人民廳時，接到德國大使的電話：

「我滿城到處找你，」他說，「我怎麼和列寧聯絡？我想運送他的最後決定，隨時就會來了。」

從大使說話的腔調中，他知道柏林十分重視這件事。當他把這個消息告訴列寧時，列寧興奮地匆匆記下經由德國返俄的條件。之後，列寧接受了所有條件，開啓了通往彼得格勒的路。

消息傳出，列寧將不經彼得格勒蘇維埃同意，直接從德國回俄，引起了瑞士和法國社會主義者的不滿。在俄國政治流亡者的聚會中，大家同聲譴責列寧和他的徒衆。

兩天後，俄國政治流亡者及瑞士和義大利的工人都湧到車站，去看列寧和他黨羽離去。

這些列寧的黨羽包括辛諾維也夫、拉狄克、克魯茨卡維、卡品斯基，及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但是其中也有二十名非布爾什維克黨人。列寧堅持他們同行，希望能彌補一些受德國保護回國所給人的惡劣印象。列寧的支持者，圍在火車四周，舉著革命旗幟，高唱「國際共產歌」；他的敵對者，一羣反德的社會主義者，高喊：「間諜！德國間諜！你看看他多高興——在德皇的保護下，就要回家了！」

列寧站在他車廂的窗口前，臉頰貼著窗格，一面笑一面捶頭。

四月十日，蓋涅茨基接到列寧的電報：

下午六點抵達

列寧與蓋涅茨基在美爾冒（Malmo）會面。當他們擁抱時，蓋涅茨基不禁熱淚盈眶。幾個鐘頭之後，他們坐上一輛特別的車子，開往斯得哥爾摩。他們談到深夜，列寧不斷追問彼得格勒的最新消息。

帕夫斯並未和列寧見面，但是傳消息給列寧，要他立刻進行和平工作。列寧回答，他的工作是鼓吹革命，不是從事外交。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章 春雷

真理報刊出列寧有名的「四月理論」：

「……戰爭是由過去五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致……

如果不摧毀資本主義，

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

也就是沒有武力的和平。

只有突破此一戰線，

無產階級才能向階級的利益前進。」



### 抨擊同黨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曙光中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擠滿了舉著紅旗的羣衆。他們有工人、士兵、各革命組織的代表。最後，火車的鈴聲終於傳來了，火車車廂開進了羣衆的視線之內。

列寧第一個出現。一羣工人立刻把他扛上肩頭，把他送到芬蘭車站的「人民室」（原先的沙皇室）。羣衆由四處擁到，高喊著歡迎這位回到解放首都的革命份子。

列寧大步走向室中央，站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契開責面前。

「列寧同志，」契開責說，「我們以彼得格勒蘇維埃及革命之名，歡迎你回到俄國來……但是我們認爲當前革命工作的重點，在於保護我們的革命，不受內部及外部的威脅……我們希望你加入我們，爲這個目標努力。」

列寧面不改色的站著，契開責的話，他好像一句都沒有聽到。他的目光掃過房間，注視著羣衆；最後掃過契開責，以及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他開始向羣衆演說：

「親愛的同志們、士兵、水兵及工人們，我很高興在此爲俄國革命的勝利向你們致敬，爲你們是國際無產階級軍隊的衛士，向你們歡呼……我們的同志卡爾·李貝涅克（Karl

Liebkecht) (德國斯巴達同盟的領袖) 的號召就要傳來了，人們將會把武器轉向他們的資本家壓迫者……你們努力所獲致的俄國革命，開啓了一個新紀元。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列寧從芬蘭車站被護送到布爾什維克的總部西辛斯卡雅 (Kshesinskaya) 宮。

在此，一羣士兵和水兵正在等著。列寧站在二樓陽臺向他們發表談話，向他們保證俄國革命，是世界各地受到剝削人民開始起義的起點。

然後列寧回到廳中，會見聚集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他面帶輕視，似笑不笑的聽著他們的談話。然後列寧起立，痛斥他們。

事實上，他的第一句話是：「不支持臨時政府。」他完全和史達林及卡門涅夫陣線決裂，而他不妥協的口氣，令他的戰友緊張、喘息。

抨擊完自己的黨徒後，列寧與蘇維埃中佔多數的布爾什維克黨劃清界線，將他們歸入敵人陣營。

「只有辛摩華爾得左派堅守無產階級革命陣營，」列寧高喊，「其餘的人都是投機分子，說得很好聽，事實上卻違背了社會主義和勞工大眾。」

當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仍然為他的激烈抨擊驚愕不已時，列寧開始再一次以不帶廢話的語氣，說明他的黨綱。身為會議主席的卡門涅夫，表達出布爾什維克黨對列寧言辭的反應：

「我們可以贊成或反對列寧的觀點，」他說，「我們也不必認同他對事情發展的看法。但無論如何，他都是我們的黨領袖，我們將和他一起走向社會主義。」

列寧首先拜望的，並不是陶瑞得宮，而是他母親的墓地。他一到西辛斯卡雅宮，就打電話召車，前往墓園。

當列寧回來的消息傳開後，引起彼得格勒各處水兵、士兵、學生、工人的憤怒。四月十七日，波羅的海第二艦隊的士兵通過議案，譴責列寧接受德國的援助。佛林斯基營區曾討論是否要逮捕列寧。許多其他的軍中集會則要求臨時政府，調查列寧經由帝國主義德國回俄的內幕。

體育學院的學生同盟在西辛卡雅宮外，舉行反列寧的示威遊行。傷兵代表也舉著告示牌參加，上面寫著：「列寧及其黨徒——滾回德國！」

列寧回來引起的騷動不小。沙皇的覆滅引起全俄人民心理上的震撼。以克倫斯基的話來說，全國人民「都受到無止境的自由，從最束縛的社會解放到最人性的社會。」在這同時，人民也因三年的戰爭，面臨經濟衰頹、耗竭。交互激盪之下，反應出的是意志的麻醉。工廠工人停止工作，前線士兵停止作戰。「人民不再聽從命令。官方不再能下達命令……工廠裏工人用手推車推出可恨的監工及工程師。許多地方的農人，不等政府下令，就開始奪佔土

地。前線逃亡的人數超過以往。士兵從早到晚開會，全部軍官都被懷疑。三月十三日，克魯斯塔得（Kronstadt）的水兵殺死了波羅的海艦隊指揮官，及許多軍官。其他的軍官被捕下獄。在各城市中，由於臨時政府無法維持秩序，爆發了私刑、搶掠等無法無天的浪潮。」新政府必須十分努力，才能免於覆滅。

#### 「四月理論」

列寧回彼得格勒後的一個早晨，在陶瑞得宮召開全社會民主黨大會，討論聯合所有分離黨派的可能。列寧在此發表了一篇不妥協的演說，表達出他已為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強硬路線，也因此使聯合無望。

列寧說完後，一位剛結束流亡的前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約瑟夫·葛登堡（Joseph Gol-denberg）起立演說。他對列寧認識十分清楚，曾與他共事，也曾經十分贊同他的觀點。此時，他卻憤怒地表示相反的意見：

「多年以來，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所留下的空位已由列寧遞補上。我們剛才所聽到的每一句話都是離棄社會主義的教條，及原有科學的馬克斯主義。我們剛才聽到的是一篇清楚明白的無政府主義宣言。無政府主義的先鋒巴枯寧的繼承人正是列寧。他現今已不再是馬克斯

主義者，也不再是社會民主黨的戰鬥領袖。新的列寧出現了，那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列寧。」葛登堡勸他的聽眾和這位「外國來的朋友」所持的主義對抗。不久後，列寧手下消息報的編輯喬治·斯得科羅夫（George Steklov），也發表類似的談話。

這些在蘇維埃中，對列寧回國及初次演說的反動，消除了臨時政府領袖對列寧的疑懼，而感到安全。他們以們，經由德國幫助「輸入」俄國的列寧，有助於抵消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效力。四月十七日，斯科柏列夫向內閣報告，謂列寧是一個「過氣人物」，如今並不處於運動行列中。

對列寧力量誤解的最佳例證，莫過於法國駐彼得格勒大使毛利斯·帕利歐羅格（Maurice Paleologue），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記：「今天早上，外交部長米留可夫告訴我：『列寧昨天在蘇維埃中完全失敗，他的立場極端，（他）笨拙粗魯地為立即和平辯護，而會衆的噓聲卻把他轟下臺。從此，他決不可能東山再起。』」在此，帕利歐羅格補述：「我告訴他，希望如此，但是我很怕米留可夫再一次因樂觀而吃虧。」

格據蘇維埃執行委員，社會革命黨員佛蘭得摩·山辛諾夫（Vladimir Zenzinov）指出，只有克倫斯基不認為列寧不會威脅三月革命。他回憶，列寧到達後幾天，克倫斯基告訴他：「這個人會摧毀革命。」

陶瑞得宮火爆的會議後幾天，列寧召集他原先的布爾什維克同事開會，如今這些人的立場曖昧。

「列寧，」喬科哈諾夫 (Sukhanov) 說，「召集他的老戰友，並不是要和他們討論情勢或說服他們。他只要知道他們是否相信他的新真理，他們是否同意他的計畫，可否爲他所用。戰友們開口說話。沒有一個人支持他……沒有一個人能爲他所用。列寧靜靜地聽這些『叛徒』說話，然後任由他們離去。」

兩天後，真理報刊出列寧有名的「四月理論」(April Thesis)。在這篇明確的行動計畫中，列寧坦白的要求以內戰制止國際戰爭。

「我們當如何中止戰爭？」他提出問題，自己回答：

「……戰爭是由過去五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致，其中原因錯綜複雜絞結在一起。因此你不可能逃避戰爭的帝國主義性格。如果不摧毀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也就是沒有武力的和平。只有突破此一戰線，無產階級才能向階級的利益前進。」

「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才有可能永久停戰。俄國對抗資本主義的武器，握在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手中。」

「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國革命，是將帝國主義戰爭改變爲內戰過程的開啓。這個革命踏

出了結束戰爭的第一步。但是必須跟著踏出第二步，以求永遠停止戰爭，使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這將是全世界『突破』資本主義利益防線的開始，也只有如此，才可使無產階級永久脫離戰爭，達到永久的和平福地。」

### 脫離過去

他如今支持蘇維埃民主，而不是他在三月革命以前一直鼓吹的議會民主。為強調他完全與以前斷絕了關係，列寧將社會民主黨改名為共產黨。

「多數『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及影響大家的黨報，都背叛了社會主義。他們對社會主義不忠，逃到了資產階級的陣營中。」

「廣大的羣衆都深感憤怒，覺得他們被他們自己的領袖欺騙了。」

「我們所要做的是重建世界。我們要終止帝國主義的戰爭。解救陷入戰爭的千百萬人民，使他們脫離耗費巨大，普遍民主制度無可制止的戰爭——人類史上最大的戰爭。」

列寧的「理論」，以一布爾什維黨老黨員的話來說，是具有「高爆炸彈」的威力。刊出之後幾天，真理報的編輯寫道：

「列寧的整體計畫，似乎是在假設資產階級革命已結束，應立即將之轉變為社會主義革

命。」

「理論」引起列寧親密的同志們普遍的反對。列寧一點一點的回答反對者的意見，並在許多論文、手冊、演講中詳細說明他的觀點。他持續突出的奮鬥，終於爲布爾什維克吸引了許多追隨者。

馬林諾夫斯基事件，如今更增加了列寧的煩惱。臨時政府公佈了歐克拉那的資料，因此事實十分明白地呈現在眼前。馬林諾夫斯基以波特諾伊 (Portnoy) 之名，爲歐克拉那做事。他報告每一個重要的布爾什維克會議，揭發使用假身份的布爾什維克領袖，透露秘密報社的所在地點。一九一〇年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被捕，與他有直接的關係。他詳細地報告真理報的編輯內部，並提供貝雷茨基 (Beletsky) 有關真理報資助者的名單。他必須爲史達林、斯維爾羅夫及特洛雅諾夫斯基夫人等人的被捕負責。

當馬林諾夫斯基在都瑪就職時，歐克拉那的頭子貝雷茨基，將付給他的錢從每月五百提高到七百盧布，還爲有價值的情報另付花紅。他有直通貝雷茨基的電報線，並定期在聖彼得堡各餐廳的包廂內，和他見面。馬林諾夫斯基也向歐克拉那提供社會民主黨都瑪代表會議的備忘錄。他也提供真理報的社論報紙給貝雷茨基編寫社論。掛名的編輯查爾諾馬佐夫並不會阻礙這件事；他也是歐克拉那的間諜。



面對這些骯髒的證據，列寧終於承認馬林諾夫斯基是歐克拉那的間諜。但他解釋道：

「馬林諾夫斯基可能毀掉某些人，但是就黨的成長來說，它在成千上萬羣衆中的影響力，不可能被馬林諾夫斯基阻止或控制。」

這可是列寧向馬托夫及其他被他激烈攻訐黨員的無心道歉，但仍沒有最後的表白。

儘管有大大小小對列寧不滿的風暴，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全俄布爾什維克大會，仍然完全接受列寧的命令，而主要決議也和他的「四月理論」相符合。

雖然黨內多數傾向列寧，但仍有人反對他。未來的秘密警察頭子色辛斯基（Pzerzhin-sky），要求聆聽「和我們在一起，有具體革命經驗的同志」的反對意見。卡門涅夫分發一份反對立場的論文，為「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辯護。卡利寧（Kalinin）繼續鼓吹孟什維克聯合對抗都瑪中的自由派。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斯密多維其（Smidovich）抱怨：「每次我們一說話，就有一個妖怪從列寧同志的『四月理論』中出來反對我們。」史達林保持沉默。

縱然這些布爾什維克領袖持保守意見，這次會議仍將臨時政府冠上「地主及資本家的政府」封號，並反對和「盲目愛國主義的孟什維克聯合」。同時會議亦否認曾經或準備單獨和德國講和。

宣布這些原則之後，有很多人脫離布爾什維克黨，包括列寧的武裝同志華伊亭斯基。卡門涅夫雖持反對立場，卻沒有離開黨。

大眾並不真正瞭解列寧的口號「所有權力屬於蘇維埃」的真正意義。對羣衆而言，蘇維埃是由工人、農人、士兵所選出來，代表民主革命的意志。但是就列寧來看，「所有權力屬於蘇維埃」可以巧妙掩護他的真正目的：布爾什維克黨專政。他希望在彼得格勒蘇維埃籠絡克魯斯塔得的水兵，及布爾什維克派的軍隊時，他可以運用這個時機攫取權力。但是列寧不只對羣衆隱瞞了他真正的目的，也瞞過了他的參謀。

### 革命狂潮難以遏止

全國黨員大會後，布爾什維克開始大肆宣傳。到了五月下旬，許多彼得格勒的蘇維埃轉而親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也轉而支持列寧。

列寧的主張受到支持，主要得利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犯下大錯。五月一日，米留可夫指示俄國外交代表轉達一項外交函件，其中他說明俄國將和協約國共同作戰，直到贏得對德國「決定性」的勝利。

米留可夫的函件，立刻激起反對的浪潮。羣衆示威，要求米留可夫辭職。

蘇維埃呼籲全國人民團結在全國各地新組成的地方蘇維埃四週。蘇維埃的領袖堅定的相信，所有交戰國的人民，可以迫使他們的政府參與協商兼併及賠償的和平。

五月八日，蘇維埃執行委員投票決定，召集支持蘇維埃和平立場的各國工人及各黨派，參加一個國際社會主義會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立刻派代表出國，和中立國和協約國的社會主義者聯絡，以及和荷蘭及瑞典的社會主義代表在斯得哥爾摩見面，準備召開國際會議。

但是米留可夫已宣示出俄國的戰爭目標，顯示出彼得格勒有個政府。而權力的分裂使前線及國內的士氣漸趨低落。因此有必要將臨時政府與蘇維埃聯合。五月十二日，哥契可夫辭去戰爭部長之職；六天後，米留可夫亦離開臨時政府。首相富夫邀請蘇維埃領袖進入內閣。

五月十七日，富夫組成聯合內閣，克倫斯基出任戰爭部及海軍部長，另外有五名社會主義者任內閣閣員。其中包括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契爾諾夫，及孟什維克的領袖契瑞提利。

聯合政府使俄國政權更具代表性。新內閣反映出新興起的反資產階級潮流。但新政權並沒有要求強力或權威統治。革命的鬧門仍大開著。答應致力於無兼併或賠償和平，又同時履行俄國和法國、大不列顛及美國的協約作戰義務，卻不能使彼得格勒約十萬的軍隊滿意。光是暗示他們，要他們開往前線，去解救吃緊的同志，都有可能引起他們的背叛。

社會主義者及自由派領袖所構成溫和及漸進政策的脆弱閥門，無力防堵不滿的士兵、克魯斯塔得、水兵及農民大眾所構成的革命狂潮。他們要以更多的革命，求取進一步的解放。革命的暴力尚未完全發洩。臨時政府中的社會主義領袖，及彼得格勒蘇維埃都盡力使革命羣衆的感情狂潮趨於溫和理性的民主信心，但卻是徒勞無功。他們對經過三百年羅愛諾夫王朝的統治，面臨三年戰爭劫掠的俄國人民，所發表的演說，還不如去對英國的工會成員去說，會來得有效些。

不安的羣衆，從列寧的口號中，聽到了自己的心聲，它誇張地表達了對整個資產階級世界的憤恨。

一九一七年全俄蘇維埃大會上，這股俄國革命的內部衝突，確切表現在列寧和克倫斯基的爭論之中。

就在這次會議上，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致命的兩極發展，從賈任·拉佛諾夫及巴枯寧以來的分裂，表露無遺。

六月十七日，列寧在此會議中演說。在說明蘇維埃是類似「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會議」之後，列寧要求蘇維埃將所有臨時政府的權力奪取過來。

然後克倫斯基回答。他警告聽衆，列寧所建議的方法，不但會使俄國人民喪失新得到的

自由，更會使國家解體。

「你提議我們遵循法國一九七二年的革命路線。你建議進一步將國家分解……當你與反動結合時，將會摧毀我們的權力，然後你將會得到一名真正的獨裁者。高呼：『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是我們應負起的責任，俄國民主的責任。你要求的是法國曾走過的路，這將會使俄國走向反動，走向一個新的喋血民主場面。」

但是構成蘇維埃成員大半的士兵及水兵，他們所歡迎的卻是列寧，而不是克倫斯基。可是幾天後，布爾什維克卻做得太過份而失敗了。

### 流產的陰謀

當這個會議正在召開時，各處工人區的牆上，都貼著布爾什維克的海報，呼籲無產階級在六月二十三日參加遊行，反對「反革命」。

七月二十二日早晨，契開責告訴蘇維埃會議，第二天下午的示威遊行已秘密計畫了許多天，許多軍事單位，包括第一機槍營，都要參加。除非示威取消，否則彼得格勒的街頭必定發生激戰。

雖然克瑞連科（Krylenko）抗議在布爾什維克所有領袖缺席下，蘇維埃會議的決議，

但是蘇維埃投票立刻派出代表到工廠、軍營中要求取消示威遊行。這些代表花了一整晚，至各工廠及軍營去傳達消息。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八點，蘇維埃會議開始時，他們得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經過一夜的討論後，已決定取消遊行。第二天早上，真理報有一整版的空白；布爾什維克呼籲工人參加遊行的聲明，在最後一刻被抽掉了。

托洛斯基在這天早上的會議中出現，但是不顧許多代表的要求，拒絕表明立場。卡門涅夫受命擔任這個不快的工作，充當布爾什維克的發言人。他緊張地爭辯布爾什維克並沒有要發動叛亂，並聲明該黨已聽命於蘇維埃的多數議決。

但是契瑞提利仍站起來，急切地抨擊布爾什維克黨。這位社會主義領袖首次稱布爾什維克黨人是陰謀破壞者。

六月二十六日，真理報刊出一則報導，標題是「示威遊行的真象」，把契瑞提利的抨擊斥為純粹的謊言。但是日後洩露的資料顯示，布爾什維克黨的確計畫遊行到臨時政府總部所在的馬瑞安斯基宮（Mariensky），遊行隊伍計畫由工人大隊及支持布爾什維克的軍隊組成。黨的煽動者將在外激起羣衆的憤怒，以此為掩護。事前約定的一羣人將攻擊各官員的辦公室。在適切心理變化下的一刻，將逮捕臨時政府的成員。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將以蘇

維埃之名，宣佈成立新政府。

這個布爾什維克的流產陰謀，直到許久以後才爲人所知。一九一七年，他們扮演的角色是被觸怒的無辜者。

布爾什維克七月的失敗，使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在蘇維埃中暫居優勢。這時列寧的聲望受損，他的黨派退居於託辭及反訴的煙幕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者並未準備去對抗他們原先的同志，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在重新組織武力之前，列寧離開彼得格勒，到老友佛蘭得摩·旁其——布魯雅維其（Vladimir Bench-Bruyevich）的家中渡假，他住在芬蘭鐵路線上的內豐拉（Nivola）村。先前三個月的工作，使他心力交瘁，而十年的政治流亡、彼得格勒的激烈革命步伐和戰鬥，使他的健康大受損傷。

在這個安靜鄉下地區，列寧會躺在陰影下的氈子上幾個小時，一本書也不看。睡眠和休息使他的健康逐漸恢復。

但是到了七月十七日，大約早上六點，有人敲窗。旁其——布魯雅維其往窗外看去，看見黨內同志薩維利也夫（Saveliev）的笑臉。

「發生什麼事？」

「彼得格勒發生騷動。」

薩維利也夫報告，示威羣衆湧向都瑪和陶瑞得宮；街上聽見槍聲；謠傳政府正在召集軍隊，隨時都可能發生武裝衝突。

列寧困難地從睡眠中爬起。

「我必須去。」他一聽到這個新聞，立即這麼說。這可能就是決定的一刻。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一章 七月起事

七月十九日，  
臨時政府下令逮捕列寧等人，  
罪名是「受德國政府支持，  
企圖發動軍隊叛亂」。  
布爾什維克的總部也被政府軍隊佔領了。  
列寧刮去鬍鬚，戴上假髮，  
把化裝後的照片貼在假證件，  
逃到芬蘭的赫爾辛基。

### 暴民包圍陶瑞得宮

幾星期以前，在前線的軍隊中；在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中；在重要城市的衛戍部隊中，布爾什維克的煽動者都活躍其間。他們鼓吹士兵與德國人親善；認為農人應直接攫取土地，不必等制憲大會決定。布爾什維克的軍中報紙（索爾達茨卡雅報、真理報及歐科那雅真理報等）在軍中分發，並在部隊前宣讀，要士兵放下武器回家去。

六月二十九日，戰爭部長克倫斯基號召俄軍向西南前線的敵軍大舉反攻；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支持克倫斯基，也向軍隊呼籲。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布魯斯羅夫（Brusilov）將軍在加利西亞前方發動攻擊。俄軍在短期的斬獲頗豐，但反攻沒多久就結束了。七月十九日，德軍大舉逆襲，沒有遇到什麼重大的抵抗。

彼得格勒的軍隊，及克魯斯塔得的水兵，從開始就不歡迎克倫斯基的反攻計畫，而在布魯斯羅夫失敗之前，叛變的氣氛就很濃厚。

七月十五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召開激烈的集會。當時情況類似六月二十三日。起事已然開始，問題是完全由布爾什維克支持呢？還是再度讓給蘇維埃？

中央委員會整夜開會，決定布爾什維克黨方面應否指揮起事。到了下午，決定起草宣言

，支持起事，準備刊在真理報上。但是各方面的消息都顯示，臨時政府正採取有力的行動，要撲滅這次起事，於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退縮了。真理報的宣言不但已定稿，而且排好版，又被臨時抽掉。第二天，真理報的頭版又是一整頁空白。

雖然中央委員會決定撤退，前一天已發出的克魯斯塔得動員令，卻沒有撤銷。武裝水兵在彼得格勒登陸，排好隊伍，向布爾什維克的總部出發。

克魯斯塔得水兵的到達，改變了首都的氣氛。似乎臨時政府又面臨滅亡的危機。列寧火速趕到。當他看到西辛斯卡雅宮外羣集的革命水兵時，開始猶豫不決了。他走出去，對他們演說，但是他的語氣曖昧不清。他並沒有號召他們叛變，他說了許多話，卻沒有提到繼續革命。他卻發表激烈的演說，批評臨時政府及蘇維埃的領袖，罵他們是「社會叛徒」。他呼籲水兵「保衛」革命，並繼續支持布爾什維克。

這時，列寧看到在人羣中的盧那查斯基，列寧要他向水兵們演說。盧那查斯基知道列寧的意思，以同樣曖昧的言辭向他們演說。然後帶頭走向陶瑞得宮。

當大約二萬名水兵向蘇維埃總部進發時，一羣武裝工人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大約五點時，克魯斯塔得的水兵終於到達陶瑞得宮。他們挑釁地求見臨時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官員。社會革命黨頭子契爾諾夫首先出現。他一現身，暴民立即高喊：

「搜他的身，看他有沒有帶武器。」

「如此一來，我無話可說。」契爾諾夫向羣衆說完後，即轉身準備回宮。喧鬧聲停下了下來，於是契爾諾夫發表簡短的談話，希望安撫這些暴民。當他說完，他被幾名強壯的水兵抓住，推進一輛汽車中，被當成人質。

這個行動使羣衆沸騰。一羣工人衝進宮，警告社會主義官員：

「契爾諾夫同志被暴民捉住了，他們會把他撕碎，快去救他！」

宮內立即亂成一團；主席幾乎不能維持秩序，立刻告訴卡門涅夫，馬托夫及托洛斯基，要他們救出契爾諾夫。托洛斯基試圖向羣衆演說，但羣衆無法安靜下來。

托洛斯基立刻警覺到暴民惡劣的情緒。他首先稱讚這些水手們前來「拯救」革命的行動，他高喊壓過喧囂之聲：

「你們來此表達你們的意志，告訴蘇維埃你們不要資產階級當權，那麼你們又何必對不相干的個人施暴，污染了你們的主義？他們並不值得你們去注意。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都願意爲革命犧牲。讓我們手握著手，兄弟，讓我們手拉著手，同志。」

然後，他把手伸向克魯斯塔得的神勇之士。但是他們拒絕和托洛斯基握手。這些水手的情緒卻被托洛斯基穩定下來了。契爾諾夫終於被釋放，他和托洛斯基手握著手，回到陶瑞得

宮的安全處。

### 徹底失敗

拉史科尼可夫 (Raskolnikov) 站在蘇維埃總部外，領導著克魯斯塔得的紅派水手，他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給他的指令是要他見機行事。此時他仍具有逮捕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能力，但他未接到明白的命令，而托洛斯基——契爾諾夫的插曲更令他迷惑。他不禁遲疑了。然而什麼都不做也一樣危險，克魯斯塔得水手們仍處於具有威脅性的情緒中，他們隨時可能轉而對付他。

經過一段令人不安的沉寂後，水手們自動解散了。他們解散後不久，支持布爾什維克的一七六預備營出現了。他們一樣受命「保衛」革命。他是布爾什維克領袖，卻無法給他們進一步指示。如今，已是晚上七點，頭兩波的布爾什維克的力量被浪費掉了。

不久，第三股風暴向陶瑞得宮接近——這次是一大羣來自普提羅夫區 (Putilov) 工廠的工人。這些工人闖入宮中，要求見契瑞提夫。其中之一人帶了支步槍，開始射擊。契開責正任會議主席，平靜地聽完他的演說，然後遞給他一份蘇維埃彼得格勒工人的呼籲，要求他們和平地返家。那位工人看完了文件，迷惑地呆在那兒。不久，他被推離了議壇，他的同

志都離開了議場。

七月起事結束了。它之所以失敗，主要是由於布爾什維克領袖的猶豫，以及克魯斯塔塔得水兵、一七六預備營以及普提羅夫工人，三者間不能配合。布爾什維克是否能有效地利用七月起事初步的成功，仍很難斷言。雖然幾個月後，布爾什維克終於能有效地運用七月起事中之失之交臂的力量，但是在這時，他們徹底的失敗了，而這個失敗與哥薩克騎兵及各地方武力支持的政府完全無關。

七月十九日，臨時政府下令逮捕列寧、辛諾維也夫、卡門涅夫、盧那查斯基、拉史科尼可夫及可隆太夫人。罪名是：受德國政府支持，企圖發動軍隊叛變。布爾什維克的總部也被政府軍隊佔領了。

「現在他們會向我們開槍了。」列寧告訴托洛斯基。

「十分幸運」，托洛斯基論斷：「我們的敵人……前後並不一致，也沒有勇氣這麼做。」

臨時政府像以往一樣，政策搖擺不定，既想決斷行動，又怕激起非布爾什維克社會黨派的不滿。

七月二十一日，富夫親王辭去總理職位，由克倫斯基接任。

當臨時政府在七月十九日下令逮捕列寧時，他和辛諾維也夫逃到一名布爾什維克老工人家中。這名工人叫阿利留也夫（Ailiniev），是史達林未來的岳父。七月二十日，列寧的妹妹瑪利亞和克魯茨卡雅來看他們。列寧爲逃走或是留下來受審遲疑不決。

當天晚上，列寧的房間被檢查。二十四日，一隊軍校學生又仔細搜查了他的公寓，並逮捕了他的妹妹安娜和妹婿以及克魯茨卡雅。但在一天內就把他們放了。

列寧和辛諾維也夫這時仍住在彼得格勒郊區，一位布爾什維克黨人家中。他逃走後兩天，布爾什維克在克魯斯塔得的報紙 *Proletarskoie Pelo* 中刊出一封列寧及辛諾維也夫的信，信中他們說明：

「把我們送到彼瑞維爾辛夫（Perveznev）及米留可夫手中，無異於自投於反革命分子的羅網中，他們不知憲法所保證的權利，這個權利多少存在許多資產階級國家中……只有制憲會議才有權通過逮捕我們的命令。」

第二天托洛斯基發表一封公開信，宣稱他和列寧的黨團結一致。他說他之所以延到如今才加入列寧的黨，乃是「因爲歷史上的過去，如今都失去了意義。」

列寧逃走後，布爾什維克黨人都藏匿起來了。許多留在彼得格勒的領袖，感到反對的力量十分強大，都不再在公開集會中露面。斯得科羅夫，未來消息報的編輯，他於七月二十



三日在旁其——布魯雅維其家中被捕，他立即聲明「絕對和布爾什維克無關。」

同一天，秀特門和一些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見面，他們指示他，將列寧和辛諾維也夫移到安全的地方。

最後他們決定，把列寧及辛諾維也夫化裝成色斯特羅瑞茨科 (Sestroretsk) 的工人，越過芬蘭邊界，許多色斯特羅瑞茨科的工人住在芬蘭，都持有特別的許可證。文件十分容易取得。列寧刮去他的鬍鬚，戴上假髮，辛諾維也夫則蓄鬍子，並把濃密的長髮剪短。他們把化裝後的照片貼在假的證件上。

根據計劃，列寧將前往芬蘭，而辛諾維也夫則留在俄國，混在位於芬蘭線上李斯諾伊 (Lesnoye) 的芬蘭工人中。

透過一位芬蘭國會議員的幫忙，秀特門安排列寧住在赫爾辛基 (Helsinki) 警察局長家中，沒有比這更安全的地方了。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二章 潮流轉變

列寧接下中央委員會反對他返回首都的證明書，  
他將文件小心摺起放進口袋，

大姆指插在背心，

不安地在房中來回踱步，

生氣地說：「不應該就這麼撒手不管。」

他認為農民的騷亂，

足以證明鄉村地區已轉向親布爾什維克，

奪權的時機成熟了。

### 軍權糾紛

從六月中旬起事失敗開始，一直到十一月，布爾什維克都無法立足。

但是布爾什維克的衰弱終將過去。七月三十日，克倫斯基指派波瑞斯·薩維恩科夫（Boris Savinkov）代表為戰爭部長，同時提名科尼羅夫（Kornilov）將軍為總指揮官。布魯斯羅夫形容科尼羅夫是「一個具有獅心羔羊頭的人。」科尼羅夫在加利西亞第八軍撤退時，表現傑出，而為人所知。革命後，他曾暫時指揮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其後轉到西南前線，在此他再度指揮第八軍。七月十九日，西南前線執行委員會打電報給克倫斯基，要求前線「能有一個指揮官，而這位指揮官必須能够收拾混亂不安的局面，能够以他的決心和意志力獲得進攻的勝利。」第二天科尼羅夫即接到派令。

三天後，科尼羅夫要求各區立即停止攻擊，並厲行前線逃亡判處死刑的軍法。第二個星期，科尼羅夫成為全俄總指揮官。

雖然科尼羅夫和克倫斯基相互不信任，但兩人在軍事問題上的觀念一致。他們兩人都感到前線士氣日趨低落，及後方日漸滋長的社會不安，最後將會使俄國戰敗，並帶來混亂。此外，科尼羅夫希望擺脫蘇維埃及「布爾什維克的彼得格勒」的影響。對革命右派、商人及科

代特而言，科尼羅夫代表著「祖國的解救」。

八月十九日，科尼羅夫調動第三騎兵團，及外族師團進入莫斯科及彼得格勒的罷工地區，並派一個哥薩克騎兵師駐在芬蘭，一個離彼得格勒四十哩的地區。兩天後，他向他的參謀長盧孔斯基 (Lukomsky) 解釋調動部隊的原因：

「現在正是吊死列寧那一幫德國支持者及間諜的時候，也是驅逐工人蘇維埃及士兵代表，使他們不能再集會的時刻。我調動騎兵軍團的目的就是在此。八月底終止彼得格勒的混亂，同時，如果布爾什維克舉行示威遊行，我將給他們好看。我已指派克里毛夫將軍指揮這次行動。我確信，如果有必要吊死所有蘇維埃成員，他決不會遲疑。」

八月二十八日，克倫斯基在莫斯科召開全俄大會。約有二千四百名代表出席，代表各階級、黨派以及軍隊。其中包括四屆都瑪代表共四百八十八人。雖然布爾什維克黨及馬托夫的孟什維克左派要求杯葛此次會議，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仍投票選派代表前往莫斯科。

會議召開當天，地區布爾什維克組織號召罷工。這次罷工雖然並不完全成功，卻足以顯示出，這次會議並未為全體大眾支持。

克倫斯基發表演說，宣告主旨。他警告革命的敵人，政府將會鎮壓所有企圖顛覆這個政權的人。然後，科尼羅夫發表有關軍隊的悲觀報告，並要求採取強力手段，防止俄國軍隊崩

潰。他要求鎮壓作戰部隊中的政治集會，解散所有前線士兵的委員會，以及恢復軍事紀律。

除了美妙的言詞及善意的表達外，莫斯科會議一無所獲。左派警覺到科尼羅夫的要求；右派則堅持「聽够了克倫斯基的花言巧語。」

九月三日，德國佔領瑞加 (Riga)，威脅到首都。科尼羅夫立刻要求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指揮權。克倫斯基允許彼得格勒軍事區的指揮權交給科尼羅夫，但堅持彼得格勒城仍由臨時政府控制。他同時也要求清除反動的軍官團和總部的政治部門。最後，克倫斯基要求派遣騎兵到彼得格勒執行戒嚴令，並「保護臨時政府，免受可能的攻擊，尤其是來自布爾什維克的攻擊。」然而，克倫斯基指出，他既不要外族師團，包括高加索部族；也不要克里毛夫將軍到首都來。

九月七日，科尼羅夫要求內閣辭職，並讓出所有軍權及政權給總指揮官。九日，克倫斯基解除科尼羅夫軍職，命令他回彼得格勒。科尼羅夫派出騎兵進向彼得格勒。這是赤裸裸的奪權，但當彼得格勒蘇維埃召集士兵、工人保衛革命時，這個行動一夜之間就失敗了。鐵路工人拒絕運送科尼羅夫的部隊，無線電生不發出他的命令，煽動者說服科尼羅夫的哥薩克騎兵不要爲他作戰。彼得格勒的工人組成一支民兵隊伍，這即是後來布爾什維克革命時的紅軍 (Red Guard)。事實上，並沒有發生戰鬥，科尼羅夫的部隊在到達彼得格勒之前就解散

了。

### 轉捩點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科尼羅夫被捕，由克倫斯基出任最高統帥。九月十四日宣佈俄國爲共和國。前一天，彼得格勒蘇維埃首次通過布爾什維克提出的議案。

科尼羅夫事件終於使克倫斯基和軍事領袖及保守分子分道揚鑣。從此克倫斯基得仰賴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鼻息。他不再聽命於他的軍事力量。在這個新的情況下，立即釋放布爾什維克在七月被捕的領袖。對布爾什維克黨而言，科尼羅夫叛變失敗所帶來的好處，遠超過七月失敗的損失，這無異是天賜良機。布爾什維克對工人、士兵及農人的影響力大增。

九月十二日，列寧從芬蘭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

「科尼羅夫叛亂是……發展鉅變的轉捩點。」

「像其他的鉅變一樣，如今需要重新檢視，改變戰術。」

「我們必須改變鬥爭克倫斯基的模式。雖然我們對他的敵意一點都沒改變，我們也不撤消攻擊他的言辭，我們並不放棄推翻他的這個目標，但我們說：我們必須估量當前的局勢；我們目前並不要推翻克倫斯基；我們應採用不同的手段和他作戰；換句話說，我們將對和科

尼羅夫作戰的人民指出克倫斯基的脆弱與不穩。先前的確也曾做過這些事。但如今這將成爲主要的事務。這就是轉變。」

科尼羅夫背叛的消息傳出，激起了許多城市對軍官的報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軍事部門描述在維堡（Viborg）發生的事如：「私刑的場面十分可怕。先是三名將軍及一名上校被執行委員會及軍團委員會聯合小組逮捕，不久他們從禁閉室被拉出來，推下橋下，在水中被槍斃……大約十一名軍官以同樣的方法被殺死。」

根據一名目擊者的報告「科尼羅夫事件引起不幸的影響，在軍中的表現最明顯；它也給軍中所有軍官團帶來了反革命的恥辱。革命後仍能當權的軍官，因爲這場叛變，而全部下臺。士兵羣衆如今瞭解他們和他們的指揮官道路不同，終於徹底地離棄了他們。」

「不可避免的結果發生了，士兵羣衆背離了他們的指揮官，不再相信他們的委員，尤其是那些特別重要的人員，以及政府所派遣的代理人及軍事委員。情況發展至此，便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們，追尋長久以來宣稱能給他們土地、自由及和平的人。」

彼得格勒工人支持布爾什維克的情勢，早在十一月以前即已造成。

在制憲會議選舉前的空檔——如今訂爲十一月二十五日——臨時政府決定組織臨時國會，發揮議會功能，直到制憲會議選出。這是克倫斯基的最後一次努力，嘗試協調蘇維埃與非

社會主義民主黨派及農民的勢力。

當列寧知道他的黨將參加臨時國會時，他從芬蘭寄出他表達憤怒的信給中央委員會：

「如果你們不立刻退出所有工廠中的蘇維埃，並且放棄「民主會議」以及逮捕所有人渣，你們就是叛徒和無賴。」

這封信的措辭十分嚴厲，據布卡林說：「威脅我們將受到可怕的處罰……我們全都大吃一驚，……一開始大家都不知所措，然後經過討論後，我們達成決議。這可能是黨有史以來唯一的決定，中央委員會一致決定燒掉列寧同志的信。當時這決定並未公開。」

#### 時機成熟

但是列寧繼續為奪權施加壓力。在給彼得格勒及莫斯科黨領導的兩封信中，他描繪出他的戰略：

「獲得兩個首都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的多數支持後，布爾什維克黨就可以、也必須接收政府權力。」

「爲什麼布爾什維克黨人現在必須奪權？」

「因爲彼得格勒將要投降，將使我們的機會低於現在千百倍。」



「而如果軍隊由克倫斯基一千人所指揮，我們將無力阻止彼得格勒投降。」

「我們也不能等到制憲會議召開，因為彼得格勒的投降，使克倫斯基一千人可以隨時破壞制憲會議。我們一黨奪權，可以確定召開制憲會議；並可因而取得授權，並可以指責其他黨派，延宕參加會議，也可以套牢這項指控。」

「期待布爾什維克黨在議會中取得『合法的』多數，這個想法十分幼稚。沒有一個革命會這麼期待……『民主議』令人不滿的搖擺不定，一定會使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工人喪失耐性。如果我們此時不奪權，歷史將不會原諒我們。」

「在英、德分別達成和平的前夕，當前的國際局勢，正有利於我們。如果我們向各國建議和平，我們當能獲勝。」

「必須立刻在莫斯科及彼得格勒奪權……」

「爲使起義符合馬克斯主義路線，就如同一種手藝，我們應該在各革命隊伍中組成參謀本部；我們應該四處發散武力；我們必須使忠於我們的部隊，佔據到最重要的戰略位置，我們必須包圍亞歷山德維斯基（Alexandrisky）戲院；我們必須佔領聖彼得及聖保羅堡；我們必須逮捕參謀本部及政府人員；爲了對抗軍事科代特及外族師團，我們必須將他們派駐在容易被殲滅的前方，寧願城市失守，也要將他們弄死；我們必須動員武裝工人，呼籲他們參

加最後的決死戰；我們必須立刻佔領電報和電話臺，把我們的起義參謀本部設在中央電話臺；並與所有工廠部隊，軍事戰鬥點等地方，建立起聯絡網。」

十月三日「會議」投票通過，賦予臨時政府權力，召開臨時國會。十月八日，臨時政府最後一次重組，由克倫斯基出任總理，組合了所有社會及民主黨派。

同一天，托洛斯基被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而前任主席契開責，孟什維克領袖契瑞提利，以及社會革命黨領袖苟次，立刻離開蘇維埃主席團。

由於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報告湧至赫爾辛基列寧處，他堅持立刻前往彼得格勒，但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投票決定，要他延後回國。

列寧不耐煩地動身到維堡，希望前往彼得格勒。秀特門在一位芬蘭作家拉圖克（Lattu-不）家中找到他。列寧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央委員會是否真的否決他回到首都。秀特門解釋是為他的安全著想時，他要秀特門簽下證明書。秀特門拿過一張紙，在上面寫下：

「我，簽署人，在此證明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布爾什維克派）的中央委員會，決議列寧應禁止前往彼得格勒，直到進一步的通知。」

列寧接過這份文件，小心摺起改進口袋，大姆指插在背心裏，不安地在房中來回踱步，不斷生氣地說：「不應該就這麼撒手不管。」

當他平靜下來後，他開導秀特門如何在工人及下層中等階級中強化布爾什維克的力量。列寧說明，克倫斯基抱怨農民的騷亂，正指出了鄉村地區轉向親布爾什維克。奪權的時機成熟了。

秀特門爭辯，布爾什維克黨人中缺乏國家機構所需的專業人才。

「任何一個工人，在幾天之內都可以學會如何辦理部長級的業務，」列寧回答：「並不需要特別的才幹；技術上的問題可以交給小公務員處理，我們可以使他們為我們辦事。」

秀特門進一步提出模稜兩可的細節問題，列寧比平常更有耐心地給予他答覆。

列寧說明，最基本的事是制定新法令，使人民相信權力屬於他們。一旦他們感到如此，他們就會支持新政權。他的第一步驟將是終止戰爭，因而能贏得飽受戰爭之苦的軍隊支持。將沙皇、貴族及教會的土地充公，然後分給農民。接收工廠，移交給工人。這時，誰還會反對布爾什維克？

### 返回彼得格勒

九月底，列寧寄信給中央委員會，主張立即準備武裝起事。他比較科尼羅夫事件前後的情況，解釋在這時起事絕不會失敗。

甚至，列寧並不以為等候全俄蘇維埃大會是明智之舉，他在十月十二日的一封信中寫道：

「等候蘇維埃大會的想法十分愚蠢，因為這將會浪費好幾星期，而這時不要說幾星期，就是幾天都不容錯過。」

首先打垮克倫斯基，然後召開議會。列寧如此建議。

「布爾什維克的成功保證有：(1)我們可以（如果我們不等候蘇維埃會議的話）從三個地方——彼得格勒、莫斯科及波羅的海艦隊——突然發動攻擊；(2)我有必能使我們獲得支持的口號：『打倒壓迫農民、禁止農民反抗地主的政府』；(3)我們在鄉村地區佔有多數；(4)布爾什維克黨及社會革命黨已完全解體；(5)我們在技術上正適合從莫斯科下手奪權（在莫斯科發動，甚至可能不驚動敵人就得手）；(6)我們在彼得格勒有上千個武裝工人及軍隊，他們可以立即佔領東宮，參謀本部、電信交換所及大的印刷廠。我們不可能失去當今的有利地位，因為當煽動工作在軍中推行時，就不可能有人要和帶來和平，分配土地給農民的政府作戰。」

列寧說，立即對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羅的海艦隊發動攻擊，必能使犧牲小於七月並獲得勝利，因為軍隊不會反對一個帶來和平的政府。

十月，列寧完成一本宣傳手冊：「布爾什維克可以保持國家權力嗎？」（*Can the Bolsheviks Retain State Power?*），其書名的意義大過內容。如今他的問題不再是布爾什維克是否能奪得權力，而是他們是否能久居於國家的中樞。

十月二十日，臨時國會召開，社會革命黨領袖，也是農民代表蘇維埃的主席阿夫克申提也夫，擔任會議主席。在列寧的壓力下，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通過議案，杯葛此一會議。托洛斯基宣讀文告，宣佈布爾什維克黨的退休。

「資產階級，」托洛斯基說，「顯然並非為政治的目的，卻要破壞制憲會議。（右邊傳來一陣喧囂：謊言！）……我們，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宣佈：我們與背叛國家的政府無關。（許多喊聲從右方及中央傳來：無賴！）……制憲會議萬歲。」

列寧派給赫爾辛佛（Helsingfors）區士兵、水兵及工人委員會主席斯米爾加（Smilga）的角色，是組織芬蘭起事的陸軍和海軍武力：

「現在你的角色，對我們而言，我覺得我們可以完全掌握，以及深具軍事意義的是，芬蘭的軍隊，及波羅的海艦隊。……把你的全部注意力置於鼓勵芬蘭軍隊和艦隊，要他們推翻克倫斯基。將最靠得住的軍人組成一個秘密委員會；蒐集（並親自查證）彼得格勒內及其附近的軍隊組織配置的情報，評估將芬蘭部隊及艦隊帶到彼得格勒的可能性等等。」

「字辭華麗的決議，及不具權力的蘇維埃，使我們成爲荒謬的輸家。我想你應該負起集合可靠的軍中人員，到Zno(前線)去，及其他重要的軍事據點，實實在在，小心而有系統地研究面臨的情況；不要被我們最常說的吹噓言辭迷惑。」

他方言在休假的士兵及水手中做工作，並且和左派的社會革命黨聯合。

「給士兵及水手假期，組織那些離營的人員，編成各小組，前往鄉村地區從事宣傳及煽動。讓他們前往村鎮，就大方面從事宣傳，同時也宣傳制憲會議。你如今處於一個非常有利地位。你可以立刻和社會革命黨的左派組成聯盟。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在俄國真正握有權力，並在制憲會議上佔有多數……如今社會革命黨『公司』的事業茂盛，而你應該可以利用這個好運(因爲在組織中你容納了社會革命黨左派)，前往各鄉村，以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聯盟爲名，組織工人和農人，但千萬別將資本家納入。」

他建議立刻開始煽動，將臨時政府的權力轉交給彼得格勒蘇維埃。

「依我之見，爲求適切地爲民衆建立心理準備，應立刻開始宣傳這個口號：權力應該立刻交給彼得格勒蘇維埃，而蘇維埃則應將權力交給蘇維埃大會，爲什麼還要再忍受三週的戰禍，又讓克倫斯基做類似科尼羅夫叛變的準備？」

爲求保護自己，列寧指示斯米爾加：

「從駐軍的軍營委員會寄給我……一份證明文件（愈正式愈好），要有其主席的簽章；必須是打字稿或很清楚的手稿，寫給康士坦丁·彼托維其·伊凡諾夫（Konstantin Petrovich Ivanov）。文件中寫下軍事委員會主席擔保這位同志，並要求各蘇維埃、維堡士兵蘇維埃及其他蘇維埃，在各方面都完全信任他。我需要這份文件，以防萬一有任何意外——衝突或對抗什麼的……。」

秀特門動身前往維堡見列寧，在車站遇到拉其亞（Rakhia）。拉其亞笑著告訴他不必去了。列寧已回到彼得格勒。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三章 列寧奪權

列寧走向講台，頭微微低著，  
歡呼聲靜止後，

他抬起頭開始演說：

「同志們……這次革命證明，

我們擁有足以征服一切、

領導無產階級走向世界革命的羣衆組織力量。

我們現在應致力於把俄國建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 立刻起事

列寧一抵達彼得格勒，就把武裝起事的準備工作接了過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一個秘密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出席的有辛諾維也夫，卡門涅夫、史達林、托洛斯基、斯維爾多夫、烏瑞茨基 (Urisky)，瑟爾辛斯基 (Dzerzhinsky)，可隆太、布柏諾夫 (Bubnov)，瑟科爾尼可夫 (Sokolnikov)，以及羅毛夫 (Lomov)。列寧堅持布爾什維爾的武裝起事，不能等到制憲會議召開。

「國際局勢的發展使我們必須開始，」列寧說，「羣衆的漠不關心，可能是因為他們厭煩了文字和議案。如今，多數人和我們站在一起……等待制憲會議，這必是反對我們的會議，將會使我們的工作更爲困難。」

列寧提議號召起事，引起了冗長而激烈的爭辯。

直到凌晨，列寧終於勝利了。

托洛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記錄下：「他急切地拿起一隻鉛筆頭，在一張從小孩筆記簿撕下的紙上，寫下『黨號召組織軍事起事』。」議案經由票決，官方的會議記錄是：「通過——十比二」。

幾天以後，列寧再度警告進一步的延誤將遭失敗。

「農民的動亂正在增長，政府正用最暴虐的手段對付黨人，」他寫道，「軍中對我們主義的同情，正在增長。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士兵站在我們這邊。芬蘭的陸軍和艦隊反對政府。」

「在俄國，革命顯然已經開始，尤其是在對水兵射擊之後。莫斯科蘇維埃的選舉中，布爾什維克獲得百分之四十七的選票。如果和社會革命黨聯合，我們一定能在俄國獲得多數選票。」

「在這種情況下，『等待』簡直就是犯罪。布爾什維克黨人無權等候蘇維埃大會。他們應該立刻奪權。這樣他們將可解救世界革命，否則所有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將聯合起來對付我們……」

同時，列寧開始鼓動工人和士兵反對克倫斯基。他一次又一次的許下諾言，一旦克倫斯基倒臺，布爾什維克會「立刻將土地分配給農人，恢復及重建被克倫斯基摧毀的民主自由及民主制度，並建立一個『任何人』都推翻不了的政府。」

仍有一些人員搖擺不定。但是多數人決定立即行動。托洛斯基發動彼得格勒蘇維埃，組織一個軍事革命委員會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以從事顛覆活動。十

一月五日，黨中央委員會也選出七人的政治局，以做最後的準備工作。但是真正的起事指揮權卻由軍事革命委員會所掌握。

爲求能控制衛戍部隊，軍事革命委員會指派委員前往彼得格勒及其四週的各部隊中。十一月三日，這些委員奉命前往各衛戍部隊。委員會發佈命令：「從此所有彼得格勒內的權力交由軍事革命委員會掌握」。根據這項命令，部隊經由各軍事委員的轉達，聽命於軍事委員會。其他的命令，無論其來自何處，都只能被斥爲反革命。這個命令事實上就是軍事起事的開始。因爲它導致臨時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公開衝突。

在這個時期中，列寧在十一月六日向中央委員會發表一封公開信：

「今晚或今夜必須不顧一切的下決定。」

「今天起事一定會成功，愈拖延則情勢愈不利。如果革命分子今天拖延不決的話，歷史將不會原諒他們。」

「如果我們今天行動，將不會和蘇維埃對立，反而是和它的立場一致。」

「奪權就是顛覆；政府目的會在取得政權後明朗化。」

「等候十一月七日的不穩定投票將會大禍臨頭，或只得到徒具形式的名位。」

「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以武力而非選票，來決定這件事；在革命的關鍵時刻，人民

有權利，也有責任，指導議員，甚至最好的議員也一樣，而不應等他們。」

### 鬥爭開始

這個大膽的挑戰，顯示出臨時政府控制的兵力十分微弱。軍事革命委員會因而決定不要拖延被動，而致最後受到攻擊，所以準備指揮推翻臨時政府。他們擬定計劃，預計佔領冬宮，並逮捕政府官員。如果政府拒絕投降，將迫使他們動用武力，從「曙光女神」(Aurora)號巡洋艦上及聖彼得及聖保羅堡壘中開砲。

將由安東諾夫 (Antonov)，褚得諾夫斯基 (Chudnovsky) 及波得佛依斯基 (Podvolsky) 三人負責聖彼得堡壘中。最後會議並決定，將在進攻前，派遣代表前往臨時政府，遞送通牒，要求撤出冬宮，交出武器、投降。如果在二十分鐘內沒有回答，「曙光女神」號將會開火，士兵將會登陸，紅軍將會襲捲冬宮。

十一月六日早晨，克倫斯基宣稱他握有確實的證據，列寧陰謀計劃反叛。他聲稱，政府將採手段鎮壓。這是指直接訴諸武力，而這項鎮壓行動必須得到各黨派及全國人民的立即合作。他要求預備國會「授權運用任何手段，並充分合作。」

但是臨時政府在國會中並未獲得多數。國會的領袖是一個孟什維克左派分子狄奧多·丹

。他提出一個強烈譴責布爾什維克的議案，但他同時爭論，要鎮壓成功，政府也應充分配合，致力於達成和平，並立刻分配土地給農民，以最快的速度召開制憲會議。丹宣言，布爾什維克的背叛計劃的確會將國家帶向不幸，但革命民主政權不必以武力壓制，因為「如果布爾什維克運動終止，那麼真正的勝利將會屬於第三勢力，這股武力將掃除布爾什維克，臨時政府，及所有民主制度。」丹的決議將叛變的責任，推到布爾什維克及臨時政府頭上，然後建議將保衛革命民主的責任交給「公共防衛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Defence)。

他的議案通過後，丹動身前往參加臨時政府的會議，要求當晚就在全城發行張貼宣傳單，宣佈政府將：(1)要求協約國建議所有交戰國立即停戰，並馬上召開全盤的和平協商會議；(2)向全俄各地發電報，將土地所有權交由地方土地委員會監管，直到最後分配問題解決；(3)決定加速召開制憲會議。

同時，丹告訴克倫斯基，在「反動的總部」影響下，他過分誇大了動亂的危險性。他更進一步說明，預備國會的決議將可「打動羣衆的感情」，使布爾什維克宣傳的影響力從此大為減低。他說，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在和孟什維克黨及社會革命黨領袖協談中，也表示他們願意「臣屬於蘇維埃的多數意志」。

根據丹說，克倫斯基對這個說法十分忿怒，宣稱「現在應該是行動，而不是耍嘴皮子的

時刻。」

同時，布爾什維克黨向外宣稱，所有關於「布爾什維克陰謀嫌疑」的斷言，都是「反革命分子」及「科尼羅夫分子，克倫斯基」所描造的。

克倫斯基還沒有和丹商談完畢，一羣哥薩克騎兵代表前來探詢，他們想知道政府能控制那些軍隊，用來鎮壓叛亂。然後他們宣言，除非克倫斯基個人保證，這次哥薩克人的血不會像七月一樣白流（當時政府並未徹底清算布爾什維克黨人）否則他們將不願保護政府。最後，哥薩克代表堅持，他們只接受克倫斯基一人指揮。克倫斯基立即簽署一項命令給哥薩克騎兵，將他們隸屬在軍區總部指揮下，並要求絕對服從總部。

當克倫斯基正在和哥薩克代表午夜對談時，哥薩克軍營中；右翼的哥薩克軍會議（Council of Cossack Troops）正連夜召開，決議中立，不干涉鬥爭。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什維克起事的當天，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消息報刊出一篇社論，標題是「瘋狂亦或是投機」，警告說如果布爾什維克獲勝，將導致全國混亂，並引發內戰。

### 最後通牒

「佛蘭得摩，伊利克，」拉奇亞紋說，「在屋裏踱步……不久他說『現在該去斯蒙尼會館（Smolny Institute）了。』我要求他別去，說明他會暴露自己。他把所有的爭論推到一邊，說『我們去斯蒙尼』。」

列寧換了衣服，臉上綁了塊髒手帕，戴上假髮和帽子。抵達斯蒙尼後，列寧派人找托洛斯基和史達林，然後他們四人進入一間小屋，托洛斯基和史達林向列寧報告情況。

報上刊出，軍事革命委員會和彼得格勒軍區總部之間，有關衛戍部隊的協商，已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你難道願意妥協嗎？」列寧眼光如電般地看著托洛斯基問道。托洛斯基回答，他故意給報社這份聲明，而這只是發動總攻擊前的臨時戰略。

「那很好！」列寧說，搓著手，在屋中走來走去。「那非——常——好！」他說。

動亂馬上就四下擴散開來。紅軍佔領了電報總局、郵局及許多其他部門和政府建築物。武裝的布爾什維克人包圍冬宮及軍區總部，並逐漸匝緊包圍圈。克倫斯基在副首相科諾佛羅夫（Konovolov）的陪伴下，前往總部。局勢很明顯，只有前線的軍隊立刻趕來援助，才能解除危機。與科諾佛羅夫、部長吉徐金（Kishkin）以及其他總部的官員諮商後，克倫斯基

決定單獨突破布爾什維克的包圍，前往與援軍會合，他們以為援軍已從前線開往彼得格勒。他坐在一輛敞蓬車中，馳過布爾什維克的巡邏隊，立即被路人和士兵認出，士兵習慣性的立刻立正。不久之後，他們仍不明白剛才自己為什麼為這麼作。克倫斯基的馬車奔向加齊那 (Gatchina) 。

其他的官員則聚集在冬宮。「短暫地交換意見後，」前司法部長馬利安托維其 (Maliantovich) 寫道，「我們的結論是，情況已十分危急，如果臨時政府不待在冬宮裏，不斷地開會直到解除危機的話，就有違其被託付的責任。」

據馬利安托維其描敘，一般士兵的情緒是「既不同情布爾什維克，對政府亦不熱衷，處於中間立場，等待加入勝利的一方……。」

全俄工人及士兵代表大會預計在當天下午召開，布爾什維克黨人趕著要奪得政權，希望在會議召開時，成為既成事實。夜晚來臨了，冬宮及克倫斯基的官員仍未被佔領、俘虜。斯蒙尼內的氣氛緊張不安。

這時，彼得格勒市議會 (Petrograd City Council) 正召開一個不相稱的會議。市議員知道戰鬥已推展到冬宮前的廣場。一個市議員發表情緒激動的演說，要求議會集體前往冬宮，「去和俄國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死在一起」。



彼得格勒的市議員及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成員，走上街頭，高唱「馬賽進行曲」，往冬宮前進。他們在卡山大教堂前被布爾什維克巡邏隊擋住，而無法再前進。

在冬宮內，受孤立而人數衆多的防守者，正準備做最後的抵抗。他們包括社會主義者、保守分子、一隊女兵、老練工人及有錢人。在他們之中，年輕的科代特黨員佔多數。

臨時政府的官員往外向尼瓦河望去，可以看到親布爾什維克的水手，正操作著「曙光女神」號巡洋艦。上面的大砲隨時都有可能開火。在廣場前，布爾什維克黨人調來裝甲車、野戰砲以及機槍。

吉徐金從軍事總部回來，說：

「我收到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最後通牒。我建議大家對此加以討論。」

最後通牒要求在二十分鐘內投降，同時警告說將會從「曙光女神」號上及聖彼得及聖保羅堡壘中開砲。

他們決定不理會最後通牒。

### 臨時政府瓦解

時間過了八點，官員們點亮頭上的燈火。突然傳來一聲槍聲，然後又一聲。時針爬向九

點。一些被困者坐著，一些人靠著，還有人在地毯上無聲的踱著。

一個不同的聲音傳來，微弱但卻有明顯的不同。

「那是什麼聲音？」有人問道。

「那是從『曙光女神』號傳來的聲音。」海軍部長維爾得夫斯基 (Verdevsky) 說。先前的噪音是從聖彼得及聖保羅堡，以及「曙光女神」號發射空包彈的聲響。這是開火的信號，輕武器連續開火了一個小時。然後「曙光女神」發射出一枚六吋砲彈，在宮裏的走道上爆炸，引起困守者一陣混亂。

三、四十名帶槍及左輪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衝進宮內。但他們立即被解除武裝，然後拘禁起來……他們不加抵抗就放下了武器。

不久，一些水兵進入宮中，爬上大廳的包廂，留下兩顆小而粗糙的手榴彈。這些水手也被捉住，除去武器。

馬利安托維其敘述：

「突然從某出發出一陣噪音，然後聲音開始變大，向四週擴散，接著愈來愈近，然後各種音響合成一股強力的聲浪，我們立即感到這是個特別的聲音，不同於先前的噪音——這是最後，也是具有決定性的聲響。突然，十分明顯地，最後一刻來臨了……聲浪逐漸升高、加

大，然後迅速地向我們掃來……並灌進我們心中，使人煩燥不能忍受，就像毒蛇一樣……非常明顯這是一陣猛攻，我們就像受到風暴襲擊……抵抗根本沒用——犧牲只會是浪費……」。

「門外發出噪音，然後被撞開，就像被大浪打破一樣，碎木材四下發散，一個矮小的人被一股人潮沖了進來，這股人潮進來後，立刻像水一樣，流進每一個角落、房間。那個矮子戴著一付眼鏡，穿了一件寬鬆的外套，前襟敞開著，一頂毛帽推向腦後，蓋在他紅色的長髮上，他蓄有小而整齊的鬍鬚，及一撮鬚鬚。當他說話時，他的上唇升到鼻孔邊。這個人眼神黯淡，面色疲倦。他流竄而入，然後以尖銳而肯定的聲音說：

『臨時政府的官員在那？』

『臨時政府就在這兒。』科諾羅夫說，仍舊坐在椅子上。『你有何貴幹？』

『我通知你們，你們全體，臨時政府的成員，你們被捕了。我是安東諾夫，軍事革命委員會的主席。』

『臨時政府的成員放下武器，並且投降，以避免流血。』科諾佛羅夫說。

『避免流血！你們流過多少血？』在警衛圈外的暴民中喊出這個聲音。許多附和的聲音此起彼落。

安東諾夫制止了呼喊。

『好了！同志們！够了！我們往後會處理所有這些事……如今我們必須起草議和書，我正要開始寫。我要你們全體……但我首先要求你們交出所有的武器。』

軍人交出了武器，其他人說他們沒有武器。

房中擠滿了軍人、水兵、紅軍，有個人帶著許多武器——步槍一枝，左輪兩把，劍一柄，以及機槍背帶兩條。

當他們知道克倫斯基逃走了，惡言咒語四起。一些人吼了起來，激起他人的騷動。

『他們也會逃走……殺掉他們，結束他們，不要寫議和書。』

『把那些狗養的宰了！……何必跟他們浪費時間，他們喝够了我們的血。』一個矮子水手吼道，一面用槍頓著地板——幸好沒裝刺刀——一面四下張望著。這樣幾乎激起了行動。附和之聲隨之而起。

『去他媽的，同志們！用刺刀捅死他們全部。快點結束他們。』

安東諾夫抬起頭來，尖聲叫道：

『同志們，冷靜下來！所有臨時政府的成員都已被捕。他們會被關進聖彼得及聖保羅堡壘中。我不允許使用暴力。冷靜一點，如今權力已歸你們所有。你們必須保持秩序……』

臨時政府的官員於是被帶往聖彼得和聖保羅堡壘，他們沿路飽受羣衆的嘲笑和威脅。到了堡壘的護城河橋上，他們被一隊士兵推進了堡壘。

安東諾夫開始起草議和書，然後他唸了起來，之後他仰起頭來，右手掌心向下，蓋在這份文件上，如夢囈般地誦言：『這是封歷史文件……』」

### 人民委員蘇維埃

當臨時政府人員被捕的消息傳到斯蒙尼時，有人衝入正在進行的蘇維埃會議議場，報告這個消息。列寧立刻取下遮住半臉的手帕。

「拿下你的假髮。」旁其——布魯雅維奇低聲向他說。

列寧照著做了，他的同志們立刻看到熟悉的禿頭。

「把假髮給我，我把它藏起來。」旁其——布魯雅維其又說。

「以後可能還用得著……誰又知道呢？」

列寧走向講臺，受到熱烈的歡迎。他站在擠成一團的會衆前，手插在口袋裏，頭微微地

低著。歡呼靜止下來後，他抬起頭，開始演說：

「同志們，布爾什維克一再強調的工人及農人革命，終於完成了。」

「革命的意義何在呢？它的意義是……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其中排除資產階級及其同路人。受壓迫的大眾將自己組成一個政府。舊的政府機構將被徹底摧毀，然後在它的廢墟上建立起蘇維埃組織。從現在開始，俄國的歷史將進入嶄新的一頁，而當前的俄國第三次革命是在最後關頭將世界領向社會主義的境界。」

「這次革命證明，我們能在友善的氣氛下充分合作。我們擁有足以征服一切，領導無產階級走向世界革命的羣衆組織力量。」

「我們現在應致力於把俄國建立成爲社會主義國家。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當天深夜，列寧精疲力竭的回到旁其——布魯雅維其的家中。旁其——布魯雅維其準備睡在他隔壁，決定要等到列寧睡著後方休息。他鎖上所有的門，並準備好左輪槍，以防突發事件。「天知道？可能有人來逮捕或謀殺列寧。」他想。

「這只不過是我們勝利的第一夜。我們的成功仍未確定。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列寧終於熄燈了。旁其——布魯雅維其正要入睡，他發現列寧又開了燈。列寧起身，尖起腳走到門口，看了看，以爲旁其——布魯雅維其睡著了，然後坐到桌前，開始工作。他寫下，

然後修改，之後又謄寫了一份文稿。列寧最後終於睡著了，秋日的曙光劃破了黑夜。

第二天近午時分，當管家們聚集喝茶時，列寧向他們致意：「歡迎社會主義革命後的第一個早晨。」然後從口袋中掏出昨夜準備的手稿，也就是如今著名的徵收土地產業的敕令，開始唸道：

「現在我們必須讓這份敕令公開，並向全國傳播。然後讓他們試試看，可不可以搶走。」列寧確定的說。「沒有！世上沒有一個力量可以從農人手中搶走這個敕令，再將土地還給貴族。這將是我們革命的最大成就！今天將發生農民革命，這個革命將不容抹殺。」

「但是他們會指責我們偷了社會革命黨的計劃。」有人說道。

「隨他們去說，」列寧微笑著回答，「農民會了解，我們總是支持他們合理的要求……我們必須和農人及他們的願望融為一體。而如果有一些瘋子笑話我們，讓他們去笑好了。我們從未說社會革命黨是處理農民問題的獨家政黨。」

即刻出現的問題是，政府應該是何種型式？其成員該如何稱呼？「除了叫部長（Ministers）——這個下賤陳腐的字眼——外什麼都好。」列寧說。

「我們可以叫他們委員，但是又有太多人叫委員了。」托洛斯基建議。「叫高級委員如何？不行，『高級』聽起來也不太好。叫人民委員（People's Commissars）吧。」

「人民委員？嗯！我想還不錯，」列寧回答道。「整個政府的型式又該如何？」

「當然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蘇維埃。」

「人民委員蘇維埃？好極了，很有革命意味。」

#### 下令對德親善

不願冬宮已被佔領的這件事實，一百多位全俄蘇維埃代表，抗議這項行動，並退出會議，留下布爾什維克黨人及其盟友通過議案，接收政府。

會議許諾「蘇維埃當局將致力於和平、土地分配，賦予士兵及工人控制食物及必需品的權利，召開制憲會議，以及使國內各民族獨立發展。」警告士兵對抗克倫斯基及科尼羅夫後，暫時休會，延到十一月八日早上六點。

當天下午，列寧和辛諾維也夫到大會的聯合集會上，彼得格勒蘇維埃和衛戍部隊的代表們，以「歡聲雷動的鼓掌」歡迎他們。那天下午，大會制定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ed Soviet Republic)根本法律。

全俄羅斯工人、士兵及農民代表大會命令：

「建立臨時行政組織，一個屬於工人及農民的政府，命名為『人民委員蘇維埃』，發揮



政府的功能，直到制憲會議建立正式的政府爲止。國家各部門的工作將委託各委員會處理，委員們接受大會所制定的規程，與工人、女工、水兵、士兵、農民等羣衆組織，保持密切的聯繫。國家的權威賦予委員會主席所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Collegium*），也就是人民委員蘇維埃。」

「指揮罷免人民委員的權利，屬於『全俄羅斯工人、士兵及農民代表蘇維埃大會』（*All-Russian Congress of the Soviets of the Workers', Soldi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 以及其所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目前人民代表蘇維埃的成員如下：」

「人民代表蘇維埃主席，佛蘭得摩·烏里昂諾夫（列寧）」

「內政人民委員，李科夫」

「農業人民委員，米留丁（*D.P. Milyutin*）」

「勞工人民委員，徐利尼可夫（*A.R. Shliapnikov*）」

「戰爭及海軍委員會，安車諾夫，克瑞連科，及狄班科（*Dybenko*）。」

「商業及工業人民委員，諾金（*V.P. Nogin*）。」

「教育人民委員，斯科佛爾特索夫（*I.I. Skvoytsov*，即斯特帕諾夫。）」

「外交人民委員，布魯恩斯坦因 (L. D. Bronstein，即托洛斯基)。」

「司法人民委員，歐波科夫 (G. E. Oppokov，即羅毛夫)。」

「供應人民委員，狄奧多羅維其 (I. F. Theodorovich)。」

「郵政電信人民委員，阿維羅夫 (N. P. Avilov，即葛利耶包夫 (Glyebov)。」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丟加徐維利 (J. D. Djughashvili，即史達林)。」

(人民委員蘇維埃，其後在俄文縮寫為 Sovnarcom)

列寧，史達林和克瑞連科，不等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認可，即下達命令給軍隊，要和德國作戰的前線士兵，「整個營、連、排」對德親善。許多布爾什維克黨人卻認為不應如此，否則一旦德國拒絕和平提議，俄國將失去抵抗力。

列寧曖昧的回答：「我們是以部隊表示親善，不是以武器。我們這個提議是依據克瑞連科的經驗而來的，他指出這樣的親善絕對可能。」

托洛斯基對軍隊發出下面的命令：

「戰士們！和平掌握在你手中。你們不能允許那些反革命的將軍，從你們手中搶去並毀棄和平的根據。你們要派員看守他們，以免他們受到私刑者虐待，而辱及革命軍。前線的軍營中，應立刻選出代表，洽商停火。士兵們！和平之鑰在你們的手中。千萬要小心謹慎，集

中精神，然後才可達到和平的目的。」

十一月十二日晚上，列寧和史達林以專用電話和參謀總長杜可寧（Dukhonin）通話，命令他停止軍事行動，開始和德軍協商停火。在史達林對這插曲的敘述裏，他寫道：「那是緊張的一刻，杜可寧及參謀本部直接拒絕服從人民委員會……」

列寧威脅，他將立即經由電臺廣播，宣佈解除杜可寧將軍之職，並要求士兵「包圍所有將軍，停止軍事行動，和德奧軍人聯繫，把和平的因素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水兵和紅軍組成的分遣部隊保護下，克瑞連科前往蒙幾利也夫，接收指揮權。杜口寧拒絕交出軍權，被一羣亂兵殺死，然後克瑞連科派出密使和德軍指揮官商談初步的停火協定。

十一月二十七日，德軍總司令回答蘇維埃政府，他準備在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展開和談。

列寧派往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代表團，接到指示接受德國提出的任何條件。也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列寧下達親善及和平命令後，俄國等於沒有軍隊了。首次和平代表團由越飛（Joffe）領導，包括軍事專家組成的參謀團，此外還有工人、水兵、農民，以及一名女子，她的參加是爲了達到宣傳的效果。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四章 統治權

在第四次蘇維埃大會上，

面對社會主義者「我們的報紙被禁了」的呼求，

列寧回答：

「真是不幸，沒有把它們完全禁掉，

不過很快就可如此了……

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很快禁絕可恥的資產階級精神毒素之供應。」

數代以來俄國革命所奮鬥的言論、出版自由，

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全被徹底摧毀。

### 權力傾軋開始

當布爾什維克和臨時政府的街頭戰爭仍在進行時，布爾什維克黨人即開始和孟什維克左派及社會革命黨協調，希望能夠組成社會主義聯合內閣。由卡門涅夫及李科夫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十分希望能夠和其他社會黨派聯合，但列寧卻強調，這個協調的主要目的在於掩護和克倫斯基的武裝對決。

臨時政府之所以垮臺，駐紮在彼得格勒北方的沙皇分子軍官，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短視的以為，臨時政府被推翻後，他們也可以很快地打倒布爾什維克政權。因此在決定性的戰鬥發生時，袖手不顧。

事成之後，布爾什維克黨人中，仍有許多人反對政變。像波格達諾夫、克魯辛、巴佐羅夫 (Bazarov)、亞利克辛斯基 (Gregory Alexinsky)、羅辛可夫 (Roshkov) 教授、及高爾基，和其他一九〇五年革命的領袖，以及許多列寧的密友，嘲笑布爾什維克奪權是「一個荒唐的投機」，人民工作「掌握在瘋子手中」，而批評列寧「根本無法負責」。他們形容蘇維埃政權好似「鬧劇」政府，正處於發瘋的痛苦狀態。

布爾什維克叛亂後兩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高爾基在他的 Novaya Zhin

上寫道：

「盲目的狂熱及不道德的冒險，逐漸在引導『社會革命』——事實上，這是通往混亂之路，將會導致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毀滅。」

「工人階級不應忽視列寧正在用血作實驗，濫用無產階級的革命情緒，想要看看結果的發展如何。」

「工人階級不該聽命於投機份子和瘋子，強要他們把不名譽、無知及血腥的罪行當成責任，因為到最後要負責的不是列寧，而是無產階級。」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以李科夫為首的一羣布爾什維克的委員辭職，以抗議列寧拒絕和社會主義黨派組成聯合政府。同時，卡門涅夫也辭去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一職。

卡門涅夫辭職後，列寧立即徵召斯維爾羅夫。

「約克伯·米開羅維奇，」他說，「我要你當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你認為如何？」

斯維爾羅夫遲疑了一會兒，但終於被說服了。

「立刻開始建立制度，」列寧說，「首先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布爾什維克黨。然後，

從工人，如果可能的話也從農人中選出無黨派的組織。之後，從我們的同志之中，選出最值得信賴，最負責任的人，插入無黨派組織中。不時休會，使我們黨派的成員協商所有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發現每個人的立場。我們必須知道每一個同志的想法。向我報告每一件洩露出來的事情。當作你就是主席，立刻開始對他們行動。我會向他們提議，通過你的任命案，我相信中央委員會不會拒絕你。然後我們將經由我們黨團的運作，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通過，立即宣佈你是主席。事前計算我們在委員會的票數，並注意要所有我們的同黨參加會議。」

克魯辛從彼得格勒寫信到瑞典，給他太太：

「布爾什維克打敗了克倫斯基，佔領莫斯科之後，無法和其他黨派取得協議，而他們每天卻都我行我素的發出命令。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也就是產業線及交通網已受破壞；而前線的軍隊正為饑餓所苦。所有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卡門涅夫、辛諾維也夫、李科夫等人都已回頭，就只有列寧和托洛斯基，仍然頑固不化，態度不改。我想局勢可能不樂觀；彼得格勒的生活可能癱瘓，無政府狀態出現，甚至可能發生屠殺。」

所羅門從斯得哥爾摩回國後不久，克魯辛立即開始和他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我的好朋友，」他說，「這好像是把全部家當都賭在立刻引進社會主義上，也就是說，烏托邦的理想

發展到了極致。這裏所有的人，包括列寧，都失去了理智。所有社會民主黨宣示的道理都被遺忘……而列寧？他已完全沒有能力負責整件事，根本就是瘋狂之舉。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所有的希望，不只寄託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或功上，更在世界革命的爆發中。列寧周圍的人已對他喪失了信心。他們從不反對他，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又回到絕對主義的原因。」

### 在混亂中建立秩序

往後蘇維埃的外交頭目之一，佛若弗斯基也持相同的看法。

所羅門寫道：

「……根據他自己的意見，佛若弗斯基不相信布爾什維克政府可以持久，更不認爲布爾什維克黨人可以做任何有理性的事。他把整件事看作是荒謬的冒險行爲，一只『硬核桃』一定會弄壞布爾什維克人的牙齒！……」

所羅門懷著這種心情往見列寧。「佛蘭得摩·伊利克請你以一個老同志的身份告訴我，這裏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這真的是大型烏托邦式的賭博嗎？我無法瞭解……」

「世上沒有烏托邦，」列寧回答，「這是一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從現在開始俄



國將會成爲世上第一個建立起社會主義秩序的國家。我看到你在聳動肩膀，嗯！你又將聽到一個吃驚的消息，……這不只是俄國一地的問題，大人。我吐俄國一口唾沫……這是說我們必須繼續走向世界革命之路。」

所羅門笑了起來。列寧斜瞪著他的小眼睛說：

「你笑？你以爲這些都是幻想、迷夢？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知道你那些馬克斯主義的陳腔濫調，而事實上，你卻不能一刻拋棄小資產階級廢話。噫！對了，」他突然打斷了自己的話，「記起來了，佛若弗斯基寫信給我，談到和你的對話，說你認爲這會都是夢。告訴你，我們早已超過了，夢幻已被我們拋到身後了。所有那些都只是馬克斯主義過細的分析。棄絕了這些，就好像小孩必經的疾病，終必結束一樣，這是每一個社會，階級所需經過的路，當他們看到一線曙光時，就拋棄了黑暗……不許和我爭辯！」他揮動著手臂，喊到：「沒有用的，你和你的克魯辛及他的中立變理論，都無法說服我，我們愈來愈轉向左派。」

「是的，我們將毀滅一切，然後從廢墟中建立我們的聖殿！這將是所有人幸福所繫的廟宇。但是我們將摧毀所有的資產階級，把他們磨得粉碎。」他笑了。「記住這個——你和你的朋友克魯辛——我們不與別人一起致祭於聖殿。記著，十年前的列寧已經死了。」

當所羅門抗議時，列寧尖銳地打斷：

「我將會面對所有的反革命分子，毫不客氣，而我將僱用烏瑞茨基同志（彼得格勒秘密警察頭目），對付所有反革命分子，不管他們是誰。希望你不要認識烏瑞茨基。」

同時，在混亂之中建立秩序的工作也正在進行。充公與沒收時有所聞，而最重要的是必須控制銀行。達到此一目的的勅令發布了。爲求遂行控制，列寧指示由孟辛斯基出任財政委員。「你雖不適合當財政部長，但你卻是行動之士。」

「該項任命是在深夜下達的。」旁其——布魯雅維其寫道，「孟辛斯基由於過度工作已十分勞累。然而爲了使政府立即走上軌道，他自己買了一具大沙發，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搬到牆邊，在一張紙上寫下『財政委員』，釘在沙發上，然後躺下，沉沉睡去……」

「孟辛斯基同志，」一位資深布爾什維克彼茨科夫斯基（Petzkovsky）回憶，「半斜倚在沙發上，看起來十分疲倦，沙發後的牆上，張貼了一張紙，寫著『財政人民委員』，我在他旁邊坐下，然後開始和他交談。孟辛斯基以一無所知的態度，詢問我的過去及我曾讀過些什麼。我回答道，在倫敦大學中，我選了許多門主科，其中之一就是財政。孟辛斯基立刻坐了起來，兩眼瞪著我，直接了當的說：『那麼我們將派你做國家銀行總裁』……不久後他回來，手裏拿著伊利克簽過字後的證明文件。」

他要求孟辛斯基取消任命。但孟辛斯基卻說，「我們十分需要錢——至少幾百萬，而國

立銀行和國庫正在罷工，使我們無法用任何合法方式得到錢。唯一之途只有撤換銀行頭目，然後才能拿到錢。」

兩天後，孟辛斯基放過他。彼茨科夫斯基的俄國國立銀行總裁生涯就此結束。

不可思議的是，蘇維埃早期的許多政事，都是以這種輕忽的態度推動的。當人民委員會發出勅令，改變俄國的經濟社會結構，並給世界史加入新課題之際，那些重要的角色卻在斯蒙尼的走廊上徘徊，找尋桌子、椅子及安身之處。

### 自由輿論歸爲死寂

當時旁其——布魯雅維其從事銀行收歸國有的行動，從紙上作業，組織運輸工具，到派出二十八隊狙擊兵等工作，他都參與其事。他必須佔領二十八所銀行，逮捕二十八名銀行總裁。他描述銀行國有化：

「我要求斯蒙尼的指揮官美爾可夫 (Malkov) 同志，準備一間舒適的房間，要能與公眾隔離，然後準備二十八張單人牀、桌子及椅子。並要他準備供養二十八人，要在早上八點就能供應早餐和茶水。」佔領二十八所銀行的工作順利進行。從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開始，「在最短的時間內，財政委員會指派了銀行內的新工作者。許多被捕的總裁，在表示

願爲蘇維埃政府效力後，隨即被釋放。而爲求集中資金及作業於國家銀行，不斷指派各銀行的委員。」

在政變的前夕，列寧的意見是：「讓我們攬獲政權，將銀行收歸國有，然後看下一步要做什麼。我們將自經驗中學習。」

他就是以此理論來推動。他們勝利後第一天，布爾什維克發出兩道命令。一是將大筆土地產業交給各地的農業委員會，「拖延制憲會議的決定。」另一道命令就是銀行國有化。

但是，並未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小地主的產業並未被沒收，而各個人也可每月從銀行中，領出自己的存款，最高可達一千五百盧布。

列寧對是否立即將工廠國有化，仍然猶豫不決。「在工人階級學會領導，確定他們的權威前，將無法引入社會主義，」列寧爲他策略的「不完全和相互矛盾」提出解釋。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彼得格勒的一個演說上宣稱：

「常有工人或農人來到蘇維埃政府，問該怎麼辦。例如說該如何處理他的一小塊土地。而當我看到他們沒有確切的觀點時，常使我十分難過。於是我向他們說：你們就是政府，做你們想做的事，拿你們想拿的東西，我們一定支持你們；但是要注意生產仍能保持正常，去做有用的工作；你可能會犯錯，但你可以從中學習……」

他在「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中寫道，不論人性爲何，大家都希望別人對他恭順。社會主義建立後，無產階級不需要「國家」建立自由，卻是要用以「壓迫反對者。」

此時的課題十分明白。「國家只是革命鬥爭的一種工具，我們可用以強力的壓迫反對者，因此說『屬於人民的自由國家』便十分荒謬。在無產階級仍需要國家的時代，他們並不向它要求自由的利益，而是要求壓迫反對者的利益。」因此，壓迫反對者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是「必須不計代價達到目標。」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蘇維埃政府發佈命令，限制印刷自由，但保證這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待「新政府根基一穩」，立刻解禁。

自由輿論立刻沉寂。

但是對列寧而言，堵住社會主義者的嘴巴也一樣重要。蘇維埃當權的第一天，他就堅持關閉社會革命黨，及孟什維克的報紙。根據托洛斯基的說法，列寧會利用第一個機會說：「難道我們不能克制這些流氓？告訴我，這又算是那門子的專政？」

一步步地，反對派的報紙被禁，甚至關閉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會議上，列寧爲鎮壓出版業一

事提出辯護。「寬容這些報紙，」他宣稱「就是停止社會主義的身份……建立國家的目的，就是爲了執行暴力，而當前行使這些暴力的，卻都是一些騎在人民頭上的有錢人；如今我們要……爲人民的權利，組織起暴力。」

而四個月後，在第四次蘇維埃大會上，面對社會主義者的「我們的報紙被禁了」的呼求，列寧回答：「真是不幸，沒有把他們全部禁掉，不過很快就可以如此了……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很快禁絕可恥的資產階級精神毒素之供應。」

布榮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後，大塊的俄國土地被德人佔領，而列寧也有理由相信情形會更糟，而新聞檢查才略爲放鬆，少數報紙被允許復刊，但必須空出頭版，印行所有蘇維埃的勅令，及布爾什維克委員的評論。甚至，出版者必須爲所有觸犯檢查人員的新聞，付出鉅額罰款。高爾基的 *Novaya Zhin* 就曾因此被罰了三萬五千盧布。

但是就算這最小的讓步也維持不久。一九一八年五月上旬，蘇維埃政府佈下禁網，關閉了 *Dyelo Navoda*、*Dyen* 及 *Novy Looch*。不久後，所有現存的反對派報紙都被禁，其中包括高爾基的報紙。連高爾基與列寧和解後，都不能再出版。

自「十月分子」以來，數代俄國革命所奮鬥的言論、出版自由，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就被徹底摧毀了。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五章

### 列寧停止制憲會議

中午之前，

當預定再召開會議時，

代表們發現，

一支携有步槍、機關槍和兩管野戰砲的部隊，

阻擋了通往陶瑞得宮入口，

同一天，即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人民委員蘇維埃命令廢除了制憲會議。



「立即召開制憲會議」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一月的的主要口號。列寧一再許諾，一旦布爾什維克當權，將以最快速度召開制憲會議。

布爾什維克黨的誓約十分明白。但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也十分清楚，臨時政府訂下的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制憲會議代表選舉，將使他們無法控制制憲會議。

### 人民支持溫和派

「不是在革命的前幾個小時，就是革命的第一天，」托洛斯基敘述，「列寧挑起制憲會議的問題，『我們一定得拖延選舉，我們必須把投票權擴大到所有成年人（十八歲），我們必須逐出 Kornilov 及科代特。』列寧如此說。」

雖然布爾什維克在選舉時運用威迫的手段，選舉結果卻比列寧想像得還糟。

共有三千六百萬俄國人投票，只有九百萬人支持布爾什維克代表，卻幾乎有二千一百萬人，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八的選民，支持社會革命黨。七百零七名代表中，社會革命黨佔了三百七十名——明顯的多數；布爾什維克只有一百七十五名代表；支持列寧的社會革命黨派四十名；孟什維克黨十六名，民粹社會黨二名，科代特十七名；另外八十六人是少數民族代表，十一名無黨無派代表。俄國人民在史上最自由的選舉中，選舉了支持溫和派社會主義，而

反對列寧及資產階級。

從蘇維埃公共關係的觀點來看，這個結果是再糟不過了。但列寧甚至爲此也有準備。

如何安排召開制憲會議，都已經過深思熟慮，那些人應該對會議演說，說什麼主題，那些人應該領導可觀的小黨派……等等類似這些的問題，都已詳細的討論過了。「每一件事都已預備好，只除了——陶瑞得宮的走廊裏，充滿了的成羣醉酒的水兵，及布爾什維克對國會的譏誚態度。」社會革命黨代表所科羅夫如此批評。這些現象都無法從議程中察覺，卻是在發展過程中的明顯事實。

經由一再拖延後，制憲會議終於訂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召開。

在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則技巧地在工人的意識中，培養反社會革命黨的思想。布爾什維克在十一月革命的準備上，所表現的狡猾、極端，如今又顯現在瓦解制憲會議的準備上。他們完全不指望機會。像上次預先策應好軍隊一樣，他們這次在彼得格勒的許多營區內努力運動。軍隊終於願意支持，同意攻擊公共設施。布爾什維克具有利的行動條件，他們是十一月革命後，唯一在軍中仍有組織的黨。勞工大眾已被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戰征服。雖然，工人可能對制憲會議有好感，但他們更傾向於漠不關心的懷疑態度。大多數的彼得格勒工廠工人立場中立，選舉工廠代表時，投布爾什維克候選人的票不到百分之十五。

伊士美羅夫斯基 (Izmailovsky) 營區遲疑了好一陣子才行動。布爾什維克人在士兵中努力運動了很久。一月時，在營中的戲院舉行了一次會議。克瑞連科及皮雅塔科夫 (Piatakov) 爲布爾什維克說話，佛爾圖那托夫 (Fortunatov) 及斯科羅夫則站在社會科命黨的一邊。克瑞連科及皮雅塔科夫先說些陳腔濫調，攻擊「帝國主義戰爭」，及恩坦特 (Entente)、克留門梭 (Clemenceau)，以及「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等等。然後他突然談到制憲會議。士兵們立刻吼了起來：「你們敢碰制憲會議！蘇維埃和制憲會議都應該存在！難道你們以爲我們的代表是白選的？」

一月十六日，克瑞連科前往閃米歐諾夫斯基營區，爲解散制憲會議做準備，照他的說法是「清除擋路的凝重反革命氣氛。」他不但沒有受到熱烈的接待，反而受到警告，要他小心說話，否則士兵們可能不會聽他的演說。

在滿屋的呼喊聲中，根本聽不見克瑞連科的話。克瑞連科離去後，一名吼叫的士兵提出，有保護制憲會議的必要。

社會革命軍事委員會知道，布爾什維克黨人計畫利用第一及第二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在示威遊行中對抗制憲會議。社會革命黨人在第二艦隊水兵中有一個小組織，艦隊委員會主席是由親社會革命黨，且具才智的水手沙連夫 (Satranov) 擔任。會議於一月十六日召開

。當沙連夫和其他人演說後，一名情緒激動的水手跳上講臺，大聲喊道：

「兄弟們，同志們，讓我們發誓我們不會反對人民會議。」

水兵宣誓不對抗人民會議——至於保護它，那是另一個問題。

### 互不相讓

人民會議計畫在一月十八日早晨開幕。在長久等待發生事件的期盼中，列寧命令一隊列特族 (Letish) 的狙擊手至彼得格勒。列寧知道，列特族的軍隊與俄羅斯人民無特殊淵源，將會如羅馬皇帝衛隊一樣的忠誠，完成他們的任務。

同時，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所組成的保護制憲會議聯盟 (League for the Defense Constituent Assembly)，決定派和平隊伍到陶瑞得宮，向制憲會議的開幕典禮致敬。這立刻被指責為企圖反革命。

除了列特族外，列寧也從克魯斯塔得徵召海軍，由數艘潛艇組成的巡洋艦曙光女神號，及戰艦共和號，停在尼瓦河上。水兵及紅軍駐守在陶瑞得宮的入口處。所有訪客的通行證均由烏瑞茨基簽發，他是彼得格勒政治警察的首長。

一月十八日早上約十一點時，一羣羣沒有武裝的工人及學生，從城市各區湧至，揮舞紅

旗及告示，告示上寫著：「無產階級全國大團結！」「土地和自由！」「制憲會議萬歲！」他們向戰神廣場（Mars Field）前進。在那兒，一羣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成員，加入他們的行列。

當隊伍正要轉入前往陶瑞得宮的要道時，他們遭到布爾什維克黨人步槍及機關槍的攻擊。通往制憲會議的所有街道都被布爾什維克的精銳部隊攔阻，這些士兵受命：「不必節省子彈！」當天在彼得格勒就有一百名男女傷亡。

陶瑞得宮顯出一個怪異的景象。大廳和會議室擠滿了有重裝備的士兵和水兵。每一個門口，都有手執步槍和手榴彈的海軍和紅軍，態度粗暴地要求通行證。公共走道大部分由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烏瑞茨基屬下的軍隊擔任警戒。

在早上未舉行開幕式，直到下午四時會議才開始開會。布爾什維克黨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坐在房間的左邊；接著坐的是擠在一起的社會革命多數黨，然後才是孟什維克黨人。右邊的席位空著。一部分科代特代表早已被拘捕；剩下的則缺席。全部議會是社會黨人的天下——但布爾什維克黨人僅居少數。

列寧在其妻子、妹妹和旁其——布魯雅維其的陪同下，通過側門，進入會場。當時會議室已擠滿了人。他們將外套暫放於接待室，然後走進一個小房間。在那裏，他們坐著談話和

享用自助晚餐。

「雖然我們對承諾召開這次會議，感到心虛魯莽，而今天開幕勢在必行，」列寧面帶諷刺的笑容說，「但當它閉幕時，歷史依然沉默。」

斯維爾羅夫進入房間，和列寧商討有關事宜。幾分鐘後，列寧說：「好，是開始的時候了。」他起身向前走，通過長廊，抵達大廳。當他進入後，會議開始——它並不是按照列寧的計劃進行。

根據習慣，國會應由年紀最長的代表開始。年長的代表徐維佐夫（Shvetsov）自社會革命黨席位站起來，他是一位人民自願軍的退伍軍人。當他站上講臺，布爾什維克的代表開始拍桌子，同時士兵和水兵也用手中的步槍重擊地板。一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加入吵鬧中。在走道上，一位士兵用步槍瞄準徐維佐夫。

徐維佐夫總算在一片吵雜聲中，找到說話的餘地：「制憲會議開始。」他的話引來一陣噓聲。

接著，斯維爾羅夫上臺，推開這位老人，以他宏亮圓潤的聲音宣佈，工人、士兵及農民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授權他開始制憲會議，他以委員的身份，宣讀「勞工和被剝削羣衆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Laboring and Exploited Masses），這

是由列寧、史達林和布卡林共同起草的。宣言中要求將所有國家權力置於蘇維埃管理下，欲藉此破壞制憲會議的眞正意義。它已被布爾什維克控制下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接受，同時亦通過一解決方案，即「任何人或機構欲恢復任何政府組織的所有企圖，均將視爲反革命行爲。如此的企圖必定將受到蘇維埃政府的鎮壓，甚至包括使用武力。」

斯維爾羅夫要求會議立即決定是否要接受人民委員蘇維埃的計畫。不願繼續不斷的喧嘩，多數黨提議開始選舉主席，獲得通過。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契爾諾夫以高票贏得勝利。

在契爾諾夫的公開演講中，他表示，希望制憲會議的召開意謂俄羅斯渾沌的過渡期結束。土地問題已結束，他說：土地將成爲所有農民的共同財產，屬於願意和有能力耕種的農人所有。制憲會議將追求一個主動的外交政策，努力爭取一個沒有勝利者或敗北者的和平，但不要一個與帝國主義德國簽訂的單獨和平。

如同由俄羅斯人民自由選出的國會一樣，制憲會議有完全的立法權，契爾諾夫說；但它願意服從人民複決投票下的所有決定。如果蘇維埃願意加入制憲會議，並尊重人民的意願，俄羅斯將有和平與自由；否則，內戰將不可避免。

在不停受干擾的情形下，契爾諾夫成功結束他的演說。布爾什維克的演說者布卡林和斯科佛爾特奇夫接著上臺。布卡林提議，應通過在議事單之首的蘇維埃宣言——以決定制憲會

議是站在「工廠所有者，商人及銀行董事一邊，或與灰領階級、士兵、工人和水手站在一起。」當提及工廠所有者，商人及銀行董事時，引起社會主義多數黨一陣諷刺的笑聲。

### 是結束的時候了

斯科佛爾特奇夫轉身向社會革命黨說：「我們之間的每件事都結束了。最後我們要延續十月革命，對抗資產階級。我們在障礙物的兩對邊。」

社會主義代表靜聽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演說。即使當他們用錯話時，社會主義代表仍然靜靜地聽著。

當契瑞提利起身回答時，步槍正指著他的頭，水手們在他面前揮動手槍。主席要求守秩序，引起更多的輕蔑叫聲、噓聲、令人厭惡的咒罵和兇野的咆哮。契瑞提利終於以爭取公民自由及警告可能會發生內戰為主題，吸引了羣衆的注意力。在他之後，另一位社會革命黨代表提到制憲會議的和平計畫。

列寧沒說什麼。他坐在通到講臺的樓梯上，面帶嘲弄地微笑，在紙片上記下一些事情，然後在長椅上伸展身體，假裝睡著了。水手們繼續用步槍指著社會革命黨人。走廊上充滿喧囂、吵鬧、口哨聲及跺腳聲。



布爾什維克的發言人再度亟言請求接受他們的宣言。在討論後，制憲會議多數黨拒絕布爾什維克的政綱，投票記錄他們的立場是戰爭、農業問題，及俄羅斯政府的形式。隨即，布爾什維克代表集體起立，走出會場。

破曉時分，代表選民多數黨的其餘代表，開始宣讀他們的命令。走廊沒人了，他們單獨繼續和列寧的士兵和水兵在一起。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知道他們的時間不多。契爾諾夫正在宣讀命令時，一位水手抓住他的臂膀說：「是該結束的時候了。我們有人民部長的命令。」

「那一個人民部長？」契爾諾夫問。

「一個命令——你不能再待在那兒——衛士們累了，我們將要熄燈。」水手回答道。

「制憲會議的會員們也累了，」契爾諾夫說，「但他們不能休息，他們必須完成人民的授權，決定和平、土地和政府的問題。」

契爾諾夫繼續宣讀命令，不給水手有說話的機會。他宣佈，俄羅斯是一個國家自主權屬於選民的聯邦共和國。衛士們繼續叫喊：「下來，時間到了。我們要熄燈了。」但代表們繼續他們的工作，要求轉移土地給農民，準備契爾諾夫演說提及的民主和平方案。當主席終於同意休會時，已是清晨了。

中午之前，當預定再召開會議時，代表們發現，一支携有步槍、機關槍和野戰炮的部隊，阻擋了通往陶瑞得宮的入口。同一天，也就是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人民委員蘇維埃命令廢除了制憲會議。刊載有關一月十八日會議事宜的報紙，被士兵從報社或送報童手中奪取過來，然後燒掉。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列寧寧佈：

「人民要召開制憲會議，我們召開了。但他們立刻意識到達有名的制憲會議之真正意義。現在我們必須實踐人民的意願，即全權屬於蘇聯人。我們應該打斷破壞分子的背脊。」

「將權力交給制憲會議，只會再度與可惡的資產階級妥協。俄羅斯蘇維埃將辛勤工作大眾的利益、置於虛有其表、令人厭惡的妥協之上。……當制憲會議再度洩露它準備拖延由蘇維埃置於其前諸多令人爭議的問題和工作時，我們告訴制憲會議，他們不可以再拖延了。根據蘇維埃的意願，制憲會議拒絕承認人民權力，應被解散。」

「解散制憲會議。蘇維埃革命共和國將不計任何代價，贏得勝利。」

演說列入記錄。解散命令宣佈後，列寧在私底下，對托洛斯基直言：

「我們犯了個錯誤，沒有延後制憲會議的召開日期。我們表現非常不謹慎。但是結果還算差強人意。蘇維埃政府解散制憲會議，即意謂藉著專政的理念，將民主理念徹底明白地清

算掉。這將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六章

### 不惜代價換取和平

「如果德國人的條件是推翻布爾什維克政府，那麼，我們當然應該作戰，」

他說，

「但是所有其他的條件都是可接受的。」

對列寧而言，必需以任何代價換取和平，以求鞏固他的政權。除此之外，他也深信德國內部會發生叛亂，因此他並不在意簽訂由德國掌握的和約。於是他在交涉期間，一再頑固地向他的同事施加壓力，不惜任何代價換取和平。

蘇維埃和平代表團由托洛斯基和越飛 (Joffe) 率領，於十一月底動身前往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十二月二十日，蘇維埃代表團在彼得格勒的報上發表聲明：「同盟國接收無兼併合約的原則，」而「德國及其盟國並沒有擴大領土的計畫，也不想摧毀或限制任何國家的政治獨立。」

#### 內部意見分歧

當蘇維埃代表獲悉德國的條件時，蘇維埃的專家之一斯卡隆 (Skalon) 將軍當場自戕。另一位專家波克羅夫斯基 (Pokrovsky) 含著眼淚說：「如果俄國已被侵吞了十八省的土地，一個人又怎麼忍心說這是無兼併和平呢？」

布爾什維克代表中的多數，由托洛斯基與布克林領導，直言無諱的反對德國的和平條件。這個對立十分尖銳，幾乎突然引起蘇維埃政府的分裂。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布爾什維克代表在蘇維埃第三次大

會上會面，討論德國的條約。列寧主張就算割讓大塊領土，也應簽下和約。托洛斯基則主張，宣佈停戰而不簽訂和約。他希望能以「無和平、無戰爭」的策略，配合德奧軍的休戰就能加以革命宣傳、使德奧軍叛變。第三種提議則是對德國及其盟友發動「革命戰爭」。列寧的提議獲得十五票；托洛斯基十六票；三十二票主張「革命戰爭」。

三天後中央委員會再度討論此一問題，列寧再度堅持立即接受德國的條件。

### 接受德國要求

布卡林以及托洛斯基、烏瑞茨基、羅毛夫、瑟爾辛斯基等人宣稱，接受德國的和平條件，無異於放棄布爾什維克的黨綱。最後以九比七通過了托洛斯基的策略「終止戰爭；不簽和約；解散軍隊。」

但是他們沒有算到德國的態度。二月十六日，霍夫曼將軍遞送一份最後通牒給蘇維埃政府，同時德軍亦開始準備攻擊。一接到這份文書，中央委員會立即決定二月十七日召開會議。列寧、史達林、斯維爾羅夫、瑟科爾尼可夫及斯米爾加等五人主張立即接受德國的條件。布卡林、羅毛夫、托洛斯基、烏瑞茨基、越飛，及克連斯丁斯基（Krestinsky）等六人反對。當最後面臨決定是否要立即簽訂和約還是要等候德軍攻擊時，投票結果是等候德軍攻擊

。也許德國士兵會拒絕作戰。

答案馬上就來了。二月十八日德軍再次攻擊。中央委員會再度召開，列寧還是主張立即簽約。他又只得到少數的支持。到了下午，德軍又向前推進，一般的態度才轉變。列寧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強烈要求立即接受。他不能瞭解同志們竟會關心割讓「某一塊俄國領土」。對列寧而言，重要的是對德和約會不會影響到蘇維埃的權力。

「如果德國人的條件是推翻布爾什維克政府，那麼，我們當然應該作戰，」他說，「但是所有其他的條件都是可接受的。」

在最後一次投票中，列寧在十三票中得了七票。他們立即拍電報給德國政府，聲明蘇維埃政府願意接受在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所提的條件，並願意立即回答任何新的要求。

二月二十二日，德國進一步提出更苛的要求，不只要求俄國放棄整個波羅的海，其中還包括芬蘭，更要求蘇維埃承認其所支持的烏克蘭「獨立」。這些條件又引起新的反對。

當時參與政府的社會革命黨左派提議，接受協約國的援助抵抗德軍。托洛斯基及瑟科爾尼可夫傾向於接受軍援。列寧並未出席，但將以下的意見送交會議：「請加算我一票，接受英法帝國主義土匪的馬鈴薯和武器。」但是，在下一次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中，列寧宣佈「玩弄革命辭彙」的政策必須中止。

「如果繼續如此，」他威脅：「我將退出政府及中央委員會，然後開始全力反對這兩個機構。爲求從事革命戰爭，我們必須要有軍隊，但是今天我們卻都沒有。因此，我們必須接受和平條款。」

列寧對他所接受的條款並非無動於衷，「當卡拉罕 (Karahan) 把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草稿帶來時，我們正好在列寧的辦公室，」他的秘書斯塔可娃 (Stasova) 敘述，她想要展開草稿給她的上司看。列寧立刻暴躁地制止了她「什麼？你不但要我簽這份卑鄙的和約，更要我去看它？不、不、決不！我決不會看這份條約內容，也會利用任何機會不去履行它。」

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使德國得以控制烏克蘭的資源，也使德軍得以從東線調往西線戰場。但是六個月之內，美國、英國及法國的部隊即擊潰了興登堡陣線，迫使德國請求停火。勝利的協約國強迫德國放棄列寧所簽訂和約中俄國所割讓的土地。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七章 恐怖開始

犯人多被驅往離冬宮不遠的警察局中，  
在此，不管有沒有循例的審訊，

他們都在天井的牆邊槍殺。

這些斷魂音符卻被四出逮捕其他人的卡車聲淹沒了。

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後，前線逃亡判死刑的條文立即廢除了。

「那是一項錯誤，」列寧抗議「是不可原諒的柔弱心腸，及和平主義者的幻想。」並提議立即撤銷該項命令。他被告之以這麼做將造成不良印象後，接受了協調意見：不理新法律，仍然槍斃逃亡者。

### 恐怖是不可避免的

「在那段時間裏，」托洛斯基說：「列寧利用每一個機會，要我們相信恐怖是不可避免的。」

「『你的專政權在那？給我看。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團混亂，而非專政權。如果我們不能槍斃破壞分子……這又算是那門子革命？』」

有一次，列寧聽到一羣人有反革命的企圖時，十分生氣：

「難道在我們之中找不到一個福傑坦威爾 (Fouquier-Tinville) 來馴服我們野性的反革命分子嗎？」

他在瑟爾辛斯基身上看到了福傑坦威爾的影子。他整潔、略為駝背、蓄短鬚子，有清澈的眼睛及大的瞳仁。當他友善的笑著時，能將冰冷的氣氛融化，這時他的眼中及無血色的嘴

辱，會露出著魔似的狂熱。完全地自我奉獻，忠貞不二，能對他人的意見完全不理而完成他的工作。他自然的謙虛、不擺架子及沉靜的態度，使他顯得與別人不同。他是偉大的清教徒，動亂時代的「聖人」。

瑟爾辛斯基是波蘭的維爾諾（Vilno）省一位富有地主的兒子。學生時，他加入立陶宛的社會民主黨。早年即被放逐，往後又加入波蘭社會民主黨，一生大部份時間都在牢中及西伯利亞渡過。革命後他往莫斯科的塔干卡（Taganka）監獄中釋放出來。

列寧和他的戰友，在斯蒙尼公館的樓上設計新社會的藍圖。列寧提供的只是文字，他需要一把劍來鞏固蘇維埃的政權。樓下在一個蔭暗的轉角房間中，正坐著瑟爾辛斯基。他剛被任命為斯蒙尼的指揮官。在他的手下，有許多列特族的神槍手，他們的工作只給窗口的機槍上油。這是一項平凡的工作，整棟黃色建築物的光芒，並沒有照向瑟爾辛斯基坐著的陰暗角落。

許多天以來，每一個人在斯蒙尼來來去去。大家都興致勃勃而又忙碌，看起來重要的公事包挾在腋下，樓上樓下跑來跑去，下達或聽取命令，互道恭喜。

瑟爾辛斯基深知，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敵人尚未被驅逐或鎮壓前，列寧的權位不能算是坐穩。在鬥爭中將不會有寬憫之情摻雜其中。

當人民委員蘇維埃召開時，指揮官的小屋中發出一個溫和但堅定的命令，要所有在斯蒙尼的人接受檢查。所有未受檢查的人，在進出斯蒙尼時即被逮捕。每一個入口和樓梯口都佈下了崗哨。

「啊，同志們，大家好！」瑟爾辛斯基如此安詳的向所有集合受檢的人打招呼。

接著便展開一個認真的審訊。

檢查結果沒有問題的人即給予通行證，得以進入斯蒙尼。一些人被趕出去，並被警告不得再來。另外一些人則被留置，等待進一步的調查。不久原是女校的斯蒙尼內，即建立起一個情報網路來。

### 屠殺開始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列寧指示瑟爾辛斯基組織一個鎮壓反革命及投機特殊委員會(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 Revolution)。這個稱之為切卡(Cheka)的蘇維埃秘密警察組織，立刻就發展為世上前所未見的恐怖系統的代表。往後這個組織名稱改為OGPU、NKVD、MVD，但其目的卻仍然一致，瑟爾辛斯基就是切卡的第一名頭子。

接下來的就是揭發一連串反布爾什維克的陰謀，及謀刺其領袖的計畫，這些陰謀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偽造的。在他的小房間裏，瑟爾辛斯基不斷地磨礪布爾什維克的武器。彼得格勒各地羣衆的謠言，瑟爾辛斯基都知道，在選出的切卡分子協助下，瑟爾辛斯基開始清算該城市。

他們晚上四出逮捕人民，卻很少花時間在搜集證據及將人犯歸類上。不能立刻擺脫嫌疑的人就倒楣了。

犯人多被驅往離冬宮不遠的警察局中。在此，不管有或沒有循例的審訊，他們都在天井的牆邊被槍殺。這些斷魂音符卻被四出逮捕其他人的卡車聲掩沒了。

瑟爾辛斯基強化組織的目的，在於破壞舊有社會體制建立新的社會——有組織、系統的羣衆恐怖。對瑟爾辛斯基而言，階級鬥爭意指處決「工人階級的敵人」。而「工人階級的敵人」就是反對布爾什維克專政的人。

列寧常在人民委員蘇維埃開會時，和同事傳遞紙條。某次他傳紙條給瑟爾辛斯基：「現在有多少可惡的反革命分子在獄中？」瑟爾辛斯基的回答是「大約有一千五百人。」列寧看了看紙條，嗤之以鼻，畫了個十字還給瑟爾辛斯基。

瑟爾辛斯基一言不發的起立離去。沒有人注意到列寧給瑟爾辛斯基傳條子這件事，也沒

有人注意他的離去。會議繼續進行。但是到了第二天；大家激動的耳語著。瑟爾辛斯基前夜已下令處決了那一千五百名「可惡的反革命分子。」他將列寧的十字看作是集體處死。

如果列寧的符號是指全體處決，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批評。但是列寧的秘書佛提也娃（Fotieva）解釋：「是有一些誤解。佛蘭得摩·伊利克從沒有說要處決。瑟爾辛斯基並不瞭解他。佛蘭得摩·伊利克通常在備忘錄上劃十字表示他看過並注意到它的內容。」

一九一八年早期，蘇維埃政府遷到莫斯科。

到達莫斯科後，瑟爾辛斯基和他的徒衆四下尋訪合適的處所，安置其組織。他看上了盧比安卡（Lubianka）街二十二號的露西亞保險公司大樓。那是一棟有許多房間的舒適大樓，有許多入口，有空曠的地下室，及一個大的天井。由於成爲切卡的總部，盧比安卡街二十二號從此成爲俄國惡名昭彰的地址。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八章

### 克里姆林宮

「我們正在除去資產階級。

不用花精神找尋這個人是否有反蘇維埃的行為或言論之證據，

逮捕一個人時，

第一個問題是：

他屬於那一個階級？

他的出身如何？

……他的職業如何？

這些將決定他被逮捕後的命運。

這才是紅色恐怖的本質。」



五月一日，列寧站在克里姆林宮牆上，拿破崙曾看莫斯科大火的所在，向下凝視五月一日在紅場的遊行。

住在古時球莖狀圓屋頂下及俄國王朝加冕的教堂牆內，這位俄國的新君過著節儉的生活。在他住處的隔壁房間充滿了貓騷及石碳酸的味道。列寧和克魯茨卡雅、他的妹妹瑪利亞，及僕人住在一起。他使用沙皇的銀器及磁器用餐，但是他們的食物常常不足。他們雖然有紅色魚子醬，常有奶油、乳酪及菓凍，但是卻比不上革命前一般平民的飲食。他們的柴火從不足以使房子溫暖，他們的餐具也不足以待客。

「我們是優秀的革命分子。」列寧說，「但我卻不認為我們也必須證明我們的文化高於外國文化。我自己就從不遲疑的承認我是個蠻人。」

### 背叛之風喧騰

蘇維埃政府沒有足夠的工業及消費品和農人交換穀物，因此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發佈命令，徵收所有「富」農的穀物。一個月後，六月十一號，所謂「窮人委員會」在各地組成，以在各村落中執行此一命令。農人之中間形成一種醜陋的懷疑、間諜、背叛之風。隣居間相互窺探。農人殺掉他們的牛，拒絕播種，更不願把他們的食物讓給政府。全國各地起事、

背叛之風喧騰著，切卡的部隊則在各地報復性的鎮壓這些叛變。

徹底的壓制民權，解散制憲會議，切卡的恐怖，及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迦太基式的和約——剝奪了俄國最富裕的土地——使俄國各階層的人民一步步傾向於叛變。

曾經推翻克倫斯報的彼得格勒駐軍如今正在叛變邊緣，必須像其他軍隊和海軍一樣解除武器。列寧如今能完全信賴的武力就只剩下列特族的狙擊部隊了。

制憲會議解散後，除了社會革命黨外，所有的黨派都一致聯合，反抗列寧的統治權。

一九一八年春，成員或多或少親德的右派中央，和德國代表秘密洽商，希望藉著德國的援助推翻列寧，重建王朝。

另一方面「俄國更生聯盟」(League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Russia)則尋求英、法及美國的援助，並發表官方聲明，要求這些國家在俄國重建戰線。

直到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簽訂前，協約國一直希望蘇維埃政權會迫於形勢，重新對德作戰。和約簽訂後，協約國開始對「俄國更生聯盟」提議的恢復東方戰線感到興趣。

這時，一個新的「國家中央」又形成；一九一八年六月，協約國同意派遣援軍，幫助反布爾什維克的武力，對抗德軍及蘇維埃政權。

原先，日本已派兵佔領海參威(Vladivostok)及西伯利亞其他的戰略據點，在這些據

點協約國存有大量的軍火及原料。西伯利亞也有大批的德、奧軍戰俘。表面上，日本人是爲了避免德國人獲得這些庫存及利用戰俘。事實上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想要留下。一九一八年七月，英、法及美國的部隊在海參威登陸以抵制日本。多數這些部隊都駐在離登陸城市不遠處，大約同時，美國及英國的軍隊在莫曼斯克 (Mur Mansk) 及阿陣澤爾 (Archangel) 登陸。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簽訂後，協約國下令以志願俄軍身份作戰的軍隊，捷克斯拉夫軍團 (Czechoslovak Legion) 經由西伯利亞、太平洋回到法國。這時柏林通知蘇維埃政府，德國將會視運送這些捷克人爲違反和約。

托洛斯基，任職戰爭委員，下令該軍團解除武裝。五月二十六日，當此一命令將要執行時，正在窩瓦河流域的捷克人叛變了，他們尚且逮捕了蘇維埃地方上的官員。

列寧接到捷克人背叛的電報後，十分震怒，內閣會議暫時停止，並派遣一支加強武力的布爾什維克部隊羅森哥茨 (Rosengoltz) 前往窩瓦河，這支部隊被賦予全權鎮壓叛亂。

六月八日，工人及士兵和社會革命黨一起加入捷克人的陣營。而「全俄制憲會議」委員會也組成，並開始組織人民志願軍。烏拉爾區的哥薩克人也加入了捷克及人民軍的行列。短時間之內，從窩瓦河流域的撒拉到太平洋區的海參威這廣大的區域都被反布爾什維克的軍隊佔領。同時，烏克蘭及南俄的其他地區則被德、奧軍佔領等。

### 塵埃落定

前任俄軍的指揮官亞歷山也夫和科尼羅夫將軍，在頓河流域組織了一支「白軍」。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們組織了三千人。爲了鎮壓這支武力，布爾什維克派出了一支一萬人的部隊。由於當地的農民大眾並不同情這些將軍的計畫，他們的部隊只好退到大草原中。科尼羅夫自己已在行動中被殺了。

兩個月後，這支志願軍大約只剩下一千名殘兵，募得哥薩克人入伍，重新發動攻勢。六月，他們的人數增至一萬兩千人，七月三萬。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們由丹尼舍將軍領導，人數增至十萬人，佔有二百哩的戰線。

一九一八年夏，社會革命黨左派——唯一支持列寧的非布爾什維克黨，也是唯一加入蘇維埃政府的非布爾什維克黨——也開始背叛。他們向蘇維埃大會要求五點(1)廢除穀物徵收小隊；(2)解散紅軍；(3)廢棄瑟爾辛斯基的秘密警察切卡；(4)和捷克斯拉夫軍團談和，以及(5)對德從事游擊戰爭。

列寧明白的拒絕了這些提議，並下令逮捕一些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分子。在一些反德的切卡分子默許下，社會革命黨左派計畫發動武裝叛變，並在俄國各地以恐怖行動對付德國外交

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一名社會革命黨左派分子布朗金（Blum Kin），持著切卡的證件，射殺了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米爾巴克伯爵（Count Mirbach）。

在一些小隊叛軍和切卡特遣隊的幫助下，社會革命黨左派逮捕了瑟爾辛斯基，並佔領了一些建築物，其中包括莫斯科電報局。他們立制向全國傳送電報，要求人民參加叛變。

電話系統尚在空中，列寧立刻反應。他動員了莫斯科的共產黨工人，在忠於他的列特族衛隊指揮下，立刻恢復了莫斯科的秩序。瑟爾辛斯基毫髮無損的被釋放。

各省區，由於農民追尋社會革命黨左派，因此情況仍不穩定。列寧下達命令給薩瑞欽（Tsaritsyn），今天的史達林格勒）的史達林：

「我們必須在今晚就解決此一叛亂，並告訴人民真相——我們正處於戰爭邊緣……因此各地都必須殘酷地鎮壓那些被反革命利用的邪惡又歇斯底里的投機分子。」

史達林爲此回答道：「至於面對那些歇斯底里的人，你可確信我們的手並不會動搖。我們將以對待敵人應有的方式對待敵人。」

米爾巴克伯爵的被刺，使柏林強烈的抗議。蘇維埃政府答應調查並嚴懲刺客，但是布朗金卻未捕獲。爲求平息德國的憤怒，列寧下令處決大約二十個社會革命黨左派人質。

「我們將從我們的『同志』社會革命黨處取得貸款，」列寧告訴克魯辛，「不但能保持

我們的『清白』，更能增進我們的利益。」

同時，在烏頓爾區社會革命黨左派的莫拉維也夫 (Muraviev) 仍任紅軍元帥，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打電報向柏林宣戰，並下令部隊向莫斯科前進。但是在他的命令執行之前，莫拉維也夫被一名布爾什維克委員刺殺。由於他的死，這次叛亂終於塵埃落定了。但是莫斯科及彼得格勒仍和中俄、西伯利亞、烏克蘭、克里米亞及高加索區等地格格不入。

### 帝王末路

當捷克人和布爾什維克黨從在烏拉爾區作戰時，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廢帝尼古拉及其家人在伊卡特琳堡 (Ekaterinburg) 被處決了。三月革命後不久他們即被逮捕，拘禁在沙科伊·色羅。一九一七年七月，當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漸佔優勢時，臨時政府將他們送往西伯利亞的托伯爾斯克 (Tobolsk)。一九一八年三月，烏拉爾區的布爾什維克組織命令他們遷往伊卡特琳堡，宣稱在此他們將會「得到保護」。

尼古拉夫婦及子女到達後不久，伊卡特琳堡地區的蘇維埃領袖就開始討論要處決他們。但是，多數人不願在沒有莫斯科的認可下負責。布爾什維克地區領導哥羅秀金 (Goloscho-Kin) 受命決定羅曼諾夫家族的命運。

一開始，中央委員會討論在伊卡特琳堡公開審判的提議，但是軍事情況的不安使他們打消了這個念頭。捷克軍團正向伊卡特琳堡前進。判決的結果是將尼古拉及其家人處死，並毀滅屍體，「以免反革命分子利用沙皇的骨頭蠱惑無知迷信的羣衆。」派出一支特別任務的隊伍，執行此一命令。

「七月十六日，」烏拉爾區的委員之一拜可夫（Bykov）敘述：「指派處決羅曼諾夫家的人員在指揮官伊帕提也夫（Ipatyev）的屋中集會，沙皇一家就住在這裏。決定將沙皇一家押到地窖後，再予以處決。直到最後一刻，羅曼諾夫一家並不知道將被處死。午夜時，他們被叫醒，命令他們穿上衣服，然後下到地下室。爲使他們不致懷疑，他們被告之以當夜可能受到『白軍』的攻擊。所有同屋的居住者都受命集合在地窖中。當他們聚集一起時，便向羅曼諾夫家十一名成員宣讀判決書，尼古拉，他的妻子，及兒子亞歷克斯，四個女兒，及他的隨從都在此被槍殺。」

屍體用毯子包起，裝上卡車，送到城外幾哩處一個被棄置的礦坑中。屍體暫時放在這裏。第二天早上毀屍的工作開始。直到七月十八日工作才完成。

這項任務由烏拉爾區蘇維埃之一員——優若夫斯基（Yurovsky）指揮下。屍體用斧頭劈爲碎塊，融於石化硫酸中，然後燒掉。燒剩的焦炭倒在離礦坑不遠的沼澤中，然後再耙上

草及樹葉遮蔽痕跡。由一支列特族的切卡分子特遣隊完成。

「蘇維埃的權力，」拜可夫不久後寫道，「以非常的方法清除了羅曼諾夫家。在這件事上，蘇維埃的權力表現出其完全民主的性質。它並不會對全俄謀殺犯稍假寬貸，像射殺一般土匪一樣的槍斃他。」

官方在七月十八日宣佈處決的消息。

人民委員蘇維埃正在討論一項公共健康法令，保健委員瑟馬西科正在報告時，斯維爾羅夫走進會場坐到列寧的旁邊。當瑟馬西科報告完後，斯維爾羅夫向列寧耳語。

「斯維爾羅夫同志要求發表聲明。」列寧如是說。

「我要說明的是，」斯維爾羅夫說，「我們接到伊卡特琳堡的報告，根據當地蘇維埃的命令，尼古拉一家被槍斃了。尼古拉想逃跑，而捷克人正向該地前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決定支持這項行動。」

沒有任何人發表評論。

「現在讓我們逐條讀出草案。」列寧提議，人民委員會於是又回到瑟馬西科的健康法令的討論上去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九日，消息報刊出新聞，「尼古拉·羅曼諾夫的妻子兒女已被送至一



安全處所。」雖然處決前任沙皇、皇后及其子女，將在公眾中傳下臭名。尤有甚者，沒有任何法典會允許這麼做。就算是革命法庭也不可以「處決」前任沙皇的醫生、廚子、女僕及侍者。

沙皇被殺後的第二天晚上，另外一名羅曼諾夫王朝的成員在烏拉爾區的一個城中被處決了。首先，米開爾大公已在波姆 (Perm) 被處死。

如今的命令是，要對可能的敵人殘酷暴虐。

列寧毫不掩飾地下令給部下。下面一九一八年八月九號的命令，就是一個典型：

「有必要慎重值得信賴的人，組成一支特別的衛隊。他們必須對富農、教士及白軍執行恐怖行動。所有可疑的人都應拘留於城市外的集中營內。處罰性的遠征必須立刻開始。以電報拍發這道執行命令。」

### 列寧遇刺

人民委員蘇維埃主席，列寧。」幾乎從蘇維埃一開始當權，就流傳著有人陰謀刺殺列寧，而隨著蘇維埃政權的手段日趨嚴厲，他的安全也愈來愈令人擔憂。一九一八年一月，一位不知名的狙擊者，向列寧的座車開槍，但錯過了目標。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列寧準備前往莫斯科一個工人集會上演講。在大廳的

遲到者中，有一名女子坐在離講臺很近的地方，手肘放在桌上，用心聽著演說的每一個字，一面又緊張地一根接一根的抽菸。

列寧照預定時間來到，發表了短短幾分鐘的演說。然後他走下講臺，穿戴上衣帽，離開大廳。他的前面有幾名工人領路，後面跟了一大羣人。那位不斷抽菸的女子也在這時離去。

列寧走到建築物露天的庭園，一輛汽車正在等著他。在門口時，那位女子向他搭訕，問了他一些問題。列寧一面走向汽車，一面試著回答她的問題。當他一腳踏上前進的車子時，她在近距離向列寧開了三槍。列寧倒下。「他們殺了列寧！他們殺了列寧！」有人叫道。受刺激的羣衆轟湧向前，然後四下亂竄。這時列寧自己站了起來，要求送他回家。在他司機及旁觀者的幫助下，他蹣跚地登上汽車，坐上往常的位子。車子風馳電掣的駛回克里姆林宮。雖然一顆子彈射入脖子，另一顆射入鎖骨，他的情況並不像一開始時顯現的那樣嚴重。試圖刺殺列寧的那名女子，在離現場幾條街外被捕。當夜稍後，她被送到盧比安卡。在切卡的審訊中，她寫下：

「我名叫法尼雅·卡普蘭(Fonya Kaplan)……今天我槍擊列寧。我為我自己這麼做的。我不會說從那得到這把左輪槍。我不會招出細節……我早就決定要刺殺列寧。我以為他是革命的叛徒……我曾因為在基輔參與謀殺沙皇官員，被放逐到阿凱托(Akatoi)。我服

了十一年的苦役……革命後我被釋放……我支持制憲會議，一直都是如此……我的父母在美國。他們是在一九一一年移民去的。我有四個兄弟兩個妹妹。他們都是工人。我在家裏受教育，我槍擊列寧。」

卡普蘭刺殺列寧的同一天，彼得格勒一名叫李昂尼得·卡尼吉瑟的年青猶太學生，刺殺了彼得格勒切卡的頭子，烏瑞茨基。

烏瑞茨基被刺及列寧差點喪命，使彼得格勒開始了一段沒有限制的恐怖時期，紅軍隊伍在街上四處搜尋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只有共產黨人及重要人物才感到安全。逮捕是十分自然的事，不問問題，也不會寬恕。

辛諾維也夫告訴大羣士兵：「資產階級殺害各個人；而我們卻殺掉整個階級。」受到這種口號的刺激，士兵們以加倍的熱情從事流血的工作。卡尼吉瑟未被審判就被處死，克魯斯塔得的水手更是火上加油，他們射殺了五百名關在巴爾的克基地的資產階級人犯。

內政委員彼特羅夫斯基，向所有地區蘇維埃廣播如下面的命令：

「立即逮捕所有地方蘇維埃所知道的社會革命黨左翼分子。應從資產階級及官員中逮捕大批人犯。任何白軍分子一旦表現出一點不滿，或有行動的蛛跡，都必須立刻以集體處決對付。」

## 紅色恐怖

甚至在列寧遇刺以前，一九一八年八月四日的真理報刊出一篇社論「無產階級意識要理問答」，就已宣示應用集體恐怖的手段，對付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工人及貧民，抓住步槍，學習如何射擊，準備對抗富農及白軍的背叛。起來反對反蘇維埃權力的人，給每一個舉手反蘇維埃的人十顆子彈。」

「資產階級是我們永久的敵人，永遠從內使人厭煩。資本主義的統治，要到最後一名資本主義者、貴族、教士及軍官死後才可能除去。」

幾天之內，彼得格勒的切卡槍斃了五十二名人犯。

十月十九號消息報刊出一個特別調查團的報告：「波奇（Bokiy）同志詳述全俄特別調查團撤到莫斯科後，彼得格勒地區調查團的工作細節。總共逮捕了六千二百二十人。共槍斃了八百人。」這只是官方所發表的數字，而且是只限於彼得格勒一地，一段時間之內的數字。

紅色恐怖的公然目的是要「終結資產階級」。但是切卡對「資產階級」解釋的彈性卻頗大，幾乎所有非布爾什維克的人物都可能是資產階級。切卡的頭子之一雷特西斯（M. La-

(tsis) 寫道：

「我們正在除去整個資產階級。不用花精神在找尋這個人或那個人是否有反蘇維埃的行爲或言辭證據。便逮捕一個人時，第一個問題是：他屬於那一個階級？他的出身如何？他的教育程度如何？以及他的職業爲何？這些將決定他被逮捕後的命運。這才是紅色恐怖的實質。」

雷安吉利卡·巴拉巴諾芙 (Angelica Balabanoff) 抗議她在烏拉爾區所見的恐怖統治時，列寧以譏諷的口吻暗示她所習知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快要過時了。

在這段時期，列寧對切卡發表的一次演說中，他表示對反對射殺無辜呼籲的驚訝。他宣稱，我們從錯誤中學習。重要的是，切卡能够加強統治權。

「我研究切卡的行爲，」列寧一九一八年時說，「又同時聽到許多人對切卡的批評，我說這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無用言辭……我們必須經由自我批評將這些想法逐去。無論如何，對我們重要的是，切卡加強了無產階級的統治權，而就是這一點，它已具有無法估計的價值……這就是切卡的工作，也就是在這一方面它爲無產階級服務。」

一九一八年十月，列寧溫和地否認布爾什維克是恐怖統治。他宣言考茨基「及所有黃色國際 (Yellow International) 的英雄，所說有關蘇俄恐怖主義及民主問題都是謊言。」然後在蘇維埃第十次大會上他說：「恐怖加諸我們之間……人民忘記了恐怖主義來自於協約

國武力的入侵。」然而，當時的事實記錄，卻是對這些托辭的最佳反駁。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度被列寧宣佈已死亡的馬林諾夫斯基突然在莫斯科出現。

他如今被送至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法庭，面對列寧會指為是誹謗的控訴。馬林諾夫斯基的審判並未公開，列寧從頭到尾都參加了。馬林諾夫斯基並不否認指控他的文件。他告訴庭上，當他離開都瑪後，他已向列寧徹底懺悔。

列寧面對馬林諾夫斯基坐著，低著頭在一本柏紙薄上寫字。據一位布爾什維克的證人歐加·阿尼斯特 (Olga Anikst) 說，列寧顯然正在心靈交戰。他保持同樣的姿勢好幾個小時。當辯護律師說道，如果馬林諾夫斯基有朋友引導他，他決不致於當特務，列寧移動了一下，抬頭看著馬林諾夫斯基，一再的向他點頭。

宣讀槍斃的死刑判決時，馬林諾夫斯基開始發抖，臉因恐懼而扭曲。他顯然希望列寧能為他說項。可能在他出現之前，列寧已答應他將對他從寬發落。這時列寧自己已沒有決定的力量。一個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出現在法庭，要求監視處決，顯然他們擔心列寧會減輕這名他曾完全信賴特務的罪刑。第二天的消息報，刊出馬林諾夫斯基被槍斃的消息。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十九章 共產國際

列寧相信，

如果不能點燃歐洲其他地區的革命之火，

蘇維埃政權便會滅亡。

因此，

國內雖然有一連串的不幸及內戰，

列寧仍不斷地與共產國際保持親密的連繫。



獲得權力後不久，布爾什維克黨即開始準備世界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委員蘇維埃分配二百萬盧布給「來自外交委員會的外國代表，以供國際革命運動之需。」在一份由列寧、托洛斯基、旁其——布魯雅維其及哥布諾夫（Gorbunov）簽署的命令中，人民委員蘇維埃宣佈它認為有必要「盡所有可能以各種可能的資源，包括金錢，援助所有國家工人階級運動的左派國際主義者，不管這些國家是否是戰時俄國的盟友，或採中立的立場。」兩天後這道命令在消息報上刊出。

### 建立第三國際

雖然俄國正處於內戰時刻，列寧沒有一刻忘記馬克斯主義世界革命的目標。停戰後的中歐及東歐情況混亂；從前線返鄉的士兵疲憊、希望幻滅、滿腔怨恨。德國及奧匈帝國的王朝被推翻了，奧匈帝國也崩潰了；波蘭及巴爾幹地區動盪不安。協約國家的工人亦蠢蠢欲動。共產主義的時機似乎成熟了。

德國是布爾什維克向外推展世界革命的第一個目標。革命傳單、小冊及其他這些材料都經由外交使節携入德國。布爾什維克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包括越飛、拉可夫斯基、拉狄克、布卡林及伊格那托夫。但是這個代表團為德國軍方所阻，只有拉狄克在化裝後潛至柏林。

拉狄克首先訴求的對象是有力的「獨立社會黨」(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他以蘇俄之名，詆毀艾伯特 (Ebert) 及謝德曼 (Scheidemann) 所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呼籲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政府。拉狄克說，這個革命政府將和俄國在萊蘭河流域聯合，向資本主義的協約國發動一個新的戰爭。

不久後，拉狄克就和斯巴達聯盟的領袖李伯涅克特達成一項協議。在協議中，列寧答應供應斯巴達聯盟的宣傳及武器費用，並承認李伯涅克特是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的總統。一九一九年斯巴達分子在柏林發動政變，不久即被救平，李伯涅克特和羅沙·魯森堡被殺。

匈牙利共產革命後，一九一九年列寧和共產獨裁者貝拉·孔 (Béla Kun) 訂立同樣的協議。這項協議規定俄奧兩國在經濟及政治上，應互相援助。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拉狄克在柏林的布爾什維克宣傳局被捕，警察從他所有物中搜出共產黨的中歐作戰草案，草案排定的日期是以當年春天開始。預備在德國共黨叛亂的同時，俄國紅軍從波蘭進攻德國。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寧向歐洲及美洲的工人發表公開信，要求他們支持建立第三國際。一月二十四日，蘇維埃外交部長契切瑞恩發出三月上旬在莫斯科召開國際會議的邀請函。英國工黨所召開的會議，被貶為「工人階級敵人的集會」；所有「第三革命國際的友人」都受指示遠離它。這項由托洛斯基起草的宣言，如此結束：「在工人蘇

維埃的旗幟下，在無產階級爭取權力和專政的革命戰爭旗幟下，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所有國家的工人團結一致！」

### 阻止義大利的民主運動

第一次共產國際（Comintern）會議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在克里姆林宮召開。

根據前辛摩華版得的秘書巴拉巴諾芙的回憶，三十五名代表及十五名訪客，多是由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從帝俄所屬小國家中的所謂共產黨中選出，像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芬蘭。其他的，則是剛好當時在俄國的戰俘中之激烈分子。荷蘭、美國社會主義宣傳聯盟（主要由斯拉夫移民所建立），及日本共產黨，都由一位名叫魯格爾（Rutgers）的荷蘭美國人代表，他曾在日本待了幾個月；英國由一名叫費因堡（Feinberg），曾在蘇維埃外交部工作的移民代表；匈牙利的代表是一名戰俘，他隨後捲走了大筆金錢逃走。傑克·薩都爾（Jacques Sadoul），一位戰時隨法國軍事特遣隊一起前來的法國人，停留在俄國把運氣賭在列寧身上，曾被建議為擔任法國代表，但最後卻選了另一人當代表。當法國反戰編輯居得（Guilbeaux）動身前往俄國的消息傳來時，當局派出一班特別火車到邊界接他到莫斯科，以便他能即時代表法國投票。身為所謂法國左翼的代表，他的票算五票。

瑞士代表是曾協助列寧回彼得格勒的普拉騰，他陪列寧坐火車經過德國，到俄國後就留下至今。美國社會勞工黨的波里斯·萊因斯坦(Boris Reinstein)，他也是一九一七年來到俄國，由於無法出具該黨證書，被婉拒出任代表。事實上，唯一蘇聯國外合格的代表，是一名代表斯巴達聯盟的德國青年艾伯林(Eberline)。也正是艾伯林極力反對蘇俄的提議，將此次集會視為第三國際的首次大會。

「我聽說，」巴拉巴諾美敘述，「拉狄克正在組織共產黨的外國分部，總部設在外交委員會。當我前往調查時，我發現這個廣為流傳的言辭根本就在騙人。這些分部的黨員全都是在俄國的戰俘。他們最近入黨的目的多是為了黨員的特權。事實上沒有一人曾與他們國內的革命或勞工運動有所接觸，對社會主義教條一無所知。拉狄克正訓練他們，寄望他們回國後能為蘇維埃工作。這些俘虜中的兩人——從的里雅斯德(Trieste)來的義大利人——將帶著列寧的特別證明及大筆金錢回國。我知道他們對義大利的運動一無所知，甚至連社會主義的基本術語都不知所云。我決定直接向列寧抗議。」

「佛蘭得摩·伊利克，」共產國際的第一書記說，「我勸你收回你的證書，這兩個只是革命的奸商。他們將會在義大利造成我們嚴重的損失。」

「對摧毀圖拉弟(社會主義者)的黨而言，」列寧冷酷地回答，「他們兩個已經够好的

了。」  
這次對談後幾週，義大利傳來消息，說列寧的兩名秘使，把蘇維埃政府供應的錢，亂花在米蘭的咖啡廳及妓院中。

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已能有效的阻止義大利的民主政府運動。當時法西斯在義大利尚非强有力的黨派，而前首相法蘭西斯卡·尼蒂 (Francesco Nitti) 承認王室及軍方的影響十分危險，他建議推翻維克多·艾曼紐爾 (Victor Emmanuel) 然後宣佈建立民主共和。

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旁巴其 (Bombacci)，帶著兩名共產黨同志，來看列寧派往義大利的特使佛蘭得摩·狄奧加 (Flaminio Diogot) 「尼蒂建議推翻國王，然後宣佈建立共和。」旁巴其解釋，「瑟拉蒂 (Serati) 就要同意了。明天這個問題必定會在中央委員會決定。我想知道你的意見，好傳達給中央委員會。」

「從共產國際的立場，」狄奧加回答，「你可以告訴黨的中央委員會，參加這種政變就表示你們背叛了工人階級……誰在位——尼蒂或國王——並不重要。我們應該從下往上發動革命，使之能摧毀國王和尼蒂二者……然後我們再宣佈『無產階級專政』。」狄奧加代表列寧，因而破壞了尼蒂的建議。當時的社會黨，是義大利內最大的黨派，一再拒絕與其他民主黨派聯合，甚至更攻擊其他的聯合團體。一九二一年一月，該黨在李佛爾諾 (Livorno) 分

裂後，共產黨就開始集中攻擊所有其他社會主義黨派。五月，他們完全摒除了法西斯分子的威脅，確信必須有一短暫時間的白色反動，以消除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該月舉行的選舉他們稱之為「對社會主義者的審判」。一九二二年十月，墨索里尼為共產黨人發動「白色反動」，這個反動持續了一代。

### 向世界散佈共產主義

列寧寫下，組織共產國際的目的，是要它扮演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角色。如果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在落後的俄國完成，那麼更有可能在先進國家中達成。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七二）奠定了革資本主義的命之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列寧解釋。「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是無產階級運動的革命組織，它並非集中而是擴散的發展，因此在革命層面上水準降低，而有一時的投機傾向，終於導致此一國際可恥的結束……」

「第三國際繼承第二國際的工作，但祛除其投機主義、社會沙文主義、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垃圾，並開始確實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各黨的國際聯盟領導世界上最大的革命，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運動，如今立足於

最穩固的基礎上；也就是說，一些確實推行國際無產階級專政運動的蘇維埃共和國，將使無產階級終能勝過資本主義。」

列寧相信，如果不能點燃歐洲其他地區的革命之火，蘇維埃政權便會滅亡。因此，國內雖然有一連串的不幸及內戰，列寧仍不斷的與共產國際保持親密的連繫。

一九二〇年六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在彼得格勒召開。不久移到莫斯科開會，議程在此持續到八月。這次與會的共產黨及社會黨左翼的代表，來自三十七個不同的國家。

第二次大會討論列寧的提案，議決向世界散佈共產主義的方法。決定在各國設立秘密的共產中央，鼓吹革命；如果可能，也不放棄共產黨的合法政治活動。

第三國際簡明的定義共產黨的議會戰術：「在任何情況下，所有議會都不可能成爲改革的戰場，也不可能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利用這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去摧毀它自己。」

這是共產主義的世界政策之一，事實上，我們應該可由這項聲明中看出，共產黨人坦白承認他們基本上是反民主的。

只有那些完全接受第三國際的綱目，並願意遵守列寧所行的國際共產黨戰術的組織，才具有共產國際的會員資格。

從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發動攻擊，是戰勝資本主義的實質方式。

「歐洲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來源，並非來自歐洲的工業國家，而是來自殖民地，」第二次大會宣言。「獲自殖民地的盈餘，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財富來源。因此，歐洲工人階級只有在這些資源終於枯竭時，才有可能推翻資本主義系統。」

一九二一年七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佈命令，要求會員黨派的國家議會必須在共產國際大會後再召開，以確定各地黨派能夠遵守共產國際的勅令。

第四次大會規定，以後所有參加共產國際的代表來到莫斯科時，不得先受到指示，他的黨派不得給予他任何確切的指令，要他如何投票。這樣可以確定保持從上往下的控制權。

列寧身為這些規則及指示的訂定人，以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範例，由小羣的專業革命分子領導；正從事建立世界性厲行集權及嚴守紀律的布爾什維克，使之臣屬於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威之下。

### 鼓吹「革命道德」

列寧不只是共產國際計畫及綱目的作者，更公然鼓吹使政治鬥爭的謊言合理化的「革命道德」。他寫道：



「共產黨人必須準備犧牲一切，如果必要的話，更可以使用一切欺騙、狡詐及非法甚至違背真理的手段，滲透進工會，留在其中，不惜任何代價遂行共產主義的工作。」

「與龔波士 (Samual Gompers，當時美國勞工聯盟 A F of L 的主席)，約翰奧 (Johnaux) 及韓德森 (Hendersons) 等完全類似 (列寧強調) 我們孟什維克社會及政治型式組織的代表鬥爭……必須不帶同情心地鬥爭到底，就好像我們在俄國所做的一樣，直到所有頑固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完全從工會裏剷除。」

列寧死後，共產國際不但擴大行動，更大加推展其國際間諜網。但是其長程的戰略及戰術，仍然是列寧所訂定的。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二十章

### 克魯斯塔得革命基地

克魯斯塔得平靜了。

上千具士兵及水兵的屍體橫陳在街上，

少數水兵成功地逃到了芬蘭，

但是，

多數被俘的水兵被行刑隊槍斃，

其餘的則被放逐到遙遠的俘虜營。

### 一連串叛變

克魯斯塔得是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最值得驕傲的基地。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日，克魯斯塔得的水兵叛變了。來自各船艦及營區的一千五百名士兵通過決議，要求立即重新舉行選票保密的蘇維埃選舉，所有左翼社會黨派演說及出版自由；工會及農民組織集會自由；廢除陸、海軍中的共產黨部；立刻停止徵收穀物，並為農民重建自由市場。

克魯斯塔得叛變後，隨之而來的是在一連串在中俄的農民叛變，及彼得格勒等城市的罷工。在從前的首都中，饑餓的工人正搶掠倉庫。

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國正處於經濟崩潰，及與外國無涉的內戰邊緣。國有化的工業事實上已停擺；工人紀律正快速的消失；工人正從城市逃亡鄉村。

生產品的價格猛漲，而同時，一九二二年一月，一個金盧布值二萬六千五百二十九紙盧布。

蘇維埃政權如今面臨大批工人、士兵及水兵的叛變，這些人一度受到列寧的口號「和平、麵包、土地」吸引。

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克魯斯塔得的水兵組織了一個十五人的革命委員會。十六日，圖卡契夫斯基（Tukhachesky）將軍，從莫斯科搭上一列專車趕來鎮壓叛變。他統領六萬名經過選擇的軍隊，包括切卡部隊、共產黨軍校生及其他可靠的武力。爲了避免彼得格勒鄰近地區也發生變亂，他要求整個衛戍部隊解除武裝。

### 恢復平靜

但是叛軍的旗幟仍在克魯斯塔得上空飄揚。權力掌握在革命委員會的手中，其中包括九名水兵、四個工人、一位女護士及一位校長。委員會的主席是彼垂陳科（Petrechenko）。

克魯斯塔得希望彼得格勒的工人及水兵會加入叛變。但是辛諾維也夫並不是在睡覺。他在彼得格勒組成一個圍城組織，命令共產黨軍隊驅散所有羣衆，下令以機槍驅散任何遊行。在克魯斯塔得，軍官建議應立刻進攻彼得格勒，否則他們將會失敗。但水兵卻說他們不願「使無辜者流血」。只有當托洛斯基犧牲人民的血時，他們才會採取自衛手段。

托洛斯基並沒有遲疑。他下令，如果叛變者不投降，他們將會一個個被槍斃。三月六日晚上，圖卡契夫斯基的飛機飛臨芬蘭灣上空，轟炸克魯斯塔得的房子及堡壘。

圖卡契夫斯基同時下令，攻擊各軍事據點。清晨，當冰上的反光還是黯藍色的時候，切卡及共黨軍隊開始進攻。共產黨軍校生在最前線，穿著白袍以便在雪中掩護。他們的後面是紅軍，其後布置了切卡的機槍手，以防止臨陣逃亡。對圖卡契夫斯基的砲擊，水兵以堡壘中的砲及冰凍船上的艦砲還擊。

在鄰近地區的城市歐瑞安恩堡（Oranienbaum），一些紅軍營區發生暴動，拒絕對這些水兵作戰，切卡聯隊開至鎮壓，每五人即槍斃一人。

克魯斯塔得的水手的抵抗之頑強，使得圖卡契夫斯基不得不要求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到前線激勵士氣。莫斯科的共產黨第十次大會立刻派出三百名高級官員前來。在這次大會上，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列寧在一次演講上說：「我還沒有接到克魯斯塔得的最新消息，但我深信這次叛變，這次立刻顯出與白軍將領相似人物領導的叛變，如果不是在幾小時之內被赦平，幾天之內一定可以解決。我對此深信不移。」

三月十六日夜，圖卡契夫斯基將其部隊重新以方陣型部署，準備突擊各堡壘。同時他的砲隊也開始加強轟擊。軍艦也開火還擊，第二天晚上，圖卡契夫斯基派出所有可飛的飛機，去轟炸這些據點。

托洛斯基實踐了他的諾言。三月十七日圖卡契夫斯基向莫斯科報告，克魯斯塔得不靜

了。上千具士兵及水兵的屍體橫陳在街上。少數水兵成功的逃到了芬蘭。但是，多數被俘的水兵被切卡行刑隊槍斃，其餘的則被放逐到遙遠的俘虜營。

### 極權主義國家誕生

克魯斯塔得的砲聲仍在迴盪之際，列寧瞭解到，如果布爾什維克要保有權力，這是該妥協的時刻了。不顧「左派」的反對，一九二一年春他推行一個「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

一九一八年列寧曾禁制私人企業。如今他承認私人貿易在挽救俄國經濟所不可避免的方。薪水制度恢復了，農民對其產品的所有權也再被承認。「鄉村中的內戰」終於停止。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列寧宣佈：

「我們必須使那些不滿的農人滿意，否則……基本上，小農可以兩件事來滿足。首先，必須恢復一定程度的私營自由；其次，必須供給生產品及必需品。」

實施新經濟政策後，蘇維埃的農業專家和技術人員所重視的不再是共產理論，而是經濟效率。工人依其工作成果領薪水。

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對莫斯科共產組織大會演講時，列寧坦白承認，在此一階段引入共

產主義是個錯誤。他將對純正共產主義教條的折衷，怪罪於農民不能充分供應工人麵包。

列寧建議，先在農業上恢復私人企業，再推展到小工業上。政府仍然控制基本工業及交通事業和對外貿易。他因而預言在新經濟政策下，沒有資本主義復甦的危險。列寧將這個新的系統定名為「國家資本主義」。

一年後，列寧相信俄國在新經濟政策下，正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社會主義不再只是「遙遠的未來，我們已將社會主義帶入每日的生活中，」他寫道，「不論問題多困難，不論阻礙多險阻，或多少困難當克服，我們將會達到目標，當然不可能。是明天，但在幾年之內，俄國將在新經濟政策下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的俄國。」

但是，不久之後，他就沒有這麼自信了。

「我們甚至尚未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的基礎，」他宣稱：「正趨向滅亡的資本主義敵視力量，仍有可能從我們手中奪去一切。這是必須徹底瞭解並明白承認的，因為再沒有比虛幻妄想更嚴重的了。另外一方面，我們承認這個事實，並不表示我們緊張，或有任何陷於失望的理由。我們一再的教導及宣示，為追求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和一些高度發展國家的工人聯合。」

一九二一年早夏，列寧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闡明黨綱與新經濟政策的關係。他向

外國代表確定新經濟政策是世界革命推展的必要條件。

「我們所預言國際革命的發展正在向前推進，」他解釋。「但是這個前進行動，並非我們所想的直線發展……毫無問題地，必須說明的事實是，現在已達到某種程度的勢力均衡。因此，我們必須利用這個短暫的機會，採取適當的策略，適應這種曲折的歷史發展。」

一九二一年底，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列寧可以指明經濟普遍的復甦，尤其是在交通事業、礦業及小貿易上。

但是，新經濟政策卻無法改善穀物歉收及供應品儲備不足造成的饑荒，這是一九一八年對農民的共產政策所造成的結果。根據蘇維埃官方的數字，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五百萬人因饑餓而死。

此外，雖然農民叛亂，工人罷工，克魯斯塔得的叛變迫使列寧修正俄國的經濟結構，在政治上他卻沒有讓步。相反的，最後一絲的政治反對力量也被變橫地除去了。「不論是否公開其身份，孟什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所應停留的唯一場所，就是牢獄之中。」列寧寫道。「對偽善者及花言巧語的人不應停止使用恐怖手段。」

列寧的政治警察在全俄建立起一個特務網，其效率甚至遠超過沙皇政府的歐克拉那。嚴厲的檢查制度，使所有對列寧政策的批評沉默。在歷史上印刷、廣播、電影、及戲院首次成



爲官方宣傳的工具。工會根本喪失了爭取較高薪水或較佳工作環境的權力。監牢和集中營裏拘禁的政治犯遠遠超過沙皇時代。克魯斯塔得事件竟是俄國人民最後一次的反叛。從此列寧的專政權位穩定。

極權主義國家誕生了。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廿一章 謙虛的獨裁者

「列寧身材矮胖，  
頭腦像蘇格拉底，  
眼神似大騙子，  
他通常喜歡做出一種奇怪又可笑的姿態：  
頭向後仰，靠著肩膀，  
將手置於背心裏的腋窩下。  
這種姿態有時有喜劇的效果，  
有時卻有勝利自大的感覺。  
在這時刻，  
他整個人散發出快樂。」

### 蘇格拉底的頭腦

列寧大可以說：「我創造了布爾什維克黨。我是十一月革命的首腦。許多次，當我們的權力面臨瓦解時，我以大膽之舉，或簽定一九一八年不受歡迎的條約，或於一九二一年引進新經濟政策拯救了它。我創造了共產國際，並賦予它革命理論及策略，使俄羅斯布爾什維克成爲世界上的強權。」列寧有理由這麼說，但他從沒有，因爲歷史上沒有一個獨裁者是不勞而獲的。事實上，週遭的人對所有奉承列寧的舉動都感到厭惡。

在回答共產國際有關他是否會說流利外國語的問題時，列寧寫下「不會」，雖然他在共產國際第三次會議時，曾用一口標準的德語演說，但在平時，僅用於某些特別的字眼。「你的專長爲何？」一九二二年第十次黨員大會的問卷調查問道。「沒有」，列寧回答。

當雕塑家亞特曼 (Nathan Altman) 正爲列寧作塑像時，列寧拒絕裝模作樣，因爲他認爲這樣子看起來非常不自然。

高爾基想揭開列寧與一般政治領袖不同之謎，但徒勞無功。

「酷愛賭博是列寧性格的一部份，」高爾基說。「但這不是爲圖個人私利的賭博。對列寧而言，它表現在信心的驚人力量，使人們堅定地相信他的呼籲，而他也自覺到自己與外在

世界的關係，了解他在混亂的世界中及面對敵人所應該扮演的角色。」

「列寧身材矮胖，頭腦像蘇格拉底，眼神似大騙子，他通常喜歡做出一種奇怪又可笑的姿態：頭向後仰，靠著肩膀，將手置於背心裏的腋窩下。這種姿態有時有喜劇的效果，有時卻有勝利自大的感覺。在這時刻，他整個人散發出快樂。」

「他的行動輕巧柔順，他謹慎但有力的手勢和他的話配合十分恰當，語氣同樣謹慎但意義深遠。從他似亞洲人的面貌上，閃爍如不知疲倦的獵人之虛偽及悲憐歲月的眼神——斜視的、閃爍的、諷刺性地閃耀著，或怒目而視。這怒目而視的眼神，使他的話更具煽動性，也更清晰。」

同時，列寧常利用別人的無知，編成不合理的控訴，對付他的政治對手。因此，當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革命黨士兵及水兵闖進城中酒窖的數天後，列寧立刻指控，這次暴行是由黨政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一手造成的。

在俄羅斯人民的眼中，懷疑敵人的每件事都是被允許的。列寧污辱馬托夫為「賣國賊」和「叛黨者」，在馬托夫死前不久，列寧還向高爾基抱怨：「可憐的馬托夫不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他是多麼好的同志！真是無人可比！」

當他聽到馬托夫說在俄羅斯只有兩名真正的共產黨員——列寧和可隆太夫人（後者提倡

性解放)時，他大笑。在「馬托夫是多麼聰明的人啊！」的歎息聲中，結束了他的笑聲。

### 俄羅斯是實驗室

對這位布爾什維克主義長久以來的敵人，「賣國賊」、「叛黨者」馬托夫而言，列寧對他仍有私人的感情，但他絕不允許私人感情影響他的行動。根據高爾基所說，列寧將事情簡化成一公式：

「非友即敵。活在歷史中的人不是真實的。即使我們認定，在歷史上某個時期，他們是存在的，但是他們現在並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他們便成爲無用者。每個人，甚至於那些平凡之輩，都會被捲入前所未有糾纏不清的現實旋渦中。」

列寧經常會宣傳道德情緒阻礙階級利益的論調。

「我們拒絕接受所有來自超自然理念，或外圍階級觀念的道德，」他告訴一羣青年共產黨員。「我們認爲，道德是完全隸屬於階級戰爭的利益。凡是廢止舊有剝削的社會秩序和統一無產階級的行爲，都是道德的。當然，我們的道德包含嚴格的紀律和對抗剝削者的意識戰爭。我們不相信形式上的道德原則，我們將要揭穿這個騙局。共產黨的道德是可證明的，它是爲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而戰。」

宗教信仰問題也適用於同樣的公式。

列寧在革命前，寫下很長的一段話：

「宗教是一種精神壓迫的形式，造成人民的負擔，使人民受困於不停地爲他人工作、貧窮和寂寞之中。在受剝削階級反抗壓迫者的鬥爭中，所產生的弱點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他們相信死後會過得更好，正如欲與自然爭鬥，尋求解放，會產生相信神、罪惡與奇蹟的弱點一樣。宗教教導那些因貧窮而工作的人，將他們的生命委託給上帝，要他們忍耐，並安慰他們在天堂會得到回報。但是宗教信仰要求剝削者行善，因爲他們希望以這種方式，贏得廉價的理由，求取生存及一張進入天堂極樂的門票。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劑，一種精神酒精，要使資本主義的奴隸壓制他們的人性，及要求適合生存環境的慾望。」

列寧在整個的生涯中，他並未實行他一向奉爲福音的口號。他支持制憲會議，只要它能成爲一個有效的口號，以對付克倫斯基 (Kerensky)。當制憲會議轉而對付他時，他就解散它。當他甚至在蘇維埃都無法擁有多數黨時，他就建立一個獨裁的布爾什維克黨，該黨最後成爲獨裁的政治局。他將對手的想法據爲已有，並利用他們，獲得好處。就整體而言，他仍對唯一信念及目標保持忠實。從這個時候開始，他成爲「專業革命分子」，他將全部生命奉獻給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正如他了解它一樣。但像尼開也夫及塔契夫 (Tkachev)

一樣，列寧從未尋求目標與方法配合一致。所有達到目標的方法都是正當的。目標的重要性遠超過方法所能完成的極限。

他極力推許塔契夫及尼開也夫，他們是「恐怖的、徹底的及嚴酷破壞的」使徒。旁其——布魯雅維其指出，革命之後，「列寧十分重視塔契夫，要求每個人向他學習。」

「人民完全忘了，」列寧說，「尼開也夫擁有獨特的組織能力，一種能建立間諜工作網的特殊技巧，一種能將思想有系統規劃，且令人過目難忘的能力。」

他十分謹慎地向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學習，通常附和他的座右銘，即戰爭是政治藉其他方法的延續。在克勞塞維茨著作的空白處，他寫下：「一個定美的領袖人物」。

在一般的感覺裏，列寧不是社會夢囈者。俄羅斯是他的實驗室，他正在大規模的測試共產主義；俄羅斯人民的福祉是次要的。在這大實驗裏所需的龐大犧牲都是免不了，與他毫無關係。慈悲是資產階級的品德。一個愛孩子、動物及自然的人，決不會從切卡執行死刑的射擊隊中，舉起手指救人。

雖然他對敵人絕不仁慈，但他卻能容忍尚有利用價值的無賴漢。「政治無道德，」他總是這麼說，「只有權宜。」

作爲一個演說者，列寧有能力掌握羣衆的心理，以有活力的言辭吸引聽衆。在他心中，

徹底的政治世界是繞著武力運轉。第一步就是要抓住權力，然後才是保持它。壓制公民自由及集體恐怖是唯一可靠的方法。最終目標——無產階級社會——指日可待。列寧在晚年時，是否仍期待他一手建立的國家，在未來能捨棄全權鎮壓的命令，目前尚無跡可尋；將世界政治變成蘇維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不妥協的鬥爭，列寧認為社會將如同一個持續有戰爭的國家一樣，直到世界革命成功為止。

在大量過度簡化馬克斯主義的情況下，列寧終於否定「資產階級」民主認可之所有權利的合法性。他會在蘇維埃政權鞏固及握有政權後，再逐漸取消政治自由。





走上歷史舞台，走進人性叢林，走入內心深處

## 第廿二章 遺囑

在他的「遺言」中，  
他建議由托洛斯基及史達林共同領導，  
但懷疑此建議的可行性。  
他預測黨內的分裂，  
將使這樣的組合成為不可能。  
列寧擔心這樣的結果，  
所以建議除去史達林在共產黨的書記一職。

一九二二年底，列寧的健康嚴重惡化。在他工作的時候，有時他會抱著頭，保持數分鐘不動。他抱怨失眠及焦慮持續增加，經常頭痛。一九二二年初，一陣暈眩，使他必須抓住最靠近的東西，以免跌倒。

### 首度中風

十二月初，他回到位於高爾基鄉下的家中，留下字條給政治局的同志。

「儘管我已減少工作量，增長休息時間，但我的失眠症越來越嚴重。我擔心我將無法在黨員大會或蘇維埃大會中報告」。身在高爾基鄉下，他仍指揮蘇維埃的政策。當外交部長契切瑞恩提議，蘇維埃政府同意對憲法作某種程度修改，以換取歐洲及美國的經濟「補償」時，列寧生氣地回答：「我想應立刻將契切瑞恩送往療養院，此事不容忽視。」

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十一次黨員大會是列寧參加的最後一次。以後的會議選舉史達林為共產黨總書記。

俄羅斯和俄國的首席醫學專家集合檢查列寧的身體狀況。一九二二年三月，大夫們仍無法發現他的精神系統有什麼毛病。但在五月初，列寧首次中風。很快地，他不能說話，也無法移動他的右手和右腳。數星期後，他不能再說話或走路了。然後他開始受到持續一個半小

時到二個小時的疼痛。疼痛之後，他會感到舒服些。他要醫生告訴他是否這就是結束。如果是，他必須留下一些特別的命令。醫生合理地推斷，目前尚不能看出結果。但列寧現在已是病人了。他的理解力依然保持，但他已不再能清楚地表達意思，連用手勢也無法辦到。

列寧由她的妹妹瑪利亞照顧，克魯茨卡雅教他如何使用左手寫字及大聲發音。

列寧在不屈服的意志支使下，盡最大的努力想要恢復身體的正常狀態。已失去以聲音拼湊字母能力的腦部，在逐漸恢復中。漫長冬夜裏，他陷入痛苦的昏睡中。在這個時候，他需要聽音樂。於是召喚一名優秀的鋼琴家皮雅塔可夫（Piatkov），爲他演奏蕭邦、布拉姆斯及巴哈的作品。當皮雅塔可夫演奏時，他總是注意到列寧臉部表情在改變，成爲冷靜、單純、似孩童般的熱誠。在他眼中常見精明神采已完全消失。

七月，列寧再度自己站了起來。此時正在進行對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會員的審判。他們被控準備以恐怖行動對付政府官員，並於一九一八年組織叛亂對付蘇維埃政權。一些領袖早已在那時被監禁。當蘇維埃法庭判處他們死刑時，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分子，甚至一些共產黨員和高爾基，都羣起抗議，要求撤銷判決。在布爾什維克領袖中，有一些人要求立即「清算」社會革命黨領袖；另外，以德國共產黨員任特金爲首的一派，則主張蘇維埃政府應表現其寬大精神，將處決減爲監禁，因爲這樣的裁決在國外勢必留下一個惡劣印象。列寧不置可

否。光是監禁是不够的，而槍斃可能會帶來恐怖的報復行動，所以他決定扣留他們，暫時當作人質，只要有任何公開對付蘇維埃領袖的行為出現，就槍斃他們。事實上，這是暫擱死刑判決。這些宣告有罪的社會革命黨領袖關在獄中多年，直到史達林時才執行判決。

列寧寫了一份短簡給司法部長庫爾斯基(D. I. Kursky)，這與社會革命黨的審判有關。這是參考蘇維埃刑法條文所寫的，時間是一九二二年五月：

「我認為，擴展執行範圍，凡行動涉及此範圍，無論孟什維克黨人、社會革命黨人或其他人（諸如此類的人），都應槍斃；必須建立一個模式，使這些行動與國際資產階級及其對付我們的鬥爭，扯上關係（賄賂報紙及代理商，戰爭準備及其他）。」

他幾乎沒有預測到這份短簡的用途。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巧在拉狄克、瑟科爾尼可夫及其他資深布爾什維克黨人受審之前，短簡出現在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報上。同時附帶有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學會的學者之評論：

『第二頁就是佛蘭得摩·伊利克寫給庫爾斯基同志的短簡，這是份印刷完全的作品，建議在刑法中增補條文。僅次於第五款法律條文，計畫將死刑的適用範圍，用於對蘇維埃政府持反革命態度的人，列寧在第一頁就寫道：『增加這一款權利，取代全俄C. E. C. 實行海外流放的決定（一段時間或無限期的流放）。』這段後記與他寫給庫爾斯基的短簡十分有關。』

「在給庫爾斯基的短簡中，列寧強調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及『諸如此類的人』的革命行動處以死刑，是絕對必須。列寧要求以死刑對付反蘇維埃黨派的反革命行動，這些行動涉及國際資產階級，準備作戰以對抗蘇維埃政府，或以其他國際資本主義的作戰型式來對付我們的國家。列寧的要求同樣適用於托洛斯基分子——辛諾維也夫分子、蓋世太保的特務，他們直接聽命於法蘭西斯主義的命令，是由一羣強盜、間諜及遊樂者所組成的反革命團體——是土地耕作者的敵人。這些謀殺基羅夫同志的流氓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也是列寧要求施以嚴酷懲罰的對象。」

### 最後一篇文章

列寧的健康逐漸恢復，他被送回莫斯科。如果他能一星期休息兩天的話，醫生允許他可以在十一點至二點，六點到八點等時間內工作。他再度開始擔任政治局和人民委員蘇維埃議長之職，常和訪客或電話交談數小時，口述信件及專論，發布密令給其他國家共產黨代理人，他甚至冒險出現在第四次共產主義國際大會。他在其隨從的陪伴下，進入大廳，直接走向講臺。他召喚海外的共產黨進行大規模活動，並承諾以蘇維埃力量支援。

「依靠著我們。我們有寬厚的肩膀。準備自我穩固。不要太早就接受戰爭。團結力量，

必要時給資產階級致命一擊。只要攻擊它的胸口，勝利將垂手可得。」

演講進行一半時，列寧的氣力逐漸用盡。他的聲音變小，而當他演講結束復，他滿身大汗。任特金跑向前，親吻列寧的手。列寧溫和地給予回禮。

隨侍列寧的護士福提也娃 (Fotiyeva)，她詳細記載列寧生病期間所發生的每件事。十一月二十五日，她記下：「今天，醫生規定要徹底休息。」

從此，列寧減少例行的公事。他不常到辦公室，也減少接見訪客次數。另一方面，他讀書時間此以前為多。

此時，列寧也不再說於一九一八年所說的話，即「事實上，社會主義已經被了解。」相反的，現在他懷疑：「就物質、經濟及工業的感覺而言，我們顯然尚未達到社會主義？」

現在，他稱呼禁止發展私人貿易的政策為「愚蠢和自殺。」他也困擾於正統共產黨所受的指令：「向商業學習。」列寧正要恢復貨幣系統，他解釋：「如果我們能成功地穩定盧布，我們就贏了。」

列寧不再想要建立強制性的集體農場，也不再建立土地自治耕作。

「在集體農場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體農場的問題不符合今日所需。我們必須仰賴個別的農人；他就是他，近期内不會有所不同。農人並非社會主義者，假設他們是社

會主義者，而將社會主義計劃用於他們身上，是十分不穩固的。轉變農人心理及習慣需要很長的時間。使用武力無濟無事。我們現在要作的事，是在道德上影響農民。我們必須考慮中產農民。『有效率的農民』必須是我們經濟復甦的『中心人物』。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寧第二次中風，這次更嚴重。在列寧的努力下，他又戰勝了病痛。他的醫生們堅持要徹底的休息。一個月後，他開始寫一篇論文，有關產業合作社在蘇維埃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闡釋社會主義是「文明合作者的秩序，生產工具為社會所有。」同時，列寧指出，「在俄羅斯，政治和社會革命應先於文化革命。」目前，注意力應導向如何向羣衆灌輸文化。「過渡至社會主義需要思想完全轉換，一個完全文化發展的時期。」一個月之後，列寧說：「我們可從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開始著手。」

這是他最後一篇文章；十二月二十一日，列寧最後一次坐在他的書桌前。

十二月十六日，他放棄在蘇維埃大會演說。就在同一天，列寧決定留在這個城市，想要以汽車旅行全國已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了。

不久，列寧舊病復發。縱使健康情形如此糟，他仍盡量工作，直到病情剝奪他與羣衆接觸的最後機會為止。



### 權力鬥爭

在史達林被任命爲總書記及工人農人調查部長的兩個月後，一九二二年六月四日，真理報刊出有關列寧生病的首次報導。當列寧逐漸脫離政治圈時，辛諾維也夫、托洛斯基和史達林之間爆發一場權力爭鬥。這時，辛諾維也夫是共產國際及彼得格勒蘇維埃的總裁；托洛斯基是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和戰爭部部長，史達林則爲黨的總書記。

當列寧放棄他的工作時，黨的領導工作落入辛諾維也夫、卡門涅夫和史達林三人手中。一九二三年四月，在辛諾維也夫和史達林之間爆發一場無聲的戰爭。托洛斯基開始從事對抗三人政治。他在革命委員會的主席職位，是榮譽性質的，他在黨部根本未擔任重要工作。在一九二三年布爾什維克大會上，托洛斯基暗示，他已被轉爲他用，他的能力根本無發揮的餘地。

這個時候，統治政治局的是辛諾維也夫。他在中央委員會是多數黨領袖，他的跟隨者認爲，在辛諾維也夫手下工作，每個人都能擴展他的勢力範圍。六名政治局的人員脫離列寧，他們均反對托洛斯基，湯姆斯基居間扮演無足輕重的角色。於是辛諾維也夫、卡門諾夫和布卡林組成一個多數黨，來對抗史達林。但是無論是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都沒有考慮由辛諾

維也夫擔任領袖一職，因為承認領導權需要控制黨員大會。史達林的機會更大了。他慢慢地但確實地將他的人以書記的身份，安置在所有黨組織內，只為得到黨組織的控制權。

一九二二年底，列寧的情況已無望了，史達林立即著手進行一連串政府組織的變革。史達林並不否認，他已為即將來臨的大會，做了特別的準備。「最近六年內，」他說，「中央委員會從未像這次一樣地準備大會。」

### 「政治遺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列寧預知死亡已近，他準備了一份「政治遺言」，評估黨內各領袖，致力於找到一個人或一羣人來接替他。在他的「遺言」中，他建議由托洛斯基及史達林共同領導，但懷疑此建議的可行性。他預測黨內的分裂，將使這樣的組合成為不可能。列寧擔心這樣的結果，所以建議除去史達林在共產黨的書記一職。

列寧在他的「遺言」中是這麼寫著：

「史達林同志，已經是總書記了，手中握有如此龐大的權力，我不認為他知道如何小心謹慎的使用權力。另一方面，托洛斯基同志在他與中央委員會爭論有關道路與交通人民總部的問題時，已證實他不僅有特別的能力——我個人認為，目前他是中央委員會中最能幹的人

——他也有強烈的自信心和喜愛行政事務的特質。」

「這兩個最能幹的人可能在無意間導致中央委員會分裂。如果黨部不採取防範行動，分裂將會突然發生。」

「我不記述其他中央委員會會員個人特色。我只想提醒你們，十月的辛諾維也夫及卡門涅夫事件當然不是一個意外，但應該記取教訓，用以對付托洛斯基的『非布爾什維克主義』。」

「至於在年輕一輩的中央委員會會員之中，我想提一提皮雅塔科夫和布卡林。我認爲，他們是最具威力的人（在最年輕的會員之中）。關於他們，有些事必須謹記在心：布卡林不僅是黨內最有價值的理論家，也是位大人物，受到整個黨的喜愛。但他的理論觀點，在有保留的情況下，可被視爲正統馬克斯派，因爲其中有流於形式的論點。（他從未學過辯證法，我想他一點也不了解。）」

「至於皮雅塔科夫，在意志和能力方面，他是十分傑出，但將行政事務交給他是否可靠，卻是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當然，我對這兩人的評語是針對目前的情況而言，也假設這兩個能幹和忠誠的黨員，沒有發現有增加他們知識及修正他們單方面行爲的機會。」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後記：史達林太粗魯，我們共產黨可以忍受他這個缺點，但在總書記辦公室裏卻無法令人接受。所以我建議同志們，設法將史達林調職，指派另一名在各方面都優於史達林的人——總括而言，較有耐心，較忠誠，較禮貌，及對同志較誠懇，少貪婪等等。這件事看似無關緊要的瑣事，但我認為，從防止黨內分裂及史達林和托洛斯基之間的關係而言，我上面所討論的，絕非一般瑣事，像這樣的瑣事具備了決定性的意義。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列寧」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列寧下了一道指令，給他的秘書，宣佈「與史達林斷絕一切私人  
和同志的關係。」

托洛斯基稱這是最後殘存的列寧文件。

### 呼吸停止

在暈眩中，列寧的意識仍清楚。醫生禁止列寧會見他的同僚，使他無處發洩怨言。他不僅意識到權力正從他身旁溜走，也感覺到史達林非常無禮地對待克魯茨卡雅。列寧對史達林此舉非常生氣，下了一道指令給史達林，警告這位總書記，他正在破壞他與列寧之間的同僚

關係。這份指令卻無實質意義。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寧第三次爲中風所苦。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旬，最後一次將列寧由克里姆林宮移往高爾基。復原已無望。使他能夠舒服是唯一能做到的事。七月底，病情稍有起色，列寧乘坐輪椅，進入花園。他的精神及食慾都有進步。

同時，病情繼續惡化，延及腦部。爲了使病人心情愉快，天氣好時，就讓列寧乘汽車或馬車出去遊玩。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的妻子準備了聖誕樹，並邀請農民參加。列寧高興極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他以非常好的心情上牀就寢。但在次日早晨六點五十分，他最後一次中風。

這次打擊出乎意料的嚴重。他的呼吸停止，進入昏睡狀態。全身痙攣和高燒，提前結束了列寧的生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十點整，列寧逝世。

在超大顯微鏡病理檢查後，列寧的屍體上了防腐劑，永遠保存下來。

「當我們解剖他時，」羅山諾夫 (Rozanov) 教授寫道，「我們發現一個很大的腦血管硬塊，也僅有此一硬塊。令人驚訝的，不是這硬化的頭腦仍具有思考能力，而是他能够在這樣的情況下，活這麼久。」

列寧的死訊，自白雪覆蓋的高爾基鄉下傳遍俄羅斯。

他的朋友及信徒從莫斯科地區趕來，長長的隊伍走過列寧的靈柩。一月二十三日，列寧的靈柩在其黨徒的護送下，搭上火車，前往莫斯科。從高爾基至莫斯科，鐵路全長三十哩，沿線站滿了送葬的羣衆。到了莫斯科，列寧的靈柩安置在商業聯盟大樓內。成千上萬的羣衆排隊進入，向列寧致上他們最後的敬意。

喪禮舉行的當天，大樓懸掛著一面大黑旗。凌晨四點，列寧軍事衛隊的士兵沉默地在前門會合。遠遠就可聽到向列寧致敬的加農炮聲，隆隆聲不絕於耳。衛隊士兵舉起步槍，齊射三槍，向列寧致敬。

在莫斯科，整個喪禮的過程，如當天的氣候一樣酷寒。棺木由政治局的人護送。一整天，工人代表，紅軍團體，國外共產黨代表川流不息，經過靈柩，留下花圈。下午四點，在莫斯科所有工廠的哨聲伴隨下，列寧的靈柩被安置在地下室裏。

與其他革命領袖不同，列寧的屍體沒有下葬或火化，而是以防腐保存的方法，放在飾有列寧五個字母的陵墓中，置於紅場。

### 史達林的誓言

列寧生前反對英雄崇拜，將宗教視爲人類的麻醉劑，而他死後，卻被認爲是蘇維埃政治聖人，他的作品亦被當作聖經。

列寧死後第五天，也就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史達林在蘇維埃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說：

「二十五年來，列寧同志撫育我們的黨，終於使它長成爲世界最強、最堅硬的工人政黨……」

「列寧同志離開我們，留給我們護衛黨內團結的責任，這是我們應該珍惜的。列寧同志，我們向您宣誓，我們一定會完成您留給我們的光榮使命……」

「列寧同志離開我們，留給我們保衛和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的責任。列寧同志，我們向您宣誓，我們一定會竭盡所能，完成您留給我們的光榮使命……」

「列寧不只一次告訴我們，從資本主義得到的安寧是短暫的。列寧亦不只一次地指出，目前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加強紅軍的力量，改良現狀。……同志們，我們誓言，盡力強化我們的海、陸軍力量。」

「我們的國家像一個聳立的巨石，被資產階級國家的海洋圍繞。海浪一波波衝向它，吞噬它，想要將它捲走。但這塊巨石依然屹立不搖。它的力量何在？事實顯示，我們的國家是肇基於工人與農人的聯合，是自由國民聯合的實例，是在海、陸軍的強大力量保護之下。我們國家的力量、穩定和持續力，都是來自全世界各地工人和農人的同情和堅定的支持所致。」

「列寧從未認為蘇維埃共和國就是最終目標。列寧通常將它視為加強東西方土地革命運動的必要環節，也是幫助全世界農人戰勝資本家的重要一環。無論從國際的觀點，或從蘇維埃共和國的觀點而言，列寧知道唯有這樣的解釋才是正確的。列寧知道也唯有以這種方法，才能煽動全世界的勞工，從事解放戰爭，這就是列寧——無產階級領袖中的天才，緊接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立即著手建立工人國際的原因了。這也是他致力擴展和穩定全世界的勞工組織，共產國際的理由……」

「列寧同志離我們而去，留給我們忠誠遵守共產國際教條的責任。列寧同志，我們向您發誓，我們將盡全力，強化和擴展全世界的勞工組織——共產國際。」

正如蘇維埃諸位領袖所說，列寧死了，但列寧主義長存。策略隨環境而變，但史達林在列寧靈前所說的誓言，將永遠引導蘇維埃聯邦的命運。



年 表

| 年 代  | 年 齡 | 生 平 大 事  |
|------|-----|--|
| 一八七〇 |     | 五月二十二日出生於俄國，原名爲佛蘭得摩·伊利克·烏里昂諾夫。父親爲教育督學，母親爲醫生之女。 |
| 一八八六 | 一六  | 父親去世。  |
| 一八八七 | 一七  | 五月八日大哥哥亞歷山大，陰謀刺殺沙皇被判絞刑。列寧深受影響，立志復仇。            |
| 一八八八 | 一八  | 開始接觸馬克斯主義。                                     |
| 一八九一 | 二一  | 以校外生資格參加彼得堡大學法政系之畢業考試，獲最高分通過。                  |
| 一八九三 | 二三  | 抵達羅曼諾夫王朝之心臟——聖彼得堡。                             |
| 一八九五 | 二五  | 罹患肺炎出國就醫，會見普列卡諾夫等。九月返俄，組織「                     |
| 一八九七 | 二七  | 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十二月被捕。                             |
|      |     | 流放至西伯利亞。                                       |

---

|      |    |
|------|----|
| 一八九八 | 二八 |
| 一八九九 | 二九 |
| 一九〇〇 | 三〇 |
| 一九〇一 | 三〇 |
| 一九〇三 | 三三 |
| 一九〇四 | 三四 |
| 一九〇五 | 三五 |
| 一九〇九 | 三九 |
| 一九一四 | 四四 |
| 一九一六 | 四六 |
| 一九一七 | 四七 |

---

五月和克魯茨卡雅結婚，家庭成爲革命總部。

首次以列寧爲名，發表「俄國社會民主黨之目標」。三月，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版。

放逐生涯結束。五月在慕尼黑辦「火花報」。

前往英國，初遇托洛斯基。

主張菁英革命，使社會民主黨分裂爲布爾什維克及孟什維克

。列寧陷於孤立。

擔任「前進報」主編，開始振作。

俄國爆發革命。十月彼得堡工人成立蘇維埃。十一月，列寧

返國。革命失敗。

出版「唯物論及經驗論批判」，成爲全世界共產黨人之哲學經典。

第一次大戰爆發，列寧被奧警扣留，釋放後移居瑞士。呼籲所有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對付帝國主義。

出版「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最高階段」。

二月革命成功，列寧經德國軍事當局之助返回聖彼得堡。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下令逮捕列寧。列寧等逃往芬蘭。十

|      |    |   |
|------|----|---|
| 一九二八 | 四八 | 月列寧於彼得堡指揮暴動，二十六日成立蘇維埃政府，任人民委員會主席                                |
| 一九一九 | 四九 | 三月三日與德簽訂布萊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列寧開始一黨專政。八月三十日，列寧遇刺。                      |
| 一九二〇 | 五〇 | 國內反對團體羣起反抗，各國政府也以軍隊干涉。列寧成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解除外來包圍。                    |
| 一九二一 | 五一 | 內戰結束。   |
| 一九二二 | 五二 | 二月聖彼得堡工人，舉行罷工。三月紅軍血洗克魯斯塔得，屠殺異己。四月宣佈「新經濟政策」，挽回布黨政權危機。            |
| 一九二三 | 五三 | 列寧召開十一屆黨代表大會，設立總書記由史達林出任。五月二十六日患動脈硬化麻痺症，史大林得以擴張權勢。              |
| 一九二四 | 五四 | 十二月六日第二次中風，只能以電話與便條指示工作。斥責史大林領導的「工農監察人民委員會」，謂其官僚氣習太深。           |
|      |    | 政治遺囑後半部，主張免除史大林總書記一職。十三屆代表會議，史大林批判托洛斯基等四十六人反動行爲。一月二十一日十時，腦充血逝世。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世纪人物传记 列宁——红色梦魇

作者=大卫·舒伯著 王建玄译

页数=344

SS号=10518967

DX号=

出版日期=1987年08月第1版

出版社=北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书名

前言

目录

序

楔子 遗仇

第一章 革命种子

第二章 青年时代

第三章 坐牢及流放西伯利亚

第四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成

第五章 首次革命

第六章 消沈

第七章 从战争到革命

第八章 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第九章 列宁回彼得格勒之路

第十章 春雷

第十一章 七月起事

第十二章 潮流转变

第十三章 列宁夺权

第十四章 统治权

第十五章 列宁停止制宪会议

第十六章 不惜代价换取和平

第十七章 恐怖开始

第十八章 克里姆林宫

第十九章 共产国际

第二十章 克鲁斯塔得革命基地

第二一章 谦虚的独裁者

第二二章 遗嘱

年表